

秋
風
集

秦瘦鷗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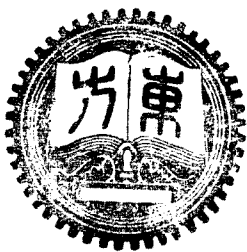
秦瘦鷗著

秋海棠

奉天
東方書店發行

康德十年九月一日 初版印刷
康德十年九月二十日 初版發行

版權



所有

▲▲ 秋海棠 ▼▼

○定價國幣 價五元

— 外埠酌加郵費 —

編輯人 朱楠 秋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二段五五號

發行人 何一鳴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二段五五號

發行所 東方書店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二段五五號

印刷人 張友松
奉天市大西區大西街一段一號

印刷所 興仁印書館
奉天市大西區大西街一段一號

前 言

我開始寫作品是很早的，從在校刊上發表作品的時候算起，到現在差不多也有十九個年頭了。在最初的十年裏，真可以說是一味的「瞎想瞎寫」，有些個東西，簡直够不上稱小說，便是二十一歲那年給時事新報「青光」副刊所寫的一個長篇「孽海濤」，雖然也會博得一部份寬大的讀者的讚美，可是究其內容，委實還是非常的幼稚，無論從意識方面或技巧方面看，都得歸入劣等中去。

後來不知怎樣，居然有兩個學校受了我高虛名的欺騙，先後要我去講「小說學」，爲了要免得丟臉，課餘的準備就不能少：向來不曾走進去過的圖書館，從此也有了我的蹤跡，一切關於研究文學或小說的書籍，也陸續映進了我的眼睛；如此胡鬧了三四學期之後，自己對於所謂「小說」這一種文學，總算才略略有了一些頭腦，每次翻開從前的舊作，臉上總覺得熱刺刺地非常難受，幾乎從此失却了繼續寫作的勇氣。

我並不諱言，我是一個少產而且文筆很遲鈍的作家——，假使我還可以算得是一個作家的話——尤其是在我略略領會了一些小說的真諦，和覺悟到了過去的錯誤之後，對於長篇創作，我更不敢亦不願貿然從事；所以我腦海裏，雖然在六年前已構成了一個故事，想把它翻

譯成一篇十萬字的小說，而且幾年以來的確也費了不少心力，用以搜集資料，實地考察，以及徵詢各方的意見；但爲了格外鄭重起見，我終於延到去年十一月，才正式着手寫作。這一篇東西不是別的，就是現在的「秋海棠！」

關於這篇創作的結構如何，技巧如何，有下文可以證明，這裏無須多說；但有兩點，却不得不先聲明一下：

第一、在意識上，這個故事當然是經不起嚴格的批評的；但至少限度，我可以告慰讀者，這裏面也並無何種違反時代或接近下流的成分。

第二、本書中的人物，俱由作者想象而來，絕不影射任何一人。

我想說的話已經完了，一切仍望讀者多多指教！

X

X

X

上面這一段開場白式的前言，就是我在去年二月中間，開始給申報寫「秋海棠」時所發表的；現在本書印成單行本出版，我心裏所想說的話，大致仍和一年半前相同，所以再把它排在這裏，重登一遍。

但當「秋海棠」陸續在申報上刊登的十幾個月工夫裏，我這樣拙劣的寫作竟意外地得到了許多讀者的讚美，使我又慚愧，又感激。實際上，我也的確是用了全副力量來從事的，盡

管我的天分既不高，修養又不足，但落筆前的苦心準備和開始以後的澆澆經營，至少已把這兩種缺陷彌補了一部分，以致使我後來在重行校閱一遍的時候，自己還覺得尚不十分丟臉。僅僅最末一節結尾寫得太倉促，所以這一節單行本裏，已把全書分爲十八節，使最後的一節高潮，在二重比較更自然的狀態下發展出來。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我這一次的改作，對於全書的情節，却並未有何更動，雖然有不少大大小小已在讀完「秋海棠」以後，認爲結局太慘，可是我這一部小說並不是浪漫主義的產物，不能讓它離開現實太遠。因爲人生本是一幕大悲劇，慘痛的遭遇幾乎在每一個人的靈魂更上都有，而骨肉重圓，珠還合浦等一類的喜事，却祇能偶然在春夢中做到，所以連梅寶也時時以重見羅湘綺已經也太不可能了，如何還能讓秋海棠死裏逃生的做起對對來呢？

本書每節第一頁上，有一副名畫家「杭州唐伯虎」唐雲先生所畫的秋海棠，姿態美妙，不可方物，端的好像給我戴了一頂最漂亮的絲絨帽子一樣，真是萬分感激的。此外顧麟榮朱福祚顧向勤三君幫助校對，張敬端女士和甥女吳繼慧協同謄寫，都不失爲是這本書的功臣，特此附筆誌謝。

作者 三一·七·七。

一 三個同科的兄弟

「……打死你一子，有一子與你賞命，也就罷了，你管他秋兒，你管他沉香！……啊！告訴你、老三！」正在獨自背著寶蓮燈詞兒的劉玉華，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回頭去看着坐在屋角裏的另一個學生說：「方之禮高玉良他們在談論，好像這一個新年裏，咱們打大年初一起，一直到正月半，每天都得去廟和樓出台咧！」

老三是一個將到十九歲的孩子，身材很瘦，却並不高；在一件深灰色的棉布大褂的衣領上面，長着一張怪清秀的臉龐。鼻子，耳朵，眉毛，嘴和眼睛，都搭配得非常整齊，正是很現存的一具美男子的模型。

他把身子靠着牆壁，坐在一張很結實的長凳上，雙眉微蹙，臉朝着東，視線漫無目的地射在紙窗外面的一棵槐樹上，神氣顯得很憂鬱，劉玉華跟他說的一串話，他像根本沒有聽到一樣，半晌不會回答。

「怎麼又但老娘啦！」

不錯吳玉琴從六年前進這個家以來，晝夜所思量着的就祇他那四十多歲的老娘。師傅每次稱讚他，他自己並不覺得高興，因為他思一個好好的男人，爲什麼要搭起搽粉的去裝

小娘兒？可是他禁不住替他老娘歡喜，因為他記得很清楚，當他舅舅走着協盛銀號文掌櫃的路子，把他送進這玉振班來學戲的前一晚，老娘就整夜沒有睡，頭暈倒去的向他說：「進去之後，千萬好好的學戲，聽師傅和先生的話！只要你的戲唱好，娘就有飯吃了！」他知道老子是在自己出生的那一年就死去的，除掉三間破平房之外，什麼也沒有留下，母子倆就靠着一塊大洋的房租和舅舅每月貼補的三四塊錢過日子。平常，十天倒有九天是吃的燒餅，窩窩頭或是黑麵，十多年來，老娘委實沒有好好地吃過飯，所以師傅每次稱讚他一句，他好像就看見一碗熱騰騰的雪白的大米飯，已端到他老娘的面前去了，他就禁不住打心底裏歡喜起來。

不過，他自己總不覺得有什麼可以高興的。因為他進班子不到一個月，掌班的宋師傅就指定他學青衣戲，並且重新替他換了一個名子，一個完全像娘兒們一樣的名子——吳玉琴。從此，他在精神上彷彿就變成了女性。頑皮的師哥們，整天圍住了他打趣，那個鑿眼裏一直含着一股邪意的教小生戲的葉先生，亂便要挑逗他；連他兩個把兄，——老大劉玉華，學的老生，老二趙玉崑，應的是武丑，真可稱是兩個和他意氣最相投的同學。——有時候也情不自禁的會打着戲裏的詞兒，對他「夫人」「娘子」的亂叫，雖然兩個人的心對他都是一樣的純潔。因此漸漸地使他自己也發生了一種奇怪的心理，幾乎懷疑自己真是一個女孩子了！

「老三，何必這樣想家呢？哥哥待你還不好嗎？」玉華聽他老是不作聲，便漸漸走到了他跟前來，低下了頭，把右手輕輕地按在他肩膀上，堆着一副做大哥的神氣說。

其實，這時候玉琴倒並不在那裏想家，他是在想六七天前最近登台的那一次的情形。

那一晚，他唱的是女起解，從出場起，一直到下場，台下的彩聲，差不多沒有停過，這還是他每次上台所常見的情形，不會使他怎樣注意；可是這許多喝彩的人的中間，却有一條特別粗壯的嗓子，使他一聽心裏就覺得害怕起來。這條嗓子倒真是唱大花臉的好材料，一喊出來，便把別人的喝彩聲完全掩過了；只是聲音非常的粗野，非常的輕薄，完全像野獸在求偶期內所發出來的吼聲一樣。而且這人喊了一聲好，旁邊便有許多的人跟着他一起喊，或是劈劈拍拍的一陣瘋狂的鼓掌聲，夾着片段的笑聲，彷彿那個粗嗓子就是這一羣人的領袖，大家處處都跟着他。

【爹爹請上，受孩兒一拜！】當玉琴唱到蘇三拜崇公道做寄父的時候，那條粗嗓子又像悶雷似的怒吼了一聲。

這一回他的聲音是更響了，再加坐的位子又前，一聲狂叫，差不多就在玉琴的耳朵邊喊出來；玉琴和那去解差的小丑都嚇了一跳，兩個人不由齊向那叫聲起處的所在看去。

玉琴到現在，隔了六七天之後，還懊悔當天不該多此一看。這並不是說這個人長得像張

飛或雙二墩一樣的醜，看了使他回來做泡夢；也不是說這個人長得像周瑜或張君瑞一樣的俊，使他回來不能不想他。實際上這個人只有一張很普通的臉，僅僅比別人特別肥大一些。玉琴對於這一張臉，倒還覺得很平常，使他最害怕的是這一張臉上的一對眸子，一對又圓，又大，又尖銳，又殘酷的眸子，裏面充分蘊藏着一種勉強抑制的恐怖性。

玉琴回頭看的時候，四道視線恰巧碰個正着，使他慌得來不及的避開去。

「好！」坐在這人兩旁的那些人，便立刻很湊趣地喊起好來，接着就聽得一陣怪鼻一樣的笑聲，告訴他那胖子正在自鳴得意咧！。

這樣一來，玉琴的唱做便大大的受了影響，他覺得那雙富於恐怖性的眸子始終釘住着他，沒有離開過，逼得他直想馬上逃進後台去，立刻卸下女裝，恢復自己本來的面目。後來險些把台詞也忘記了，幸而台底下的彩聲還是使他命中注定的橫財一樣的毫無理由的湧起來，使他進了後台，不會受到他所預料着的責罵。

「且看並不是人唱的！」他一面掙着把頭面拉下來，一面氣憤憤地說。

「只要自個兒能打得定主意，還怕什麼？」他二哥玉鼠，捻着一把單刀，混身朱光祖打扮的站在他後面看他卸裝；很乾脆地鼓勵着他，嘴裏却不住的在噴出一股五茄皮的氣味來，不用問，就知道他又把今晚發的點心錢悄悄地買了酒喝了。

玉琴沒有什麼話好說，祇得把脫下的衣服露氣，一陣亂揉，便望大衣箱那邊擲了過去。

「孩子氣！」玉幌笑着說，忽忽地出去上場了。

「誰是大人啊？」玉琴駁了他一句。可是玉幌根本沒有聽見。

玉琴自己也未嘗不承認還是一個小孩子，並且有時候也常在班子裏跟師兄弟們頑弄各種全部孩子氣的把戲，可是他心坎裏所藏着的一種厭惡男人唱旦角的心理，却一天一天的在滋長着，儘管那些存着壞心眼的先生們和師兄弟們不斷的要抽空向他調笑，或是故意特別的好待他，他却祇有厭惡和憎恨。他會約束自己的孩子氣，整天把臉板得像快要斃命的公雞一樣。每次出臺，一聽到含着邪意的彩聲，便禁不住要生氣；然而三四年來，始終還只是生氣，不會像那個大胖子的吼聲一樣的使他害怕過。這吼聲所表示的已經不祇是調笑和挑逗的成分了，簡直要把他整個兒的吞下去！

在最近的幾天裏，這些情形就不斷的困擾着玉琴的腦神經；他的理解雖然還是很幼稚，但一種不利的預兆，已很明顯地透露在他面前了，尤其是今天上午所發生的一件事，更增加了他內心的憂鬱。

「不，媽昨兒才來過，我何必再想她呢？」他的視線慢慢地從窗外的槐樹上，移到了玉琴的那一張很清俊的瘦臉上去，一面沒精打彩地說。

着。

「是不是爲了方才師傅告訴你的那件事不高興？」玉華偏着腦袋，似乎很有把握地猜測着。

這一猜倒真的猜中了！今天早上，當全班九十多個學生照例一起在院子裏練完了功以後，領導的宋師傅，突然走到玉琴面前來，一張忠厚得不像吃戲飯的紫膛色的圓臉上，堆出了很爲難的神氣，輕輕地向玉琴說：

「不要就回下處去，我有話要給你說咧！」

玉琴不由立刻怔了一怔，因爲他知道要是沒有什麼大事，師傅是從不單獨和那一個學生說話的。他想難道自己犯了什麼規矩嗎？那個捧得滿身灰土的趙玉觀，也在人叢裏回過頭來，向他伸一伸舌尖，扮了一個比哭還難看得鬼臉。

這是我們這一個小丑的特長，每逢他把這個鬼臉扮出來，玉琴和任何一個同學都忍不住要好笑；可是今兒玉琴却笑不出來了，只得握着一顆七上八下的心，跟着他師傅慢慢地走進後面去。

師傅照例對他非常客氣，——一大半當然因爲是他在班子裏最能賣錢的緣故——自己在張賬臺前面坐定之後，也教他在另外一把椅子上坐下去。

玉琴把臀部挨住了椅子的邊沿，半坐半站地候着，想不出師傅究竟要對他說什麼話。

「會不會媽有什麼病嗎？」一個可怕的猜想，突然湧上了心頭。

還好，師傅也並不存心想教他難受，落坐不到一分鐘，便在他右手中所轉着的兩顆亮得變了紫色的胡桃所發出的——陣格格聲響裏開口了：

「有一位袁大人你可認識嗎？」

「袁大人」玉琴格外愕然了。

「我也猜你是不會認識的。」胡桃捏得格外的響了。「可是因為每次出臺的時候，上後臺來胡鬧的人委實太多了，所以我想你或許會見過他。」

「……」玉琴覺得沒有話好說，只能壓着他師傅的一顆紅鼻子發呆。

「這人是一個很有財勢的人。」師傅皺着眉毛說，很明顯地告訴玉琴，這種人是社會上最不容易對付的傢伙。「不知道怎樣，他竟會瞧中了你啦！……」

玉琴的臉色開始變得灰白起來。

「初四那天，他教我們的財東來跟我說，想叫你出去一次和你交一個朋友……」

「師傅，你答應了沒有？」玉琴急得來不及的站起來問。

師傅先把沒有胡桃握着的左手向他做了個手勢。

「坐下去，別這樣的焦急啊！這是破壞咱們班裏的規矩的事，財東儘管那末說，我如何

能答應呢？一這個唱了三十多年武生的宋師傅，挺直了上身，依舊顯着處虎有生氣的樣子。一我告訴他說，別說現在的社會，已經提高人的身價，就是在早年，咱們科班是科班，他們有財勢的是有財勢，那有科班的學生，能隨便給人家叫出去的？財東是咱們十七八年的老朋友，總我說得不錯，便依着去當謝了！

老頭兒一面說，一面又把右手裏的兩顆胡桃交給了左手，然後慢慢地打懷裏取出一個扁扁的紫黑色的鼻烟壺來，用着很純熟的手法，先傾了些烟末在桌子上，再用鷄指一次兩次的蘸着抹進鼻孔去。

「不料這個姓袁的人倒也有些心計，居然給他另外想出了一個主意，前天又請財東來和我說，要上我們這兒來瞧瞧，並且還買了許多的皮帽，要送給全班的學生。」說到這裏，師傅臉上的那付左右爲難的神氣顯得更清楚了。一這是常有的事，我雖然知道他不安着好心，也不能不答應。再說這中間又衝着財東的面子，我也不便過於的死心眼兒。所麻煩的就是他已和財東講定，必須親手把那些皮帽一個個的送給你們。當然，他的心還是在你一個人的身上！……」

玉琴睜大着一雙眸子，儘看定了他六年來認作自己父親一樣的師傅出神。

一今兒這位袁大人就要來了，我知道他們那種人總不免有些傲氣，一瞧見你，或許就要

和你拉手，或是說幾句風話，而你的脾氣又不太好，一弄僵必然弄得我做師傅的和財東兩個人收拾不來。要想教你躲過了他吧……。」

「好啊！師傅，就讓我躲過了吧！」玉琴連想到了一年多前有兩個喝醉酒的人，上廣和樓後台來纏住了他胡鬧的情形，已從心底裏害怕起來。

「但是，孩子，你是馬上要出科的人啦！」桌子上一塊小銀元那末大小的鼻烟，已一起送進師傅的紅鼻子裏去了。「不管你出去之後，還是自己成班，還是帶別人的班子，總不能一輩子躲着不見人。要想紅起來的話，更不能不有人捧捧場……。」

玉琴才想插嘴便給師傅止住了。

「就說你自己不想紅起來，人家要捧你，却也不能拒絕啊！所以，這種人是躲不過的，現在先跟他見一面也好，反正當着這麼許多人，他雖別有居心，也是不能對你怎樣囉唆的。所以我要先給你說個明白，回頭他來的時候，你可以不用慌，耐性些兒，吃這行做是沒有辦法的！」

師傅端起鼻烟壺，很感慨地苦笑了一笑。

玉琴才走出師傅的屋子，便遠遠地聽見玉華正在角門口等着他，手指不住的攢着頭上的短髮，顯出萬分焦燥的神氣。

「師傅有什麼話給你說啊？」

玉琴一跌隨着他走向外廂去，一路便把方才的話細細說給他聽。

「哼！」玉華立刻變換了一種臉色，同時還打鼻子裏很陰沉地哼了一聲。

玉琴馬上後悔了，他知道他這位大哥的性格是同學中最暴躁的，終年像要噴火的火山一樣，有一次，教武行的先生用槍桿子毆打玉峴，他有胆量把宅奪下來，還有一次在後台，正當玉琴扮成了柳迎春快要出台的時候，一個唱大花面的同學跟他纏擾得太過分了些，玉華去的是薛仁貴，場面上已起了鑼鼓，立刻要輪到他出台了，他一聽得玉琴的叱罵，竟會從上場門口退回來，接連兩個耳括子，打得那個唱大花面的同學滿口都是鮮血，後來回到班裏，師傅罰他跪在院子裏，他一氣竟會整整的跪了一夜，誰叫他也不起來……

這真是使玉琴很担心的。他想自己也許還能忍耐，但玉華却就難說了。下半年那個袁大人來的時候，只要多說一句話，玉華便有立刻和他反臉的可能；然而這是一個有財勢的人身邊或者帶着自衛手槍，背後或許跟着隨從的人，可不比那個唱大花面的同學！玉華如有什麼舉動，當然總是要吃虧的，因此玉琴心裏一直覺得像有什麼大禍要發生一樣。

這時候他一個人坐着在發愁的緣故，實在有一半也是爲了玉華。

「那有什麼大事？當着許多人，諒他也不會把我怎麼樣！」他故意說得輕鬆一些，希望

能够緩和玉華的情緒。

「等着瞧吧！」這個二十歲的青年藝人，一提到這件事就有氣。

玉琴本來想問他：「這個袁大人會不會就是那天在廣和樓眼露兇光，喝采喝得最可怕的大胖子？」但說到嘴邊，又竭力忍回去了。他知道要是再和他講論這件事，停一會的禍就一定會闖出來，最好還是少提。

「老大，吃糖葫蘆不吃？」趙玉岷突然像耗子一樣的竄了進來，雙腿一縱，便摔去了腳上的棉鞋，接連兩個「小翻」，翻到了坑上去，兩手裏還各擎着一串糖葫蘆。

他把一串丟給了玉華，同時又假裝要把另一串丟給玉琴，結果却只做一個空架子，反而往自己嘴裏送了進去。

「我跟你分吧！」玉華笑着給玉琴說。

「總不成我作東的人自己不吃！」玉岷很皮賴地說，一面又做了一個鬼臉。

老大和老三都笑起來了。

「老二，師傅給你的餛飩錢，我瞧你總是不够化吧？」玉華咬下了一颗糖葫蘆問。

「總不見得偷你們的吧！」玉岷爽快直僵僵地躺了下去，臉朝着屋瓦。

「難說得很，你不是還會飛錢走壁嗎？」玉琴笑着說。

「好兄弟，別給我不停口的說啊！一玉裝身子一避，二個鯉魚挺身，便毫無聲息地站了起來。一仔細給師傅知道了，教我晚上不用再偷出去。……」

三個人正說得上勁，突然門外探進了一張馬面一樣長的瘦臉來，那是專門在下處監管他們的于先生。

「大家到東院去吧！送皮帽子的人來了。」

玉華立刻把手裏的糖葫蘆一丟，大踏步走了出去，玉崐也忙著從坑上跳下來；只有玉琴覺得非常躊躇，真像一個快要走上法庭去的囚犯一樣。

「老二，將走進東院門口，他就湊在玉崐的耳朵邊說：『你去站在老大的近身，停一會如果他要發什麼脾氣的話，你千萬攔阻他一下。』」

「我理會得！」老二莫明其妙地答應着。

×

×

×

九十幾個一樣打扮的學生，分着四行站齊了，全部透著很興奮的樣子，暗暗在揣測他們將要得到的禮物的好壞；心裏懷着不同的感覺的祇有玉華和玉琴兩個。

禿頂和紅鼻子的宋師傅才跨進來，一個特別高大的人影便馬上現到了玉琴的眼前，他覺得自己的一顆心快要跳出腔子來了。

所謂袁大人者果然就是那隻大胖子。他這毒蛇還可怕的眼睛，正在那些年輕人的臉上打盤旋，慌得玉琴來不及的把腦袋垂下去。他從那一晚聽到了這個大胖子的富於獸性的吼聲以後，便老是擔心着會被牠吞下去；這毒蛇覺得這一張血盆大的口已經張開在他面前了，他那裏還敢抬起頭來看他。

糊裏糊塗的經過了十來分鐘光景，他好像聽見師傅說過幾句什麼話，又像聽見那個袁大人像梟鳴似的笑過，後來就聽見一陣急急的步行的移動聲。

「但願他不要看見我就好了。」他不住的想。

然而這又怎樣行呢？袁大人的目光既是那樣的銳利，他頭低下了的頭，偏又顯得特別惹人注目，所以不等袁大人把第一排學生的皮帽發完，早已聽見他所想着的人了。

「這傢伙真不存好意！」袁大人的眼睛看着玉琴，同時玉琴的視鏡却也一動不動的釘住着他。

高大的身影終於移到玉琴的面前來，一隻肥大的像個入掌一樣的手，閃電似的拉住了玉琴的一隻已經冷得像冰一樣的右手。

「好孩子，你就是玉琴嗎？」

沒有回答，腦袋還是下垂着。

「你唱得真好，幾時才出科啊？」

還沒有回答，身子倒開始在顫抖了。

「這孩子就是怕見人！」師傅也擔着十二分的心事，忙在旁邊解釋着。

可惜袁大人終於是個人格卑鄙的人，他想自己化了幾百塊錢來送這一筆厚禮，爲的是什麼？同時他也不覺得一個有身份的人，還有對一個唱戲的孩子講什麼體統，講什麼禮貌的必要。僅僅遲疑了幾秒鐘，他便情不自禁的伸過他的手來，托着玉琴的下頷，硬生生地把他那一張已經變成灰白色的臉捧起來。

「這孩子真怕羞得可以！」

他很得意地回頭去向跟定在後面的人說，但就在這時候，驀地瞧見有一件黑越越的東西向他這邊飛過來了。

「快把你的手放下去！難道像你有財勢的人就好吃人嗎？」一條很高的嗓子，突然在右邊狂吼起來；距離他不到一二十步路光景，正有一個同樣打扮的年輕人，鐵青着臉，目眦欲裂的看着他。雖然只是一個科班學生，却自有一種不可輕視的胆氣。

現在所有的人全驚動了，宋師傅也立刻發覺自己方才不該忽略了這一個孩子，劉玉琴是他姊姊遺下的一個孤兒，他的性格他是向來知道的，差不多世界上沒有可以使他害怕的人，

又是和玉琴最親密的把兄弟；他們真懊悔方才沒有想到他，不先向他叮嚀一番，此刻終於鬧起來了，那還有什麼辦法呢？

袁總辦幾十年來真可說是任性慣了，只要他想作的事，當地就沒有什麼人可以阻擋，也沒有什麼人敢，除非這個人是不想吃飯了，什麼叫法律，什麼叫人情，在他看來，都是笑話；他覺得他自己有財勢就有法律，自己的意志，就可以決定一切。所以劉玉華的竟敢公然責罵他，真幾乎使他懷疑自己是在做一個惡夢，以致失去了對付的能力，反而真把他托着玉琴下頷的手收回去了，同時還向玉華丟過來的那頂黑皮帽兒，很吃驚地看了一眼。

但那個陪他同來的玉振班的財東却早已嚇壞了。

「老……宋，這……孩子……可……可……有瘋病……嗎？」

「誰有瘋病？你才是瘋子呢！」玉華像一頭小大蟲似的忘了一切的顧忌，指着財東說：「讓這種東西來欺負學生，還不是瘋子嗎！」

財東幾乎氣得昏倒過去，宋師傅也只剩了乾喊「放肆！放肆！」的份兒。

這時候袁總辦的威靈終於已恢復了。

「一來啊！把這小子細了起來！」

不等他說完，兩個隨從已向玉華這邊衝了過來；可是還不會近身，第一個便在脚下絆到

了什麼東西，翻了一個大筋斗，第二個也在半空中，嚇人猛可一墜，立刻臉仰天，背著地的向後面倒了下去。正當全屋子裏亂成一片的時候，玉華的身子已給人嚇走了。

「老二，這算什麼……！一人做事一人當！我爲什麼要……」玉華一路掙扎，一路還在亂嚷；但玉魄的身材雖小，膂力却大，嚇着他再也不敢，身子只鬆縱，便溜出去了。

袁總辦的獸性現在是真的要發作的時候了，差一些就想掏出他腰裏的自衛手槍來，不管是誰，先打死了幾個再說。——這原是他向來用武是氣的最拿手的方法。

「三叔，別難爲了張掌櫃！咱們有話回頭再說。」站在他貼身的一個二十多歲的人，竭力按住了他的手勸解着。

「好小子，瞧你能逃到那兒去？」

兩個隨從很狼狽地爬起來，聽見他主人在伊唱，便打算再追下去。

「算啦！不用追哪！」那個二十多歲的人來不及的叫住了他們。「諒他也逃不走，咱們有話跟張掌櫃說！」

張掌櫃倒的確連做夢也不會想到會有這樣的事，說得什麼也說不出來，只向着比他起碼高大出一倍的袁總辦不住的作揖，快要磕下頭去了。

「大人千萬別生氣，回頭一定開除他！」一句口頭是空話算老江湖，忙着安定了心袖說，

「方才七爺的話不差，咱們有話回頭再……」

「啊！怎麼啦？……」老宋的話沒有說完，後面許多學生又大驚小怪的叫起來了，得他回過頭去看時，玉琴已在地上滾過去了；班子裏的一個先生，正在忙着替他鬆開頭頸裏的鎖扣，一面不迭聲的喊着「快拿冷水！快拿冷水！」

這樣才把袁總辦的怒意消去了一些，垂着一顆幾十斤重的大腦袋，張大了一對充滿着猙獰的眸子，恣意的向失了知覺的玉琴餽看着，恨不得馬上把他抱起來。同時心裏還暗暗的在想：

「天下竟會有長得這樣俊的孩子，比起家裏的兩個女兒來。還是他嬌嫩得多咧！」

二 良友與蕩婦

時辰鐘打過九下，正是有錢的人在那些充滿着洋山蕩氣息的西菜館裏，以及各式各樣的京菜館裏，喝够了酒，吃飽了肉，慢條斯理的拈着一支牙籤，一路剔牙，一路在討論着怎樣消磨一個良夜的時候。這一晚，天上雖然已飄下了一陣陣的輕雪，西北風也吹得非常的緊，但在生起了火爐，掛上了暖簾，溫度至少要比外面高出二十度至二十五度的正陽樓裏，還是依舊上上下下的擠滿了吃涮羊肉鍋子的人。

四號雅座裏現在是祇剩三個客人了，——有兩個才走出——大家啣着烟捲，很滿足地坐在在那張堆滿了空碟兒的桌子旁邊。

「令叔的興緻真好！才吃完東西，便又巴巴的送着秋老板上館子去了。」臉朝東坐着的
一個瘦長子，聳起了兩道三角眉毛，滿臉堆着不自然的笑容，向坐在他右邊的一個年輕人說。

「他老人家就是天生這一副脾氣。——那個年輕人吐出了一口烟回答。

「袁大人在京的時候，大概……」吸剩不到半寸的烟尾，已經快要燒到那瘦長子的兩條給鴉片烟薰黃的手指了，可是他還像沒有這會事一樣；只是他所要說的話，却突然給那坐在

他對面的另一個年輕人打斷了。

這是一位穿着淡灰色條子洋裝的時髦人物，上下都結束得非常整齊，頭髮梳得很光，身上不斷的還有一陣陣香水氣味透出來，說的話急得像搶一樣；很清楚地告訴人家，這是一位未經世故的公子哥兒。

「紹文兄，我正想問你：爲什麼小吳這一次出外，突然改了秋海棠這一個古怪的名字？」

「大概總有意思吧？」瘦長子似乎有些怪，他不該截斷了自己的話，便立刻露出了一種輕蔑的神氣，就用着駁斥的口吻，朗朗地說：「一個唱花衫的角兒，不用這種花花草草的名字，還用什麼？」

他隨手丟過了那截烟尾，低下頭，拍去了身上的烟灰，完全沒有需要紹文再來證實他所說的話的意思，彷彿真是很解事的模樣。」

「這個怕我還不知道嗎？」洋裝先生不甘示弱的說。

袁紹文先向他們兩位笑了一笑，然後搖着腦袋說：

「這個名字是他自己和我兩個人一起想出來的，它的理由一時恐怕不容易猜到吧！」他回頭去向那瘦長子看了一眼。一仲遷先生儘管是一位評劇家，可是方才的話却沒有說對……

「……」

瘦長子很爲難地把手撚弄着自己的八字鬚，因爲紹文批評他的話沒有說對，固然使他有些不高興；但紹文稱他爲評劇家，却又十分合他心意。

「這個名字倒並不像什麼紅牡丹，芙蓉花，小靈芝，那樣的只是爲着要給人家看了，馬上覺得很香艷而起的。」袁紹文歪着身子，一手托定了下頷，用着很興奮的語音說：「那是一年夏天的事。小吳的娘才去世了一二十天，他因爲很傷心，留在家裏沒有出臺，便天天要我去伴他談天，順便把我去年教過他的幾本書請他習習。倒別看他是一個唱戲的孩子，心裏倒非常好學不倦，與普通的伶人。較比起來，真是高出一等，我當然就把知道的盡量的告訴他，一面還給他警方說，現在的世態，拿你們作藝人的來說，恰像一片秋海棠的藥子，而那些蘊藏着陰險的劣紳，和着僞君子的人們便像專毀壞海棠葉的毛蟲，有的在葉的邊上了，有的還在追逐而在理想中，假使不能把這些毛蟲驅開，這片海棠葉就得給它們剝奪盡了……。」

「不錯，警方得真好！」穿洋裝的年輕人，用時鐘敲着桌子說，很天真的表示贊同；那瘦長子却又另外燃旺了一支砲臺牌，顯得並不怎樣愛聽。

紹文把身子略略移動了一下，還是很興奮地說：

「他本來就有圖畫天才，第二天我再去的時候，他已照着我所說的意思，畫了一張圖；雖然只是一片海棠葉和幾條毛蟲，倒也畫得很工緻，並且還在角上寫了「觸目驚心」四個黑

字。我因為覺得很難得，便着實獎勵了他幾句。還特地送了他一個鏡架，讓他把那幅畫掛起來。

說到這裏，他又略略頓了一頓，隨手擡起了面前的茶杯，但並沒有喝。

一上月裏，他的頭兒趙四再三來約他出去搭班，他因為母喪已滿百日，便不再堅拒，只是跟我討論，想把吳玉琴三個字換掉，以為太像女人了。我替他想了許久，想不出什麼好的名字，後來偶然靈機一動，才想到了秋海棠三個字；雖然一樣不脫脂粉氣，却還多少有些意義。他聽我說，便馬上贊成，我們三叔他老人家知道了，也說這三個字很喊得響，比吳玉琴的確好一些。反正他早已出科，說改就改，還有誰能阻擋？

瘦而且長的評劇大家俞仲蓮先生，這才把他那顆上下皆尖的腦袋點了一點。

「不錯，出了科的學生要改藝名是班子裏管不着的。」他接着又馬上堆出了十分自負的神氣說：「記得三十一年前，馬鳳雲才從鳳鳴社出科，他也不歡喜那個名字，便由兄弟替他改成馬玉鳳。他改名後第一天出臺唱的是十三妹，有小寶芬的張金鳳，高壽林的安公子，劉寶奎的鄧九公，周福……」

俞先生正吹得很神，不防鶯地給那穿洋裝的小夥子提出了一個破綻來。

「別忙，俞先生，你老人家今年大概也不過四十二歲吧？三十一年前你才得十歲模

樣，怎麼就會給人家改藝名了？」

這一問倒真把那位評劇大家問住了，一張烟容滿面的淡黃臉上，不覺很例外的透出了一絲紅意來。

「噢！記錯了！」他勉強想改正過來：「是念一年前，不是三十一年……」

袁紹文忍不住也笑了一笑。不過今兒他是主人，那個洋裝少年張天明又是他自己的同學，當然不好意思再讓俞仲遷受窘，便立刻又另外提出了一個談話的題目來。

「天明，你瞧我們三叔現在對待玉琴怎麼樣？」

「很不差，」洋裝少年把那條緋色的領帶整了一下回答。「似乎不像從前那樣肉麻了！這都是你從旁苦勸的功勞。」

「可是三年前玉振班的學生劉玉華，倒也給了他一個很有力的教訓！」紹文笑着說。

「劉玉華給玉振班開除之後，聽說一直在南邊出台，不知道秋老板那邊可有什麼消息沒有？」俞仲遷也插嘴進來問。

紹文一面把一疊鈔票掏出來，準備會賬，一面很簡短地回答：

「沒有聽他說起過。」

正在這時候，有一顆光頭打簾子裏探了進來，只一照面，屋子裏的三個人便認識他了。

「榮奎，你可是來催你們老板上館子去嗎？他早就跟袁大人一起走了！」張天明照例總是第一個搶着話說。

榮奎是秋海棠的跟包，此刻倒真是催戲來的；聽天明這麼一說，便忙着說了一聲是，就想旋過身子回去了。

「你給我走進來，有話問你！」紹文突然高聲向他喊着。

榮奎不敢怠慢，忙整一整青布大褂，立刻掀開簾子，走了進來垂着雙手，先叫了聲七爺，又向俞張兩人各叫了一聲先生。

「你老人家有什麼話說？」

「我問你……昨天有個老媽子模樣的女人，在第一樓外面跟你鬼鬼祟祟的說話，他是幹什麼的？」紹文看定了榮奎的一張小圓臉，正顏厲色地問着。

「啊……她嗎？」這個背了人很浮滑，當着人就裝土相的小夥子嚙嚙着說：「她是我的姑媽。昨兒爲了家裏的事，在那裏跟我商量。」

紹文冷笑着把頭一搖。

「怕不是你的姑媽，倒是一個媒婆吧！」

說得張天明和俞仲遷都笑了。

「是的，正是我的姑媽，是去年才嫁的！」榮奎搶着說明，只是說得太忙了一些，反露出了一個大漏洞。

「去年才嫁的？你不要給鈔票迷昏了！昨兒那個老太婆至少有五十多歲了！」紹文把左面的衣袖更擡高了一些，越發透出了嚴肅的神氣說：「告訴你，榮奎，上回你收了人家一百塊錢，租給你們老板拉馬，要是真稱了你的心意的話，別說他的驢子要斷送掉，便是那個盧行長知道了他老婆幹的好事，怕也不能輕易饒人！你吃了你老板的飯，如果真想巴結他，只要把那幾件行頭管好就算了！這種心勸你別多操！下次讓我知道有這種事，一定叫你滾蛋！」

這一場呼斥，倒的確不是出名的精靈鬼小榮奎所預料到的，可是他也知道袁七爺的勢派，以及他和秋海棠的交情，當然不敢反駁只得連連的說：「小的怎敢，小的怎敢，」一面脚下明白，湊袁紹文回頭去和張天明說話的機會，馬上像一頭兔子似的鑽了出去。

當他一路走回第一樓去的時候，一路就在腦子裏盤算起來。

「這個袁老七真是比我還精明！人家私下幹的事，他怎麼就會料到了？看來還是歇手吧！別弄到了錢沒有進袋，反把飯碗打破了。」

然而再一想，又使財迷了心的榮奎胆壯起來。那個老婆子不是說只要他能够想法子使秋

海棠和王掌櫃的媳婦單獨見上一面，他就可以得到兩百塊錢和一雙金鐲兒嗎？兩下加起來，至少也有三百塊錢，拚着一年沒有生意，也賠不了什麼，何況他想：

「年輕的男人和女人一見面，那會不歡喜之理？只要老板歡喜，就不怕他再告訴袁老七，而自己的飯碗，還有什麼危險呢？」

可是再一想，又怕事情一旦鬧破，王掌櫃的一定要跟秋海棠打官司，那時候他豈不也要連累去嗎？這樣想想，榮奎的心倒又寒起來了。

但一霎眼，另一個念頭又湧了起來：

「呸！怕他什麼！王掌櫃統共不過是一個開綢緞莊的經濟人，既無聲名；又無勢力，即使事情鬧破，怕他什麼呢？」

接着又從袁紹文的身上，反使他想出了一個計較來，王家的媳婦不是在想單獨和秋海棠見見嗎？只要自己湊一個空，借袁老爺的名字，把秋海棠騙到約定的飯館子裏去，不是很容易的事嗎？

榮奎越想越順利，險些高興得就在路上跳起來。

這一晚，王大奶奶果然又打扮得蒼翠一樣的坐在池子裏，不斷的向臺上的秋海棠，送過含有無限深情的眼波來；秋海棠也開始有些煩躁了，因為他看得很清楚，這個女人在最近的

一個半月裏，不管自己在那裏出臺，總是獨坐在池子前面的第二三排中間，對他聚精會神的注視着，連天風大雨的日子也沒有間斷過，當然他是知道她的用意的，並且也會幾次對她發生過憐惜的心理。他想：

「這樣深情的女人，倒也的確是很可以感激的。」

然而回到後臺，心裏稍稍安靜之後，便立刻又想到了袁紹文平日勸勉他的話，以及他在幾年中屢次竭力替自己解圍，不使患着想入非非的袁總辦，對自己有什麼非禮的舉動。

「物必自腐，而後蟲蛀之！」他彷彿聽見紹文的聲音，在他耳邊邊響着：「因為你們唱戲的人，往往要和好人家的婦女亂混，所以有人會把你們同樣的當做玩物看！只要你自己守得清白，別說一個總辦，就是現代有聲勢的人，也不敢小看你！」

因此秋海棠一到台上，總是專心致意的唱戲，儘管心裏很明白，有許多美麗的女人正在發出電氣一樣的眼光來挑逗着他，他也不敢向她們回看一看。

但王家的媳婦兒倒真是許多女人中很特別的一個，她不但捨得時間，而且還拚得花錢。在廣德樓時，就有一個看座兒的受了她的厚賂，送過幾套行頭到後台來；雖然秋海棠沒有接受，可是至少有幾百塊錢她已經化掉了，其後秋海棠家裏，又會不斷的收到一個不具名的人所送的許多厚禮，顯然也是這個女人的苦心。無奈秋海棠的意志，還並不像一般年輕人那

樣的易於顛倒，同時又有袁紹文以良友的資格，不時在旁督責，所以始終不會做出事來。

大概她後來才發現惟有榮奎是秋海棠身邊最密切的人，要達到她的目的，只有這個人是一條好幫手，因此她就打發她所最寵信的老媽子來代表她向榮奎求教，已經兩次賞過他十塊錢了。這一晚，當榮奎受了袁紹文的一場訓斥，走回第一樓的時候，又在後台門外撞見了這個年紀比「真紅娘」老了三四倍的一假紅娘，「而且不等他開口，已照例先遞過了一個紅紙包來，觸在榮奎手裏，立刻就使他知道又是十塊錢進門了。

錢本來就是世界上最可貴的法寶，他可以叫人死，可以叫人活，又何況這一些小差使？而且榮奎的良心也真不壞，他覺得拿了人家的錢，也應該給人家做些事，反正王家的媳婦兒又不是什麼毒蛇猛獸，秋海棠和她見上一面，難道就會給她吞吃了不成？

「好的，你留下一個號碼，有機會我給你打電話！」榮奎這麼一想膽子就更壯起來了，倒像這是他份內應做的事。

那個老媽子就歡天喜地的去了。而從這一晚起，王掌櫃的媳婦的怪妖媚的臉，不覺更添上了幾分春色；在她的內心裏，早有一種說不出的慾望在燃燒着了。好像老天也有心要成全她，三四天之後，王掌櫃的爲了買賣的事，動身上天津去了，臨走照例還把家裏的一切交代了他媳婦——中間當然包括着整千的現鈔，和幾扣銀行的存摺在內。——他她差一些就要開

口向他道謝。

其實，王掌櫃在家，也阻擋不了她什麼；可是他一出門，當然對她更方便些。第二天中午，一只九百塊錢的鑽戒已給王大奶奶買到了；回去的時候，順便又到攝英去吃了一頓中飯。這是專門爲着預先察看那裏的地形而去的。「——地形——不錯，正是地形！無論男人撩誘女人，或是女人玩弄男人，其情形都和別人非常不同；要射獵，當然是先看地形的！」

王大奶奶差不多要等得絕望了，有一個晚上，當她照例在全神貫注的欣賞着秋海棠所幻化的那個千嬌百媚的女人時，她真想把她新買的那個鑽戒馬上拋到台上去，幸而但多少還有幾分理智，才把自己勉強抑住了。

在這一兩個禮拜以內，小茶的心裏之靈也沒有安生過，她已經用盡了他所有的智力了。他的第一個困難就是袁紹文和秋海棠碰到的機會太多，每晚簡直老在一起吃飯，榮全要假冒他的名字實在不容易；其次可要怪他自己了，儘管他的膽量很大，但吃虧就在沒有念過書，機智還不够，因此一直就誤到第九天上，他才湊着袁紹文和袁總辦叔姪倆都有應酬上吳會長家去吃飯的機會，很徼倖地把秋海棠說到了攝英去。

當茶館或旅館茶房的人，對於世界上一切詭秘無恥的勾當，還會有什麼不知道的？秋海棠才跨進王大奶奶留下的雅座，兩個西崽便一起退出去了，雖然其中有一個曾經向那打扮得

混身珠光寶氣的女主人投過一個含有邪意的眼風。

「喲！吳老板，這麼冷的天氣頭上爲什麼不戴頂皮帽呢？」王大奶奶很嬌媚地噙定着秋海棠說，一般濃烈的脂粉香，直衝進對方的鼻觀。

這雖不是秋海棠所預料到的，但一看這情形，也就明白了。

「怎麼不見七爺呢？」他想回頭去問榮奎，可是這個功成身退的跟包先生早就走得不見影蹤了；他不由窘得臉上一陣緋紅，立刻就退出去。

但王掌櫃的媳婦怎麼能讓他走呢？

「我給你把大氅卸下來吧！」她爽快走到了秋海棠的身邊來，伸出一雙粉嫩的手，——一雙從沒有做過什麼有礙於人底事的手——真的就想給他卸下那件皮大氅。

玉一樣白的臉龐，鮮紅的嘴唇，加上富於磁性的媚笑，和那樣溫柔的說話，幾乎就要把這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藝人融化了。

他漲紅着臉，完全失却了抵抗的力量。

「物必自腐，而後蟲蛀之。……你要人家看重你，就得自己先看重自己……！」良友的忠言，突然又在他耳邊響起來了，使他頓時覺得頭腦裏清醒了許多。

幾年來外界的誘惑，實際上他已經也受得很多，祇是像這樣急促相接的局面，却還是初

次碰頭；他自己的理智顯然已不能控制了，幸而還有袁紹文時刻不斷的給予他的許多忠告，能够在緊要關頭把他警醒過來。

「唱戲的藝人沒有什麼可恥，可恥的惟有給人家稱做下流俗人的人！」紹文的沉着而有力的聲音，彷彿越來越響了。

及至王大奶奶把那鑽戒遞到秋海棠的胸前時，一種天神似的光彩，已在這個唱戲的青年人臉上透出來了。

他挺直了身子，持着向來所有的那種忸怩溫存的態度，看定了王大奶奶的一雙水汪汪的眼睛。

「太太，恕我不向你請教你的尊姓了，因為我要趕快忘記今天的這一會事，同時也希望你趕快把它忘記掉！今天的事，乾脆的說一句話，就是你要用你的錢，來買我這一個人！可是，對不起得很！這個交易不會成功了！因為我不想出賣自己，並且我也知道自己只是個唱戲的，除掉舞臺上能够扮女人，唱小嗓子以外，什麼也不值一個大錢！所以我不想不願賣給你，而且還勸你不要買！假使你想買我的目的是爲了要找快樂的話，那末我可以告訴你，我是不會使你快樂的，而且還會使你把原有的快樂一起斷送掉！湊你現在還保有你自己的快樂的時候，讓我們把這筆交易根本勾銷了吧！」

這一番鐵錚錚的議論，倒真是做了五六年内掌櫃，享盡了一切繁華的王大奶奶所夢想不到的。一股莫明其妙的力量，從秋海棠那兩顆平時很柔和的眼睛裏射出來，使她覺得混身冰冷，不山不怔怔地呆住了。

「我答應你永遠把今天的事忘記掉！你還是一個清白的人！」

秋海棠大踏步跨出了餐室去，昂着頭，像一個才從教堂裏出來的牧師一樣。

三 小家碧玉的姨太太

這一年，天津省立女子師範的校長侯女士——一個五十二歲的老處女——不幸在無意中鑄下了一件大錯，但由於這大錯所發生的惡果，却並沒有影響到她本人，只是斷送了一個她自以為最得意的女學生；所以即使說她是惡作劇，也並不為過。

然而不論在事前或事後，侯女士總是口口聲聲的說：「我是好心，我是好心。」這倒不是假話！她老人家的確是好心，所不幸的是她沒有知道好心有時候也可以害人，也可以殺人！

事情的開始，只是一次很平淡的紀念會。

省立女子師範因為是「省立」的緣故，多少也不免有些衙門色彩，每逢舉行開學禮，畢業禮，以及一切紀念會的日子，當地的幾位最高人物和一般聲望隆重的士紳們之類，總得被邀請到學堂裏來，像神道似的請進大禮堂去，好歹供上一兩個鐘頭，無非也是要借他們的威靈，勉強把各種儀式，裝點得格外嚴肅一些而已。

這次是學校成立的五週紀念，向來不注重趣味化的侯校長，堅決拒絕了其他幾位教師的建議，始終不答應在紀念儀式之後，再加任何遊藝節目。她覺得辦學堂的目的只是在教學生

唸書，那些類似雜耍式的舞蹈歌唱等根本就是多餘的；假使再讓她們公然在許多人面前表演，那就不但出了他們自己的醜，簡直連她——侯校長的臉，也給她們丟盡了。所以這一次的五週紀念會，照例還是「振鈴開會，向國旗行三鞠躬禮，校長報告，長官致訓詞……」等一串很單調的秩序，其中比較有些趣味的，就祇唱國歌校歌和學生致謝詞的三個節目，學生致謝詞的一節本來是沒有的，其後因為這次的紀念會恰巧已在暑假之前舉行，所以同時又利用它作為第四屆學生的畢業典禮，順便請汪教育局長給文憑，而由學生中推一個代表致詞答謝。

關於推舉代表的一件事倒的確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第一因為女師幾年來在侯校長的聖女一般嚴肅的監護之下，差不多已適應了一種尼姑庵式的氣象，枯燥，肅靜，沉着……，沒有一個人敢高聲說話，也沒有一個人敢放大步子走路，笑在學校裏是幾乎完全不許的，哭倒可以。在這種環境之下，即使是一個天生的人演說家，也會退化到訥訥不出口的地步，因此代表人選的採生就大感困難了。第二，人類大多是好勝的，尤其是女性，一個自己沒有口才，沒有胆量能夠充當代表的學生，同時一定也不願意別人會有這種口才，這種胆量；儘管自己不能勝過別人，她也不願意別人能夠勝過她，於是在推舉的時候，便故意儘揀條件不如自己的人推選，使她萬萬不能接受，以致把事情僵拼着。

直到開會前的第二天，代表還沒有產生，候校長這才焦急起來了，她便毅然決斷自己取過一張本屆畢業生的名單來，不假思索地用紅筆在第一個人的名字上點了一點，就算指定她做致謝詞的代表。

不到半個鐘頭，羅湘綺的名字已在全校每一個學生的嘴上念着了。

「羅湘綺是不是四年級考第一名的人嗎？」一年級裏的一個新學生，像追憶歷史上一位大人物一樣的昂起了頭，眼睛半開半閉的看牆上，一面向同房的兩個三年級學生這樣問。被問的人同時點了點頭。

「長得好看嗎？」

「還不討厭，祇是身材長得太長，眼梢有些向上，樣子不大溫和。」第一個三年級學生，苛詳細地批評着。

「其實她也不能算長，恰巧長得正好！臉上和身上都透着一股很可愛的秀氣，我真喜歡她！每次吃飯，我總得不斷的旋過臉去看她！」另一個三年級的學生很天真地說。

事實上，同學中歡喜羅湘綺的委實很多，她對待每一個人人都非常和氣，儘管年年致第一，却比年年留級的人還沒有架子；儘管家裏很窮，却穿得比最有錢的人還整潔。教師說的話，她都能很適稱地服從，但決不過分的阿諛；四年來從沒有犯過一件過失，即使是脾氣那

麼古怪，事事歡喜挑別的候校長，也不能不暗暗承認這是她自己最得意的一個學生。

當候校長決定派她充任致謝詞的代表之後，他却出於人們意料之外的鎮靜，一般少女們所常有的那種假惺惺，甚至哭哭笑笑，推三阻四的許多做作，她一概沒有；同班幾個妒忌她的同學，雖然不斷的向她譏諷，有的假裝替她歡喜，說上一大段比罵還凶的好話，有的假裝替她擔憂，慫恿她去向候校長推辭，但羅湘綺的答復，却始終祇是淡淡一笑而已。

真的！湘綺對於這件事，心裏的確看得很輕。在候校長沒有指定她充代表之前，她實在沒有希望別人推舉她的意思；待到候校長把她的名字圈定之後，她立刻覺得這是一種很平常的義務，好比她三年來一直被指定充級長一樣，固然不足希罕，但也沒有推辭的必要。她想踏上講台去衝着自己全校的同學，和寥寥可數的幾個來賓的面前，像背書似的講上一段客氣話，這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呢？講得好，人家也不過是拍一陣手完事；講得不好，人家也不見得就好把自己轟下來，左右是這麼一會事，不信反會比平常的功課難的？

難倒一些不難，可是這一段短短的謝詞，後來對於她自己所發生的影響，却委實不是她所預料得到的！她的生命的過程，竟因這一次十分鐘不到的演說，而從一條原是很平坦並且極少曲折的大道上，又到了另一條崎嶇不平險象環生的小路上去。要是她事先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她是一定寧願被候校長開除，抵死不願充任這一個不詳的代表的！

然而世界上，有幾個人是可以料到未來的一切的。

七月三日的上午，女師的五週紀念會終於在一所古舊的大禮堂裏舉行了；天氣是非常的陰沉，好像老天也知道將有一個純潔的少女，要在這個集會上，遭到惡運了。灰黑色的雲片，遮滿了天空，好好的一個早上，變得像傍晚一樣。

來賓照例只是很少的幾個地方長官和着紳士之流，連學生的家長在內，也不過三四十人。一霎眼，時鐘不覺已打過九下，學生和先到的來賓，一齊走進禮堂去了，侯校長却還在應接室外的廊下，很焦急地鶻候着。因為這一次的典禮中，胡會長和汪教育局長兩位，都是萬不能少的人物，而且事先他們都答應準到，但現在除掉汪教育局長由馬科長伴同到會之外，胡會長却還是芳蹤杳然。

「侯校長現在已經快九點一刻了，我們要不要先開會？」教務主任洪先生，走到她面前來，悄悄地問。

終年拱腰縮肩，眉尖深鎖，臉上不見一絲笑容的侯校長，現在是顯得更憂鬱了；湊着上面密雲不雨的天色，真會令人立刻幻想到這裏將有一幕悲劇要展開了。

她把十條烏爪似的手指，毫無感覺地互相搓捏着，無法答復洪教務主任的詢問，因為不等胡會長駕到而先開會，這是無疑的會使他不歡的；但儘讓汪教育局長和馬科長等一干人在

這裏枯坐，却也有些說不過去，這使他够爲難了。

「唉！對於這些人真沒有辦法！」她低下頭去，嘆息着說。

直到又過了二十多分鐘，洪教務主任又來催問了四五遍，侯校長急得快要暈過去了，——最後三十年前她在故鄉天天盼望她未婚夫從胡匪中逃出，而始終不曾得到半些消息一樣。空氣裏才傳出來了一陣皮鞋的響聲，接着那老門房便氣喘如牛的引進了七八個全副氣派十足的人來。

侯校長從一副老眼鏡裏看出去，認得走在第一個比較最瘦，滿臉帶着病容氣色的長個子，便是胡會長忙立刻堆出了向所未有的笑容，迎上前去；可惜她的背本來已經僵得很厲害，現在見了這一尊大人物爲着要表示謙恭起見，便格外拱腰縮肩，彎成一只「人蝦」的式樣，胡會長的身子至少要比她高出三尺，因此隨便怎樣也不能再見到她的笑臉了。

「侯校長，讓我給你引見一位朋友，」胡會長打着滿口的山東話說：「這是俺的把兄弟袁密藩，亦就赫赫威名的袁總辦，我想妳大概也不能沒有聽到過他的名字吧？」

「歡迎得很，請儘量指教！」侯校長一路走，一路說，却不敢就抬起頭來瞻仰這一位不速的貴客；直至會開到一半，正當汪教育局長繼胡會長之後，在台上大講其三從四德的時候她才安定了心神，向座上的許多貴賓看了一眼，知道那個坐在胡會長傍右手長得肥頭胖耳，

身量足足比自己高大出五六倍的人物，便是所謂袁總辦了。

袁總辦這次是爲着胡會長娶兒媳的事，特地親自趕到天津來的；這一天，他聽胡會長說起要上省立女師來參加一個紀念會，不覺便打動了他的情興，他覺得借此看看一班女學生倒真是一個再好沒有的機會。於是便隨着胡會長一起來了。

幾十年來袁寶藩像這樣端莊純潔的女學生，他簡直想也沒有想到過。此刻坐在三四百個女學生的面前，雖然沒有半些脂粉香，吹進他的鼻觀來，也沒有迷人的笑聲，送進他的耳朵去；但在他的靈感上，却自有一種不可形容的情趣和舒適，使他不由自主得出神起來。

「噲，三哥！像這樣辦一個女學堂，不知道要化多少錢？」他情不自禁地向胡會長問。胡會長是知道他的心意，恐怕不就阻止，也許他再會問出更難聽的話來，便忙着先向他使了一個眼色，一面竭力壓住了聲音回答：

「到你真要辦的時候，咱們再商量吧！」

但安靜得不到四五分鐘，袁寶藩又耐不住了。

「老胡，你瞧第三排上第五個長得多麼叫人歡喜啊？」

胡會長祇能用力把頭一搖，給他一個不昧。

「呀！第七排上有一個也不錯！」袁寶藩却還是張大着一雙眼色，儘量在那些少女的中

間，獵取他理想的目的物。

一陣掌聲之後，汪教育局長慢慢地打講台上走了下來，洪教務主任站在禮堂的一角，高聲喊出了一來賓演說「四個字。在今天到會的來賓中，當然要算袁道尹是地位最高的一個，侯校長便特地走到他面前來，恭而敬之地說：

「請袁總辦訓話。」

這可真把袁道尹使難倒了！他可以在大庭廣衆之間老氣橫秋講此陳腐軼事，倒是津津有味滿不在乎；可是今天要他正正經經的走上講台去演說，一些現時代的說詞，這一世他是沒有希望了！而且即使他能够演說，今天他也不願意，因為他坐在來賓席上，他是可以恣意飽看爲目的，踏上了講台去，多少總得說幾句，眼睛就要受到限制了。

「不行！我是跟着人家來玩兒的，要說話還是再讓胡會長來上一段吧！」他語無倫次地回答。

這種話教一個跟社會素少接觸的老處女聽了，簡直不能理會，侯校長差不多窘得無法退回去了。

「侯校長，袁總辦是不大歡喜說話，還是請別位上去吧！」胡會長立刻插嘴出來說，這樣才把這個僵局打開了。

當別的來賓被邀請上去演講的時候，袁寶藩的一對眸子，便在那些女學生的臉上轉得更上勁了，及至來賓演說完畢，汪教育局長把幾十張畢業文憑散發掉，他也把每一個比較動人的少女的臉龐認熟了。正當他在運用着他那勇於爲惡的腦神經，打算思索出一個可以立刻滿足他欲望的邪念的時候，忽聽那站在角上的老頭兒，用着沙啞的嗓子高喊道：「學生代表致謝詞，一接着便從第七排上轉出了一個長身玉立，不施脂粉的女學生來。」

羅湘綺的身子還沒有在講台上站定，袁總辦使的知覺已有一半麻木了；假使胡會長的動作遲鈍一些，不先用臂肘向他撞一下，警告他萬勿有所舉動的話，他就至少會利用他那天賦佳喉，痛痛快快的喊出一聲好來了。因爲對於他，學堂和戲館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在事前，羅湘綺已把一段謝詞預備好了，走上講台，便把一方白紙捧在手裏，用着很清脆的聲音，慢慢地朗誦起來。

像銀鈴一般的聲音，一下一下的打在袁寶藩的耳鼓上，使他從心底裏覺得瘁起來；他的眸子一動不動的看定了羅湘綺的面部；烏黑的頭髮，挺直的鼻子，發光的眼睛，微紅的嘴唇，白中帶黃，彷彿象牙所琢成的膚色，都像磁石一樣的牢牢地吸住了他的心靈。但在一切的中間，却絲毫沒有他所常見的妖艷的成分，只像一朵供在佛座前尚未開放的蓮花。

「好三弟，我的眼力不佳，快給我看一看這姑娘叫什麼名字！」袁寶藩急得來不及的湊

在胡會長的耳朵邊問。

「她身上又不寫什麼名字，叫我打那裏去看啊？」被問的人立刻把他駁回了。

「那一張單子上少不得總有她的名字寫着吧？」袁寶藩把牆上貼的一張秩序單，當做了戲館裏的水牌，便把手指了一指，重復向胡會長問。

胡會長是一位頭腦機靈的一個，他瞧袁寶藩這樣指手劃脚的胡鬧，已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實在太不成話了，便忙着把身子向他靠近一些，爽快對症發藥的送了他一顆定心丸。

「老兄，這有什麼急的？你心裏想的事都有辦法，現在還是安靜一些，待俺回去之後，一定給你出主意！」胡會長用極低的聲音，湊在袁寶藩那顆幾十斤重的大腦袋邊說。

他倒不是存心哄騙他，當天下午，他就往馬科長那裏去開始給袁寶藩辦起正事來。

「可是……可是……」馬科長聽胡會長說完了一篇鬼話，便用手捻着唇上一簇短髭，遲疑不決地說：「兄弟前年在京裏就聽人家說袁總辦府上有好幾位太太，怎麼說要續弦呢？」胡會長還不會回答，袁寶藩自己先開口了。

「那兒來的話！」他因為正有事要求教人家，便顯得毫無架子地堆着笑說：「老兄別擰錯了門子！我可以給你發誓：誰要說誰誰就是渾蛋！」

說得馬會長幾乎大笑起來，尤其是早知道他家裏有一妻二妾的，胡會長更有非笑不可的

困難。

「老袁想娶個女學生，連渾蛋也顧不得了！馬大哥，還有什麼說的，快成全了他吧！」袁寶藩也不想老胡這話是存心罵他，聽了反嘻嘻哈哈的裂開着一張大嘴儘笑。

現在馬科長却没有工夫再笑了，他的腦神經已得開始運轉起來，因為這對於他的親戚候校長，果然是一個相當困難的題目；但近來汪局長對他所發生的一些誤會，已使馬科長的祿位有了不隱的現象，要設法挽救，胡會長當然是一位大力王菩薩。難得胡會長爲了袁寶藩的事，先來求教自己。這樣好的機會，如何能够輕輕放過呢？

「我的地位不保，候老表姐的校長也就不用想再做下去；爲了兩個人的祿位，即使題目再難一些，也得硬着頭皮把它答應下來。」馬科長這麼一想，便不再推辭了。

他和候校長是姑表姊弟，又且利害相共，當然是沒有什麼話不好說的，當天晚上，馬科長便把候校長請到自己家裏來，開始討論進行這件事的辦法，馬科長的夫人也特地被邀列席。

馬科長先把方才和胡會長會談的經過，一起告訴了候校長，僅僅因爲急於希望事情能够成功的緣故，沒有把自己對於袁寶藩是否失偶的一點所懷的疑慮說出來，並且還故意幫着袁寶藩解釋了幾句，藉以掃除他那五十三歲的老表姐的猜疑。

「事情倒是很好的。」馬太太順着她丈夫的口氣說：「一個女學生能够嫁一位總辦做續弦，那就够她受用了！」

候校長的一張瘦削得像乾枯了的橘子似的臉上，也略略透出了一絲笑意。

「不錯，事情倒是很好的，」她習慣地用着很低的話音說：「上個月裏，羅湘綺的父親也曾寫過一封信來，請求我待湘綺畢業之後，替她設法找一個位置，或是留在母校裏，隨便幹一些事，只望能够依舊供給食宿，別無他求。因爲這位老先生自己已失業了三年，兒子又害着肺病，正在杭州一門親戚家裏休養，所以家境非常困難……。」

「那末這件事就容易說了！」馬科長很興奮地插嘴出來說。

「問題不在她家裏，而在她自己。」候校長搖着頭說：「因爲這個女孩子外貌雖是很溫柔，心地却非常高傲，前幾天，已曾給她找到過一處門館，也有三十元一月的薪水，她却堅持着不願幹，理由是不願伺候富貴人家的孩子；她只希望當一個小學教師，掙幾個錢，補助她父親，待父親有了事，或是她哥哥病好之後，她還想自己積一些錢，繼續升學。所以這件事要是直接跟她自己去商量，我想十九是不會成功的。」

馬科長的心上，頓時覺得一冷。

「那末就請姑娘去跟她父親說好不好？」馬夫人很熱心地建議着。

「這……這可有些不便吧！」候校長是個老處女，對於男女的界限，不免還是看得很重。
「她沒有母親嗎？」馬科長趁着小鬍子問。

「是一個不能行動的癱子。」候校長很感憤地說。一論起實情來，她家的確很可憐，要是不讓湘綺嫁一個有錢的丈夫，簡直混不下去。

「所以說、我們也不專爲自己，一半倒是爲了她！」馬科長悲天憫人地說。

「那末請她父親到學堂裏去談談行不行呢？要是姑娘一個人不願意，反正我是整天空着的，就讓我來伴你怎……」

「慢些！」馬科長突然打斷了他妻子的話。「你去有什麼用？我倒想出一個計畫來了！只要表姐先寫信去，把這位老先生約到學堂裏來，一切話都可以讓我跟他說，而且我相信一定有方法可以教他答應的！」

候校長低下頭，默默地想了好一會。

「這樣辦自然是好的。可是在袁總辦那一方面，你也得跟他們說一個定當，告訴他們聘禮是不能不從豐的，而且將來結婚之後，羅家的生活，都得由他担任。這樣我們對於湘綺，才不失爲是一片好心。」

隔了三天，羅老先生便當真應着候校長的約會，由省立女師來，跟馬科長候校長兩人足

足談判了九十多分鐘。

其時羅湘綺已從學校裏搬回家裏去了，候校長寫給她父親的信上，雖沒有寫出爲着什麼事情，但這是不難猜想的，因爲湘綺也知道她父親曾經爲了自己的出路求過候校長，那末候校長的來信約談，照她的估計，當然也總是爲着職業問題的緣故。

她從父親出門的時候起，便坐在母親的病榻邊一刻不離的伴侍着她。母親近來是顯得更衰弱了，心境不好和沒有充分的營養，便是兩個最大的原因。雖然湘綺還是昨天才回來的，她母親很有許多話想跟她說，但精力的疲乏，已使她連說話也感覺非常困難。

「……這是第一件難事……。」母親很吃力地掙扎着說：「舅舅也……來過……三封信……了。」說你哥哥的……的病……現……在不趕快……治好……以後便沒……有……希望了。」

湘綺的面前，便立刻現出了一個骨瘦如柴的青年，就是她僅有的的一個哥哥。但她能够怎樣幫助他呢？縱然做一個小學教師，也沒有錢好給哥哥醫病啊！

「家……運壞透了……！」靜默了半晌，母親又繼續喘息着說：「……你爸爸……托人找了……半年的事，……到現在……還是……沒有下……文……。」

其實這些也不用她老人家說，當湘綺昨天從校裏搬回來的時候，一瞧家裏那樣破敗的情

形，心裏便很清楚了。她記得自己房裏一共有七八個箱子，現在却只剩四口了，問問那個從小賣來的啞丫頭她把大姆指和鷄指做了一個圓圈，湘綺也就明白這是送進長生庫去了。

對於家境的困難，湘綺當然是一籌莫展的，因為她只是一個二十一歲的少女，除掉讀書識字之外，能够做的事委實太少了！

「希望今天侯校長找爸爸去，會有一個好消息給我們。」她竭力想安慰她的病母。「只要我能掙上三四十塊錢，家裏也就可以寬裕一些了。」

母親的憔悴的臉上，勉強透出了一絲苦笑。

「告訴……你！……路大奶奶……今……兒又要……來了。」即使是苦笑，也不能在母親的臉上逗留多少時候，不到一分鐘，便立刻消滅了。

「我們欠……她的……兩百塊錢，……已有……半年多……不會……給……她們利息，……臉上……真說……不過去……。」

湘綺看着母親那一副愁雲密佈的臉龐，差不多已把她這次畢業考第一名的歡樂全掃空了。

「但也……也不能……怪……你……老子……。」母親眼淚汪汪的說：「他……每晚……給……人家抄……書，……時常抄……到……半夜裏才歇……歇手，近來眼……睛……已

有毛病……了。」

一陣酸楚，突然擁上湘綺的心頭，使她也不由不傷感得哭泣起來。

她記得四年以前父親送她進女師的時節，穿的是一件已經做了兩年的夏布大褂；可是今天，當他應着侯校長的約上女師去的時候，她很清楚地看見他身上披的還是這件舊大褂，黃得像蜜蠟一樣，而且有幾處已經破碎了。他老人家幾年來生活的困苦，這一件大褂已經足夠說明。

哥哥在四年前原是很壯實的，雖然已被送進一家綢緞莊去充學徒；而現在呢？却已成了——一個時時吐血的病人了！

「你老人家千萬休息一會吧！待父親回來，一定就有好消息了。」湘綺知道每天下午，母親總得睡一兩個鐘頭的午覺，——這是她所能得到的唯一的滋補品——便竭力勸慰着，使她暫時忘掉一切的痛苦，慢慢地閉上眼睛睡去。

湘綺自己却還在坑沿上端坐着，一面替她母親驅走蚊蚋，一面深深地思索着。

她開始怪怨自己了！前幾天，侯校長給她介紹的一家門館，她實在是不應該那末固執地拒絕的；假使接受了的話，現在至少可以使母親心上寬慰一些了！

其次她又想到一個同學的好意，想把她介紹給她哥哥，答應把資助升學和負擔一家生活

做條件，在那個時候，她覺得真是一個很重大的侮辱，至少限度，也是一個滑稽的笑話。但現在看看家裏的情況，以及父親和母親的痛苦，她不禁略略有些後悔了。女人本來是要出嫁的，如果能够因爲自己的出嫁而有益全家的人，那末即使帶一些被動性質，實在也沒有咀咒的理由。

「哥哥的病現在不趕快治好，以後便沒有希望了！」母親的話，不斷的在她耳朵響着。哥哥是父親的獨生子，也是她從小到現在所有的一個最好的伴侶；他上杭州養病去的一天，湘綺爲着他足足哭了三四個鐘頭，連夜飯也沒有吃。這樣一個僅有的手足，如果真讓他一去不回的話，她心坎上一定要有一定永遠不能填平的創痕了！

「但願侯校長能够給自己找一個位置，那末就可預支半年的薪水，寄給哥哥去做醫藥費了……。可是不知道爸爸今天談得怎麼樣？……」湘綺的心裏不停的這樣想。

爸爸終於回來了，滿頭大汗，顯得很興奮的樣子；但興奮之中却又帶着一些很奇特的神氣。

「爸爸，校長給我找到了事情沒有？」羅老先生沒有走進屋子，她已來不及的詢問着；可是說異得很，她連問了三句，爸爸還是沒有回答。最後才含糊其詞的說：

「停一會再告訴你！」

接着，羅老先生便借了一個緣故，把湘綺支回她自己的屋子去，然後像商量重大事情，一樣的和她夫人密談起來。

湘綺懷着滿肚子的疑問，在自己屋子裏踱躑了好半晌，直到那啞了頭再來請她進去，她還想不出是什麼一會事。

最奇怪的是母親的臉上已突然透出了一種很難得的羞采，心裏似乎非常的高興，但坐在一張方桌邊的父親，却顯着很遜陲而又遲疑不決的脾氣；究竟是怎麼一會事，真使湘綺百思莫解了！

「方才侯校長找我去，順便還會到了的馬科長……。」父親開始向她說。

「科長……？」湘綺越發覺得奇怪了。給一個女師的學生介紹位置，她想無論如何也沒有驚動一位科長的必要。這究竟是什麼一會事啊？

「不錯，是馬科長。」父親接着說：「但不是給你找位置，他們是要給你做媒的。」湘綺的心開始跳起來了，但母親臉上的笑容，却已格外的明顯了。

一男家是位總辦袁寶藩。論他的名位當然是無話可說的，因他在中年喪偶，到現在年歲已老，爲着子嗣打算才又想起讀弦的念頭，不過年紀比你太大了一些，或許……。」父親感到很困難。「或許你要不歡喜吧？」

「……」湘綺漲紅了臉，沒有回答。

「年紀大一些，只要人品不錯，真的前妻已死的話，做讀弦的話，那是沒有關係的。」母親躺在床上插嘴說着。

「這一點我會經問過好幾次，他們都一口給我保證。」忠厚的父親，毫無疑惑地說：「並且侯校長是深知我的家境的，所以當場已經給我說明，不久就要替我在教育局弄一個位置，待到綺兒正式過門之後，女婿答應在天津另外找一個公館，大家住在一起。算來件件都好，只是女婿年紀大一些，未免委屈了你。」

「綺兒，只要你肯答應一句話，這個月裏他們就要行聘了。」母親的心裏似乎早已相當的焦急。

「我……是……」湘綺紅着臉，實在不好意思說什麼話。

「據馬科長說，這是袁總辦在你們舉行五週紀念會的那一天，親自把你看中的。」父親補充着說明。

湘綺在那一天雖然也見到幾個來賓坐在來賓席上，但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那個態度最惡劣的大胖子，就是存心想吞嚥她的袁總辦。

「他大概有多少年紀啊？」掙扎了好半晌，她才忍不住這樣問。

「其實也不過三十多歲。」母親搶着回答。

「三十多歲？」這倒大大的出乎湘綺的預料，她記得那天所見的幾個軍人的年齡，最少的也有四十多歲了。「最好請爸爸先去要張像片來看看。」

母親好像還嫌多事，便又用着很沉重的聲音說：

「孩子，事情是……一定……好的……第一件……他們的……聘禮……送……來，你大哥哥病的費……費用，便不愁……了。你……何必……三……心兩意呢？」

但父親却同湘綺攢的主張。

過了一個多禮拜，羅老先生便從馬廳長那裏帶回了兩件東西：一件是一張三十多歲，穿着便裝，相貌很清瘦的男子照片；一件是教育局第二科科員的委任狀。

湘綺對那照片注視了好半晌，十分懷疑的說：

「這個人好像是那一天我沒有見過的。」

「也許穿洋裝和穿便裝有些不同，假是絕對不會假的！」父親從旁解釋着。

事情便像這樣決定了。

四十天之後，就由胡會長做證婚，在天津最大的一家茶館裏，演出了一幕類似滑稽劇的婚禮。最神奇的倒還不是這一個婚禮，而是那位善變的新郎：照片上的本來是一個三十多

歲，長相很清秀的人；隔了兩個月不到，却已變成一個四十多歲，身材又高又胖，半像牛，半像猛虎的大漢了。

羅老先生像啞子吃了黃連一樣，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倒是那個功成名就的馬科長，却還堆着滿臉得意的微笑，若無其事的在禮廳上和他周旋着。

同時，才從破屋裏遷到金碧輝煌的新居中去的羅老太太，也在極度得意之餘，碰倒了一些沒趣。

「喲！這是我們的新姑爺啊！爲什麼還不上那裏去呢？」她在一張軟榻上躺着，眼着那個照片上的人，很忙亂地在屋子裏前前後後的招呼，直到吉時已過，還不見他上舉行婚禮的所在去，便悄悄地向袁總辦從北京帶來的一個老媽子問。

「這是我們的七爺啊！老太太，是新貴人的大姪子。」一個出乎意外的答復，

「什麼……話？一半身不遂的羅老太太，幾乎就想從軟榻上跳起來。

「他是我們老爺的姪兒。」老媽子又重複了一句。

羅老太太掙大着一雙眸子，再也想不出有什麼話好說。恰好袁紹文又從門外走過。

「對……不……起……！」羅老太太用了所有的力氣，向那個老媽子說：「請他進

來，……我……有話請……教……他……。」

老媽子便立刻搶到門口邊去，高喊道：

「七爺，請你來一次，三姨奶奶的老太太，有話給你說咧！」
然而待袁紹文跨進屋子時，羅老太太已說不出什麼話了。

四 意外的遇合

秋海棠這一次上天津來，就營業上說，的確沒有成功，理由有兩點：第一是由於他的多唱青衣戲，少唱花旦戲，——統共祇唱了一次「花田錯」——以致不能迎合一般人的口味；第二是配角太糟了，那個唱鬚生的馬金壽，簡直沒有嗓子。倒是他的師兄趙玉良「偷」了幾次「鷄」，「盜」了幾次「鉤」，——都很受台下人的歡迎，連他的酒量也從每天一斤五茄皮，加到了兩天三斤，尤其是還在後台釀着沒有酒喝。

他是一個光棍，唱戲所掙的錢差不多有六成是喝進他肚子去的，還有四成的支配是：一成吃零食，三成隨手散給窮人，特別是那些年老或有病的同行，逢到這些人向他伸手，他往往會把袋底都掏空的。那末他自己怎麼樣呢？除了五茄皮，他總不能不吃飯！還有，就說他自己沒有行頭，他也不能整天穿着大衣箱裏的戲裝過日子啊？還有，他晚上睡在那裏呢？這些問題他自己倒從沒有愁過，因為他有那末一個掙錢的把兄弟，終年供給他住，供給他吃，不算，還要供給他穿。他是從不做一件衣服的，要穿的時候，就把秋海棠穿舊了的拿去，不問長短大小，便往自己身上套。有時候連話也不說一句，自管自的拿着走了。碰到尷尬的日子，他也時常把這些衣服往長生庫裏送，好在秋海棠也從不查問他。這樣鬧了幾年，除掉秋

海棠本人之外，他家裏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把趙玉崐恨得像冤家一樣；尤其是那個跟包的小榮奎，因為他把秋海棠讓到攝英去和王掌櫃的媳婦見面之後，玉崐曾經狠狠地揍過他一頓，差一些把他那一條右腳摔壞。

這一次他跟着秋海棠上天津來，不到十天工夫，照例又把拿到的份子化光了，秋海棠也因為這幾天天寶座不好，戲館沈麻子說話很難聽，心思亂得很，沒有工夫再注意玉崐，任他把一件夾夾褂當掉了也沒有發覺。這一晚，玉崐仗着年輕力壯，不怕冷，又把一條夾褲也當掉了，喝了幾兩白乾，沒精打彩的走回天津飯店去。

「……咱們早知道姓馬的玩意兒太差，叫你們不要去約他，偏是你們不信，又把他帶了來。你瞧上台這麼幾天，他可曾吃過一聲采沒有？」一條怪尖的矜子，在樓上喊着，玉崐走到半樓梯，就知道是沈麻子在那裏說話了。

「我們原想打電報到上海去把劉玉華約來的，只是他要的價錢太大了。……」說話的聲音很低，並且很模糊，充滿着重濁的痰音，一聽就知道是秋海棠的管事趙四。

「吳老板自己不能少拿幾個嗎？」沈麻子很不客氣的說。

秋海棠住的六號房間差不多就在樓梯口，玉崐一上樓，便歪斜着脚步，推開了門闖進去。

「什麼事大驚小怪？一他故意半睜着眼睛，假裝莫名其妙地問。

沈麻子正在生氣的時候，突然瞧見這麼一個衣衫不整，半像叫化子的人闖進來，大模大樣的說話，心裏不覺老大不高興，雖然看他的行徑也像個唱戲的，却總道是個不關重要的配角，便略略瞅了他一眼，並不招呼，依舊跟秋海棠和趙四兩個人說話。

「再說吳老板，你也有些不够交情！」沈麻子把半個屁股靠在一張方檯上，撐起了衣袖，綁緊着滿臉的橫肉，顯得像一個討債的人一樣。「咱們前台排定的戲，上次倒有九次給你回掉的。什麼戲唱，什麼戲不唱，真比坤角兒們還認真，這樣還能不叫咱們賠本嗎？」

秋海棠唱了幾年戲，倒把胆子唱得小了許多，從前在科班裏的時候，她倒還歡喜使使小性，現在自己成了班，便祈禱了給人家打拱作揖的份兒，再也不敢得罪一個人。此刻當着這一個滿身光棍氣的沈麻子，自然格外無法對付了！

「沈老板，這裏頭也有一層困難。」還是那個又矮又胖的趙四胆量比較大一些。「不要說像盤絲洞那一類的戲，咱們吳老板萬萬不能唱，就是別的玩家戲，也因爲裏頭有一個袁七爺的緣故……」

不等趙四說完，沈麻子早在鼻孔裏哼了一聲，翹起着右手的大姆指連連冷笑起來。

「老大哥，別拿這些大少爺來嚇人！袁七爺，他又不是吳老板的老子？你們唱戲，他們

能管得着嗎？他要是真歡喜交小且角兒的話，爲什麼不把吳老板請到了家裏去？」

趙四也不料這個大流氓的話會說得這樣放肆，不由漲紅了臉，斜靠在秋海棠的床上，氣得連喊：「這是什麼話？這是什麼話？」秋海棠自己也氣得臉都青了，可是他實在不敢得罪這一條地頭蛇。

「你這個人是說話還是放屁？」趙玉崐輕輕的從椅子上站起來，先把沈麻子從頭到腳的看了一遍。

沈麻子從檯上跳了下來，身材足足比玉崐高了一尺。

「好小子！你是誰啊？」他戟着兩指，差不多直指到玉崐臉上問。

玉崐只把身子略略一側，便讓到了左邊去。

「你問老子嗎？我就叫趙玉崐。告訴你吧！姓沈的，你把人家請了來，賣座好不好，那是你自己的運氣，你跟人家乾嘍有什麼用啊？」

沈麻子倒不料這一個衣衫襤褸，相貌委瑣的年輕人，就是天天在台上唱時遷，唱朱光祖大受台下歡迎，出了常例的掛第五牌的武丑趙玉崐。心裏原不想得罪他，可是當着秋海棠和趙四兩個人的面，却又不便自己軟下去，只得依舊青着臉，忿忿地說：

「賣座好不好當然靠運氣，可是他唱且角的臉子嫩，不肯唱玩笑戲，那還不是給人家請

在家裏……。」

一陣酒往心頭一湧，玉崐不覺把什麼都忘記了，嘴裏才說得一聲「你這個傢伙太不講理，立刻便把手一揚，在沈麻子的左頰上用力打了一下，趙四慌得馬上跳上去想阻擋，沒有來得及。

沈麻子，冷不防吃了虧，那裏就肯干休，視正玉崐右耳，猛可就是一拳送過去，但無論他怎樣快，也快不過玉崐，他的攻勢才發動，那個又瘦小又靈便的身影已竄到門外去了。

「好小子！往那裏走？」沈麻子睜圓了一雙密佈紅筋的怪眼，一抬腿踢開了前面的一張桌子，便像瘋虎似的趕出去。

秋海棠是知道玉崐的底細的，要講打架，他準不會吃虧，心裏也想借他教訓沈麻子一次，便站在屋子裏，一聲也不響。

「啊！這事情不好！」趙四氣喘如牛地說：「你快把趙老板勸住了吧！常言說得好，強龍不敵地頭蛇，往後天津這個碼頭，咱們還能再來嗎？」

「我們二哥喝醉了酒是不認人的，要勸還是你去勸吧！」

正當趙四奔出房門，一路大喊：「有話好講，大家不要打」的時候，已聽得震天價的撲通一聲，接着又是玉崐的聲音，高喊了一聲，一臥呀，「下面的人聲便釀成了一片。

現在玉崐的酒也甍醒了！他真沒有想到那副外貌很精壯的沈麻子，會這樣沒有用，自己只軟軟絆了他一腿，就會從樓梯上一直翻下去的。

「血！血！血！」樓下幾個值夜的茶房，和好些尙未安睡的客人，頓時便一齊擁了出來，圍着暈死在花磚地上的沈麻子亂叫。

秋海棠站在趙玉崐的後面，從三十多級高的樓梯口望下來，湊着電燈光，可以很清楚地看見方才那個出言不遜的沈麻子，像一頭死狗似的躺在地上，鮮血正從他的後腦邊淌出來；僅僅這麼一瞥，已使他混身像害寒熱病一樣的抖起來了。

趙四雖然年紀比較最大，已算是老江湖了，但一時也不由嚇得慌了手脚，站在樓梯口，儘向那兩個臉色同樣變成了灰白的師兄弟呆看着，不知道應該怎樣對付才好。

「一人做事一人當！他要是真死了，我就給他償命！」玉崐的臉色突然一紅，原有的勇氣霎時已回復了一半，他也不招呼別人，便獨自急忙忙的奔下樓去。

「老……二……」秋海棠想喊住他，可是不知怎樣，嗓子已啞得一些喊不響了。趙四是知道他的性格的，這種事情根本對付不來，便竭力先把他勸回了房裏去，自己答應立刻帶着榮奎下樓，好歹替趙玉崐說幾句話，回頭再來報告。

其時馬金壽和另外幾個配角，也聽到了響動，紛紛擁進秋海棠的房裏來探問；有的還自告奮

勇的隨着趙四下去張羅，有的就在秋海棠房裏留着，大家七張八嘴的議論。

也不知道等了多少時候，趙四等六七個人才急急忙忙地趕回來報告沈麻子沒有死，只是傷得很重，已送進醫院去了。玉峴在警察署裏就自認和他口角動武，無心把他翻下樓去，因此才闖下這件禍事的。此刻還在局子裏留着，最早也得候到沈麻子傷愈之後才能出來。

大家聽了這消息少不得又是一陣議論，直到天亮才散；秋海棠只是垂頭喪氣的坐在牀沿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老二這個禍可闖得真不小！」趙四瞧房裏的人一散完，便勉強打起精神來，把他那一條肥胖的身軀，移到貼近秋海棠的一把椅子上去，竭力壓低了聲音說：「沈麻子那些徒弟和他家裏的人，看來都不是好東西！方才當着我們，已經白口聲聲的說，要把這一次所有的損失全算在你一個人頭上。我們的行頭，不用說是給他們扣定了；而在沈麻子的傷沒有治好以前，別說趙玉峴插翅難飛，便是連你也不見得走得成咧！」

秋海棠不住的搓着雙手，心裏亂得一些計較也沒有。

「我還聽得下面賬房裏的人說，沈麻子在地面上也很有面子，即使他的傷能夠好，趙老二多少也吃得幾年官司……。」趙四張大了一雙銅鈴眼說。

人到急難的時候，可以想到的第一個救星永遠總是自己平日最敬愛或是最信服的人，於

是秋海棠便立刻想到了袁紹文。

「不知道七爺現在可會回家沒有？」

趙四不就回答，仰着一張肥臉，先自默想了三四分鐘，突然把手往右腿上一拍，疲乏的臉上，頓時便透出了幾許笑意來。

「七爺也許還有回京，但三爺却說不定就在這兒呢！」

「怎麼，三爺？」秋海棠茫然地問。

「不錯，就是袁總辦啊！」趙四彷彿很得意地說：「這件事你大概還不會知道咧！告訴你吧！三爺在天津是也有一個公館的。」

像袁寶藩那樣一個驕奢淫佚的人兒，即使趙四說他在各大城市都有公館，秋海棠也是決不會詫異的。

「可是他要是真在這裏的話，爲什麼咱們來了十多天，沒有見他一次呢？」這一點是秋海棠所不解的。

但趙四也答覆不出來，只能含糊着回答：

「所以是說不定啊！」

「那有什麼用呢？」

「但咱們也不妨分頭辦事，一趙四顯得很幹練地說：『你一面儘管打電報去找七爺，我回頭就去打聽三爺的公館，假使碰到運氣好，恰巧給我們找上，那不是就有了救星嗎？』」

秋海棠聽他這麼一說，也不覺略略寬慰了些。

「今兒要睡覺是不成了！」趙四站起來，望着窗外才透出的太陽光打了一個呵欠。

「你要吃什麼東西不要？」

秋海棠自己雖不是個胖子，却也知道食物和胖子的關係，一天四餐，在趙四是萬萬不能少的，尤其在需要他充跑腿的時候，吃飽更是第一要件，便不待他再說，忙招呼茶房去做二卜鍋貼帶下一碗大肉麵來。

趙四這才不打呵欠了。

「三爺這件事，聽說做得很有趣，倒像是一齣玩笑戲，你難道沒有聽七爺說過嗎？」在等候麵和鍋貼的時候，趙四突然這樣沒頭沒腦地問。

「什麼事？」

「他娶天津這一位姨太太的事，你沒有知道嗎？」

「沒有。」秋海棠絲毫不感興趣地說。

「據一個朋友告訴我，」趙四倒是最歡喜管人家的閒事。「這個女人壓根兒是給三爺騙

來的！」

秋海棠只冷冷地一笑。他雖然沒有知道這會事，但憑袁寶藩這個人平日的行爲來揣測，那裏會有幹不出這種勾當的？那才不算一回事咧！

「對親的時候，聽說用的是七爺的照相。」

「七爺的照相？」這倒很使秋海棠覺得奇怪了！因爲他是知道袁紹文的性格的，深信他無論怎樣，也不致給他叔叔做幫兇。

「真不真我也不知道。」趙四把腦袋探向門外去張了一張，奇怪鍋貼和麵爲什麼還沒有來。「只是聽人家說，那個女人很厲害，是個女學生，後來跟三爺吵得翻江攪海，抵死不肯干休。七爺也怪三爺不是，當晚就溜回北京去，不願再替他調停。還虧這裏的胡會長跟好些有面子的人竭力排解，才把事情平了下去；結果三爺還依了她三件大事，想必不回北京去跟太太同住，一定也是那樣講定的了！」

「這樣說來，七爺的照片大概也是給三爺騙去的。」秋海棠點點頭說。

「着啊！」趙四也忙順着他的口氣說：「七爺這個人，論起來比三爺倒要正經得多咧！」

就在這時候茶房已把麵和鍋貼端來了，趙四也就不和秋海棠客氣，拈起一雙竹筷，使得比什麼都純熟，不消幾分鐘，桌子上便祇剩下一個空碗和一個空碟子。

趙四挺着肚子，大搖大擺的出去之後，秋海棠便把筆筆叫來，檢出一件夾大褂和二十塊錢的鈔票，囑咐他給趙玉崐送去。這裏就顯出榮奎的聰明來了！他自作主張的買了一瓶五茄皮跟幾毛錢的乾牛肉送去，趙玉崐得了，反比什麼都高興，而榮奎自己，却就毫不費力的賺了上幾塊錢。

當他志得意滿的走回天津飯店時，秋海棠和馬金壽等一班人，正給沈麻子的許多徒弟圍在屋子裏，使用種種的恐嚇，要他們把已收的包銀還出來。

榮奎一瞧情形不對，便躲在自己的屋子裏，再也不敢走上去；還虧秋海棠三次上天津來唱戲，都住在這旅館裏，掌櫃的和他很說得來，而且在地面上也有些勢力，便做好做歹的從中調解，約定第二天再談，才把那一群人發了出去。

「要退包銀也可以，只是他們還得先把咱們的行頭放出來！」秋海棠也不是一個毫無注意的人，便給旅館的掌櫃這樣說。

「這話當然是對的，」掌櫃呻吟着說：「只是你們有人打壞了沈麻子話就難說得多了」提到這一點，秋海棠委實一籌莫展了，其餘那些人當然更想不出什麼好的計較來。

趙四直到飯後才回來。

「有辦法了！」他從三十多級的樓梯上奔上來，氣得像一頭才耕過三畝田的老牛一

樣。「咱們就去見見袁太太再說！」

他把一條肥手拉住了秋海棠，大有立刻要秋海棠走的意思。

「可是袁總辦也在這裏嗎？」秋海棠不大敢相信地問。

「二爺不在倒沒有關係，」趙四把一頂已經破了的黑呢帽，揪在左手裏，當一柄扇子似的扇着，而他的肥臉上，也的確累得已經在流汗了。「這裏的太太跟警察署長的內眷都有往來，你只要去見一見她便行了！」秋海棠聽他說得似乎很有理，而方才也的確給那些光棍們擾得有些昏亂了，便不暇再顧其他，真的就站起來，跟着趙四便走；直至找到了袁寶藩的金屋，在門口遇上袁寶藩最親信的一個侍從季兆雄之後，才覺得自己來得太冒昧了。

「啊！這件事怕有些難辦。」季兆雄先把秋海棠和趙四兩個人讓進了會客室去，聽他們把此來的目的講了一遍，然後皺皺三角眉從他那一對凹得很深的眼眶裏，發出兩道怪尖銳的光芒來，打秋海棠的臉上轉了幾轉，同時慢吞吞地說：「這裏的太太不是和你從沒有見過嗎？畢老板。……不過，打聽倒真虧你們打聽得到的！」

「是我跑了一個上半天才打聽到的。」趙四彷彿很得意地說：「現在既然來了，好歹請老兄給我們去說說看！」

季兆雄的臉上，還是透出了很爲難的神氣。

「你們那裏知道！這位太太的脾氣，真和京裏的三位大不相同呢！」他壓低了聲音，故意裝得很機密的說：「總辦見了她也有幾分害怕。而且她最恨的就是唱戲的人，從前總辦在京裏，不是天天請了你們許多好角兒，到家裏來大喝大唱的嗎？可是在這兒就不行，不相干的人，他老人家簡直不敢帶進來……。」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秋海棠差不多就要失望得走了。

「但是，我們才要跟三爺和七爺的交情，多少和別人不同一些，裏面也應該知道吧？」趙四却還不肯放棄這一條門路。「請大哥幫一個忙，進去試試行不行？」

這侍從還是搖頭。

「不是我不肯幫忙，這位太太其實不好說話！不信吳老板將來可以問七爺。」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念頭，突然擁上了趙四的腦神經來；他瞧季兆雄長着一張有皮無肉的臉，再配上一副鷹爪似的鼻子，便知道他決不是一個安分的傢伙。

「老大哥，只要你幫一次忙，我們決不會白白辛苦你的！」趙四堆着滿臉的假笑說。

這一句話的力量可真不小，季兆雄的臉上，頓時就有了些笑意；經不起趙四再湊在他耳朵邊說了一陣鬼話，他果然便答應了。

「吳老板，這就要瞧你自己的運氣了！」季兆雄一路走進去，一路這樣說，他自己對於

這一件事，顯然也的確沒有什麼把握。

「第一關才算打通了！」趙四把半個屁股沾在一張沙發上，透着心思很不定的神氣說。秋海棠也忍不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他不但知道趙四所說的第一關，就是指季兆雄的肯不肯進去回話；而且知道還有第二關和第三關，就是那位姨太太不肯給自己去出面說情，以及有了說情的面子，不知道沈麻子方面還要提出什麼條件來。

但事實的演變，往往總是出人意外的；秋海棠和趙四面面相覷地坐候了十多分鐘，季兆雄已歡天喜地的跳出來了。

「我可沒有給你白跑，太太馬上就要出來了……！只是，吳老板，別忘了方才趙四哥的話！」底下一句他說得很低，差不多像耳語一樣，它的重要性是很明顯的，趙四和秋海棠兩人不由便同時向他點了點頭。

又候了三四分鐘，一陣輕快的腳聲裏，便走進了一個淡裝素抹的少婦來。

她和秋海棠只彼此略略一看，便同時覺得大大的出乎意外；不過，比較上，羅湘綺的說異還沒有秋海棠那麼厲害，因為她早就聽袁寶藩一再誇說過秋海棠的色藝，和種種不平凡的行動了。否則，她怎麼會願意出來見他呢？可是她一瞧秋海棠那樣樸實不華的衣飾，和英俊軒昂的氣概，却也不覺得很奇怪，幾乎不相信他是一個唱旦的紅角兒。

對於秋海棠、羅湘綺的舉止，相貌衣飾，簡直沒有一件是他所預料到的。閩人家的姨太太，他見過太多了，老是那一股狐媚似的妖氣；就像玉堂樞媳婦一類的少奶奶，儘管是好人家的女兒出身，却也多少有些輕相。而現在站他面前的羅湘綺，却是那樣的穩重，那樣的淡雅；美固然是美到了極處，但莊嚴也莊嚴不可再莊嚴。

秋海棠見了人，向來不像一般俗人那樣的動不動打恭作揖，總是淺淺一鞠躬便算了。

「真對不起，我們像這樣冒昧的來驚擾你老人家！」事情終究是秋海棠自己的，當然應該由他先開口。「大概一切情形已由你們這裏那一位姓季的給太太說過了，不知道太太可能給我們一些幫助嗎？」

秋海棠的說話裏，不但完全沒有一些市井氣，而且完全像上等人的口吻，甚至比袁總辦也文雅得多了。羅湘綺一聽，不覺又把平日厭惡俗人的心理減少了許多。

「但不知道你們要我怎樣做？」她在一張小椅上端端正正的坐了下去，很簡單地問。

「太太，那些死鬼是存心想詐我們老板的錢，只求你老人家託胡會長出面保釋送一張片子上警察署去，我們的事就好辦了！」這次說話的是趙四，口氣便粗俗得多了。

湘綺的眉尖略皺了一皺。

「最好請你們把所有的經過很簡括地寫一些下來，讓我拿去給胡太太商量，也許她可以

給你們幫一些忙。」

趙四搓着一雙胖手，頓時感覺毫無辦法起來。

「很好，請太太等我四五分鐘行不行？」秋海棠立刻從一件灰色大褂的衣襟上取下了一支活動鉛筆來，又在日記簿上撕下兩頁白紙，馬上伏在一張圓桌上，開始揮寫起來。

至多不過六七分鐘，一段極清楚而簡潔的記錄已握在湘綺的手裏了；可是她看的時候，却是足足費了十多分鐘。她看了好幾遍，竭力想尋出一些關於文字上或書法上的錯誤來，結果恰巧相反，只覺得句子的構造也好，書法也好，簡直什麼都好！

「這一個唱戲的人倒真是很奇怪的！」她心裏暗暗這樣想。一面又禁不住向他看了一眼，可是不巧得很，向來最能自持的秋海棠今兒偏是也有些反常了，恰好也偷偷地斜眼過來看她；四道視線一接觸，立刻就發生了比電氣還快的反應，兩顆頭不由一齊低下去。

「……」秋海棠很想再說幾句客氣話，可是無論怎樣也說不出了。

「好的，就是這樣吧！」湘綺始終還是保持着很端莊的態度，慢慢地打椅子上站起來，表示談話已經結束的意思。

「那末，請問太太，我們幾時可以來聽回話呢？」趙四來不及的問。

「明天下半年，」湘綺只看着秋海棠一個人說：「請你在通到這裏來一次，我相信我是

可以給你一個滿意的答復的。」

秋海棠帶着趙四走出袁家的時候，心思覺得非常混亂，甚至比方才沒有來以前更混亂，路上始終不會和趙四說過一句話。

「現在可以不用再愁了！」趙四再也想不出他爲了什麼事，反比人家沒有答應他幫忙以前更憂愁起來，便竭力勸慰着。「聽袁太太的話，我們是一定不會再吃虧了，至多給沈麻子幾個錢的傷費，不怕他再凶到那裏去！」

秋海棠像沒有聽見一樣，默默地從洋車上跨下去，走進旅館；一個女人的影子，已破天荒地佔據了他腦神經的全部。

五 愛與慾的分野

愛，這真是世間最不可捉摸的一件東西了！有許多人說是根本沒有的，所謂父母兄弟子女之間的愛，那純粹是一種利害的結合，脫離了利害，愛就絕對不會在他們中間存在；再說男女之間，那是向來被公認為最容易發生愛的酵素的，但要是把他們完全拆開來看，那末所能見到的，無非也祇是您的追逐而已。這樣偏激的議論，當然是有許多人不贊成的，因為事實告訴我們，古往今來，正不知道有多少青年很悲壯地爲他們的愛犧牲了一切；多少父母，很慘痛的爲他們的子女犧牲了自己；多少子女，很勇敢的爲他們的父母犧牲了所有幸福；還有數不盡的痴男怨女，甘心爲着另一個人，忍受一切的痛苦，甚至抑鬱憔悴而死，粉身碎骨而死，斷頭灑血而亡……。這可不是僅僅利害或肉慾的追求所能促成的吧？其間顯然是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偉大的力量的，那是什麼？除了愛，世界上沒有別的東西可以產生這樣狂熱的魔力了！

然而人類太聰明了，漸漸地，終於把這最可寶貴的愛隨意濫用起來，甚至借着他做幌子，幹出種種和愛絕對相反的勾當來；於是我們的眼睛昏花了；金錢，虛榮，慾望，全和愛混成了一起，即使是一個最聰明的人，有時候也會感到無從分辨，正像你要在理髮室的地

上，找出一根真正屬於你自己的頭髮來一樣。

對於一個唱戲的人，愛格外是一個疑問。就他們本身來說，天天唱戲，悲歡離合的情節，像炒冷飯的一次一次的在他們的靈感上流轉着，終於麻木了他們的感覺。什麼是假戲，什麼是真事，簡直分不出來了；要希望有真的愛，從他們的心坎裏裏滋長起來，差不多已和希望從石田裏長出稻穀同樣的難能了。即使他們偶然很例外地對人家發生了真愛，人家也不會相信他們，因為他們在舞台上的表情太好了，一下台，無論他們做出怎樣熱烈的表示，也不會比台上更好，而人家也祇當是假勁了！

秋海棠在舞台上是一個旦角，幾年以來戀愛的戲劇雖然已經搬演得快厭倦了，可是在台下，他却還是一個孤獨的少男，這並不是說，他永遠只想在台上扮一個假女人，給戴鬚子的老生和敷粉的小生做老婆便算了，同時更不能說他在台下便絕對的不需要愛。正相反地，他是太需要了！因為自從他的老娘去世以後，他一直就過着極度孤零的生活，家裏儘管住着那麼許多管事和手下人，但沒有一個能夠給他說得合的；比較投機的祇有一個趙玉峴，偏是這傢伙太喜歡喝酒，十天中祇有一兩天在家，這一兩天之中，又祇有很短的三四小時是醒着的。秋海棠自己少不得也有些應酬，這樣，兩個人就極少再有機會說話了。

無論秋海棠的個性是怎麼的靜默，終究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像那麼一個枯寂而樣

找不到一些安慰的家，他怎樣能覺得滿足呢？有了歡喜的事，有人可以告訴；有了愁苦的事，沒有人可以分解；一天到晚，只是唱戲，排戲，吊嗓子這一套把戲，完全像一頭被調養的羔羊一樣。在這種情形之下，既然他是一個人，而且又是一個正充滿着生氣的青年人，如何不需要「愛」呢？

那些由於看戲而對他發生某種心理的女人，在理論上講，果然是一種惡意的誘惑，但在效果上，的確也達到了一部份煽動的作用，至少已時常點醒他，自己應該需要找一個灌輸愛的對象了。

上年袁紹文也曾以良友資格，打算介紹一個梨園世家的少女，給秋海棠做終身伴侶，結果卻沒有成功，因為秋海棠本人不贊成。

「我雖然是個唱戲的人，」他說：「可是這幾年來，多謝你的管教，使我在行事上和學問上，都不致跟一般在學堂裏念書的年輕人差得怎樣遠；所以我相信，我應該也有選擇一個妻子的自由。對不起得很，七爺，我不能愛那位姑娘！」

「那末怎樣的女人你才會歡喜呢？」袁紹文笑着問。

「完全合我意思的女人。」秋海棠彷彿很有把握地回答。

當他見到羅湘綺的時候，只談了十幾分鐘的功夫，他就覺得這正是一個完全合符他意思

的女人了。當日回到天津飯店之後，足足有一晚沒有睡，不斷的想她。可是她的影子在他腦海裏實在太模糊了，始終不能想像出一個清楚的輪廓來，好像就在眼前，但又像是在數千里外的遠處，正和人們閉上了眼睛，打算想像出家裏一個最親密的人的容貌來，而所得的却只是許多模糊的零碎的印象一樣。

「她的臉龐是長形的還是圓形的啊？」他仰臥在榻上，望着一盞強烈的電燈出神；羅湘綺的臉龐是長的，還是圓的，他也記不清楚了！

當他在想慕她的時候，趙玉峴打傷沈麻子，以及那些混混們的纏擾，差不多已經完全不再留存在他的腦神經裏了，祇有一點是使他萬萬不能忘記的，那就是羅湘綺現在的身分。

「她是三爺的姨太太，我又多少受過三爺的好處，況且又有紹文的關係夾雜在裏面，我怎麼能够想他呢？」他在很興奮的失眠狀態下，一再這樣竭力自制着。

但有什麼用呢？愛到了真要宣洩的時候，它的力量是決不會比將要爆發的火山緩和的！第二天下午，秋綺棠又和羅湘綺在袁公館的會客室裏見面了。

「你覺得唱戲的生活怎麼樣？」湘綺用很簡短的話句，告訴秋海棠胡會長已經答應給他幫忙之後，使用着不很關切的神氣問。

秋海棠昂起了頭，望着牆壁上掛的一張袁寶藩的照相笑了一笑。

「完全像傀儡一樣！」答復得非常爽脆。

羅湘綺的視線又再度在秋海棠的衣領以下繞了兩個圈子，心裏不由覺得更詫異起來：這
個年輕人的身上，爲什麼一些找不出唱戲的人的氣息呢？

「那末當初何必學戲呢？」

「爲了吃飯，而且還是家母的主意。」他把雙手握在一起，不住的互相搓捏着。

今天，不但趙四沒有來，連那個姓季的侍從也因爲心裏存着一些小希望的緣故，一直坐在門房裏候着，想等秋海棠出去，催問他趙四昨天所答應的酬客謝的話，所以會客室裏就祇剩一個年輕女主人和她的客人在周旋着。

秋海棠自己也覺得很奇怪，說話鏡比平常流利了幾倍，而且說得很多，幾年來他從書報上和袁紹文所給予他的教導上所得到的種種知識，仗着他的超持的理解力的融化，居然可以幫助他，能够在同等的水平綫上，和當日省立女師的高材生羅湘綺，作了一次五十分鐘的清談。

他們談的人雖不覺得久，可是另有一個人，却等得真够心焦了！

「有什麼事要耽擱得這樣久啊？」季兆雄皺着兩條細長的三角眉，很詫異地向管門的老

張說。

「也許三姨太太要代吳老板出一封信吧！」老張的善意的揣測，

羅湘綺平日的行動，很有力地控制了季兆雄的思想，無論他怎樣陰險，也不能立刻想到別處去。

他把一條手插在左邊的褲袋裏，捏弄着張今天才從友人裏那裏借到的一張五塊錢的鈔票，無數的念頭，開始攪上他的腦神經來了。

「這幾天的賭運真不行，今晚還不知道能不能翻本咧！」這傢伙的心計雖好，却還跳不出幾張骨牌的圈子，憑他怎樣會弄錢，終年還是得沒有辦法。

照他的估計，假使三姨太太真肯給秋海棠把這一件小事安排妥當的話，今天他至少就可以先向秋海棠借個五十一百；即使只是出一封信，大概二十地錢也不怕他不拿出來吧？

「老張應該分他幾個錢呢？……」

他的主意還沒有打定，一陣皮鞋聲響處，秋海棠已興奮得像喝過酒一樣的走了出來，腳步搬動得比跳還快。季兆雄一看就知道自己的希望決不會落空了。

「吳老板，恭喜你，事情講好了！我們這位三太太是難得肯幫人家忙的。」季兆雄一口氣連接着說，滿臉堆出了想要鈔票的笑容。

「好了，好了！」秋海棠也笑着回答，可是心裏的快樂，却是季兆雄所永遠猜想不到

的，因為他根本不是爲了胡會長肯答應幫忙而歡喜起來的。

「這一件事情講好，吳老板，你真要少花上千的圓幣咧！」季兆雄一直把秋海棠送到大門口，笑得眼角上皺起了無數的魚尾紋。「趙四哥今天怎麼沒有回來？」

「總是另有一些小事要料理吧！」秋海棠不很經意地和他敷衍着，馬上就想跨上洋車去了。

「對不起，吳老板！」季兆雄的臉色突然一沉。「昨兒趙四說的話怎麼樣了？」

這倒不是秋海棠真想貪言而肥，也不是他假裝痴呆，實在因爲方才那五十分鐘的談話，刺激得他太興奮了。這種經歷是他有生以來所從不曾有過的，連他母親和劉玉華，趙玉峴，袁紹文等幾個人一起算在裏面，也不會有誰使他感受過像他方才從羅湘綺那裏所領略的那種甜蜜的况味，所以他根本就不就把今天上袁公館來的事忘壞了；現在季兆雄跟他一翻臉，倒方始把他捉住了過來。

「啊，不錯！」他知道袁寶齋家裏這一個侍從是萬萬得罪不得的，尤其現在自己的心上，又懷了這麼一個不可告人的希望，當然更有結好他的必要。便忙着點點頭笑起來：「我們一定要重重的答謝你，回頭請你就到我們下處來，和趙四兒談談行不行？」

季兆雄向來也知道趙四秋海棠的總管事，聽他這麼一說，心裏就定了許多，臉上也重

便堆出很親熱的笑容來，歡天喜地的看秋海棠上車走了。

回到天津飯店，秋海棠的腦海裏，已構成了一個很周密的計劃。

「趙四哥快給我出去買一些東西！」他來不及的掏出二十塊錢的鈔票來，遞給趙四。

「祇要兩樣日用的東西就好了！」

「究竟是什麼東西啊？」趙四呆着一張胖臉，莫明其妙地問。

秋海棠不就回答他。

「女人用的？」趙四突然靈機一動居然明白了一半。

「不錯，女人用的。」秋海棠一面打開一只抽屜，向裏面堆着的幾個古舊的信封和一疊八行信紙看了一眼。「慢些還要買些洋信紙洋信封，要揀好的買！」

「這做什麼啊？」趙四更不懂了。

「信紙是信封我自己要用的，另外再買兩樣女人用的東西，送給羅……袁太太——秋海棠說到這裏臉上禁不住又透出了非常興奮的笑容。

「送給袁太太！二十塊錢？」趙四看着手裏的鈔票說。他想知道袁太太真的已把他們的事料理好的話，像這麼大的一件事，像她那末闊綽的身分，怎麼好送區區二十塊錢的禮物做酬報呢？

「你不用管！只要買一打手拍，和一小瓶香水就夠了！」秋海棠幾乎就要告訴趙四這是他和羅湘綺所商定的用爲掩飾的方法了。

「祇怕太少了有些拿不出手吧！」趙四又囁咕了一句，然後才移動他那一雙矮胖的大腿，準備走下樓去。

那個一天到晚金錢夢的小榮奎，突然三脚兩步的從樓下跳了上來，險些兒把趙四撞倒。

「你還得快些趕回來啊！」秋海棠看着趙四的後影說：「袁公館的季兆雄頭回就要來找咱們，那是一定要你去打發他的。」

「他不過是想你的鈔票罷了！」趙四一針見血地說，一會兒，他那冬瓜似的身影已在門簾外消失了。

榮奎瞧趙四一去，便立刻挺了一挺腰，顯出馬上準備打架的神說：

「老板，往後你再也不用見了那些混混們便害怕了！要是他們再敢上咱們這兒來胡鬧，不教他們挨兩下耳括子，這才怪咧！」

秋海棠瞧他這一個平常胆小得像一頭耗子一樣的夥計，突然這麼變了氣質，心裏真不懂是什麼一會事；不由回頭去向牆上掛的那架日曆瞧了一眼，奇怪今天是什麼日子，會把這一頭小耗子，激得這樣威風抖擻起來。

「你出去不久，衙門裏就派四個弟兄，正好有幾個混混在這兒胡鬧，給他們上去只一喝，便全像小鬼見了閻王一樣的逃走了。」

榮奎這麼一說，秋海棠才知道他還是「狗仗人勢」，掌不住立刻就向他發出了張鄙夷的一笑；然而無論如何，已可從他的報告裏，知道羅湘綺是的確給自己盡了很大的力量了。

「大概二老板也回來了吧？」秋海棠疑心趙玉崐回來之後，臉上有些不好意思，所以躲
在房裏沒有出來。

「這倒沒有。」

「噢！」他記得湘綺告訴他今天飯後胡會長已派人去把玉崐保出來了，怎麼至今還沒有回來，他想總不致再出什麼岔子吧？

榮奎的心裏，倒已不得趙玉崐再在警察署裏多關幾天。上年的仇恨，兀自還在他舌尖上
留着一些酸味咧！

「打傷了人，怕沒有這麼容易放出來吧！」他捧着一柄空茶壺，慢慢地走出去，嘴裏故意用着不高不低的聲音這樣說，想讓秋海棠聽見，他明知道一位老板是決不會跟他發脾氣的。

秋海棠對傳手下人的態度固然很好，但這時候他的不和榮奎計較，却還另外有着一個緣

故，那就是他心裏太高興了！

一個長得那麼端莊秀麗，而又具備着充分的知識和高潔的品性的女人，竟像夢幻一樣地走進了他的生活的領域中來，任何人所企求不到的慰藉，已出乎意外的降臨到一個唱戲人的頭上了。這樣的遇合，如何能够使他不高興呢？現在即使沈麻皮的手下把他所有的行頭一起扣住不放，甚至把他自己和趙玉崐一樣的關進警察署去，他心裏也滿足了，而且還可以爲他們發誓，決不怨恨他們，反要感謝他們；他永遠不敢忘記自己能够在這樣有利的情形之下，和羅湘綺見面是完全出於他們所賜的！

實際上，羅湘綺對於他，不但並不會像王掌櫃媳婦之流的一見面就流露出那樣熱烈的表示，而且也沒有說過一句直接宣洩情意的話；要不是秋海棠的感覺特別靈敏，真不會知道她已對自己發生超出尋常範圍以外的情感的。然而秋海棠却不僅已經知道，而且還確信只要照着這個方向前進，他幾年來所期望着的那種安慰，便必然可以得到。

袁寶濤的那一條又長又大的身影和趙玉崐的至晚未歸，雖也使他把原定的計劃延遲了幾小時，但當旅館裏的人完全靜睡之後，他終於提起筆桿，伏在一張小桌子上，攤開着趙四給他買的一本很講究的洋信紙，決定寫出一封他生平所從未寫過的最重要的信件來。

他把筆鋒擱在硯台上，不住的扶着，腦海裏的思潮，像煮沸了的開水一樣的湧起來；他

覺得自己應該說的話太多了，本來只想寫一封短柬，實在是不够的，至少得寫一封六七張信紙的長信。他對自己學戲的經過應該是要告訴她的，還有家裏的境況，以及他和家裏叔姪倆的交誼，也應該很坦直地寫出來；此外，他還想就對方所處的不幸的境地，表示一些熱烈的同情，最後他覺得才可以加上幾句宣洩愛意的話。

「……」結構似乎很完滿了，可是筆尖一落到紙上，就發生一個極大的困難，他再也不想不出開端應該用什麼稱呼。

他真怨恨自己方才爲什麼不勇敢一些，先向她探問一下，只要問明白從前她在學堂裏叫什麼名字，那末稱呼就容易了。現在要是光脫肺的來一句「夫人賜鑒，」或「女士惠鑒，」不但有些欠通，而且教對方看了，也不免要好笑。

這一個問題足足耗費了三二十分鐘的沉思，最後，他才決定完全不用什麼稱呼，第一行就這樣寫：

「我生不幸，甫十二齡已因父喪家貧母老之故，被遣入玉振班爲童伶矣。尤可痛者，師傅任心所欲，責令專習且行，以一男子而令調朱軟粉，作女兒裝，誠可恥極矣！……」

像這樣寫下去，材料固然很多，別說六七張不成問題，就是要寫滿六七十張，大概也不是難事；可是他想羅湘綺可願意費這麼許多的工夫看自己這一篇小傳呢？同時他還覺得與

其嘖嘖叨叨的說上一大篇，不能引起對方的興趣，還不是寫得短而精采一些的好。

「此次前來津沽，百無所獲，惟於困厄中得睹芳顏，實私衷所不勝欣慰者也……。」

這一次，他決定最多以三張爲度，但第一張寫了兩行，自己就覺得這樣寫下去，必然又是一個長篇了；因爲既說「不勝欣慰」當然就得說出所以欣慰的理由來，至少也得告訴她一些自己過去生活的枯燥，並且還少不掉要插進一段讚美她的話；這樣一鋪張開來，那裏還能收束得住？沒奈何，祇得又把第二張信紙撕了。

他把右手托住了下頷，凝望着掛在牆上的兩隻寶劍出神，隔室裏傳來的重濁的鼾聲，告訴他趙四和唱小生的李玉積已毫無掛慮地走進黑醋鄉去了。這幾天來的奔走和爭執，雖然已使他同樣覺得很疲倦，但在他沒有把這一封信寫完以前，睡眠是絕對不可能的。

「連日進謁。得親警歎，實快生平；而女士之仙姿玉骨，蕙質蘭心，尤爲僕所無限欽慕者……。」

第三張信紙似乎很可以順利地寫下去了，但經不起自己再把第一段重看了一遍，便又覺得萬萬不能合用；像這種肉麻的句子，不是那些捧角家所慣用，而爲自己所最痛恨的嗎？自己畢竟還是個男人，還是個伶人，看了尚且不免汗毛站班，又怎麼能去唐突羅湘綺那樣一位端莊高貴的女性呢？

秋海棠的念頭才這麼一轉，那第三張信紙便又捏成一團，被送入字紙籠去了。

眼看一本很厚的信箋簿，快撕剩一半了，他的疲乏的腦神經才爲了他顯示了一個奇蹟，使他在短短的三四分鐘以內寫成了下面這一封短柬：——長信的計劃畢竟是拋棄了。

「此次之事，多蒙助力，感激無由言；宜一切糾紛，日內可望結束，惟在返京前，尙有下情相告，擬請見約一談。（到府或他處均可）千乞勿却，並早日賜復是禱！」

僕吳鈞拜啓

這樣他才覺得很滿意了，雖然他對於追求女性的事實在一些經驗也沒有，可是祇憑常理推測，他也知道與其繞着大圈子抄過去，還不是直接從正面進攻來得乾淨爽快。他想萬一對方面沒有意思的話，祇要不給回信，自己就可以知道了。

「或許她不知道吳鈞是誰吧？」信封黏好之後，他倒又躊躇起來，因爲吳鈞這個名字是他自己所起的，外人知道的很少，但秋海棠却委實不願用他的藝名或吳玉琴三個字和羅湘綺通信，因此仍用了它；依他的揣測，有那麼一打手帕和一瓶香水同時送去，再加上羅湘綺的聰明，她應該是可以猜到「吳鈞」是誰的。

信和禮物，在第二天早上，都很順利地送出了，同時還接獲趙四報告，他答應給李兆雄的一百元，也順便給他帶了去，受的人似乎非常高興。

但有一件事却使他秋海棠憂慮，那就是趙玉嵬的失蹤。據警察署說，昨天下午已經把他放了，可是直到第二天下午五點鐘還沒有回天津飯店。榮奎跟秋海棠的琴師金大個子兩個人出去找了一晚，把附近所有的小酒店全走過了，只是不見他的影子。

「不要給那些混泥們做了？」趙四昂起着一張胖臉，透出怪緊張的神氣問。

其時他們都在馬金壽的房間裏，這個實際上還不到卅歲的唱鬚生的青年人，外貌卻委頓得已像六七十歲的老人了，他的一天半的光陰是消磨在烟榻上的，因為他的頭銜是譚派鬚生，上台去必須陰陽怪氣，爐火純青，抽大煙當然是必須首備的條件了！

「這倒不怕！祇要他們不用傢伙，一二十個混泥還不够二老板打發咧！」金大個子倚在門框上，右手不停的撥弄着自己的光頭說。

「毒龍難鬥地頭蛇，不要把人家看得太輕了！」趙四却不以爲然。

秋海棠默默地坐在馬金壽的煙榻上，並不表示什麼意見，他知道趙玉嵬不俱努力最大，身子滑溜，而且爲人很機靈，照理不致會在那些光棍面前栽跟頭，而且事實上，時也的確無法找到他，看來祇好等回京以後再說了。

「明天沈麻子的兄弟約定要來跟我們談談，想把明年的公事認一個妥當，那末這會的事就算一筆勾銷了？」趙四看着秋海棠說。

「大舞台的錢我可不想再賺了！」馬金壽放下煙槍，沒精打采地說；他也知道人家決不會再約他，便故意先這樣的說。

秋海棠慢慢地打煙鋪上站起來，伸了伸腰。

「這會子我心裏亂得很，有事留着明天再商量吧！」他一面說，一面掀開門簾，就想跨出去；但走了一步，便又站住了。「榮奎，跟我去問你一句話！」他回頭來單獨向榮奎說。

雖然他也知道這個小伙計太油滑了，多少帶一些危險性，可是幾年來已把他差遣慣了，倒也很有些不能少他的困難。

榮奎很恭順地隨着他走到樓梯口，想不出他有什麼話要問。

「下去向賬房裏問一個訊，可有人送過什麼信來沒有？」秋海棠用着很低的聲音囑咐他，臉上差不多就要紅起來了。

「慢些！」榮奎正想走下去，秋海棠又把他喊住了。「你告訴他們，只要有信送來，不管什麼時候就給我帶上來……那是很要緊的信！」

要榮奎去辦這種沒有銀錢出入的事，比較上是最可靠的，不消幾分鐘他就回上來了。

「現在沒有什麼信，他們說一有就給你送上來。」

秋海棠掏出一隻夜光錶來看了一看，知道羅湘綺即使有回信，也不會在深夜十一點鐘的

時候派人送來了。事實上，這封回信直到第三天早上才從郵政局寄來，信封以內還有信封，顯見寄的人是怎樣的小心，信也寫得很長，至少有秋海棠去信的十倍。

這一個上半天，他差不多沒有和趙四馬金壽金大個子一班人見過面，湘綺的信，像世界上的一種最濃厚的膠水一樣的把他牢牢地黏住在床前的一張小桌子上。

湘綺不但已把自己怎樣給袁寶藩欺騙的經過，一齊告訴了他，而且還很明白地說，願意和他做一個永久的朋友。

在秋海棠的生命史上，這一天真是最快樂的一天了！吃晌午飯時候，他的食量足足比平日增加了三倍；可是假使有人問他那一個菜做得最好，或是趙四在一路吃的時候跟他說了些什麼話，他是一定答不出來的。

「假使我們早一年見面就好了」他一面在房裏洗澡，不覺一面又想起了羅湘綺，便獨自這樣慨嘆着。

他瞧時候還早，自己盡管不知道湘綺所說的糯米街在什麼地方，但有兩個鐘頭的工夫去找尋，諒必也不致再有什麼困難，便決定一個人先走出去，不向趙，榮奎一千人提半個字免得將來多一條痕跡。

天津的地方的糯米街本來不怎樣大，雖然他不坐膠皮車，祇憑兩條腿走路，但繞了三刻

多鐘也就在戶部街後面找到了這一條冷僻的小路了。

三十四號是一所古舊的小平房，屋子最多不過兩進，但大門和二門中間的天井，却相當的寬大；東西兩邊，各種着一棵大槐樹，極枝虬曲，團團如蓋，看去真像兩頂脫了紙的破傘。地上收拾得很潔淨，門窗和牆壁也漆養得很新，大概距離上次修補的日子，最多不到三個月咧！

秋海棠在二門口遲疑了好一會，不敢再闖進去，第一，他恐怕時間太早，湘綺自己還沒右起來；第二他怕客人走到這裏，至少應該喊一聲了，可是怎麼喊呢？雖然他已從回信上知道了湘綺的名字，然而彼此才見了兩度的新朋友，怎麼就好直截爽快的喊「湘綺在家沒有呢？」

沒奈何，他只得還像在做戲一樣的高聲咳了兩聲嗽。

這個符號的功効可真不少，馬上就有一陣很輕快的脚步聲傳佈了出來，一會兒，二門敞開了，站在石階上的是一個布衣布裙，裝束完全跟女學生相同的少婦；可愛而真誠實的笑容，浮現在她那薄敷脂粉的臉上，這還有誰呢？當然就是秋海棠兩天來時刻不忘的羅湘綺了！

一來得好早！二她把身子一側，讓秋海棠在又驚又喜的情緒中走進了二門來。

第二進屋子的中堂裏，安着一張掛有白桌轆的方桌子，上面供着一個牌位，和獨合香爐

之煩，使秋海棠立刻想到了湘綺信裏所提的受了她的受騙，以致病勢加劇而不久就擲手西歸的母親。

湘綺引着他走進了兩邊的耳房。

「你在這裏待一會好不好？」湘綺走招呼他在一張椅子上坐了，然後微微一笑，很活潑地奔走進了後面去。

秋海棠竭力鎮定了自己的心神，抬起頭來，向屋子的四周打量着；這是一個長方形的屋子，佈置很簡單，但非常潔淨，一些沒有富貴的氣味，祇有一種古雅而幽靜的風趣。北面的壁上，掛着一張狹長的學校畢業時的團體照，秋海棠走過去一看，便知道是湘綺從第一女師畢業的時候所照的了。照片上的人像大約祇有半個指頭那麼大，但不消半分鐘，他就立刻把這湘綺找出來了。他對那一張黃豆大小的臉龐仔細的端相着，覺得非常的眼熟，似乎這個人已跟他在一起生活有十多年了！

「放在那一邊！」正當他在端相得出神的時候，忽聽湘綺的聲音在他後面響着，回頭去一看，湘綺正掀開了簾子走進來，屜裏却多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正把兩盞茶一碟脆棗和一碟洋糖，依着湘綺所指的方向搬到一張小几上去，

「讓我們坐着說話吧！」湘綺先自在下首的一張椅子上坐了，然後堆着微笑，竭力把秋

海棠讓到上首去。

那個長得很清秀的女孩子，一聲不響地放下了兩個碟子以後，更透着滿臉的愁笑走出去了。

「這是一個在我們家裏長大起來的小丫頭，天生的又聾又啞，祇有心裏倒還明白。」不等秋海棠問，湘綺便自動給他這樣說明着。

「大凡啞子同時一定也是聾子」因為他們不能開口，即使有人辱罵他們，也不能回話；所以老天可憐他們，爽快叫他們不要聽見了，心裏倒可以好受些。」秋海棠完全像到了自己家裏一樣的很隨便的說。

湘綺笑着點頭。

「你知道我爲什麼約你上這裏來嗎？」

這一問倒險些就把秋海棠難住了，使他端着一盞茶，遲疑了好半晌，才像小學生作文似的慢慢地迸出了下面這十幾個字來：

「因爲你願意和我做一個永久的朋友。」

可是這十幾個字委實說得太好了，它的影響不但使聽的人立刻漲紅着臉，低下了頭去，便是說的人也覺得臉上熱刺刺地像已經犯了一樁大罪一樣。

屋子裏約模靜默了三四分鐘。

「並不祇爲這一個緣故，一還是湘綺先鼓足了勇氣說：「我的意思想讓你多知道一些我的身世。」」

秋海棠透着極莊重的態度，向小几上按的一碟碧油油的脆棗看了一眼，並不就插嘴。

「袁寶藩他有本領能够騙到我的身子，却不能騙到我的心，更不能使我忘記過去的一切！」羅湘綺的說話，漸漸顯得激昂悲憤起來。「我母親從發覺他的騙局的第二天起，病勢便沉重了，她一面痛恨他，一面又覺得太對不起我，便抵死不願再住在那邊，由我和父親把她送了回來，使他仍得在自己家裏曠了最後這一口氣。」雖然事情已過了一年多，但湘綺一提到這情事，禁不住眼圈又紅了。

在這一節話裏，秋海棠實在覺得無法插嘴，只能繼續靜坐着傾聽。

「因爲這所屋子是我母親瞑目的所在，而且我自己一生中所過的最愉快的日子，也都是在這裏過的，所以我決定仍把它保留着；甚至還利用了他的錢，全部修整了一下，所以看起來還比從前新得多了。」說着，湘綺臉上不覺又浮出了一絲苦笑。「我父親也一直住在這裏直到最近才帶到了一筆錢，到南方去看我的哥哥。」

「袁三爺也常到……？」秋海棠開始想問，但又覺太唐突，忙立刻嚇住了。

——他可從沒有來過。——湘綺却已知道他所要問的是什麼事了。——這也是我在當初的時候跟他講定的。他可以沾污我的身子，却不能再沾污我家的門庭！現在，這裏一切都和一年前一樣，每天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來客，看家的也還是那個嘔了頭，當他不在天津的時候，我住在這裏的日子很多，我們的吃用衣着，都和從前毫無改變，只是我這一個人，却已永遠不是清白的女孩兒了……」

說到這一句，湘綺的聲音已變得非常的酸楚，使秋海棠聽了馬上從心底裏掀起了一陣憐惜和悲憤的情緒。

他把一手支着下頷，一限不變的看着湘綺的臉，差不多有五分鍾沒有移動他的視線；湘綺也像沒有覺察一樣，盡日望對面牆上的幾個字畫看着，不覺彼此都看出了神。

其實兩個人都沒看見什麼，他們的兩顆心正像火車上一對飛輪似的不停的在旋轉着，彼此都還不顧一切的向對方傾吐自己的哀曲，但又覺統共祇見了兩面，不應該相知得這樣快，而且一時也不知道應該打什麼地方說起才好。

這糧米衙原是城內一處很高僻的所在，羅家住的又是獨院，屋子裏的人都不說話，外面也有一點聲音聽不到，祇剩一陣陣不很遶動的秋風，在窗外樹梢上吹動着。

——坐著沒有什麼意思，我給你添一些東西好不好？」湘綺突然站起來打破了沉寂的空氣

說。

秋海棠當然是來不及的說好，但在湘綺沒有把她所說的東西捧出來以前，他却委實猜不到是什麼好玩的東西。

實際上湘綺所取出來的却不是什麼玩物，而是一本小小的照相簿；然而這個倒真是秋海棠所最愛瞧的，同時湘綺也知道他一定愛瞧，因為這上面所貼的幾十張照片，全是她從小到大，二十多年中所留下的各不相同的影子。

秋海棠小心翼翼地接了過去，像賞鑑古物似的一頁一頁的翻看着，每一張像片，至少要耗費他三四分鐘的工夫去端相，嘴裏還要不住的問每張像片拍攝的地點和時期；他覺得這真是他一生中一個最重大的損失了，因為在湘綺這許多照像中，竟沒有一張是和他同攝的！

「這是誰啊？」在第六頁上，他發現有一男一女兩個十來歲的小孩子拍在一張照片上，女的那當然是湘綺，但男的却不知是誰，便含着很明顯的妒意問。

湘綺一直就站在他的背後，很敏捷地答復他所發的問句，但這時却故意不就回答。

「是你的表兄弟嗎？」秋海棠突然回過頭去，很莽撞地問。

湘綺忍不住住臉一笑。

「表兄弟？他自己告訴你的嗎？怎麼這個人也猜不到！他就是我的親哥哥，至今還在南

方登科，我們在小時候倒的確是最親熱的！」

「我怎麼偏不能生在她家呢？一又是一樁憾事，秋海棠想。」

可是越往後翻，他的憾事却越來越多，因為有不少照相，都不是湘綺一個人照的；跟她同照的人有些是親戚，有些是同學。在秋海棠的眼睛裏看來，這些人的運氣都是非常的好，足以使他相形見絀。

直到那個啞丫頭把一籠現蒸的肉包子端出來，他還沒有看到最後一頁。

「你打算幾時回北京去？」湘綺伴着他的特客吃了幾個包子以後，便放下了筷子這樣問。

「我暫時不想出台，就是在這裏多耽擱幾時也無妨。」秋海棠幾乎就想說：「我希望和你時常談談，只要袁三爺不來，我就不走。」

他的話雖然沒有說出來，但湘綺的心裏已早就明白了。

「明天你可以到這裏來吃午飯；祇要我們行動謹慎一些，這裏你是可以常來的。」

從此，秋海棠果然就接連着到羅家來了三次，無論在形跡上和精神上，彼此都禁不住有一種熱情流露了出來，只是雙方都很知道自制，即使在最興奮的時節，也不過相對一笑而已。

後來那裏所有的角兒和他手下的人差不多全回去了，趙四也一再的跟他說，如果沒有什

麼要事，還是早些回北京去的好；同時袁紹文也有快信給他，告訴他自己已從承德回京，看到了他幾天前所打去的電報，不知道天津的事情講好沒有，希望他早些去信答復，或是爽快回京面談，這樣才使秋海棠決定準第二天動身。

但前一天的晚上，他依舊沒法使自己安坐在天津飯店裏，躊躇了好久，結果還是上糧米街三十四號羅家去吃的晚飯，又且因為明天就要分手了，不由流連得更晚了一些。

「說也可笑，」酒的力量已在湘綺的臉上加添了一重比胭脂的色澤更鮮艷的紅光。「你終算也是一個紅角兒了，可是我却從沒有聽你唱過一句……。」

「你爲什麼不早說？否則我早把胡琴帶來了！」秋海棠在酒後也不由比往常興奮了許多。「現在就乾唱一段給你聽好不好？」

「好當然是好的。」湘綺說了一句，眼睛便看着秋海棠。

秋海棠立刻從餐桌邊站了起來。高興得忘記了一切的煩惱，馬上就想對着牆壁，揀一段最拿手的戲唱給湘綺聽。

「慢一些！」湘綺隨手拈起了一隻牙筷，向秋海棠指了一指。「你別唱那些花旦戲，這一個我可不要。」

「那唱什麼呢？」

「小生戲你也能唱嗎？」

「怎麼不能！」秋海棠側着臉，用一隻只有七八分許意的眼睛睜定着湘綺，湘綺也不由很嬌媚地向他一笑；壁上的時鐘正打着九下，噤……噤……的聲響，搖曳在空氣裏，好久沒有消失，但兩個人都像不會聽得一樣。

「有一段羅成叫關倒是極激昂慷慨的，你可願意聽嗎？」從這三四天來的坦白的談話裏，秋海棠已充分認識了湘綺的個性。知道祇有這一類的歌才是她所愛聽的。

「唱得低一些吧！」湘綺輕輕的說。

秋海棠把身子更向右邊旋過了一些，臉對着星牆，聳起了半顆頭，真的開始唱起來了：

「黑夜裏，關壞了，羅士信，西北風。吹得我，透甲如冰，耳邊麻，又聽得，鑿鈴振。

想必是，那蘇烈，發來兵……。」

這是一段娃娃調，在舞台上的時候，儼常都用銷吶胡琴合配，調門非常的高，秋海棠起初原是竭力把嗓子壓低了唱的，但唱了兩句就按不住了。湘綺聽他唱得那末響，雖然知道那一個嗓子頭還是聽不見的，可是兩邊的鄰居，似乎也不得有所顧忌，心裏原想止住他，却又不願打斷他的興趣，而且那樣清潤嘹亮的歌聲，聽在耳旁裏也委實很美妙，便依舊不作聲地傾聽着。

「沒有胡琴我就唱不好。」唱完了一大段二黃原板，秋海棠便旋過身子來搖着頭說。

湘綺又笑了一笑。

「你說我究竟唱得好不好？」秋海棠就在椅子的右邊蹲着，仰起了臉向她看，雙手牢牢地攀住了椅子的扶手。「別人的話我不相信，大概你總可以老老實實的給我說一說吧？」

「好是真好！可惜祇有我一個人聽見，也沒有人給你喝采。」她微俯着上身，很放任地讓自己的視線和秋海棠的視線不偏不斜的對着。

「那個要人家喝采？還是你好好地獎我一獎吧！」他勇敢地把雙手往上一伸，抓着湘綺的肩頭。

「你要獎些什麼呢？」

六 愛情結晶品

秋海棠回到北京第二天，便接到了一封從天津寄來的快信，雖然在他自己的心理上，這封信差不多已經是一封家信了，但不幸的是信遞到他手裏的當兒，他的畏友袁紹文恰巧就坐在他對面的一張沙發上，兩下的距離，最多不過四五步路，這就使他不能不暫時把這封信藏起，同時還竭力安定心神，不使自己的興奮的情緒透露出來。

「快信，是誰寄給你的？」紹文吸着一支捲煙，輕輕地這樣問，但並不是盤詰，只是親密的朋友中間所常有的一種關切。

過去的幾年中，秋海棠對於他，委實從不會說過半句謊話，現在幾乎使他手足無措了。

「是……是玉峴寄來的。」好容易給他想出了一個掩飾來。

紹文放下了手裏的報紙，微微一笑。

「這個傢伙倒也硬氣得很！他自己因為打壞人，連累了你，便就此不來了；其實從小的老兄弟，有什麼分生的？」他偶爾望壁上的時鐘一看，便立刻站了起來。「快些，今兒三叔不是要我們去吃飯吧？現在已快十二點鐘了，我們要走就得走啦！」

秋海棠的臉上不由突然紅了一半，他現在幾乎沒有勇氣再看見袁寶藩了。

「你先請好不好？」他支語着說：「停一會趙四還有一些事情要跟我商量商量……。可是最多再過半個鐘頭，我一定也到了。你先請一步吧！」

紹文打衣架上取下了自己的呢帽，很詫異地看了他一眼，想不出秋海棠爲什麼這樣神情恍惚起來，心裏似乎有什麼事放不下，便走前一步，透着極誠懇的態度說：

「有什麼事不妨說出來，讓我聽聽，何苦一個人發悶？」

他倒真是好意，但這件事秋海棠怎麼能對他說呢？而且他越是這樣問，越使秋海棠心裏覺得慌亂起來；要不是多年唱戲的經驗幫助他，幾乎無法再掩飾。

「實在祇是一些小事，七爺。」他像做戲一樣的勉強裝得鎮定起來，還故意低下頭去，拂去了衣角上的一些灰塵。

「好，那末我就先走了！」紹文戴上了帽子，一路走一路向他說：「你能够去最好，真的不能去也不妨，反正三叔也沒有什麼正事。」

往常因爲紹文在他家裏走動得很勤，所以彼此就不拘什麼客套了紹文要走，他總是話起來點點頭就算了，今天他却破例把他送到了門口，心裏似乎覺得十二萬分的對不起他，同時又惟恐他再退回來。

這對於紹文當然是格外覺得很奇怪的，他在車子上不往的反覆思索着，不知道他這一個

好朋友的态度，今天爲什麼變得這樣突然反常起來？

就在他一起孤疑莫決的時候，秋海棠已躲進了自己的臥室去，慌不迭的寫開了湘綺的來信，在一種興奮得幾乎就要暈過去的情緒下，開始一行一行的看了。

「……你走了之後，我有整整一晝夜忘記了睡覺，忘記了吃飯。對於你，我當然可以毫無忌諱的說：最得我心裏的確是充滿了快慰和怨恨的感覺。好像有許多人站在我的面前，揷着我痛罵，我險些真要相信自己已經犯了一樁大罪了！一個已有丈夫的女人，怎麼再能幹出這種事來呢？何況你還是一個伶人，一個唱旦角的伶人……！」

看到這裏，秋海棠的臉是完全漲紅了，心裏也不由深深地懊悔前天晚上不該那樣的與喬，以致破壞了自己好幾年來的操守，和自己真心敬愛的一個女人的貞節。

「也許她從此不肯再理我了！」他不由懷疑這一封信或者就是絕交信呢？

但再看下一節，湘綺的語氣便完全不同了。

「丈夫，然而我的丈夫是誰呢？袁寶藩，他只是我的殺母之仇，那裏可算是我的丈夫！不錯，他們有錢的人即使娶上三妻四妾，在他們想來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我算不能禁止他；可是他娶小老婆，就該那些不三不四的一般身分適稱的女人中間去找尋，不應該沾污一清白人家的少女。何況根本又不是兩相情願，而是他用了極卑鄙無恥的手段，

佈成了一個騙局，使我們全家鑽進這個圈套的。所以我覺得我不但不是他的妻子，而且也不是他的小老婆，只是給他幽禁起來的一個囚犯！憑着這種種的理由，昨天深晚，我就毫不隱瞞的把我們的事告訴了……。」

「呀！」秋海棠差一些嚇得失聲高喊起來。

「……我母親的亡靈。我燃起了香，虔虔誠誠地在她靈座前默禱了幾十分鐘，現在我的心已完全安定了，而且我相信母親在地下一定也是覺得很安慰的……！」

秋海棠的心也跟着安定了，他不由深深地鬆了一口氣，得意的微笑，也立刻浮到了他臉上來。

「……從此以後，希望你能够永遠當我像家裏的人一樣，我自己也決心永遠愛你；只要有一個機會，我一定會想法子跳出姓袁的樊籠的……！」

他情不自禁地把那幾頁信紙抱在胸前，當它們像一個人一樣的溫存着，好久才放下來再繼續關着。

「你的職業和環境都和別人不同，以後行動必須格外謹慎，像他那樣的一個人，是決不會把害人當做一件事的……。」

湘綺這幾句忠告，實在並不是過慮，秋海棠自己也曾經袁紹文說過，有一次，袁總辦手

下有一個辦理文稿的人，私通了他家裏一個丫頭，在發現的一天，便被袁寶藩自己用手槍打死了。說起這個人的老子，還是跟老袁做事時候的把兄弟咧！

但在當時，秋海棠並沒有連帶想到這一件事，因此也就沒有把湘綺這幾句話深印在腦海裏。

一星期之後，他已經無法再使自己安坐在北京了，華樂園三天約定的戲唱完之後，他便告訴袁紹文和趙四等一班人說，劉玉華最近從南方回來，在香河家裏害病，有電報來要他去一次，所以不能不出門三四天。這一篇謊話別人聽了，倒果然很相信，只是無法瞞過榮奎，他想自己和三老板是差不多永遠在一起的，這幾天工夫裏何嘗見過有電報給他呢？

「這裏頭一定有文章！」當她把秋海棠送出大門的時候，便禁不住暗暗這樣想。

秋海棠却萬萬料不到這小子會如此生心，跨上火車，便巴不到立刻就到天津；然而火車究竟不是他造的，也不是爲他一個人而開的，在規定的鐘點以前，他當然祇有坐在車廂裏發悶的份兒。

「忘記沒有向袁紹文打聽一下，不知道老袁幾時也想到天津去。」在悶坐的時候他才想起自己動身以前，竟沒有顧慮到這一點，可是再一想，心又放下了。第一，他以爲老袁無論那一天從算北京動身，湘綺那裏總應該有些消息；第二，他想自己只在糧米街走動，不到袁

家去，彼此也就絕對不會撞見了。

可是「一見湘綺，他才知道自己所料的有些不對。

「他的脾氣太古怪，每次來從不先通知我。」湘綺倒一直還住在糴米街的家裏，和七八天前一樣，因此秋海棠竟不需再費寫信約會的手續，便馬上見到了她；待秋海棠問起了袁寶藩的消息之後，她便皺緊着眉頭這樣說：「所以我第二封信上就勸你少上天津來，反正我們的心已永遠拴在一起，身子疏遠些有什麼關係呢……？」

湘綺今天穿的還是一身很樸素的布衣，只是髮髻上插着一朵尙未全放的紫紅色的雛菊，似乎另外又添了一重風韻。

「我自己實在沒有辦法，一顆心簡直從沒有回到北京去過。這短短的幾天，在我真像過了幾十年一樣。」秋海棠手裏捧着一杯那個啞丫頭才遞給他的清茶，目不稍瞬地看着湘綺。

湘綺不覺慢慢地垂下了頭去

「如果你真擔心他會來的話，我今晚便依舊回去吧！」秋海棠把右腳踏在戶限上，上身微俯，雙手捧定了那個茶杯，眼睛從湘綺的身上移到了外面的庭心裏去。

這是第二進屋子和第三進屋子中間的一個小天井，裏面種着許多菊花，一頭小花貓正伏

在洒晒着陽光的花台上睡覺。

「這又何必呢？」湘綺也慢慢地站到了長窗邊來。「既然來了，讓我們忘記了一切，快樂樂的過幾天吧！……誰也不知道這種日子能有多少呢……！」

說到這一句話，湘綺和秋海棠不由同時苦笑了一笑。

可是以下的兩天，倒的確過得很快活，那個啞丫頭顯然也知道了他們的心事了，款待秋海棠幾乎比湘綺還要殷勤。第三天早上，秋海棠還在湘綺的臥室裏發現了一幅新繡的秋海棠，端端正正地掛在靠近鐵牀那一邊的牆壁上，配着非常精緻的鏡框和彩鬚，使他感激得幾乎掉下眼淚來。

「最難消受美人恩，」秋海棠隨手取過一支鉛筆來，在一張剛撕下的日曆的背後，縱橫上下的把這句詩寫了一二下過，還沒有把筆放下。

湘綺就在旁邊瞧着，不由側着頭眯眯一笑。

「你的書大概看得不少吧？」

「噢……！」湘綺這一問，才把他的注意力從那紙片上移開了。「不錯，這……都是袁紹文幾年來不斷鼓勵的力量。唉！……」說到這裏，一聲短短的感嘆，便由不得他作主的發了出來。「所以，我們這件事對於他，委實多少有此說不過去。」

「然而他本人原也是反對他叔父的！」湘綺很乾脆地說：「我雖不敢說他一定可以原諒我們，但這件事對於他，也祇有很少的一些間接的關係，何致就說不過去呢？」

「因為一向做事太謹慎了，現在稍微有一些不謹慎，心裏便不覺胆怯了許多。」秋海棠慢慢地把那支鉛筆放回了筆筒裏去，臉上透着很爲難的神氣說。

湘綺正斜坐在床沿上，半個身子靠定了床欄杆，雙手抱住膝蓋，仰起着臉，眼睛看在一行一行的臺磚上，大約默想了兩三分鐘。

「胆怯有什麼用？」她並不向秋海棠看，只像自言自語的說：「像我們這種偷偷摸摸的樣子，那兒還談得上謹慎兩個字，簡直隨時隨地都可以給人家揭破；到那時候，別說你對袁紹文面上定然弄得大大說不過去，便是我們對於我們自己，也何嘗說得過去呢？」

秋海棠垂下了頭，幾乎給她說得毛骨悚然起來。

「現在你又不能就和他辦交涉。」

「話不是這樣說法！」湘綺的眼光，這才從上面的臺磚上移到了他的身上來。「方法也不是死的，反正你家裏並沒有什麼牽掛，我們要走是很容易的事。」

「走到那裏去呢？」他想到自己每次無論上什麼地方去，街上總有人指指點點的在議論他，好像他臉上貼着名字一樣，因此不由不懷疑走到什麼地方才可以沒有人知道。

「天津北京這種大地方當然是不能去的，而且這樣的繁華所在我根本也不歡喜，除了遠一點到南方去之外，近的鄉村也行，你難道沒有家鄉嗎？」

「怎麼沒有！前年我媽死了，還是自己送她的靈柩到家鄉去的，那就是滄州的東鄉，張開眼睛住四野裏瞧，差不多全是綠的東西。」提到家鄉，秋海棠的精神頓時就振作了不少。「光是田裏種出來的蔬菜，現採現做，就要比大魚大肉好吃得多咧！」

湘綺立刻從床上站了起來，顯然也很興奮的樣子。

「滄州雖然太近一些，但既然是鄉下，想必還不致就會給他們找到的。只是袁紹文前年有沒有和你同到那邊去呢？」

「沒有，因為我那邊根本沒有家了。」

「那末還有什麼人呢？」

「有一房叔父，幾個堂姊妹幾個堂兄弟，都是莊稼人，挺老實的。」秋海棠不斷的撫摩着自己的雙手，覺得這一雙手嫩果保持得很嫩了，細膩也並不輸如一般的婦女，但講起實用來，怎比得上他叔父他堂兄弟他堂姊妹那些人的粗糙得比毛竹還不如的手呢？「跟他們一塊兒過日子，興趣當然要比現在好得多，不過他們鄉下人胆子未免小些，如果知道了我們的事，一定是不敢收留我們的。」

湘綺更向前走了幾步，衣角已碰到了靠秋海棠右首所按着的一張方桌子。

「我的意思原不是這樣想，」她看着四個指頭，輕輕地在那桌子上叩了三五下。「一個人想打主意教別人收留他，根本就不是什麼主意了！天下的事誰能依靠誰呢？所以我們這件事不做便罷，要做就得靠自己……！」

秋海棠的嘴唇才微微一動，想插口進來，湘綺却已繼續很有勁地說下去了。

「你可以先把節下的錢寄一些回去，托你的叔父在附近買幾畝田地，再蓋上幾間小平房，只說是每年夏天，準備要到鄉下去歇息一兩個月，這樣他們也就不會再多所猜疑了。一面你還好湊着這個機會，多給你叔父一些錢，使他心裏高興，將來同處一村多個照應總是好的。」

「這個方法很好，過幾天就讓我自已下鄉去走一次。」秋海棠不住的點着腦袋說。

湘綺不就说什麼，先把身子一轉，換了一個方向，改爲背對着窗，臉對着那兩扇暢開着的小門，這幾天，門外已掛上布簾了，那是灰綠色的土布做的，兩層布的中間，還夾着一些薄棉，上下各釘兩條寸許闊的橫木，壓住了簾脚，不使它給風吹起來；式樣不但已經陳舊，便是布的颜色，也顯得很黯淡了。

「你自己去實在不大好，」湘綺沈吟着話：「常常離開北京，你手下那些人要覺得奇怪

了；可是突然把許多錢寄到鄉下去也不大妥當，最好還是你先寄二三十塊錢回去，請你叔父當盤費，讓他自己上你那兒來商量……」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突然一陣登登的脚步響，那個啞丫頭已拉開門廉走了進來。

「啊……啊……啊……」她堆着一臉很天真的笑，一進房便指手劃腳的向湘綺起手勢來了，喉管裏還勉強發出一種啾啾呀呀的聲音。

湘綺和她常在一起過日子，自己差不多也就成了啾啾，做手勢，看手勢，在她已比說話還容易了。

「她說煤舖子裏把兩羅煤送來了，叫我們到外面去看一看，把錢付給他們。」她笑着給茫無頭緒的秋海棠解釋。

秋海棠也不由笑了，無論他怎樣聰明，也想不到那個啞丫頭所做的幾個手勢之中，竟會包含着這許多意義。

「這樣說，她的做工簡直要比我們唱戲的還細膩咧！」他一面跟她們走出房去，一面這樣打趣着說。

湘綺卻沒有聽見，她正和那小丫頭並着肩在向前走，一路互打手勢，一路穿過院子去；

秋海棠便隨手在堂屋裏的餐桌上撿起了一份當天的天津商報來，捧在手裏，胡亂翻看着。

「湘綺的計畫是對的，」可是他的腦神經顯然並沒有集中在報紙上。「不等回去，決定就寫一封信給叔父。」他的念頭開始很急劇地轉動起來。「寄三十塊錢下去，他老人家一定很高興了。……唱戲的飯本來就不是久遠之計，自己能够在鄉下置一些家產，正是古人所謂雨綢繆，再好沒有的事；何況還有這麼一個美秀溫文的好伴侶呢？……」

報上的新聞，他雖沒有注意去看，但兩條手却仍不自覺地在動作着。一會兒就把兩張報紙翻到了最後一版。

「……所怕的還是一旦事情鬧破，給老袁派人上滄州四鄉去一搜……！」他的第二個念頭才想得不到一半，便給那啞了頭回進來打斷了。

她的臉上還是堆着怪有趣的憨笑，先把他的衣角拉了一下，然後又用右手向外面一指，接着又是雙手一陣亂搖。秋海棠還道是湘綺叫他，便放下報紙，打算就此走出去，不料那小了頭的手搖得更厲害了，甚至連頭也跟着搖起來。

「我可不竄阿！你這是什麼意思呢？」秋海棠忍着笑向她問。

她却還是先把手望外面指了一指，然後又連連的搖手，不過這一次又增加了一個手勢，那是把右手的一條鷄指豎起來，在他面前晃了幾下。秋海棠看了，雖然知道這是代表一的意思，然而一個什麼呢？一籊煤嗎，還是一個人啊？

實際上倒的確是代表一個人，祇是那個嗚叭說不出來。湘綺因爲外面才來了一個人，萬萬不能讓秋海棠和他撞見，便特意做手勢知會她的丫頭，叫她進去囑咐秋海棠不要走出去，偏是秋海棠不識她的手勢，而同時這個丫頭的年齡又小，一時想不透其中的利害，她瞧秋海棠丟下了報紙反想跨出堂屋去找湘綺，雖然覺得他已錯會了自己的意思，但要伸手去拉住他，却又害臊不願，並且她實在不知道秋海棠出去碰見了這一個人會發生什麼大關係，否則她當然是會竭力攔阻他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還是去問問你家小姐的爽快！」秋海棠真不耐和她再猜這種啞謎了，腳下一加勁，祇幾步便越過了天井，反把那小丫頭丟在他的後面。

還虧羅家第二進屋子是分着前後兩半的，中間有一排八扇屏門隔着，繞出屏門，才是那一間小小的廳堂和兩個廂屋；秋海棠的左脚才踏進前廳，還沒有把整個身子從廳後轉出去，便先自嚷道：

「你要她告訴我什麼？她的手勢我……」

話說到一半，他才發覺廳外的石階上，另有一個身材瘦削，穿一件灰布大褂的男人和湘綺在一起站着，而且臉龐正朝着裏面，只一看就知道是個熟人，便急急把底下的話嚥住，慌不迭的退進屏門後去，雖然他覺得自己的動作已經非常的敏捷，而且還有半扇屏門做掩蔽，

似乎不致就給廳外那個人發覺，但方才的兩句話實在說得太響了一些，那個人怎會不注意呢？

他擰着一顆上下劇烈跳動的心，呆怔怔地站在屏後的反軒裏，彷彿背脊上已給那一對尖利的角眼狠狠地刺了一下。

那啞丫頭瞧他依舊又退了回來，倒覺得很歡喜，還道他已領會了自己的意思，便向他微微一笑，獨自跨出前廳去了；可是她這一去隔不到兩三分鐘也又退回來了，臉上顯着異常懊惱的神氣。這次她也不再和秋海棠做什麼手勢了，便拉着他的衣袖，當他像瞎子一樣的一直拖進湘綺的臥室。

「季兆雄是老袁的侍從這裏當然是要來的，可惜我沒有想到這一層，不知道有沒有給他看見？」秋海棠在房裏來來回回的蹣跚着，一路不停的想。

他先是歸怨那個啞丫頭的不會說話，後來再想想自己也有些太鹵莽，這裏的地方盡管藏得很巧，然而險也真險，一撞到袁家的人，便沒有一句話可以解釋。

「萬一季兆雄已看出是我，立刻就向湘綺詢問，她將如何回答呢？」他擔憂湘綺已在外面受季兆雄的羞辱了。

真不知道等候了多少工夫，湘綺才皺着眉頭走進來。

「……你假使不那麼高聲叫喊，十九倒還不致給他聽見！」湘綺的語氣裏，多少有一些抱怨他的成分。「後來我雖然忙著掩飾，他也很狡猾地假裝沒有聽見一樣，但看了他那兩顆閃爍不定的烏珠，使我心裏就不由不害怕。」

「那末我今晚就離開這裏好不好？」秋海棠無可如何地說。

湘綺却來不及的搖頭。

「我看他現在一定還在左近掩藏着，一出去倒反而給他瞧得清清楚楚。」季兆雄的陰險的性情，在過去的一年中，也已在湘綺的心上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了。「要走還是明天走，而且必須我自己先回英租界，故意找一些事把這個人絆住了，然後你才能打這裏動身。」

湘綺這一番佈置倒的確不是多餘的，季兆雄方才雖祇聽見了秋海棠的聲音，待他想注意，人已退進了屏後去，所看到的祇是半個後影，一時當然不能認清，可是他看了湘綺的臉色，便估定中間必有隱情，他儘管並不忠于袁寶藩，却決不肯放過這樣容易弄錢的機會，所以從羅家出去之後，便一直在糯米街上打圈子，決心想揭破湘綺的祕密，湊此敲詐一番。當晚雖然候到九點多鐘還不見有人出來，他的心却還不會死，準備第二天早上再去守候；不防湘綺已料透了他的心意，清早八點鐘便回到了袁公館，就借着他昨天所報告的那個廚子酗酒打架的事絆住了他，直到吃過午飯，估量秋海棠已搭上火車走了，才讓他自由。

就憑這樣，他後來還特地又上糧米街去了兩次，竭力向羅家的鄰居打聽多，少也給他弄到了一些線索。

一霎眼又是六七月過去了，現在湘綺才碰到了一個真正困難的問題，那就是她腹中的一塊肉！按照受孕的日期推算，這個孩子無疑的就是她和秋海棠的愛情結晶品，可是近來的情形又有變化，使她一時不能就實行走的一法，儘管秋海棠已在滄洲老鄉置下了田產房屋，也無法打破這一個困難。

最使她爲難的其實還是父親的依舊回來，和哥哥的突然相偕北返，改上西山去養病；因爲最初她父親原說過不慣那種「姨丈人」的生活，打算利用從袁寶藩手裏所弄到的幾千塊錢，帶往杭州去，一面治理他兒子的肺病，一面就在南方找個落腳，不再重回天津。那知一到杭州，正碰上他妹丈丟掉了職業賦閑着，想上廣州去謀事，同時高嶺療養院的費醫生——就是向來給湘綺的哥哥治病，而且已治得有了一些起色的那個醫生。——也因合同期滿，忽忽就要回德國去了，臨走時便把北京郊外西山上的一家醫院鄭重推荐給他們，因此羅家父子倆便反而一齊回倒北京來，使湘綺平添兩重大累，再也不敢想到出走這一個念頭了。

但留在袁家，即使袁寶藩心裏不起什麼疑心，自己又怎樣留得住？將來孩子下地之後，難道真的打算認老袁做爸爸嗎？

可是腹部的高漲已不容她再遲疑了，沒奈何只得暫時讓袁寶藩沾一些便宜，故意裝得鄭重其事的把這個喜訊告訴了他，勉強使事態緩和下去。

這在秋海棠的心頭上，自然更是一件不可開交的大事，他一方面要為湘綺擔憂，惟恐在她分娩之前，就會有人把這中間的真相告訴袁寶藩；一方面又不勝替自己焦急，深怕將來孩子落地之後，竟給袁寶藩領去，從此便和自己成爲永不相識的路人。

他的思想儘管並不頑固，年紀儘管很輕，什麼「宗嗣問題」「嗣續問題」的一類念頭，儘管還沒有鑽進他的腦神經來，但他總不能改變自己的個性！他是一個最歡喜孩子的人，全世界的孩子，在他心目中看來，沒有一個不是活潑可愛的小天使；何況這個未來的小天使，還是他和湘綺的愛情結晶品呢？要他甘心放棄他，實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當他受了好幾個前輩同行的迫促，老遠趕到外省去唱一次堂會戲的時候，預算距離湘綺臨盆的日子，已祇差三四十天工夫了，孩子的問題，日夜在他心頭縈繫着，上了台，再也不用想打起精神唱戲，一齣四五花洞，別人都拚命的冒上，他自己却險些連詞兒都忘掉，幾乎不能下台。

在外省住了五天，別人都興高采烈的往各處去亂跑，他却統共祇上市場地去了一次。臨走的一天早上，金大個子和榮奎等一千人全上街去買東西了，秋海棠却獨自留在旅館

裏，沒精打采的躺在床上出神；也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時候，才突然發覺屋子裏已進來了一個人。

「這幾天我瞧你一直在上心事，倒忍不住要來見你一見了！」說話的就是趙玉岷，剃着光頭，敞着衣襟，說話很乾脆，行動又輕快，又沒有聲息；半年多不見，什麼都不會改變，祇是今天時候還早，臉上居然倒尋不到一絲聲容。

「啊！是你？——這倒不是秋海棠所預料到的，心裏頓時就高興了許多。」

「不是我是誰啊？」說着，他照例又扮了一個鬼臉。

「這樣說起來，這幾天會裏的那個草上飛，一定就是你了！」秋海棠立刻就從床上翻了起來，歡天喜地的拉着玉岷的手說：「你這個人真古怪，打天津一走，居然闖到外省來了。這是什麼一會事啊？」

「什麼一會事？告訴你吧！要吃飯？」玉岷瞧他一站起來，便自己蹲下了去。「你要問我爲什麼改了這個名字，那還不是和你把吳玉琴三個字改成秋海棠一個樣兒嗎？」

「我瞧你倒還混得不差吧！」秋海棠也不和他客套，便自己拉過一張椅子來，靠着床沿坐下了。

「不差，至少沒有你那麼大的心事。」趙玉岷那兩顆靈活的眸子，儘在他臉上打盤旋。

「喂老三，有什麼事不妨說出來大家聽聽，說不定我這個不成材的哥哥，還能替你出些力氣呢！」

這種心事怎樣能說出來呢？最初，秋海棠原是絕對不想告訴他的，但玉峴的口齒向來很伶俐，經不起他用了許多旁敲側擊的方法，秋海棠的心便有些活動了，而十幾年來相處得像親兄弟一樣感情，也在無形中催促着他，使他經過了十多分鐘的躊躇之後，終於吞吞吐吐地把自己和湘綺的事，一起說了出來。

「這個倒是很痛快的！」玉峴也興奮得大笑起來。「想不到你竟會替許多受過老袁欺凌的人出這麼一口惡氣……。」

「輕一些好不好？老二。」秋海棠聽他像歡呼一樣的高喊着，便慌得來不及的站起來把房門掩上，一面他向他連連的搖手。

玉峴却反而笑得更響了。

「哈哈！現在怎麼又胆小起來了？老實說，這件事要不是你自己告訴我，我真不會相信！」他把兩條腿架得高高地仰望着帳頂說：「可是這位女學生也真有勇氣，將來好歹讓我見一次面行不行？」

秋海棠却只能望他苦笑了一笑。

「孩子的事你不用擔憂！」玉崐的瘦小的身軀，一經蜷縮起來之後，真像牀上躺了一頭貓一樣。「祇要她先向老袁撒一個嬌，說明不進醫院不生兒子，到那時候做哥哥的就有辦法了！」

「進醫院有什麼用呢？」秋海棠莫明其妙地問。

玉崐可並不就給他說明，只重複的拍着自己的胸膛說：

「只要她能進醫院，前三天先給我一個信，我就有本事把你的親骨血抱回來！」

七 臉上劃一個十字

這是薄暮時候了天上一團團棉絮似的白雲，已漸漸化成了灰褐色，火一般的太陽，也在半小時前走上了它的末路，祇剩四分之一不到的軀體，還逗留在地平綫的上面，從西北那邊發出一些暗紅色的光華來，使空氣裏的熱度，一時無法再降低下去。

就在一家靠近電車路的小酒店裏，有兩個穿短衣的人，在借着夕陽的餘光，一路喝酒，一路說話。

「奇怪啊！就是這一件事吃不定。」一個臉上瘦得祇剩皮不見肉的人，睜大了一雙三角眼說：「你想咱們老爺這十幾年來玩了不少女人，誰也沒有生過一個蛋，怎麼偏是這裏的一個倒能給他生起兒子來呢？她這個肚子要不和秋海棠有關係的話，我季兆雄可以馬上把腦袋割下來！只是想不出那個小子弄了什麼手脚，竟會教生下的孩子一絲兒也不像他，可是也不像咱們老爺！老實說，跟女的也不像，多分是那裏去換來的雜種！」

對面坐着的是一個敞開了前胸，赤腿赤足的少年漢子，耳朵邊斜插着半截烟尾，臉上身上，都充分透露着一股混混兒的氣息，正喝了一口白乾把酒盃放下來。

「說不定你看走了眼也是有的。」

「渾蛋才看走眼！」季兆雄的酒顯然喝得比他特地邀來的客人還多，所以說話倒比平時爽快了些。「他要不是偷了人家的小老婆，憑我季兆雄跟他有什麼交情，他會乖乖地一百五十的借給我嗎！……」

因為時間還早，慣常喝夜酒的人還沒有來，店堂裏除了他們兩個，就祇剩一個鄉下老頭兒了。

「再說他不唱戲，常到天津來也就是一個大漏洞！」那少年漢子點點頭說：「可是，季老五，你也不够交情！今兒你才說出來，弄了他那麼多錢，前幾次咱們給你當跑腿，上天的地釘着他，臨走總是一塊兩塊錢，連一張五塊頭的鈔票也沒有見過，你說……」

季兆雄倒沒有料到自己會漏出這樣一個破綻來。

「過去的話咱們也不用再提了！」他把一碟堂倌才端上來的白肚向他客人那邊推過一些，一面涎着臉像，央告一樣的說：「王二哥，今兒這一次你們儘可放心，祇要誰能够找到他們的老窠，我姓季的就準孝敬他五十，再反悔我便是你的孫子！」

王老二先把碟子裏所剩的最後的一塊牛肉夾起來，送進了自己的嘴裏去，然後微微冷笑了一笑。

「別吹牛，季老五，你欠周禿子的二十塊錢也沒有還咧！」

「我說你們都是草包，真是一些不錯的！一季兆雄也把前胸上的一排鈕扣解開了，路路昂起了半個腦袋說：「打架你們是好的，義氣也有，在天津這個碼頭上，你們幾位當然都算是好朋友了。」他瞧王老二一聽草包兩個字，臉色就突然沉了下去，深恐得罪他，忙來不及的掉轉口風，重重捧了他幾句。「只是你們做人太爽快了幾分，萬事不用腦經。你以為這個錢一定要我季兆雄自己掏出來嗎？不是的，我那兒有錢呢！只要你們把他的根腳一抄出來，我就會向他來一次獅子大開口，他知道把柄已到了我的手裏，胆子自然小下去了。」

「那末你究竟想要他多少呢？」王老二透着絕不信任的態度問。

這一點却不是季兆雄所願意說明的，即使他願意，他現在也還說不出來。因為他不但整天想要錢，而且還有一顆永遠不能滿足的貪心，沒有一百的時候，他想得到一百就夠了，但真正有人給了他一百，他又一定會想兩百。所以天公地道的說一句良心話，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想向秋海棠要多少！

「多也不想，有三百塊錢能够讓我還清楚幾筆舊債，見了人不用再低頭，我也可以放他過去了。」季兆雄透着似乎很知足的神氣說。

王老二却不加可否，只把盃子舉起來，慢慢地喝完了剩下的半盃白乾，心裏暗暗在盤算怎樣應付的步驟；因為他知道季兆雄說的話，簡直比人家說的屁還不可靠，自己在打聽到秋

海棠和羅湘綺所密筆的香單之後，要是直接告訴他，不弄一些手段，那時候別說一百塊錢要吹掉，也許連十塊錢都不能到手呢！

同時季兆雄心裏也一樣的在打算，他想要是真的能够弄到三百塊錢的話，王老二弟兄兩個決定分他們六塊錢；光是跑一趟腿，有百分之二分給他們，委實是不虧負他們了！

實際上，這兩個傢伙這一番心思都是白化的，因為湘綺的佈置非常周密，別說自己的行動十分謹慎，便是秋海棠每此上天津來，也完全聽她調度，所以王老二王老三兩個小混混受了季兆雄的囑託，雖然一再追蹤過秋海棠幾次，結果却一些線索也沒有。晃晃眼又是一個多月過去了，偏是季兆雄近來財運不通，到處想弄錢，却到處碰壁；欠的店賬和賭債漸漸把他逼得沒有辦法了，最後，他不由不重複想到了秋海棠頭上去。

這幾天袁寶藩和袁紹文恰好都在天津，正從北戴河玩了兩個禮拜回來，因此秋海棠來的時候也照了湘綺的囑咐，一下車便直接到袁家，並不像每次那樣的住在天津飯店。袁三爺對於他，現在雖然已經不再有什麼心理了，但見了他還是非常高興，便歡天喜地的把他留了下來，準備一同玩上幾天再回北京。

「吳老板，上次跟你商量的一筆小數目，今天可以幫幫忙嗎？這一天清早，連別人都還不會起身的時候，季兆雄便悄悄地溜進秋海棠的房裏來，堆着一臉極難看的笑容說。

秋海棠一看見他，身子便不由冷了半截。前個月他到天津，雖已遵着湘綺的囑咐，竭力拒絕了他幾次要求，但心裏便添了一重極大的心事，他知道這個性子又險又韌，活像一條毒蛇一樣的傢伙是決不肯放過他的，湘綺信裏儘管說不久就要找個機會，向袁寶藩進言，要他把季兆雄停歇出去，並且叮囑他無論如何不許再借錢給季兆雄；可是他那樣一張祇剩皮不見肉的臉一出現，秋海棠的心房裏便立刻寒起來了。

「……我已經好久不……不……上台……自己手裏也……也……窘得很呢……！」他放下了手裏的報紙，勉強吞吞吐吐地說。

季兆雄的兩個三角眼只一轉，便知道他心裏有些胆怯，同時這幾天他確太需要錢了，便決定不顧一切，破例的對他硬一次試試看。

「真人面前別說假話，吳老板！」只一秒鐘工夫，他已鐵青着臉，換了極強硬的口氣了。「有道是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別小看了我季兆雄，老實說，問你借錢還是客氣的；惹得我翻了臉，你便是用鈔票把我包起來，我眼裏也不會當你是一個人咧！」

這一來季兆雄的算計可完全錯了，秋海棠生平所最怕的就是人家對他一味又軟又皮賴的廝纏，像這樣硬撞硬挺，結果反會把他的拗性勾起來的。

「你說話太不客氣了！」原是垂下的頭突然抬了起來，眼睛直接看定了季兆雄。「別說

我不欠你的錢。就是欠的話，你這樣討我，我也不能還你！」

他的突然反駁固然使李兆雄覺得很詫異，可是他也不肯就此軟化下去。

「好，吳老板，你的事都在我手裏，回頭你不要後悔！」說着，他便旋過身去，裝着立刻要走的架子，心裏却還想秋海棠或許會自己轉圓，馬上伸出手來拉住他。

「我沒有什麼事要後悔！」不料秋海棠竟存心不賣他的賬，話風也是一直硬到底，於是李兆雄就不能收篷了，祇好橫一橫心，頭也不回的走出去了。

他這麼一走，秋海棠自然也就沒有心思再看報了，他真恨不能馬上走進去和湘綺商量；然而袁寶藩在這裏，他有什麼機會能够跟湘綺說話呢？但事情顯然鬧得很僵了，如果不先防備，萬一李兆雄真施什麼毒計，吃了他的虧便來不及了。

「先找王岷去商量一下吧！」他忽忽披上了一件白印度綢的大褂，連草帽也不帶，便很快的溜出了袁家。

自從湘綺生的那個女孩子出世以後，王岷任着自己的機智，和秋海棠所有的金錢的力量另外收買了一個才出生的男孩子，把她掙了出來；一切找屋子，雇仍媽的事，也統由他替他們辦好。從此，他自己便依舊用着草上飛的藝名，一直在天津搭長班；這兩三年來不知道在暗中幫了秋海棠和羅湘綺多少次的忙。李兆雄的無法找到他的香巢，一大半也就爲有趙玉

棍夾在裏面變化騰挪的緣故。

直到現在，他自己却還是個光棍，終年住在租界的一家小公寓裏，過着極怪僻的生活；房裏除了一張狹得不到三尺闊的木榻和一口已經破了四個角的衣箱之外，便空洞洞的再也找不到別的東西了。

這一天早上，秋海棠找到他那裏去的時候，他就在那張木榻上散手散脚的躺着，沉濁的鼾聲裏，不斷的在噴散出一陣陣濃烈的酒氣來。

「老二，醒一醒行不行？」

儘管在睡熟的時候，機伶的人還是機伶的；秋海棠只輕輕地喊了他一聲，玉峴便醒過來了。但當秋海棠把來意說明之後，他却大大的不以爲然起來。

「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我統共祇睡了四個鐘頭，便給你巴巴的趕來鬧醒了！」他一面把敞開着的短掛扣起來，一面很着惱地說。

秋海棠背着雙手，在屋子裏來來回回的踱着，只當沒有聽見一樣，讓玉峴一路埋怨他，一路洗臉換衣服。

「因爲這傢伙一直總是向我低聲下氣的死纏，今天突然這樣硬起來，好像抓到了什麼把柄似的，所以我要急着趕來向你商量一下了！」這屋子裏倒真是乾乾淨淨的，連半個碗子都

沒有，秋海棠每次來，不是滿屋子亂走，便是像現在這樣的靠在門框上，稍微讓身子沾到一些東西。

「老兄弟，這有什麼急的？二玉崐最後才拉上了一隻已經長着眼睛嘴巴的布底鞋的後跟，做出準備要出門的樣子。『今兒或是明天，先派幾個人去向他送一個信，教他安靜些，便什麼事也沒有了！』」

仗著他的玩藝兒好，說話也靈巧，化起錢來又相當爽快的便宜，在天津住不到三年，不但吃戲飯的同行，背地裏都在誇讚他，便是街上幾個有頭臉的混混，也沒有一個不說章上飛趙二老板是一條漢子；所以像李兆雄那樣一個狗仗人勢的侍從，以及他所結交的那些無名少姓的小流氓，在玉崐看來，的確是不值介意的。

「話雖這樣說，可是不知爲了什麼緣故，今天我心裏亂得很；反正你已經給我鬧醒了，還是同上那邊去坐一會吧！秋海棠也知道玉崐要出門是最容易的，屋子向不收拾，門也從不上鎖，說走就可以就走，因此不等他答應，自己便當先跨出了房去。

「大概不去你也放不過我。玉崐把雙手插在短褂上的兩個口袋裏，嘴角邊吊着一支才燃旺的前門牌，左肩搭一件又黃又皺的山東府綢大衫，一路懶洋洋的跟着秋海棠走出去，一路用模糊不清的聲音說：『那邊去？又要怕人家生事，心裏偏又放不下那邊……！』」

他們所說的「那邊」，實際便是指秋海棠和羅湘綺所密營的金屋，——並不是糴米街上的羅家。——而在租界北端的一條很冷僻的路上；他們每次去，總得先到別處繞上一會，然後叫一輛車子，突然出其不意的趕去，使無論怎樣機伶的人，也無法跟踪。

屋主是一個有錢的老太太和兩個孫女兒。終年不問外事，並且進屋的時候，秋海棠已聲明自己是個吃輪船飯的人，妻子在學堂裏教書，兼充舍監，所以儘管他們每個月難得去住上一兩天，她們也不以為異了。

一爺，輕一些，小寶寶打半夜裏起有一些發燒，這會子還睡熟在那裏呢！」當秋海棠和趙玉岷走到半扶梯的時候，那個工錢拿得比別人多兩三倍，丈夫兒女又一起給秋海棠帶到滄州東鄉去住大瓦房，吃太平飯的奶媽子，已打屋子裏迎出來了，緊皺着眉頭，低聲沉氣的向他們這樣說。

「受了涼沒有？」秋海棠聽了，便來不及的把腳聲放低，一面瞅着那怪忠誠的奶媽子問。

「這幾天天氣太熱，小寶寶不大肯穿衣服，說不定是受了涼啦！」

說話間三個人已走進了外房，這是一所小洋房的二樓，——房東一家都住在樓下——外房是一間大統間，有兩扇門通裏面兩間屋子，靠洋台的一間是秋海棠和湘綺的臥房，後面一間便是這奶媽帶着孩子所住的。

秋海棠已隨着那奶媽子走進裏面去看他的女兒了，丟下玉崐一個人留在外房。

在兩扇外國式長窗中間的一狹條奶黃色的牆壁上，新近又添掛了一架六七寸闊的小鏡框，裏面嵌着一張怪活潑可愛的女孩子的照相，一邊還用藍墨水寫着「梅影二周歲攝」六個很纖細的小字，是女人筆跡。

「玉崐隨手把那一件山東綢大衫望左邊的一張藤椅上一丟，便叉着雙手。站在那一架鏡框前面端相起來。」

「看梅寶這孩子的相貌，倒又是個地上少見的美人胎子，細看起來，簡直一半像娘，一半像爺；假使有一分像我，這一張小臉便完全斷送了……！」他心裏暗暗這樣匪夷所思的想，臉上不覺便浮起了一重怪頭皮的笑容來。二十七歲的人，還像個孩子一樣。

突然，靠洋台的那間臥房的門推開了，一個人從裏面走了出來。

「你怎麼今兒又在這裏？」

那是湘綺家的啞了頭，常常也到這裏來幫他們做一些事，順便伴伴奶媽子。

她正把一條才換下的床毯捧着想下樓去洗；見了玉崐，便愁愁的向他一笑，玉崐這才想起她是個天生聽不見，說不出的苦瓜。

「啊！不對！這孩子上這兒來得太勤，又且不知道怎樣避人，小心這件事壞在她的手

裏！」一個怪可怕的念頭，突然擁上玉崑的腦海來。「停一會必須跟老三說一聲，叫他這幾天千萬不要走動，寧可另外去雇一個老媽子來幫忙。」

這一點後來他雖然就跟秋海棠說了，可是當天吃過飯以後，那嘔了頭臨走的時節，秋海棠却還不得不對她做了許多手勢，要她在晚上多兜幾個圈子，悄悄地在這裏來，和幫媽媽照看小梅寶；因為小梅寶的身上不但有些發燒，而且神志一直很昏迷，據玉崑找來的大夫說，或許要變驚風也說不定。而湘綺這幾天偏是絕對不能回家照料。所以這個嘔了頭倒變成萬不可少的要角了。——儘管她又聾又啞，作事却非常的熟練輕快。

「二哥，跟你商量一件事行不行？」秋海棠看女兒吃過一次藥以後，便和玉崑一起走了出來；快分手的時候，又側過臉去，皺着眉頭，向他輕輕地這樣問。

玉崑聳了聳肩膀，眼睛並不向他看。

「總不致於跟我商量一顆腦袋罷？」

「別打趣！」秋海棠很勉強地笑了一笑。「我看梅寶的病很不輕，她媽又決不能回去看她，我呢，晚上要是給他們大吃大喝的一鬧，也未必一定可以走。好在天樂離袁家很近，你一下戲就到袁家來一次，只說有事跟我商量，那末咱們就好溜回去了。」

這對於玉崑當然是無有不能應承的，但隨便他怎樣機伶，也料不到後來他上袁家去的時

節，偏不是大吃大喝把秋海棠絆住了；在晚上發生的，竟會是那麼一件可怖的意外。

秋海棠才跨進袁家的大門，似乎覺得那個管門的老張很倉皇地向他使了一個眼色，但他和老張平日向不說話，委實想不出他爲什麼要使自己使眼色；而且門房裏另外還坐着一個聽差和一個侍從，老張的神氣也顯得非常害怕，又使秋海棠不敢冒昧向他詢問。

「這是什麼意思呢？」他一路躊躇，一路慢慢地走進裏面去，就在一間袁寶藩平日用爲休息室的屋子裏坐定了，瞧壁上的時鐘，正指着五點三刻。

袁寶藩叔姪倆都不見，院子裏有個小廝正在澆花，一見秋海棠進來，便丟下水壺，急不及待的奔進裏面去。

秋海棠解下了長衣，很無聊地在一張紅木旋椅上坐着，心裏還不停的在惦记他那病了的女兒。

這間屋子距離袁寶藩的上房已經很近，秋海棠雖沒有進去過，但衣着情形推測起來，至多再隔一排屋子，必然就是湘綺的寢室了。

他坐定了不到一分鐘，彷彿就聽得裏面有許多人的聲音，亂七八糟的在吵鬧着；好像有人在高聲叱罵，又有人在哭泣。板樓頓得震天價的響，並且還夾着一個小孩子受了極大的驚嚇的哭喊聲，似乎最後一進屋子的樓上正在排演一齣全武行的好戲。

秋海棠的心開始有些跳動了，但即使她站到了窗外去，也聽不見裏面有湘綺的聲音。

突然方才奔進去的那個小廝又退出來了，可是他並不再澆花，却一言不發的在階石上坐定了，每隔一會兒，便旋過頭來向秋海棠看看，透着極度可疑的神氣。

「裏頭有什麼事鬧得天翻地覆的？」秋海棠倒忍不住先向他詢問起來。

「沒有什麼！」那小廝堆着滿臉很尷尬的神氣說：「請你座一會，老爺馬上就要出來了。」

秋海棠正想竭力把心神安定下去，突然聽得裏面一聲慘叫，接着又是撲通一響，人聲便更雜亂起來了；而那一聲慘叫叫得又是那麼尖，那麼高，聽在耳朵裏，便立刻知道是打女人的喉管裏發出來的。他雖沒有聽湘綺這樣叫過，一時不敢決定她，但裏面除了她以外，誰還敢這樣叫喊呢？

他毫無力氣地退往一張籐榻上去坐着，心是跳得快要離腔子了，接着那個月洞門裏又奔出了幾個人來；第二個便是袁紹文，滿頭大汗，神態慌張，一看見他，臉上變得更灰白了。第三個就是季兆雄，嘴裏不停的在低聲說話，樣子顯得很興奮，差一些就要向秋海棠笑出來。

「什麼事這樣忙，七爺？」他立刻站起來問。

但袁紹文等三個人已急忽忽的穿過院子出去了，他只彷彿看見紹文對他使了一個眼色，一個無可奈何的眼色。

他正想追上去問個明白，不料那個坐在石階上的小傭，竟很大膽地站起來把他攔住了。

「吳老板，請你不要出去，老爺馬上有話要給你說咧！」

這情形是顯然很可怕了。

「難道季兆雄幾句捕風捉影的話，老袁就會相信嗎？」他急得不住的在屋子裏亂轉，心裏再也不想出一個計較來。

一會兒季兆雄又領着四五個人回進來了；這一次，他竟毫不客氣地看定着秋海棠，發出了一陣充滿着惡意的冷笑，因為紹文並沒有跟他們一起回進來。

秋海棠一見他的冷笑，便覺得屋子裏的溫度頓時降到了零度以下去；當他繼續又發現後來的幾個人的手裏有一扇破舊的門板抬着的時候，他的眼前幾乎全變成了一片漆黑了。

「老張向我做一個眼色，原來就爲這件事！」緩了一口氣之後，心裏才似乎略略清醒了一些。

但隔不到十分鐘，最可怕的一件東西，畢竟映上她的眼簾來了，那是一個血肉模糊的人體，直僵僵地平放在門板上，由兩個人抬着，一步一步的從月洞門裏走出來；儘管血污已染

過了她的頭臉，但看了她的身材和衣服，秋海棠便立刻知道就是那個和他分手不到四個鐘頭的噁了頭了。

「啊！」他竭力想撐出去問個明白，但結果却反而倒在一張方桌子的旁邊暈過去了。當他重復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身子已被牢牢地細縛在庭心裏的一棵桂花樹上了，站在他面前的正是季兆雄，昂起頭，雙手又在腰間，兩個三角眼睛裏，透着說不出的得意的神情。袁寶藩坐在旁邊的一張籐椅上，敞開着上衣，露出一大塊又粗又黑的肥肉，嘴裏不住的還在「混蛋」「好小子」……的亂罵，怒火顯然還沒有平下去。

另外再有幾個當差和一個老媽子，分散着站在袁寶藩的後面。

「可恨那個噁子太調皮啦！給她那麼輕輕一死，就沒有人再好跟這小子對質了！」袁寶藩咬牙切齒地說。

「可是，老爺，季兆雄馬上回頭來彎着半個身子說：『別說那一張照片跟那一架鏡框都是證據，光是這小子一瞧見那了頭的屍體，便會難受得暈過去，老爺心裏也就可以明白了！』其實袁寶藩的心裏越是明白，更越是難受。人當然是最恨戴綠帽子的。

「好，先潑桶冷水上去，把他弄醒過來！」

「他早就醒啦！」

秋海棠醒倒是真的醒了，可是他實在沒有勇氣把腦袋抬起來。

「噲！吳老板，老爺有話問你！」季兆雄早把秋海棠再三接濟他的情誼忘得乾乾淨淨了，心裏所剩留着的，只是最近兩次索詐未遂的忿恨；他一抬手便揪定了秋海棠的長髮，硬生生地把他的頭拉起來。

同時老袁也開口了。

「好小子，你太忘本啦！」他的眼珠睜得像虎眼一樣的圓，比起七八年前，他在廣德樓拚命對秋海棠叫好時的神氣，又另有一種令人害怕的聲勢——簡直可以說是一團殺氣。「不想想這幾年來要是沒有我姓袁的捧場，你能有這麼一天嗎？別的我現在也不跟你多說，只問你除了那個死了頭之外，還有誰跟你們拉馬？」

秋海棠緊閉着眼睛，只當沒有聽見一樣。

「你想裝聾嗎？老實給你說，裏頭的那個已給我做了一頓，全說出來了，這個老田媽就曾在糶米街碰到過你！」袁寶藩的手向左邊一個神氣奸詐得不輸如季如雄的老媽子指了一指。

同時季兆雄的手裏又猛可一用力，差一些就把秋海棠的一簇長髮揪下來。

這個狗仗人事的奴才所給予他的侮辱，以及袁寶藩所說過的「裏頭那一個已給我做了一

「全說出來了的一句話立刻合成了一服極強烈的刺激劑，使秋海棠原有的那種羞愧害怕的心理，頓時變爲不可抑制的暴怒。

他竭力忍住了痛，把頭一掙，便馬上掙脫了季兆雄的手，一面把兩顆充滿着怒火的眸子很有力的向他臉上轉了一轉，兩條眉毛也突然豎了起來，他決定不顧一切的抗辯了！

「還有誰嗎？不錯，還有一個！——他的目眦欲裂的神氣倒果然懾住了季兆雄的氣焰，使他不敢再有妄動，而秋海棠的目光也就接着移動了袁寶藩的臉上去。「這一個人就是你！」

老袁倒也詫異得說不出話來了。

「你能告訴我嗎？她是你的什麼人？當初你又是用什麼手段把她騙來的？」秋海棠的聲音簡直說越響起來。「你要審問我，對不起，還是先審問你自己！」

這倒是袁寶藩所從沒有碰過大的釘子。

「好小子！打死你這混蛋！」說着，他已跳上去接連在秋海棠的臉上打了兩個嘴巴。

「打得好，總有一天你也要惡貫滿盈的！」大量的鮮血從秋海棠的嘴唇裏流出來，他却還是睜圓了眼睛大罵。「就是把我打死，你也還是一頭毒如蛇蝎的惡賊。」

院子裏站着的幾個當差險些兒不笑出來。

「還不快把我的手槍拿來嗎？」袁寶藩氣得暴跳如雷的喊着。

有一個侍從已移動脚步想走了，但季兆雄却突然攔住了他。

「慢些，老爺」他立刻挨到老袁身邊去，陪着笑說：「這是有人命的關係弄出去了不大好收拾；小的倒有一個計較，比弄死他還要痛快！」

今天季兆雄真不愧是袁寶藩的一個紅人了。

「你說！你說！」

「咱們不要殺死他，只用刀子在他臉上劃一個十字，使他從此見不得人，這一世便够他受用了！」季兆雄這一個念頭，倒已經不是此刻才想出來的了。方才他沒有向袁寶藩告密之前，他的另一個計畫便是弄一瓶消蠟水，毀壞秋海棠的容顏，略洩自己的忿氣，現在事情已經完全鬧開，他便覺得儘可爽爽快快的改用刀子了。

袁寶藩回頭去向秋海棠那一張雖然已變灰白色，但始終還是很清秀、很俊俏的臉龐看了一眼，便立即把頭一點。

當季兆雄移動脚步，打算奔出去拿刀子來的時候，秋海棠差一些又要昏過去了。平日因為他天性愛美的緣故，臉上偶然生了一顆熱瘡，或是在什麼地方碰傷了一些，也心裏就像壓了一塊石頭一樣，往往不停的在鏡子面前照看，一天恨不得換幾種藥，直到瘡口收好，血痂脫去，臉上的確不會留下什麼痕跡，他才能安心睡覺，現在季兆雄竟使這樣的狠心，偏不叫

袁寶藩乾乾脆脆的殺死他，而要用刀子在他臉上劃一個十字。

一個十字！這邊那裏像張臉，那裏像一個人呢？

「季兆雄，你也會受過我的好處阿……！」他的被縛縛着的身子立刻像寒熱病一樣的顫抖起來了，聲音是喊得非常的高，非常的慘，真像一頭待人宰割的羔羊。「假使你還是一個人，還有一分良心的話，請你爽快把我殺死了吧！」

袁寶藩一聽到秋海棠的第一句話，便把眼珠向季兆雄那邊閃了一閃；可是今天，他正在用人之際，當然不願意先對付他，決定慢慢再追究。

「死沒有這樣容易的事！」季兆雄倒真是一個又陰險，又狠辣的傢伙，聽了秋海棠那樣慘痛的呼號，竟依舊無動於中，脚下反奔得更快了。「你等着吧！要不了五分鐘，老子就會進來服侍你的！」

現在秋海棠就祇剩一綫希望了，那就是袁紹文趕快回來。

說也奇怪，方才他分明聽見紹文是從裏面趕出去的，而且身上祇穿一套紡綢短衫褲，照理不會出門，怎麼這一會子始終不見他進來呢？眼見起了這樣大的風波，他倒反而躲起來不問不聞，這又不像紹文平日的行徑。那末他要到什麼時候才出場呢？

秋海棠一眼不霎地望着那通往外邊去的一扇門等候着，希望紹文會來得及回來救他。

「七爺！七爺！紹文！紹文！……」到了無奈何的時候，他也只能拉直嗓子叫喊了。
「好小子！你還不肯安靜一些嗎！」袁寶藩很不耐煩地走上來立刻用一條手巾堵住了他的嘴。

可是他的視綫才和秋海棠的目光一碰上，却也禁不住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戰；在這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的眸子裏，已充滿着一種憤怒，怨毒，和拚命的情緒，使看見的人永遠不能忘記，就像我們從舊小說裏所看到的冤鬼一樣，它會在你心坎中種下一種恐怖，使你在幻覺上永遠看到這一對眸子。

門開了，外面走進一個人，但不是秋海棠所盼望的袁紹文，而是那個喪盡天良的季兆雄；手裏已握着一柄光芒的刺刀，一閃一閃地在發出耀眼的光來。

秋海棠知道是絕望了。

「啊！不要這樣啊！你們……不要……這樣對付我啊……！」他竭力吐出了嘴裏所堵着的東西，沒命似的喊着；不等季兆雄的刀子刺到他臉上來，他已經早失去知覺了。

當袁紹文累得滿頭大汗把胡會長拖着一同起來的時候，秋海棠的身子已直僵僵地躺在地上了，臉已染得像一顆血球一樣，左邊的一個眼睛也被刀尖割破了，簡直絲毫不再像一張人的臉。

「這是誰幹的事？」紹文抬起頭來，睜圓着一雙眼睛，向院子裏每一個人看了一下，頂上的頭髮幾乎全豎起來。

沒有人敢回答。

「這是誰幹的事？我要跟他拚命！」他一直站到袁寶藩的面前去，相距不到半尺，血紅的眼睛，直釘在老袁的臉上，他已經完全否認他是自己的叔父了。

「老七，別這樣暴躁！」胡會長的來意，原是應着紹文的要求，想給秋海棠說情的，不料秋海棠已給他們這樣殘忍的傷害了，而紹文的狂怒，已到了立刻要和他叔父火併的地步，也便不得不一變而反替袁寶藩說情了。「這件事，論理的確是老兄弟你太魯莽了！你把他這樣毀了，豈不比死還要難受？」

袁寶藩倒也想不到他這一個姪兒竟會如此狂怒起來，而且他不能忘記自己從小那樣的胡鬧，敗盡家產，幾次險些餓死都是他大哥周濟了他；後來漸漸得意了，大哥也在社會上變了紅人，又一再替他說情，替他拉攏，使他步步高升起來，一直到大哥死，也沒有報答過他。所以他的於紹文，平良心說，不能不特別厚待幾分；何況這幾年來，紹文那一件事不替他赤心赤胆的幹？

「三弟，可惜你們來得太遲了一些，我現在要懊悔也來不及了！」他破例的用着很和軟

的聲音說：「但是，三弟、老七，你們總也不願意我戴綠帽子。」

「奴才的話你怎麼……！」紹文依舊怒不可遏地說。

「可是他見了那個啞丫頭的屍首，就立刻昏了過去，這可不是奴才們所說的啊？並且他自己後來也跟我破了臉，當着這些人完全承認了！」他把右手向旁邊那些下人一指。「老七，好孩子我這樣身份的人要一些臉皮啊？不信你可以問他們！」

紹文的怒火，這才略略平息了一些。

「人沒有死嗎？」胡會長回頭去向失了知覺的秋海棠看了一眼，不很關切地問，

「沒有。」

紹文却不會注意他們的問答。

「三叔，」他透着極度悲痛忿怒的神氣，看定了袁寶藩，一字一頓的說：「一個已經給你斷送了，如果你再要討三叔下什麼辣手的話，我寧可討飯，也不願再承認你是我的叔父了！」

「她媽……？」袁寶藩立刻苦笑了一笑。「我那裏再敢對她怎麼樣啊！方才你是瞧見的，我又不曾罵她打她，只帶了那個死了頭來和她對質，已經惹得她要死要活的不肯下休了。現在我們就只當沒有這一會事……。」

不等老袁說完，胡會長便以和事老的身分，輕輕在紹文肩上拍了一下，插嘴出來說：

「好！大量大量，過去的事大家不要再提了！」

紹文漸漸低下頭去，看定着已經爲了愛而犧牲一切的好友，熱淚不覺像潮水一樣的擁了出來。

「不過話要說明，」這是老袁專對他把兄說的：「以後我一定要把她帶回北京去了，再有這種事，我可受不了！」

說着他還把肩膀一聳，腦袋跟兩手同時一縮，做了一醜樣的架子，惹得胡會長也不由笑起來了。

八 可感的友情

當秋棠第二度又回復知覺的時候，身體上最先感受到的反應，就是臉部的疼痛，簡直痛得此雞啄蟲鑽還難受，真像有幾千百口繡花針刺在他肌肉裏一樣；尤其是左邊的一個眼睛，痛中帶癢，癢中帶痛，使他情不自禁的舉起一條右手來想撫摸一下。

可是他的手才舉到一半，便覺得有人把他按住了，接着又聽得一個女人的聲音，在他耳旁輕輕地說：

「別動！過一會就可以不痛了。」

他這才把僅餘的一隻右眼睜開了。在強烈的電燈光下，他發覺自己所見到的幾乎是一片白色；白的天花板，白的窗簾，白的桌椅，白的牀毯，甚至連房內在走動的人所穿的衣服也都是白的。

「這是什麼地方啊？」腦神經在受了過度的刺激以後，兀自覺得有些昏昏然。

「玉琴，你可以原諒我嗎？」一個很熟的聲音，在他牀前響着；他把右眼向四下裏瞧看了她半晌，才發現那幾個穿白衣服的人的中間，有一個竟是袁紹文。

紹文的臉上雖還勉強透着一絲微笑，然而神氣是多麼慘淡啊？他不但不能安慰秋海棠，

反倒提醒了他幾小時前所演出的一幕。

他知道自己從此就完了！這麼一張醜惡的臉龐，別說不能唱戲，簡直連站到人前去都不能了！他真恨不得立刻把臉上包紮着的許多紗布一起掀下來。

「你請靜養幾天吧！」紹文握住了他的手說：「所有的事都在我身上。」

「生命是絕對不妨的。」一個戴着眼鏡，神氣像是醫生一樣的人說。

秋海棠的一隻睜大着的右眼裏，慢慢地滾出了幾滴淚珠來。

「生命？生命當然是不妨的！」他雖然祇用着極低的聲音說，但憤怒的情緒，顯然很強烈地在他心頭燃燒着。「這就叫做死不饒人！」

袁紹文把秋海棠送上這家醫院來的時候，雖沒有把自己的真姓名和秋海棠的真姓名告訴人家，但那幾位大夫一瞧這麼年輕的人突然在臉上受了如此可怕的刀傷，心裏也就猜定內中必有緣故了。

「這位先生的傷口倒真是很麻煩的，即作不爛不化膿，也未必沒有惡痕，而那個眼睛也還大有問題。」那一位戴眼鏡的醫生皺着眉頭說。

同時那女看護也把一顆白色的藥片塞進了秋海棠的嘴裏來，但不等她把一盆冷開水湊到他嘴唇邊去，藥片已從病人嘴裏吐出來了。

「這個我不要吃！」他很堅決地說：「大夫。請你們可憐我，給一些安眠藥水喝吧！」

「不要這樣，王琴！我們有話慢慢的說吧！」紹文忙來不及的低下頭去安慰他。

「這顆藥吃下去就可以使你不痛了！」醫生說。

秋海棠却爽快把右眼也閉上了，嘴唇咬得緊緊的。

「老弟，你這是存心怪我啊……！」紹文才說了一句便又噤住了。「大夫，小姐，」然後回過頭去，改向那位醫生，和站在他對面的女看護說：「能不能請你們暫時出去一會，讓我再向舍弟開導幾句，年輕的人吃了虧總是要負氣的；氣不先平下去，吃藥也是沒有用。對不對？」

醫生笑了一笑，便帶着看護走出去了。

「老弟，」紹文直挺挺地站在秋海棠的床前，也不管他的眼睛有沒有睜開，便用着極誠的語氣說：「這件事真的說起來，你也有幾分不是！當然，我並不是說你和羅小姐不應該發生這種關係，因為她是硬生生地給我叔父騙去的，彼此根本就沒有什麼情感，甚至連名分也沒有；她愛你和你愛她，都可說是很正常的。何況你們平日的行爲又是同樣的十分純潔，即使你不是我的好朋友，我也會同情你們。只是，老兄弟，現在能不能讓我向你提出一個質問？請你說：我這幾年以來，是世是推心置腹的和你做朋友？假使是的話，那末請你再告訴

我，事前爲什麼不略略放一些風聲給我……？」

秋海棠的充滿着熱淚的右眼，不覺便漸漸睜開了。

「如果我心裏早有幾分明白的話，今天的事一定就不會鬧得這樣糟了！」袁紹文很有力地說，臉上顯着十分痛惜的神氣。

悔恨頓時從秋海棠自己的心底裏攢了起來，可是他還不知道應該對紹文怎樣的說才好。

「再說今天的事，我也未嘗旁觀，只是急得亂了主意，心只想去把老胡拉來，讓他幫你講一個人情，不料我們回去得遲了一步，反把你毀了！我本來是可以跟他馬上鬧翻的，而且事實上已經差一些鬧翻了！但仔細想想，他是一個人，當然總有一口氣，這樣的事，要是臨到你我頭上，大概也不能沒有氣罷？何況這個壞主意也不是他想出來的。老弟，你想我終究還是他的小輩，再加又有老胡竭力從旁解勸，在這種情形之下，除掉急着把你送進醫院醫治之外，教我應該再怎樣做呢？」

秋海棠還是覺得沒有什麼話好說。

「現在醫院是我送你進來的，」紹文揚着一條手指，連連向自己指了指幾指。「你要是固執已意，一定不肯吃藥，一定不肯讓他們給你醫治，那就是存心使我爲難了……！」

「但是我往後怎麼還能做人呢？」不等他說完，秋海棠便這樣呻吟着說。

紹文立刻在他床沿上坐了下去。

「老兄弟，往後的事一定都在我身上！」他緊緊地按住了秋海棠的肩頭說：「反正你本來就不大願意唱戲，往後不要再唱就是啦！至於季非雄那個狗才呢？你瞧着：我無論如何決不會放過他！至少限度，我不能讓他活得比你還快樂！」

他說到最後那兩句話的時候，聲音裏有一種很清楚的表示，使秋海棠聽了，知道他是不久一定會實踐的。

秋海棠本來就不是一個蠻不講理的人，而紹文所給予他的解釋，又是那樣的詳盡而親切，他當然不能再使多年的好朋友爲難了。

第二天下午，紹文再到醫院去看他的時候，在廊下便碰見那個主持外科的醫生。

「你令弟的創口大概倒可以不再潰爛了。」醫生說：「只是他老睡不熟，好像心事重得很；我們要是常給他吃安眠藥也不大好，這個對於創口和身體都有很大的影響的。最好你去給他解勸解勸！」

可是這一點却不是紹文所能解勸的了，而且他意料到的我也只秋海棠的心事的一半；在他想來，秋海棠無非總是爲着舊記羅湘綺的緣故，其實他不知道他還有一重更大的心事啊！那就是他那病了的女兒。

因爲這樣雖然接連幾天紹文都在醫院裏坐了許多時候，用各種言語去勸慰他，而秋海棠却還是非吃安眠藥不能睡覺，並且每次睡熟也總是短短的一兩小時，以致精神逐漸顯得衰頹起來。

「你家中的事，羅小姐的事，以及季兆雄那個狗才的事，我可以一古腦兒的給你依次辦好！」這一天，紹文爲了公事和私事的催迫，不能不隨着袁寶藩一起離開天津了，臨走時便又再三的向秋海棠叮嚀着：「現在你自己無論怎樣想也是沒用的，反徒然苦了你的身體！萬一我把一切事都給你辦好了，你自己却一病不起，那豈不白白費了我許多的心血？所以，好兄弟，請聽我的話，且安心靜養吧！我回到北京以後，至少給你三天來一次信，我想用不到你出院，我就有很好的消息告訴你了！」

紹文一路說，一路不住的對他發出很真切的微笑來，希望可以多少鬆解他一些心事；但秋海棠所懷着的滿腔憂鬱，却還像凍得最結實的冰塊一樣的不易溶解。

後來的三天中，他不但睡的時候很少，連食量也減退到比一個害內症病人還不如了。盡管紹文所替他預付的醫藥費還留剩得很多，但大夫們也不由不開始憂慮起來；因爲無論醫生和病人怎樣的莫不相關，但治好一個病人，當然總要比眼看一個危人死去痛快一些！

「七號房間的病人今天情形更不好了，簡直有些神志昏迷的模樣，方才連喝的牛奶也一

起嘔出來了。」一個女看護匆匆地走進辦公室去，向那三位住院醫師報告着。

「這一個人進來的時候就有些古怪。」擔任外科的顏大夫說：「這幾天不斷的聽他在嚷着『梅寶，』『梅寶，』好像心理還在惦记着什麼人咧！」

「不錯。看他那個樣子心事委實很大呢！一天到晚，睡熟的時候最多也不過四五個鐘頭。」看護皺着眉頭說。

「心臟怎麼樣？」另一個禿頂的醫師問。

「因為睡眠不足和食慾減退的緣故，昨天就顯得很衰弱。」內科醫生說。

「要不要照他哥哥留下的地址先打個電報去通知一聲？」顏大夫問。

「這個你可以跟陳院長去商量。倒是今天早上，還來過一個人，你們不提，我於些忘掉了！」禿頂醫生插嘴說着，一面打他那一件白外套的口袋裏，掏出了一方紙片來。一早上來過一個人，他說要瞧一個臉上受刀傷的病人；照他說的年紀和身材都像是七號房裏那個姓周的傢伙，可是他說的姓名不對，而且衣服穿得很破舊，模樣兒也不像一個上等的人。所以我沒有讓他上樓去。只是他臨走留下了這個姓名，再三托我問問姓周的人要不要見他，好在這裏還寫着地址，要找他不難。密司李上去的時候，不妨先問問他看。」

顏大夫整了整鼻子架上的眼鏡，向那看護點了點頭，表示同意的意思；看護便從禿頂醫

生手裏接過了那一方紙片，先自退出去了。

「前天還有兩個報館裏的人也來打聽過這件事，」內科醫生靠在一張藤椅上說：「他們都懷疑這裏面一定有着很奇怪的情節，要我准許他們上去探望探望；我自己倒沒有什麼成見，後來讓陳院長知道了，便說病人精神太萎頓，不宜見客，一陣子把他們轟走了。我想——」

「當然嘍！誰不是這樣啊？尋常打架，臉上那裏會有這般重的刀傷？」禿頂醫生望了望壁上的時鐘，便來不及的卸下身上穿的白外套來。

「對不起，我先走一步！」他向那個內科醫生說。

「大概又是約下了那一位密司去看電影吧？」顏大夫和那內科醫生禁不住相視一笑，大家都知道禿子是最愛玩這一套的。

「別取笑！」禿子已經快走出門去了。

「當心臉上吃刀子！」內科醫生從藤椅上站起來，很幽默地說。

屋子裏正充滿着笑聲的時候，方才去的那個姓李的看護又奔回來了，臉上也透着很興奮的笑容。

「顏大夫，這可好啦！」她的右手裏兀自拈着那張紙片。「七號的病人一瞧見這個名

字，便高興得了不得，再三要我馬上去替他找來……。」

「是一個男人啊！」內科醫生茫無頭緒地說。在他想來，男人害病的時候，最歡喜看見的總是某一個女人；換了女人害病，也必然是這樣。而且幾年來他當醫生的經驗，似乎也很容易證實他這個理想，所以他一聽那看護的話，便覺得萬分詫異起來。

顏大夫却不說什麼，祇把那紙片接了過去。

「趙玉崐，旭街老丹鳳茶園轉。」他輕輕地這樣念着。「禿子的話不錯，看來真不像是個上流人。好！你上去吧！告訴他我們立刻打發人去找，教他自己先安心休養，過一會我們好歹總有回音給他。」這些話都是專對那個看護說的。

不等那看護退出去，外面走廊下裝的一具電鈴，已給顏大夫掀得震天價的響了。

×

×

×

當趙玉崐隨着姓李的護士走進了七號病房以後，秋海棠所僅餘的一個眸子便一動也不動的看定着他，玉崐的視線當然也集中在他那紮滿了紗布的臉上，兩個人足足有五分鐘不會出聲。

秋海棠這一副狼狽的情態原在玉崐意料之中，但玉崐的突然變得那樣憔悴消瘦，却不是他帥弟所能料想到的。

「二哥，梅寶怎麼樣了？」秋海棠忍不住先昂起頭來問。

「很好。」

又靜默了一二分鐘，

「老三，恭喜你！你不是一直不願意唱小嗓子嗎？往後你就再要唱也不成了，這倒是天從人願！」別人都是吃飯長大的，唯有趙玉崑，却像是開玩笑長大的；把弟兄在這種環境之下重會，他統共祇說了一句正經話，便又故態復萌的說起風話來了。

秋海棠忙着把右眼向他瞅了一眼，心裏委實不願意讓醫院裏的人知道自己的真面目。

「這裏是醫院還是監牢，老三？」玉崑就在病床左邊的一張小椅上坐了，眼睛斜望着那女看護，嘴裏這樣問。

不等秋海棠理會得他是什麼意思而答復他之前，玉崑已把最後一句話說出來了：

「爲什麼不能讓我跟你單獨說話呢？」

秋海棠知道他又在那裏放刁了，險些從綳帶下面笑出來。

一因爲周先生的病勢很不好，所以我們要留在這裏照顧他。一那個女看護倒也很聰明，知道玉崑的話純粹是對她而發的，便一路走向門外去，一路微笑着說：「既然這樣，我可以暫時出去休息一會，周先生假使要什麼東西的話，請打鈴！」

「勞駕，勞駕！」秋海棠來不及的向她說，聲音始終是非常的低弱。

病房裏便祇剩兩個人了。

「光是臉上受一些刀傷，你的身子不應該這樣虧弱啊！」玉崐站到床前去問。「老三別處可會給他們做過沒有？要是受了內傷，這些大夫們就根本治不好！」

秋海棠很乏力的搖了搖頭，竭力想伸出一條手去拉住玉崐的手，但力氣竟一些也沒有。

「我不比你，受了這場恥辱，心裏老是悶得很。」他說話時顯得更吃力，說了三句便不得不緩一口氣。「一面又惦记她和梅寶兩個人，所以……這幾天來……，睡也睡不熟，吃也吃不下……。」

玉崐似乎很不以為然的勉強笑了一笑。

「依我說，你們這樣的事根兒就多餘的！」在他的人生觀上，大概祇有喝酒是做人的大事。「現在弄得吃了苦還不算，躺在醫院裏也不能安靜，一天到晚，還要牽腸掛肚的惦记人家。那麼，待我告訴你吧！梅寶的病先頭真是害得不輕，但這兩天已經照舊會跳會笑像一頭小白狗一樣了。」

秋海棠很出神地聽着，同時又在玉崐的臉上發現了一個奇蹟：從前這個武工好得像一個飛賊一樣的丑角，對於孩子是從不感覺興趣的，儘管他時常隨着秋海棠上他們的金屋去，甚

至單獨前去替他們料理那個家，但見了梅實總是只笑笑就算了。——對於別的孩子，他簡直笑也不笑。可是今天却有些古怪，他一提起梅實，臉上便透出一種很慈愛的笑來，爲前此所絕對沒有的；並且他的臉龐的瘦削和精神的萎靡，對於秋海棠，也同樣是一件怪事，因爲這都是以前所沒有的，即使在他窮得精光的時候，也從不如此。

「二哥，瞧你的神氣好像也害過什麼病嗎？」

玉崐苦笑了一笑。

「放心，我決不會爲你上什麼心事，倒是你們那個小姑娘却真把我害苦了！幾天幾夜的發燒，害得我比日夜唱雙調還累。外面去請大夫，配藥，買東西是我，晚上跟媽媽子輪流着抱孩子也是我；這種婆兒媽兒的事，我姓趙的一生也幹不來！」說着，他便把身上的長衣卸下了，翹着一腿，坐在秋海棠的床沿上。「好兄弟，我給你磕頭行不行？別問梅實這孩子我現在心裏多少疼她，可是這樣一天到晚的把我關在家裏，再過幾天，我這個人一定就要廢了！所以，老三，千萬求你好好養息，快些給我把這副担子挑過去吧！」

玉崐說的時候，盡管還帶着幾分開玩笑的氣息，但向來知道他那樣野馬似的性格的秋海棠，已不由感激得心酸淚落了。

「你既然惦記她，爲什麼不派個人來叫我呢？」秋海棠從單薄的線氈裏，勉強伸出一條

手來，握住了玉嶁的膀子，玉嶁立刻輕輕地鬆脫了，依舊把它放回到原來的地位上去。

「我怕那個地方給別人知道了不妥當，……別讓小梅寶也給他們硬搶了去……」
玉嶁從自己的衣袋裏，掏出一支又嫩又香的捲烟來，放在手掌裏滾了一滾，然後回頭去看着他把兄弟說：

「老三，讓我打鈴要一匣火柴行不行？」

「行啊！怎樣會不行呢？」

「可是，假使另外要付錢的話，老三，却只能算在你的賬上了！」他一面打鈴，一面裝得很正經地說。

秋海棠也不由給他逗得笑起來了。

「請給我們拿一匣火柴來行不行？」看護進來了，玉嶁便站起來向她說：「還有，請問你，我這個朋友現在他可能吃些東西嗎？」

秋海棠真想不到他會借這個機會哄自己吃東西的。

「怎麼不能？困難就在他自己不願意吃啊！」看護很莊重地說。

「現在他心裏已覺得好些了，大概是看見了我的緣故吧！」那女看護見了他那樣滑稽的神氣，撐不住也笑了。所以我就勸他吃一些東西，而他自己也願意吃。」

「好，那末我立刻去把鷄湯端來吧！」看護馬上又出去了。

玉靦從椅子上撿起了自己才脫下的那件皺得不堪的長衣來，很純熟地望肩頭上一丟，那支又皺又曲的紙烟却已再度被塞進衣袋去了。

「老三，梅寶很好，據我向各人打聽大家都說她的娘也很好，袁大胖子並沒有難爲她，此刻好好地在北京。這樣，你的心總可以安定了！」他站在病床和房門的中間說，臉上透着從沒有見過的正經的神氣。「我不能再耽擱了，醫生要梅寶吃的外國橋子還得買幾個回去咧！別的話我們現在也來不及說，我只要勸你好好地養息起來，唱戲飯不吃沒有關係，天下沒有餓死的人！像你這樣變得飯也不吃，覺也不睡，倒是真會送命的！好兄弟，快給我放心吧！」

秋海棠不由自主地在枕上向他點了點頭。

「再過三天來接你回去吧！」玉靦的影子很快的在門的後頭消失了。

直到第二天清早，秋海棠在破例的睡熟了大半夜之後，才想起自己所交給那個奶媽子的錢已經留得很少，玉靦又是向來窮得混身找不出五塊錢的怪物，那幾天梅寶害病，請大夫吃藥，以及日常的開銷，真不知道是怎樣對付過去的。

「昨天懊悔不會給他幾十塊錢！」這個念頭才一轉，他方始想到自己是穿了一身薄綢的

短衫褲進醫院的，後來祇知道紹文替他付了醫藥五百塊錢，十一個遠過於自己這次帶上天津來的現款的大數目。——還有六張五塊錢的鈔票塞在他的枕頭下面，此外就想不起自己再有什麼錢了。

「因為想起了錢的問題，不覺又聯想到了袁紹文。」

紹文回北京去已經有十一天了，秋海棠的腦袋裏差不多天天在想他，雖然沒有像羅湘綺和梅實那樣的使他寢食不安。但紹文自從七天前來過一次信以後，從此便杳無消息，這一點也的確使他放心不下。

雖然他現在並不急於需用錢，梅實和那奶媽子的食用也有限得很，玉岷無論如何窮，總不致沒有方法維持，可是他對於趙四，榮奎，金大個子和家裏其餘的那些人，却實沒有一個任得過。紹文原說回京以後，第一就替他料理家事，把他臥房裏所藏的現款，和存摺一齊收起來，下人至少先打發走一半。行頭也慢慢的設法出賣……。然而，奇怪得很紹文七天前來的信上就祇說起見過趙四，別的一個字也不提，後來爽快信也不見再來了。

「難道他不先替我安排好便隨老袁又到別處去了嗎？——他禁不住這樣想。——但即使上他處去，也應該有信啊！」他真想不到是什麼緣故了。

這天下午玉岷突然又來看他了，一進門便透著非常興奮的神氣。

「老三，果然做出來了！」他把手裏捲着一張報紙向秋海棠揚了一場，沒頭沒腦的說：「好一個袁七爺，真够朋友！季兆雄那個小子竟給他做掉啦！」

秋海棠睜着一只眼，一時竟聽不懂他說的什麼話。

玉崑像風一樣的旋過身子去，輕輕地掩上了房門。實際上，那幾個看護也都知道七號的病人有些蹊蹺，紹文和玉崑的兩次要看護走出去，已使她們起了戒心，再也不願站到病房裏來妨碍別人的談話了。

「你看吧！報上登得很清楚。」玉崑悄悄地蹲在秋海棠的床前，雙手拉開了那一張報紙，距離秋海棠的臉部約摸一尺遠近，恰巧可以使他不用自己伸出手來很清楚的看到報紙上的文字。

秋海棠先把右眼翻往上端去一瞧，原來是一張三天前出版的「北京晨報。」

玉崑也知道他祇剩了一個眼珠的不便，忙把雙手移下了些，正好讓他可以看到自己要他看的那一段新聞。

其實在他沒有移動之前，秋海棠已經也看到了。

新聞的原文是：

一城南血案

少主槍殺侍從

兇手已於當晚自首

鐵獅子胡同十七號袁宅爲數年前曾任總辦袁寶藩之別第，除袁之一妻三妾同居一宅外，其姪袁紹文（年二十四歲，未婚，現在某省幾關一等祕書。）每來京時，亦常下榻袁宅內。昨晚袁紹文因事向侍從季兆雄（年二十九歲，山東維縣人）質詢，主僕突起爭吵，袁狂怒之下，竟出懷中自衛手槍向季轟擊，當被擊中要害，即刻身死，事後袁即立投該管警署自首留獄候審。據記者探悉，該侍從向天津英租界袁宅充侍衛，自來京至被殺，先後不足五日云。」

秋海棠把這一段短短的新聞看了許多時候，在玉岷想來，總還道是他因爲僅剩了一個眼球的緣故，所以看得比別人格外的慢了，但實際上秋海棠是早已看完了，他只是睜大渾一眼，默默地在出神而已。

「季兆雄的死，當然是使他覺得非常痛快的，但紹文竟會這樣魯莽的下手，又與他平日的行事不同，不彀使他覺得很詫異；除了痛快和詫異這兩種感覺之外，他對於老友的了爲了自己而踉蹌入獄，更感到極度的不安。」

「七爺太好了！」隔了六七分鐘之後，他才慢慢地把臉旋向外床來，看着玉岷說。

玉崐放了報紙，身體輕輕一躍，便立刻在床沿上坐定了。

「真痛快，真够朋友！今天晚上，我至少要多喝四兩白乾！」他翹起了一個大姆指說。自從昨天玉崐來過以後，秋海棠的心事原已安定了不少，飲食和睡眠都有了顯著的進步，但今天一見到這個消息，心裏不覺又亂起來了。

「老兄弟，你放心吧！」玉崐雖然祇能在紗布以外看到他臉部的一角，但神氣的變換總是可以覺察的。「七爺他是個主子，又是一個場面上的人，殺掉了一個萬惡的奴才，我想一定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常言說得好：官官相護，只要過一次堂。遮遮外面人的眼睛，便馬上可以出來了！」

秋海棠不說什麼，只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所以我時常說女人是近不得的！」玉崐在衣袋裏掏摸了半響，又掏出一支爛破不堪的捲烟來，小心翼翼地在兩個手裏搓弄着想把它搓得端整一些。「你瞧：這件事不但害了你自己，還把一個袁老爺也害進了！」

這兩天他臉上從不見有酒容，以及當把一支破爛得幾乎不能吸的捲烟掏出掏進，不覺又使秋海棠猛可想起了一件事來。

「二哥，今天你把我這裏的三十塊錢帶了回去吧！」

「錢？不妨事！」王岷把兩個眸子向屋內瞧了好一會，却找不到一匣火柴，便把那支捲烟又藏了起來。

「我這個人窮雖窮，神通可大得很！譬如這半個月，我簡直沒有出過一次台，連一毛錢的份子也沒有分到；可是梅寶的疾病得最厲害的時候，照樣替她請最有名的大夫，漢醫西醫一天換了幾個，到現在我也沒有替你向人家掛過什麼賬！我這一個人就是這一些本領，你也不用給或發愁！」

「怪不得你酒也不喝，烟也不抽，說不定還爲我欠了一大筆的債！」秋海棠在床上輕輕地翻了一個身說：「我原想得七爺把我的東西收拾好送來大家……」

不等他說完，王岷已懂得他要說的是什麼話，而且不由不承認他是對的了。

「不錯，就是這幾天裏，你手下那幾個傢伙怕要做出事來！」他把兩條衣袖略略擡起了一些，袖管上是至少已有着四五個破洞了。「榮奎那小子第一個就靠不住！還虧你家裏沒有媳婦兒養着，不然他準會給你帶走的！」

秋海棠對於他這個師兄的不問什麼地方，一味的愛說笑話，簡直毫無辦法。

他又在枕上翻了個身，腦神經很快的轉動着。

「二哥，梅寶究竟好全了沒有？」

「怎麼沒有！方才我還扶着她，在院子裏走了兩圈矮步啊！」

「那很好！」秋海棠微微透出了一些笑容說：「二哥，既然這樣，就請你給我快回去看看吧！也許現在還來得及。並且七爺畢竟怎麼樣了，我也惦記得很，你一去就可以想法子叫他見見了。」

玉崑不就答應，低下頭躊躇了好一會。

「說實話，京裏我真不願意去！你想想最好另圖一路人馬上去吧！」

「你又不是玉華，難道也怕袁寶藩那個混賬東西嗎？」

「膽小子才怕他！」玉崑差一些從床上直跳起來。「不過你既然說起劉老大，我倒先要問問他近來怎麼樣啦？你們兩個筆下都來得，大概總有消息吧！」

提起劉玉華，秋海棠的心上又不覺又擁起了一陣不快。

「他一真在上海搭班，只是南方人都愛看京戲，老大一時還冒不起來。去年李玉芳從上海回來，告訴我他的景況很不好，大烟倒已抽上了，我便馬上給他匯了二百塊錢去，另外寫了一封長信，竭力勸他把烟戒掉，有機會馬上回北方來，祇要跟我一起出台，那怕不紅。豈知這信去了許久，始終不見他有回信給我，想必我那幾句勸他戒烟的話，說得太激切了些，反使他生氣了……」秋海棠接連着說了這長篇話，才覺得氣力有些不濟起來，可是從大體

上講，他今天的情形的確已比昨天好多了。

「本來你是多餘的！他們唱譚派醫生的怎麼能不抽煙？不抽煙還成個譚派醫生嗎！」玉峴忍不住這樣信口取笑着。

秋海棠也知道他存心要逗開自己的心思，別再爲了玉華又添上一重愁悶，便立即把話鋒移到正文上來。

「閒話少說。老二，你究竟肯去不肯去？」

「不去諒你也放我不過。」玉峴的手又在衣袋裏摸索着他那一支僅餘的捲煙，可是這一次並沒有掏出來。「反正像這樣降妖捉怪的勾當，也還算得是我的本工戲，不怕趙四榮奎這一班東西飛上了天去！」

然而事實却不然，待他在第二天趕到北京，畢竟因爲日子已過了好幾天，榮奎金大個子和秋海棠家裏另外幾個與妖作怪的下人，已經都逃得不知去向了，只剩一個並沒有出過什麼花樣的趙四，還在那裏坐着守着。

「啊！這次的亂子可真出得不小！」趙四見了玉峴，便把一雙又短又胖，活像兩瓣仙人掌一樣的手拖住了他的衣袖，逕自走進秋海棠的臥室去。「我也不知道三老板究竟在天津出了什麼事，那些混帳東西竟敢把他的鈔票，存摺和幾箱頂好的行頭全偷走了，十層中至少去

了七八……。」

王岷無論怎樣的歡喜說笑話，一聽趙四這一篇報告，也不由驚地變了臉色；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

「他們是怎麼知道的？」他呻吟了好一會，才向趙四這樣問。

趙四因為長得太胖的緣故，儘管一路不停的揮扇，臉上和身上的汗，還像珍珠泉一樣的骨騰騰地冒出來。

「這就是季兆雄那小子弄的鬼戲啊！」

王岷不很明瞭地向他看了一眼。

「讓我慢慢告訴你吧！」趙四先把一條浸透了冷水的毛巾在臉上用力擦抹了一陣，然後氣喘如牛地說：「初七那天晚上，向來在天津袁公館裏當侍從的那個季兆雄，忽然一個人闖到了這兒來，先是亂七八糟的跟我們敷衍了一陣，後來就把榮奎那小子單獨約了出去；第二天，榮奎和金大個子兩個人，便鬼鬼祟祟的商議了大半天，我湊巧有些事出去了一會，回來之後，也不會怎樣注意。不料他們早就不存好心，幾個人不知道拚湊了多少錢，買來許多酒和我平日愛吃的東西；二老板這一層的確是我趙四的短處，一生太愛吃喝……！」他那滾圓的胖臉上，立刻就透出了很慚愧的神氣，充分表示着引咎自責的意思。

「別提這個，快說下去吧！」其實這也正是玉峴自己的短處，所以他倒很同情趙四。

「這麼一來，我就給他們灌醉了，醉得竟像一頭死豬一樣。第二天，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醒的，醒了之後，還不知道他們已做了那樣的好戲；直到袁七爺來告訴我，三老板在天津害病，要把家裏的東西收拾一下，這才發覺現錢也丟了，存摺和行頭也不見了，連榮奎金大個子和另外兩個小混蛋也一起走掉了！這一急可真險些把我急死——」。

說到這裏，趙四臉上和頭上的汗，再也不容許不休息一會了。

「榮奎，金大個子他們這班人，難道都沒有牽頭人嗎？」湊他在第二度揩拭汗水的時候，玉峴便插嘴着這樣問。

「有是有的，可是他們也沒有辦法啊！」趙四搖着他那四五十斤重的腦袋說：「後來還是七爺出的主意，一面開了失單，教我上警察署去報告，一面打電話上銀行裏去送信，請他們見了存摺不要付錢，最好馬上把人扣……」。

「那末扣到沒有呢？」玉峴想這倒是一個很好的希望呢！

「可惜已經太遲了，一個可以動用的存摺已給他們提空了，還有三個叫做什麼定時存款，總算沒有動；可是人已經去過了，他們知道不能動，當然就不會再去啦！」

「這樣說，難道就此罷了不成？」一句戲詞，不覺就從玉峴嘴裏衝了出來。

「別性急，還有下文咧！」趙四把一柄大葵扇從右手裏遞到了左手裏去。「七爺一問情形，知道季兆雄那小子頭一天曾經來過，回去便馬上盤問他，不知兩下怎樣一錯勁兒，七爺竟把那小子做了……！」

「這個我知道，現在七爺可曾放出來沒有？」趙四教他別性急，今兒的玉峴偏，是特別的性急。

「本來大家都說他是有錢有勢的人，最多過一堂就完了；那知法律不容情，前三天判決竟判了他十六個月。你說氣人不氣人？最奇怪三爺是他叔父，又是很有面子的人，也不想法子把他保出來！」

玉峴這才完全明白了。

「好得很！」人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往往會說出這樣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話來。

趙四突然站起身來，把原是壓在一個硯池下面的兩張寫滿了字的信紙遞給玉峴。

「這幾天我就一個人在家裏好好清查了一下。除掉人欠，欠人的賬我不很清楚以外，旁的東西，不論值錢不值錢，我都一古腦兒的開在上面了！」他一面在屋子裏來來回回的走着，一面這樣說：「停一會你可以再點一點。」

不料玉峴看也不看，便把那兩張信紙往口袋裏塞了進去。

「不忙，這個是小事！我們最好先去望望袁七爺，老三還有幾句話要我向他交代。」話沒有說完，他的身子已打座位上站起來了。「四爺，現在就請你伴我去走一遭成嗎？」

「怎麼不成！」趙四來不及的答應，可是他回頭一望窗外的陽光，不由立刻皺起了眉毛來，因為胖子原是沒有一個不怕熱的。

玉峴一心想見袁紹文那裏還顧得他怕熱不怕熱，當下一陣子催着他穿起長衣，囑咐了家裏留下的兩個年老的下人幾句，便忽忽一同走出人門去。

「是那兒？」到了大門口，因為要套車子，玉峴才想到應該先問一問清楚。

「一法院監獄。」趙四顯然已經去過幾次了。

袁紹文這一次的被判十六個月，在別人固然都覺得很詫異，可是他自己的心理，却是最明白不過的；幸而他還是一個官吏，而且袁寶藩也並不真想替季兆雄報仇，只是怪他不該太偏向秋海棠，爲了他竟不惜把自己的侍從殺死，所以要他多少受一些磨折。但紹文畢竟是一個有身份的人犯的又不是什麼不赦大罪，因此行動雖然失了自由，但起居却還相當優待，同時袁寶藩在表面上也不願做得太顯，依舊天天打發家裏人送菜送飯的來侍候他。

趙四引着玉峴一進監獄，便毫不費事的在一間很黝暗的室裏和紹文見面了。

「七爺，這一次真累了你了。」玉峴先搶在頭裏說，可是心上不免覺得有些奇怪，他想

這個樣子那裏還像坐牢的犯人啊？

紹文懶洋洋地躺在一張木床上。

「別人特意要我這樣休息休息，還有什麼累不累呢？」他這麼一說，玉崐心理就明白了。「你才從天津來嗎？玉琴的傷口怎麼樣啦？」

「快好了，」玉崐說：「他心裏覺得很過意不去。」

紹文苦笑了一笑。

「我才對他過意不去咧！他要我辦的事，什麼也沒有替他辦好……」

「七爺，銀行裏的事可有什麼消息嗎？」趙四突然插嘴着問。

「這個倒不成問題，我的朋友才來告訴我明後天他們就可以把摺子補給你了。」接着，他又回頭去向玉崐說：「你來了很好，快幫着趙四把他家裏的事弄好了，一同趕回天津去，讓他也好放心……」

玉崐和趙四都忙着應了一聲是。

「我自己簡直沒有臉再給他寫信了。」紹文又補上一句。

「這是什麼話？七爺，你爲了老三跌進這個地方來，就是做老子的待兒子也不過這樣了！」玉崐笑着說。

趙四正用一條手巾在擦抹臉上的汗珠，聽了玉峴的話，也忙着連連點頭，表示附和的意思。

紹文祇微微一笑，便故意把話又到了別處去。

平日趙四見了紹文原是不大敢說話的，這時候他混身披掛，就是坐着不動，汗已經淌個不停了，因此他爽快連一句話也不說，盡讓玉峴和紹文連續着談了幾十分鐘。臨走紹文握着玉峴的手。

「告訴玉琴，」他悄悄地向玉峴一個人說：「還有一件事我不能再替他辦了，勸他息了這個念頭吧！」

玉峴微微把頭一點，心裏很明白這就是指的羅湘綺。

九 一個古怪的莊稼人

時間是最不饒人的，一是眼三個年頭又在不知不覺中溜過去了。但在這一個差不多完全與世隔絕的李家莊內，却什麼也不會改變：三年前田裏種的是麥子，高粱，棉花，到現在也還是這樣。三年前莊裏祇有四五十份人家，如今也還保持着這個記錄，一家也不多，一家也不少。老黃牛天天跟着主人下田去，疲憊的瘦驢，拖着笨重的大車，在小路上往來，簡直什麼也沒有改變。

假使一定要說有些改變的話，那末第一個就要數到吳三了。

三年前一個深秋的傍晚，在日光已給黑暗吐瀉不到一半的時候，莊子裏每一份人家的大門差不多全掩上了，在黃色的田野裏，祇剩幾個頑皮的孩子的身影在浮動着；突然，從東面駛來了一輛驢車，悄悄地在吳老爺家新蓋的那所大瓦房的前面停住了，接着便有好幾個人從車上下來，給吳老爺引進屋子去，吳家的兩三個抗活的又打車子上搬下了許多的東西來，有箱籠也有綢緞，很像是吳家的親戚特地來投靠他們的。

第二天早上吳老爺便提着一支旱煙管，親自到各家去邀了一二十個上年紀的人，到他家去喝酒，說是他的姪兒老三在天津死了媳婦兒，沒人照着那個三歲的小姑娘，所以爽快搬回

鄉裏來住了。

大家到他家裏去一看，他的姪兒也還不過是一個二十八九歲的小夥子，穿着挺齊整的長衣，很像個生意人模樣，人也非常和氣，見了這些老頭兒，恭恭敬敬的叫着老伯老叔；只是有一件事情很奇怪，那就是他臉上所繫裹着的一大塊白布了！

吃過幾盞酒，有幾個快嘴的少不得就要開口請問了。

「三老官的臉上，可有什麼毒瘡害着沒有？」

「不是的，」吳老爺便把預先準備下一段解釋告訴他們。「上個月姪媳婦死了之後，三老官給她在廟裏上齋，年輕人什麼事情都喜歡講快，難免有些粗心大意，不知怎樣打翻了一個燭台，便給燭油燙傷了，連左邊的那個眼睛也幾乎斷送掉。」

大家望吳三臉上一瞧，果然左眼上下都有一條很長的黑印，連下面的眼皮也碎了一塊。經過了這一次很簡單的介紹以後，秋海棠便正式在李家莊上住下了，最初不但他臉上繫的白布引起了每個人的注意，便是他的衣履的整潔，和膚色的妍白，也使莊裏許多女人討論了好幾個月。當然，小梅寶的長相和衣飾，也是絕對和這莊裏別的孩子不同的；甚至那個奶媽子也因為嬌養了幾年的緣故，站在鄰舍人家的婦女中間，總是顯得太漂亮。

鄉村裏的生活，雖然使秋海棠的一顆心漸漸地平靜了下去，但同時，這樣的環境却又未

弟太寂寞了。

他的叔父和堂兄堂嫂都是不會見過世面的莊稼人，縣舍中雖有幾個粗通文墨的，他又不敢隨便交往，除掉逗引小梅寶說笑之外，他簡直祇能整天的悶坐。

後來他覺得實在不能再坐下去了，第二年春天，便脫下了長衣，照樣赤足芒鞋的走下田去，跟他堂兄和家裏幾個活計一同操作。可是他的身材本來生得很瘦小，皮膚又是特別的白嫩，再加臉上紮了那麼一大塊紗布，不但終年不見陰下，而且天天換上一塊新的，看在人的眼睛裏，先是第一個不順；因此李家莊上的人，在背後差不多是沒有一個不要議論他的怪相的。

然而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人們因為已經看慣了的緣故，終於也見怪不怪了。

到得第四年的頭上，工作的鍛鍊和陽光的灼曬，已使秋海棠在外表上完全成爲一個莊稼人了。「秋海棠」「吳玉琴」「吳鈞」……這幾個名字，也從不再在他眼前出現，或耳鼓上聽到了；每個人見了他，都叫老三或吳三，三十歲前的他，彷彿已跟羅湘綺同時死去了。

包括他的叔父和梅寶的奶媽子一起在內，再沒有人會想到幾年前還在紅氍毹上轟動九京的名角兒，就是現在這一個又瘦又黑，又憔悴，彷彿已過中年的莊稼人。

三年來李家莊還是李家莊，一切的人和物，也依然如故，祇有秋海棠却已完全改變了。

「三弟，這麼重的東西你還是不要抗吧！」這一天，秋海棠跟那個媽媽子的丈夫王四兩個人，從田裏抬着一大籃的黃豆回來，才走進自家門口，便累得氣也喘不過來了；他的堂兄吳大正在院子裏榨榨了麵，一見便忙着奔過去把他替了下來。

秋海棠來不及回話，忙打茶缸裏舀起一碗半黃半黑的涼茶來，做一口喝了下去，頭頸裏那幾條漲起着的青筋，這才縮退了些。

「狗子今兒有事回去啦！早上收的幾籮豆，王四一個人也抬不回來啊！」他把上身那件藍布大褂的領口略略鬆開了些；盡管做了兩三年的莊稼人，要他挺胸露臂，却還有些不慣。「讓

我練練筋骨也是好的。」他微笑着說。

吳大跟王四抬着一籮豆，已折往東邊的屋子裏去了。

「我早告訴你兩個活計是不夠的，春天你偏要把那個張癩痢打發走，其實家裏也不短一個人的吃喝！」吳大的聲音在門的那一旁響着，很有幾分埋怨的意思。

秋海棠放下茶碗，默默的苦笑了一笑。

其實他的所以要把張癩痢打發走，原不是爲了想省一個人的吃喝，實際上他心裏也有他的苦衷。因爲這李家莊原是很小的村落，十家倒有九家都是生活很艱苦的窮人；秋海棠帶着他女兒回來的時候，雖不是肥馬輕裘，僕從如雲，但看那些窮人的罪裏，却已十足像個土財

主了，因此後來就有許多親戚上門來告貸。恰好聽到秋海棠又是向來慷慨慣了的，聽他們說得可憐，便不問張三李四，來一個答應一個。吳老爺子起初因為他才回到鄉裏，親戚鄰舍不能不結交，所以也並不攔阻，到後來眼看向無瓜葛的人也紛紛上門來找他姪兒了，並且其中有幾個都是莊裏出名的無賴，借到第一次就想第二次，有了第二次又想第三次，簡直不關到借錢給他的人顛到向他們告饒決不肯罷休，吳老爺子一着急這才再三向秋海棠勸了幾次，但半年不到，五百多塊錢已付之流水了。

「只要以後不再借給他們，這五六百塊錢又算得什麼呢？」他聽了他叔父的勸告之後，最初心裏還毫不介意，反淡淡地這樣微笑着說。

但一年後他也不由不開始憂愁起來了。

第一、事實給他證明，只要以後不再借給他們這一句話是絕對行不通的，至少對於那幾個無賴；有一次他們就險些跟他在村口上打起來。第二他看到梅寶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而龐那樣的秀麗，資質又是那樣的聰慧，即使是改穿了鄉下孩子的服裝，但跟他哥哥的兒女站在一起，還是有着極顯著的不同，使秋海棠深深地感覺到梅寶是應該另有她的前途的；在這樣的窮鄉僻壤裏，一定會埋沒她的一生，爲了他的愛女的幸福，他決定要找一個適當的時機，另外遷到別處去好好地把她造就起來。這樣他就漸漸覺得自己所有的積蓄的不夠了。

玉彪和趙四從北京替他帶回來的除掉兩個定期存摺——六千——元以外現款原也有兩千多元；但爲了搬家，爲了置辦東西，爲了結交親友，爲了這一年多來因家用不夠而一再貼補，爲了……箱底裏藏的現款，已經快不到一千了。

於是他開始憂愁了。

「老尤，你在這裏也氣悶得很，再說我這個人已經是完全廢了，你跟着我！定也不會再有什麼好日子過。」

第一件事，他先把那個從北京跟來的下人打發走，給了他一百塊錢路費，另外一封介紹信。「你還是回到京裏去，憑我這封信去找李玉芳李老板，大概也是不會虧待你的……。」

老尤走後，他自己便脫下長衣，跟着他堂兄等一千人，親自下田工作起來。

到第四年春天，他爽快地把那個找活的張賴狗也發了；他知道祇有竭力把場面縮小，一面拚命的操作，才可以使別人不再想他是有錢的財主，同時也好把那六千元的存款留下來，好好地培育他的愛女。

他這一種打算吳老爺子倒完全是同意的，但他堂兄和那奶媽子的丈夫王四兩個人，心裏却都有些不自在。本來人性原是賤的，一箇苦做苦吃，便沒有問題，祇要路路舒服了一些，再要他們苦起來不免就要怨天尤人了。

梅寶這孩子倒也有過人的天性。待到他自己會吃東西，會穿衣服之後，便不肯再跟奶媽子在一起睡了；每晚像一頭小貓似的伏在秋海棠的腳後邊，發出很可愛的輕微的鼾聲來。從第二年起，秋海棠爲了常要下田操作的緣故，臉上的紗布已去掉了，露出兩條很闊的疤痕，皮向兩邊捲起，顏色紅中透紫，紫中透紅，每個孩子見了，都要掩着臉，怕得不敢向他看；但梅寶却像沒有看見一樣，時常撲在他的懷裏，把自己一張蘋果似的小臉貼到她爸爸的頰上去，兩手緊緊地勾住了他的頭頸，好久不放。

因爲她不再需要那個奶媽子照看了，吳老爺子便指揮那奶媽子也在家裏或田裏做一些比較粗重的工作；起初她念在秋海棠待她的恩德，還覺得很願意，再加梅寶也依舊和她很親熱，這樣居然勉強平平安安的過了兩年。

曇眼又是隆冬天氣了，這一晚，小梅寶照例又把湘綺所留下的一本貼照簿捧出來，翻看了一遍，一面伏在暖坑上，媽媽長媽媽短的和秋海棠兜搭着。

「方才不是給你說過了，媽媽比大孀子長得還高一些！」今兒秋海棠的心裏委實很煩惱，小梅寶把同一個問題向他重復着提出了三四遍以後，他答話時的語氣，不覺便比平日生硬了許多。

前三天他就聽到過這麼一個消息：

天津市今年春季受了水災的影響以後，各種行業都很清淡，尤其是生活程度到比較增高了幾倍，這樣以來真是民不聊生啦！所以銀行和大商店也都有不能維持而關閉了營業。

這一個慣於在鄉下販賣大綢的山東人說的，憑秋海棠的識見來判斷，其中當然有一大半是不值一笑的言語，可是津市的已經發生災難，却也決非一個經濟人所能杜造的。

「銀行也倒了幾家……！」這句話是最使秋海棠感到不安的。

而今天他所接到的趙四的快信，果然就證實了那山東人的話。他說最近福華銀行和大新銀行兩家因受經融滯澀的關係而透着很不穩要倒閉的消息，這兩家却正是秋海棠儲藏他僅的一些積蓄的所在啊！所以照趙四的意思，他自己應該立刻就去一次，以免全部覆沒。

秋海棠蹙緊着雙眉，坐在一條板凳上，儘對那一盞煤油燈發呆。

他記得當初把這兩筆款子存在大新銀行和福華銀行去的時候，很有幾個人勸過他，認為這兩家銀行，沒有信用和穩固的資本金的，將來很容易受到影響；但那時他把袁寶藩叔姪倆看得真像至親一樣，聽說他們常和這兩家銀行的行長來往，便終於毫不遲疑的存了進去。後來他跟湘綺談起這件事，她也覺得很不妥，可是期限沒有到，又不好意思教紹文去替他先提出來，想不到如今果然後悔不及了。

「爸爸，你說過了年就送我回鎮上去念書，方才老爺子告訴我再過幾天咱們家裏又要

吃澇澇順了……爸爸你幾時給我去買書包兒來啊？」梅寶很小心地藏好了那本照相簿，坐在坑沿上，睜大了一雙很疲倦的小眼，看着她爸爸的背影問。

秋海棠卻沒有聽見，銀行的事已使他想得出神了。

「爸爸，你怎麼不說話啊？」梅寶立刻扳着棉鞋，走到秋海棠的前面來，把身子伏在他的兩個膝蓋上，仰起着小腦袋，看定了他爸爸的那一張鬼怪不堪的臉龐。

「好孩子，時候不早了，你先去睡吧！」他輕輕地把梅寶抱了起來，走向暖坑邊去。

梅寶一路愁愁地向他癡笑，一路自己把外衣脫下來，秋海棠就在旁邊心神不屬地看着她。

「乖乖地睡吧，孩子！」

他重復在燈前的一條板條上坐了下去，趙四託人寫的那封信，又第七度被抽出來看着：大新銀行已倒了，三千多塊錢還能在哪裏收回半個子嗎？若是福華銀行也照樣來一個關門大吉，又該怎麼辦呢？

窗子的隙縫裏猛可又吹進了一縷寒風來，使他不自覺地把腰間拴的那條布帶更收緊了。

「明天就動身趕去，不知道還來得及嗎？」他想着事情既已這樣嚴重，當然不能不去走一

遭，可是當他的手指撫摩在自己的臉上時，兩條交叉的疤痕，捲起着像餃子的邊一樣的碎皮，以及那個中間缺了一小塊的鼻子，都使他氣餒得不就再想到出門兩個字。

三四年來，因為他一直跟那些莊稼人在一起，他們既漸漸把他這一副怪相看慣了，他那自慚愧穢的心理，不覺也一天一天的減淡了，現在忽然又要出門去，他真不知道用什麼方法，才能鼓起自己的勇氣來。

他重復把趙四那封信塞進了襯衫上的一個口袋裏去，然後又整了整外面穿的那件藍布短棉襖，慢慢打板櫬上站起來。

「怎麼，孩子，你爲什麼還不睡啊？」他回頭去向坑上一看，梅寶的眸子竟還沒有闔上，滿臉透着一種孩子們所少有的憂鬱的神色。

「爸爸，今兒奶媽子說他們一家都要回去了……！」

這倒又是一個出人意外的消息。

「沒有的事，孩子，這是她說着給你玩的。」

「不，爸爸，這是真的！」梅寶儘管還是一個六歲的小孩子，但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已經也瞞不過她了。「哥哥和姐姐都……都這樣說。他們的爸爸，就是那個……那個王四，把衣服都放……放進……箱子裏去啦……！」

「怎麼？」秋海棠吃驚似的問。

這並不是說他對奶媽子本人，或他的一家已發生了什麼特殊關係，非把他們永遠留在一起不可；實際上，這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問題，因為人和人相處，不論父母兒女也罷，夫妻兄弟也罷，同事也罷，主僕也罷……只要相處得特別久一些，便不免會產生出一種特殊的情感來，一旦聽到要分手，彼此的心裏。就多少要覺得空洞洞的不大好受。何況秋海棠本來原是一個多感的人？

他站在坑前，低下了頭，好半晌不能說什麼話；小梅寶一雙靈活眸子，儘在他那一叢剪得很短很散亂的頭髮上打轉。

「爸爸，他們真的要……要回去嗎？寶寶一個人在家裏……再也沒有玩……玩伴了。媽媽又不回來……！」她說了這一句，便禁不住抽抽噎噎的哭起來了。

她這麼一哭，秋海棠的心裏便更亂得慌了。

他很想立刻走出去向王四和那奶媽子問一下，可是最近幾個月來，他們夫婦兩個臉上所表顯的情態，以及私下所透露的談話，都足以證明小梅寶方才說的一點是極有可能的，再去問他們有什麼用呢？

「好孩子，快睡吧！明天爸爸會去問他們的。」勉強定了一定心神以後，他便竭力催促

梅寶安睡。

他自己就在屋子裏來來回回的走着，思潮的激蕩，使他覺得比暈船還難受；其實在這些起伏不定的思潮中間，最有力的一股主潮，還是他幾年來時刻不忘的羅湘綺。

這幾年來，他對於任何人都說梅寶的媽已在天津死了，知道她沒有死，而且還知道他時刻在想念她的，就祇梅寶和那個奶媽子。

自從聽到津市發生災難的第一秒鐘起，在他平靜了好幾年的心坎上，頓時像已死的火山突然又復活一樣的噴出了一股活火來。他想會不會由於這一次的災難的劫數而使作了多年威福的袁寶藩這時候能在天津給無情的洪水帶走了同歸於盡，甚至給予湘綺一個重獲自由的機會。

這一個幻想，兩三天來，已在他腦神經上盤旋了幾百次，甚至幾千次了，同時他的過去的閱歷又一再向他警告着，有錢的人很少遭到災難苦況的，十有八九總是早已挾着他所積聚的財貨，逃到他方去；舒舒服服的過着神仙般的生活。假使袁寶藩是這樣的話，羅湘綺又怎能回復自由呢？

存款的發生危險和那奶媽的要求回去，果然都像鋼架似的扣住了他的心，幾乎使他覺得氣也喘不過來，可是只要他一想到：

「或許湘綺可以回來了！」他的精神立刻興奮了許多。

「噹……噹……噹……」一架接鐘突然打破了沉寂的冬夜，接連着敲了十下。

這架鐘的位置就在一張梨花木的方桌的中央，兩邊有一副珊瑚製成的小對。還是他才蓋這所屋子的時候，特地向京裏一個名士要來的；秀逸的正字，寫出了很自然的集句，上下聯裏還嵌着他的姓名，雖然次序略略的顛倒了些：

「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庭院

紅粉牆頭秋千影裏臨水人家。」

他反剪着雙手，向這一副色澤已不很鮮明的小對注視了好一會，然後又從對上看到鐘上，再從鐘上看到屋子裏的桌椅，以及一切的陳設。

因為是在出事以前就蓋好這所屋子的緣故，準備當然很充足，除掉外面一排屋子比較差一些之外，裏邊的佈置，簡直和城裏中等人家的情形不相上下；在這個窮鄉僻壤裏，真是再富麗沒有了。就是各種用具，也幾乎可以說是應有盡有了，實際上只少了一件東西，——那就是鏡子！

他從醫院出來，在天津那個家裏偷偷地揭開紗布照過一次鏡子以後，便把所有的鏡子全打碎了；回鄉的時候，連奶媽子也不敢把她自己用的鏡帶來，並且還代替他叮囑吳老爺子一家的人，叫他們千萬不要讓秋海棠的視線和鏡子接觸。後來他甚至不願自己站在臉盆前去洗

臉，逢到在河邊走過，他總隨手拾起許多石塊來，陸續丟下河去，不使河面波紋平靜。他簡直沒有勇氣再看見自己的面龐了！

「好一個古怪的莊稼人！」莊裏的人知道這種情形的都不免背着他這樣說。

他繼續在屋子裏來來回回的踱走着，忽兒向已在坑上睡熟的梅實看着，忽兒又睜大了一只完整的眸子，和另一只受過傷的眸子，向自己的四周團團瞧着，彷彿他是今天才搬進這間臥房的。

天津這個地方怎麼能再去呢？一歸根底，他還是這樣想。

假使只是爲了存款的事，他儘可叫他叔父去走一次，然而還有那一件更重要的事，却就不是吳老爺子所能代勞的了。

就道他要往北京打聽袁家叔姪兩人的消息，然後再相機行事，去找羅湘綺。

據兩三年前趙四來信報告，袁紹文可並沒有在監獄裏住足十六個月，在刑期未滿以前，就給袁寶藩使保出去了；他也曾把趙四叫去問過一番關於秋海棠的話，但秋海棠却始終不會收到過他的一封信，真不知是什麼緣故。

「這一次不去，以後也不會再有這種機會了！」他很疲乏地坐在坑上去坐着，腦神經却還不停的在轉動。「假使不等奶媽子一家回去，就能把湘綺找到，夫妻母女三個人，悄悄

地搬出李家莊，再在別處安居起來，那是多麼完美的事情啊？」

想到這裏，他差一些就要笑出來了。

當他把腦袋擱到枕上去的時候，明天就出門的主意才算打定了，雖然還有許多怪困難的問題，在他心頭阻梗着，不會獲得解決，但這些也就是他自己的力量所不能解決的了！

「除非能够意外的找到玉崑。」一個微倖的念頭，突然湧了起來。可是實際上，玉崑自從前年來過一次以後，也是一直下落不明；因為這個傢伙向來有那麼一種狗脾氣，寧可發頓，却不願提起筆桿寫信，所以秋海棠要希望找到他，真是最沒有把握的事。

這一夜，連秋海棠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樣挨過去的，左一個念頭，右一個念頭，使他的腦神經再不能有半分鐘的寧靜；分明是睜大着眼，在瞧那一盞煤油燈，但眼前却似乎又現出了許多的夢境。他好像看見羅湘綺已經死了，遠在袁寶藩事業失敗之前已死了；又像看見玉崑正和袁老七打架；一會兒，趙四那一條矮胖的身影又出現了，彷彿正捧着那一個已經不值一文的存摺，跪在大新銀行的門口放聲大哭；再過了一會，他好像又夢見小梅寶已給王四夫婦拐走了……

「天啊！這一夜爲什麼這樣長啊？」五點鐘不到，他已一路詛咒，一路輕手輕腳的爬了起來。

還好，小梅寶還依舊睡得很熟。

他把疊在櫥頂上的一口小皮箱取了下來，借着暗黃色的燈光，開始把出門應該需用的東西放進箱子裏去。

好幾年不會出過門的人，走的時候當然不是理好一口小皮箱就成的；他先得把家裏的事和他叔父交代一番，而在那個已經準備一飽則遠颺一的奶媽子的面前，他也不能不囑咐幾句。

「既然你們決定要回去，那我當然也不能強留。」他把小梅寶抱在自己的懷裏，看着王四夫婦兩個說：「可是這孩子還小，至少在我沒有打京裏回來以前不能沒有人照應，你們可以再待一個月走嗎？」

做主人的越是說得這樣客氣，那個奶媽子的心裏，也反而覺得怪不好意思起來。

「依爺說就是啦！」王四也不由臉上一紅，很不自然的笑了一笑。

家裏的事情安排妥當以後，在出門之前需要解決的問題，就祇剩最困難的兩件了：第一是他應該穿短衣還是穿長衣，第二是臉上要不要再罩紗布？因為他自己一時不能解決，便特地去找他叔父和堂兄商量，大家像籌備什麼婚喪大事一樣的足足討論了兩個多鐘頭。關於第一個問題，他叔父以為他雖然已做了四五年的莊稼人，但行動上還是顯得很斯文，又且身邊

提著那麼一口新式的皮箱，穿短衣委實有些不稱。秋海棠自己跟吳大兩個人，也覺得吳老爺說的很對，因此不會費掉多少豫疑的工夫，便一致議決該穿長衣了。

可是紗布的問題却不能如此解決。秋海棠對於自己這一副被傷殘得像鬼怪一樣的容顏，始終是極痛心的；照他的意思，實在不願赤露著這張醜臉走出李家莊去。但吳老爺子却另有種見解，認爲一個人的臉上，罩了大塊的紗布，形態未免太詭秘一些；在平時已極容易惹人注目，何況又在這種兵慌馬亂，局勢大變的時候？

「萬一給隊伍裏的人把你當做了奸細看，再要說明白怕就太遲了！」將近七十歲的老叔又不住的搓捏着一雙乾枯得像鷄腳一樣的手說。

秋海棠把三年前留下的一條紗布在臉上紮了又卸，卸了又紮的足足試驗了幾十遍，直到動身前的一霎那，才決定聽從他叔父的勸告，丟過了那紗布不用，只把一頂呢帽的邊特別拉得低一些，讓它掩蔽了臉的上部。

輛舊的騾車載着他，跑了小半天，才到達靠近運河的瓦官集。

從這兒到津浦鐵路的滄縣車站去，約摸還有三十里的路程，當天要趕完顯然是不可能的了，秋海棠便依着他堂兄的主張，一起走進一家客店去歇息。

北方小市鎮上的客店，房屋總是很低很暗的，時候恰好又近黃昏了，伙計擎着一盞煤油

燈走進房來，在灰黑色的光線裏，突然聽見秋海棠那一副不戴了帽子以後的形容，差一些嚇得把手裏的燈也摔掉。

「你們兩位可要吃什麼東西不要？」伙計撒下了穿長衣的秋海棠，反向那短衣短褲的吳大問；他見了那一張醜臉，顯然已害怕到極點了。

「先來一盤燻肉，帶三十張涼餅行不行了？吳大朝着他兄弟問，一面燃旺了一支哈德門，插在嘴角裏抽著。

秋海棠躲在黑暗裏點了點頭。

伙計差不多要跨出房門去了，他才想到嘴裏口乾得緊，應該先喝一些水。

「勞你駕先給我們沏一壺茶來！」

那伙計只背着臉，應了一聲是便走了，連頭也不敢回過來向他看一看。

一陣羞憤的感覺，霎時便流過了秋海棠的全身，險些使他難受得馬上想找個地洞鑽下去。兩三年前他初次在寒裏除下臉上那塊紗布時所受的種種嘲笑和憎惡，不覺又像舊夢重溫似的湧上他的腦際來。

「醜的人也多得很，那有這樣的辦法？」吳大的妻子第一個這樣說。

「好好的臉上，爲什麼要給人家斫上這麼兩刀呢？這傢伙頭裏一定不是個好東西，」

隔壁的快嘴張三，幾乎每看見他一次，總要輕輕地向他老婆這樣說；直到最近一年，他才自己覺得多說沒有滋味，而漸漸不提了。

「吳四這個醜漢，驚地撞到他，是真會把人都嚇死的……！」這樣過火的形容詞，他也聽到過不止幾十次了，直到最近才漸漸消沉下去。

今天出了李家莊，第一個見到他真面目的人就是這店裏的伙計，而這伙計所表露的神情，却立刻給予了他一個極大的難堪，使他不但想起了以前所受過的種種嘲笑和侮辱，而且還打落了他勉強振作着想出門去的勇氣。

「第一個碰見的人已經如此，怎麼還能踏上火車，走進北京城呢？」他真想依舊隨着吳大回李家莊去了。

吳大對於他堂兄弟的這一張醜臉，一來是已經看慣了，二來這一張醜臉根本並不是屬於他的，秋海棠心裏的懊悔和憂鬱，他當然不能了解。

「老三，咱們往街上去走走，睡覺還早咧！」吃過了東西，他就這樣提議着。

秋海棠的答復却只是一陣搖頭。

「三弟，聽我說，你這半整天的坐着發悶是準會鬧出大病來的！」吳大把右腿擱在一條板凳上，俯下了身子，看着坐在橫頭的秋海棠說：「大概又是爲着弟妹傷心吧？其實死的已

經死了，你這麼一個三十來歲的小夥子，正應該再娶她一個；家裏有了一個女人，你的心裏頭馬上就會高興得多啦！是不是？」

說着，他還伸手過去在秋海棠的肩上拍了一下，滿臉堆着微笑，但秋海棠却還是沒精打采的搖頭不語。

吳大看着他沉思了好幾分鐘。

「你等一等，老三，我出去一回就來。」他突然這樣說。

秋海棠像沒有聽見他的說話一樣，依舊用一手托着下頷，坐在桌子邊發呆，這樣足足過了一刻多鐘，吳大還是沒有回房，他彷彿覺得有好幾個人在房門口鬼鬼祟祟的張望，待他回頭去看時，却又很快的溜開了。

「這些人簡直要把我當巴戲看啦！」他心裏又是一陣氣憤，便立刻打橛子上跳起來，想去掩上那扇房門。

可是他的氣力用得太大了一些，而這小客店的建築又實在太古舊了，那扇板門一下子就給他拉脫了榫，使他不得不蹲下去，用力把那門軸推回原處。

「……您老自己要那有不行的？這是挑咱們賺錢的玩意兒！咱們——」

他突然聽到門外相隔幾十步路的所在，有一個人的聲音在這樣說；最初他當然是不注意的。

但第二個人的答覆，却就把他的注意力抓住了。那是他堂兄的聲音：

「其實我兄弟也不是鬼怪，人的性格又溫和。我因為瞧他一個人悶得慌，才想找個賣唱的來解個悶兒，也好挑你們賺幾個錢，不對你們反目不樂意起來啦！告訴你吧，他已死的老婆長得比畫上的仙女還好看咧！」吳大似乎憤憤不平的說。

「找啊！仙女見了他那一付嘴臉所以就嚇死啦！」另一個人說。

秋海棠蹲在地下，靜着心聽他們說這話，險些立刻聽得掉下眼淚來，他真想拉直了嗓子高喊一聲：「我的面目原不是生下來就這樣醜的！」

但他終於不會這樣做。

當吳大闊洋洋地走回房裏來的時候，他瞧秋海棠已在鋪上躺着了，一些聲息也沒有，不由暗暗奇怪他爲什麼睡熟得這樣早。

事實上，秋海棠當然又是一整夜不會合眼，他覺得無論如何也不能再忍受人們的羞辱了，同時他也沒有勇氣再去找湘綺了；萬一湘綺見了他現在這一副七分像鬼、三分像人的嘴臉，也和別人一樣的害怕，一樣的憎惡，那豈不更比不見到她還難受？

「即使她能够重獲自由，但和一個醜漢住在一起，也還有什麼生趣呢？」他翻來覆去的這樣想。

第二天清早，吳大在睡夢中便給秋海棠喚醒了。

「大哥，我實在不願意再上京裏去了。勞你駕給我走一趟吧！」他把兩扣存摺和一封信放在桌子上。——這封信是我昨晚寫就的，上面有地名人名，找到這個人，他就會給我辦事。箱子和零件你也一起帶着走吧！」

吳大竭力掙開了一雙睡眼，默默地看着他發怔，一時理會不出他何以突然又變卦的緣故。

十慈父的心

「三爺，這麼大的雨，還是我去把姑娘接回來吧！」張小狗子放下了手裏的旱煙管，從一張竹橋上站起來，看着站在外面屋簷下的一個中年人說。

中年人？一些不錯！現在的秋海棠，已經是一個十足的中年人了！

「歲月催人老，」這句話原來不單單用來嚇人的，五六年工夫，在數字上只是一個很小的變化，但在每一個人的外表上却就有不可思議的效果給你看到了。當初只是抱在母親懷裏的乳臭小兒，五六年後，已經變成一個活潑伶俐的小學生了；當初還是一個雲鬢花顏的少婦，五六年後，已成了秋光老去的徐娘，算算看吧！五六年，一共不到一百個月，可是你能小看它嗎！不成！不成！只要你對鏡子照照，你就會相信了！何況這幾個年頭，又是在憂患傷痛中過去的？

閉上眼睛想想，離開當年他在紅氍毹上活躍一日的日子，好像還近得很呢，簡直像昨天一樣！但當日他所有的俊俏的容顏，動人的掣笑，活潑而興奮的精神，以及那一副極度聰明的頭腦，現在是完全沒有了。白膩的皮膚，變成了紫醬色；額下和唇上都長出了一兩寸長的鬍鬚；橫橫直直的綉紋，密佈在臉上，雖然那兩條刀痕是不很顯著了，可是假使他願意站到

鏡子前面去照一照的話，他也不會再認識自己了。

他站在矮得差一些就要碰到他腦袋的屋檐下，張大了眼睛，昂起着半個頭，看定了天空裏正在不斷傾瀉下來的雨絲。

「今年的天也變了，雨水這樣多！」他只像自語一樣的說，但聲音也早就不像先前那樣的清脆了。

張小狗子已從門裏跨出來了，手裏提着一柄雨傘。

「三爺，你怎麼啦？開了春，今兒還是第一天下雨咧！」狗子笑着說，對於他主人的年紀並不比他大多少，而記憶力已經這樣的薄弱，心裏當然略略有些詫異。

「我就恨他早也不下，晚也不下，偏在梅寶放學的時候下起來，而且又是下得這樣大！」秋海棠皺緊着眉毛說，視線還是集中在天空裏，恨不得想法子馬上把雨止住。

「我這就去啦！」狗子一面打開雨傘，一面微笑着說。

秋海棠却立刻伸手把他攔住了。

「不，還是讓我去！姑娘沒有穿皮鞋，我去可以背她。」說着，他就從狗子手裏搶過了那把雨傘來。「你還是留在家裏吧！前天你做的拉麵她吃了很高興，今兒再給她做上一斤

吧！」

狗子聽了，止不住便把兩個肩膀聳了一下，掩着嘴暗暗好笑。

「一斤麵？看來我和你又輪不到了！」他心裏這樣想。

對於秋海棠的鍾愛梅寶，狗子這幾年來是認識得太清楚了。別的不說，單是他們父女兩個的衣着，便是一個最顯著的證明。秋海棠自己是破襖短褲，終年不穿一件新衣；而梅寶的身上却永遠很整齊，冬天是皮，夏天是紗，太陽晒得太旺的日子，可以戴草帽，下雨的日子可以穿皮鞋，雖然比不上城市裏的那些女孩子，但在這一個方圓不足十里的樟樹屯，已經找不到第二個小姑娘穿戴得有這樣齊整了！

「爸爸，我不要再做新衣服了！你自己爲什麼不穿呢？」好幾次梅寶都是這樣說，甚至還跟他父親哭過，吵過。

「孩子，我是個莊稼人，用不到講究的。」秋海棠却總是這樣安慰她。「不比你，你是個女學生，穿得太破了，人家會笑你的。」

「不，讓他們笑吧！自己的爸爸穿得這樣破爛，人家不會笑嗎？」梅寶儘管還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但說話已經很伶俐了。「前兩天顧先生就問我：『吳梅影，那個天天來接你回去的，可是你家裏雇的夥計嗎？』爸爸，你想我覺得好意思嗎？」

可是無論梅寶怎樣的勸說，秋海棠還是不捨得爲自己化一個錢，因爲他根本已經祇有很

少的一些錢了；他要把這一些有限的錢，全部用來培植他的愛女。

他向小獅子笑了一笑，便毫不畏縮的撐起那柄雨傘，忽忽地在大雨裏沿着那石板路走向鎮東去。

下春雨在北方本來已是一件很希逢的事，而今天的雨，偏又下得特別的大；同時風勢也非常的一猛，挾着一條條麵條子似的雨絲，從東北方直捲過來，儘管秋海棠手裏有一柄雨傘在撐着，身上也還不免給雨水打濕了好幾處。

從吳大打北京回李家莊的第二個月起，秋海棠便帶着梅寶和張小獅子搬到樟樹屯來了；因為這裏是張小獅子的故鄉，所以他們也就很容易的在這裏買到兩間小屋，和四五畝的薄田住下了。

他不但遣走了王四一家，而且還把原在李家莊上所有的田地房屋也一起賣掉了，他告訴吳老爺子說要上濟南去找一個朋友，大家合夥兒做一些生意。

「那也行！常言說得好，坐吃山空，你還是到外面去混混吧！」吳老爺子也並不反對，實際上秋海棠的房屋就是他賣去的；而且他很清楚地知道秋海棠在天津存的錢已一起倒掉了，手頭留着的委實很有限，跟他再繼續同居下去，不見得會有多少好處，倒不如大家早些分手的好。

於是秋海棠父女倆便遷到了這靠近山東省的衡水縣來。

「爸爸，咱們在這兒住得很好，爲什麼又要搬到一個生地方去呢？」梅寶的心裏却委實不願離開李家莊，臨起身的一天，她還透着很高興的神氣向她爸爸問。

「孩子，告訴你吧」秋海棠把她抱在自己的膝蓋上，用着極低的聲音說：「上個月大伯打家裏回來，告訴我咱們有一個對頭就要找到這裏來了，所以……你爸爸想湊他沒有來之前躲開去。」

「對頭是男人是女人啊？」梅寶似懂非懂地問。

「是女人。……不，是男的！」秋海棠含糊着回答。但梅寶的銳利的眼睛，已看見他臉上有兩行淚珠在掛下了。

「那末咱們就快一些搬走吧！」她不住的點着一顆小腦袋說。心裏禁不住想，爸爸提到這個對頭就害怕得會哭出來，那一定是頂厲害甚至會吃人的對頭了！

其實秋海棠那邊有什麼對頭不對頭呢？他怕的是羅湘綺會找來，因爲趙四有過這樣的一封信來：「……銀行之事，實在沒法，小人雖已日夜奔跑，無奈大門緊閉，一人不見爲可恨也。袁姓三爺早於上次天津市遭水災之後不久就得急病身死，七爺亦下落不明，恐已亡故。此間袁宅人馬星散，亦無一人可以懇求……。」

雖然因爲代筆的人文理欠通，詞句委實很費解，但大概的意思却也不難明白了。

他知道袁寶落既已一命歸西的話，趙四所說「袁宅人馬星散，」大概所有的妻妾一定全都風溜雲散了；他對於湘綺的可以重獲自由，心裏當然覺得很安慰，並且也未嘗不希望和她團聚，但一想到自己這樣奇醜不堪的容顏，和跟着銀行的倒閉而引起的經濟上的恐慌，他的心便冷得遠在冰點以下了。

「我愛她，我不願她爲了我受苦，爲了我受人譏笑！」他差不多每夜在梅實睡熟的時候，總是一個人對着一盞昏暗的油燈，這樣書空咄咄地說：「她是應該活得比我更快樂一些的，幾年來，她的苦已經受够了，讓她回去享受一些幸福吧！她有一個父親和哥哥，他們是一定可以比我待他更好的——。」

就在這種心理之下，秋海棠像逃走一樣的搬出了李家莊，他已經決定不讓羅湘綺再見到他了。

噤……噤……噤……

一叢樹林的後面，突然傳來了一陣嘹亮的鐘聲。

「啊！快走吧！他們已經放學了。」他急忙加緊搬動兩條濕淋淋的泥腿，拐一個灣，沿着一條小路奔過去。

這是衡水縣公立的第七小學，雖然一起祇有六七間不很新的小平房，學生也不過一百上下，但在秋海棠的心目中，已經是一所人間天堂了；他希望他的女兒能够在這一所天堂裏好好地教育出來，成爲一個幸福的女孩子。

「噢！怎樣，都走完了？」他一跨進校門，只見操場上空蕩蕩地半個人影也沒有，倒覺老大不解。心裏還道自己來得太遲，學生已經走完了。

直到他問了那個天天和他見面的校工，才知道事實恰好和理想相反。

「你來得太早了，還有一課不會上完咧！」

他不覺很安慰地笑了一笑，一面收起雨傘，走到一條長廊下去站着。

「再過去一間就是五六年級了，你的姑娘正在裏面上課。你高興可以去看看！」那校工很熱心地向他這樣說。

這倒真是一個機會！雖然五六年來，他天天都上這裏來接他女兒回去，但時候往往算得很準，一到就看見梅實散課；即使早一些、也不會碰到下雨，而且也沒有早得像今天這樣的，因此他竟從不會看梅實上過課。

他整了整身上的一件藍布大褂，放下了兩個褲管，握着一顆跳得很劇烈的心，慢慢地走向前去。

走廊外面是操場，靠裏是一排長窗，窗裏面就是教室了。

教室裏靜得像沒有人一樣，只有一個三十多歲的先生，站在講台上說話。秋海棠大着胆，把身子靠近了玻璃，悄悄地望進去。

裏面大約有三十個學生，靠東的一半，正低着頭，伏在桌子上寫字；靠西的一半，却個個昂起了頭，很注意地在聽先生說話。

「……關於世界的海洋共有幾處上禮拜我們已經講過了……。」先生低頭想了一想。

「現在讓我來試試你們。周昌元，你說世界總共有幾處？」

一個十七八歲的男孩子，便從末一排椅子上站起來了。

「三處。」

「胡說！」先生顯出很忿怒的樣子。

「噢，是四處。」

「這又不是猜謎，你亂猜有什麼用？」先生揮了揮手。「坐下去，待我問馬愛珠。」

「一共有六處。」這次站起來回答的是一個比較小一些的女學生。

「錯了，」先生連連搖頭。「再想想看。」

馬愛珠仰着臉想了好一會，還是回答不出來。

秋海棠雖然不會正式進過學校，對於地理歷史全是門外漢，但聽着倒也覺得很有趣。

梅寶旁邊坐着一個女學生，突然隔着玻璃窗，瞧見了秋海棠，便暗暗向梅寶做了個眼色，梅寶忙立刻回過頭來，向窗外發出了又是羞澀，又是高興的一笑。

「梅寶，是我啊！」他差不多就要想這樣喊起來了。

當梅寶二度再旋過頭來看他時，秋海棠的臉已緊緊地貼在玻璃窗上了。

「吳梅影！」正當他父女倆隔着窗子，互相戀戀不捨的正觀望的時候，講台上的先生，突然這樣高叫起來；慌得秋海棠幾乎馬上想躲開去，一面又害怕這樣會使先生責怪自己的愛女「他們都不行，沒有一個人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的，現在讓我來把你試一下子！」先生堆出了很溫和的笑容說，顯然他還沒有發現窗外的秋海棠，即使已經發現的話，他也沒有責怪梅影的意思。「共有幾處？」

「太平洋，大西洋，南水洋，北冰洋，印度洋，」梅寶打座位上站起來，不假思索地回答。

「好得很，坐下去吧！」先生揮揮手，一面教梅寶坐下去，一面向別的許多學生說：「吳梅影真是最用功的學生，所以她每次總考第一。你們馬上就要畢業了，連世界的最着名的海洋都還不很清楚，大家年紀都比吳梅影大，爲什麼一個也不如她呢？」

這一次，秋海棠是真正的從心底裏快活起來了！快活得竟使他在笑的時候掉下了眼淚來。從十年前他在天津受了季兆雄的暗算之後，今天還是他第一次自動的笑出來咧！

但因爲老師這麼一讚，那第一個發現秋海棠的女學生，便不覺又側過臉來，向窗外看着引得好幾個學生都跟着她這樣做。

「這就是吳梅影的老子啊！怎麼又窮，又醜，像個妖怪一樣？」他彷彿在幻覺上聽到裏面那些學生在這樣說，臉上不覺一陣羞窘，忙來不及的從走廊裏跳到了操場上去；可是他又捨不得走得太遠，大約距離三四尺路便站住了。

大雨還是不停的在下着，打濕了他的頭髮，打濕了他的外衣，但他一些也不覺得，雨傘挾在腰間，也想不到把它打開來。

「……所以她每次總考第一……」先生的聲音，彷彿還在他耳朵邊響着。

這倒是真的！梅寶自從在七歲那一年被他送進這一所小學校以後，每學期總是考第一名，而且從不缺課，品行也好；一張張印刷極不講究的獎狀，幾乎把秋海棠臥室裏的一方牆壁也貼滿了，使他在極度憂鬱困苦的處境中，多少還能得到一些安慰。

「下半年決定送他上中學堂去！」他心裏一再如此盤算着。

「哈！你老人家可是瘋啦？站在大雨裏爲什麼不撐傘啊？」那校工又從裏面退出來了，

一聽見他便這樣喊。「快些，走進廊下來吧！散課還有二十分鐘咧！」

聽他這麼一喊，秋海棠才開始覺得自己的衣服已經完全濕透了。

「好的，好的，多謝你的關照！」他陪着笑，重復走進了走廊下去，只是沒有勇氣再站
到窗前去張望了；他擔心梅寶的那些同學，一直還在議論自己的醜相咧！

醜相？這在秋海棠的心理上，委實是比沒有錢化，沒有飯吃，沒有衣服穿更惹人可笑的
事，他甚至一度向梅寶這樣說過：

「孩子，你別告訴他們我是你的爸爸，只說是家裏的一個夥計，那末他們就不會笑你
了。」

梅寶當然是不能答應的。

「爸爸，真虧你會說出這種話來！」她緊緊地攀住了秋海棠的肩頭說：「你是我的親爸
爸，好爸爸，我怎麼不能向人家說呢？你說你長得醜，這是你自己犯的疑心病！我看街上走
過的人，個個都比你醜，他們爲什麼不怕別人好笑呢？我說我爸爸長得最俊，從前一個美
女，現在像一個戲裏的英雄。不信你問張小狗子！」

說得張小狗子和秋海棠全笑起來了。

關於下半年梅寶進初中的事，秋海棠從去年起，已在心裏盤算着了；雖然樟樹屯並沒有

什麼中學，最近也得去衡水縣去，但這一點是不足以搖動他決心的。他祇愁梅寶一個人寄宿在學堂裏，準會吃不慣那種苦。

「你想城裏要租一間屋子容易不容易？」有一天，他曾經這樣問過小狗子；爲了女兒的讀書，他簡直準備再搬一次家。

「可是這幾畝田誰種呢？」張小狗子的答覆倒也乾淨得很。

於是秋海棠祇能放棄贖家的計劃了，田沒有人種，甚至荒掉都沒有問題，只是一家三口的糧食，又打何處來呢？化錢去買吧，要化錢的地方太多，而他所有的錢太少了！

他身子靠在廊下一條木柱上，臉朝着天空，不覺想得出了神。

後來還是散課的鐘聲把他驚醒了。

「爸爸，下了這樣大的雨，你還要自己來，你瞧，身上全都打濕了！」梅寶張開着兩條纖長的手臂，像燕子涼水一樣的撲過來，抱住了秋海棠的腰透着怪嬌痴的神氣說：「下會再是這樣，我就不跟你回去了！」

秋海棠却只是微微一笑，並不說什麼話，便一手攬着她，急急忙忙的向走廊盡頭走去；他見了梅寶的老師和同學，心裏總是很害怕，只要躲得過去，他就絕對不希望跟他們照面。

將到走廊盡頭，他便蹲下了身子想把梅寶馱起來。

「這樣不好，爸爸！」梅寶却執意不肯。

秋海棠一面很尷尬地把身子站起來，一面旋過頭去，用詢問的目光看了他女兒一眼。

「不，爸爸，我已經長得這麼大啦！再馱在你身上，人家是要笑的。而且我上次伴過，不是已經有五六十斤了嗎？你馱着我走回家去一定是很辛苦的。」梅寶透着滿臉可愛的笑容。層次井然地說，那種溫和的態度，伶俐的口齒，真和當年的羅湘綺一些沒有分別。

秋海棠昂起頭來，望着天空，一面慢慢地打開手裏的雨傘。

「爸爸，怎麼啦？」

「沒有什麼。」

「你又哭啦？」梅寶竭力壓低着聲音問，同時還蹣起了足尖，恨不得把自己的嘴唇湊到他的耳朵邊去。

「沒有，臉上濺的雨水。」他把一條衣袖胡亂在臉上拂拭了一下。「那末咱們怎樣回去呢？」

「你攙着我就行啦！」

當他們父女倆緊緊地偎依着走出校門時，好幾十雙小眼睛都一霎不霎地看着他們；在這公立第七小學裏，吳梅影跟她的爸爸早已成爲大家所注意的要人了。您想：小的是長得那麼

美麗，念書又聰明，而老的却是那樣的醜陋，偏又鍾愛得他女兒像明珠一樣，每天自己送着跑來上學，下午又親自趕來把她接回去，這樣那得教人不注意呢？

風勢倒漸漸小了，雨却還是很大。

「爸爸，你把傘撐過去一些，儘蓋着我，你自己身上全打濕了！」因為秋海棠儘把撐着的傘側向右邊去，遮蓋梅寶，幾乎使自己的半個身子完全淋在雨裏，梅寶看見了，便立刻這樣提說着。

「不，這是方才打濕的，現在我也遮得到。」他還想強辯。

梅寶一賭氣便把脚步收住了。

「爸爸，你當我不生眸子嗎？」

梅寶越是這樣嬌嗔假惱，秋海棠便越是愛她；不等她再說什麼話，他已把那空着的左手，突然把她抱起來了。

「孩子，你當然是不生眼睛的！」他一面說，一面就不住的吻着梅寶的小臉。「你沒有聽見這頂傘有多麼大嗎？咱們並着肩同走，遮了你，那裏還能遮到我；要大家不淋濕，祇有讓我抱着你。」

梅寶原想掙脫他的手，依舊跳到地上來，但聽他這麼一說，便只能讓他抱着了。

「算你說得不錯，好爸爸！」她爽快把兩條手臂勾住了她父親的頭頸。「……啊！爸爸，你身上的衣服已經全濕透了，爲了我，你這樣的吃苦，明天起我再也不來念書了……！回頭你再害起病來，……」

十數年來父女倆相依爲命的生活，即使梅寶是一個天性涼薄的孩子，也不能對她父親沒有一些感情；何況她的個性原是最仁厚不過的，當她的手指才摸到秋海棠的濕透了的衣服時，却禁不住失聲大喊了。

「僅僅淋濕了一些，孩子，急什麼呢？」

但梅寶已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

「喂！痴孩子，哭什麼啊？你瞧快要進市梢了，教人家看見了不怕羞嗎？」秋海棠笑着說，一面還在她頰上用力吻了兩下。

梅寶却委實沒法止住自己的哭。

秋海棠抱着她走了一段路，手裏也直覺得有些累了，便順勢收住脚步，很小心地把傘換到左手裏，再把女兒換到右手裏。

「梅寶，乖一些吧！你不是說爸爸的衣服全給雨水打濕了嗎？那末，你爲什麼還要讓你的眼淚也掉在我的肩膀上呢？他」故意這樣打趣似的說。

梅實果然給他逗得破涕爲笑了。

「爸爸，我是爲了担心你又要害病才哭起來呢。」說的時候，她就把自己的一條乾淨的小手帕塞進秋海棠的衣領裏去，給他襯在衫襟上打算多少給他搨掉一些寒氣。「你想前年你害了病，躺在床上，多麼難受？連我到了學堂裏去，也念不成書。你自己偏又不肯化錢，小刀子跟我幾次要去請大夫，你都攔着不許，好容易有一次給他偷偷地請了來；你還是不肯化錢配藥，把小刀子罵了一頓……」

這到都是真話，秋海棠委實沒法給她頂嘴。

「好了，孩子，這一會要是再害病，一定教你去請大夫！」他只能這樣哄着她。

「祇怕到那時候你又不許了！」

「無非爲了錢啊！」秋海棠忍不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孩子，我們窮人什麼祇能熬一些苦，不然往後怎麼還能活下去呢？」

梅實伏他肩膀上默默地思索了一會。

「你是窮人，我自然也是窮人了。」她把雙手捧住了秋海棠的長滿着煙霧的臉龐，視線集中他那兩個永遠顯着很憂鬱神氣的眼眶上。「那末爲什麼我要穿得這般齊整，你却穿得那樣破爛呢？爲什麼我可以常常吃好的東西，而你却天天跟小刀子擰子麵做的窩窩頭呢？爲

什麼我害了病，馬上就請大夫吃藥，你却只是躺在牀上哼呢？……爸爸，爲什麼啊？我一定要知道！」

話還沒有說完，淚珠已打她的眼眶裏像泉水一樣的湧出來了。

秋海棠竭力把視綫避開去，嘴角上發出了淡淡的一笑。

「你是孩子家，不能吃苦；我呢，年紀這麼大了，再苦一些也熬得住。這倒用不着你担心的。」

「不，這種話我不相信，人家從來不是這樣的！」梅寶很倔強地說。

「孩子，乖一些吧，你只要聽我的話就是啦！」秋海棠還是照例用這一套話來回答她。

「反正是我自己要這樣疼你的。該吃些什麼，穿些什麼，你又從來不會和我吵過。孩子，相信我吧！我自己願意熬一些苦，完全不是爲了你！」

「別說下去了，爸爸，又是這麼一套老曲子！」梅寶噘起着一張小嘴說。

現在，他們已快走進屯口了。梅寶偶然望後面一看，只見住在他家左邊的小朋友梅如春，正赤着一雙泥腿，在大雨裏狂奔着，混身淋得像一頭落湯雞一樣。

「爸爸，你待我太好了！」她瞧着自己身上完全乾淨的衣服，情感極度衝動地說。

「不，孩子，我是應該待你這樣好的。你在別處一定會比這裏快活得多喇……！」秋海

棠差一些就要把心頭所蘊藏着的祕密對他女兒洩出來，但終於竭力忍住了。

不幸梅寶是個絕頂聰明的孩子，雖然只聽到這麼很含糊的一句話，心上却立刻掀起了「團疑雲」。

「在別處？爸爸，我不跟你在一塊兒，再能上什麼地方去呢？你的話真奇怪！」她睜圓了一雙眼睛，牢牢地看定着秋海棠的高低不平的臉龐，彷彿要從那兩道創痕裏面，看出她父親的祕密來。

「你本來可以上你媽那兒去的。」秋海棠望了一望天空裏的雨勢，不很經心地說。

不料這句話一說出來，真像在他自己面前劈下了一個響雷。

「爸爸！」聽他一個冷不防，梅寶竟竭力掙脫了他的手臂，像一條泥鰍似的溜到了地上去。

待他低頭去看時，這個十二歲的女孩子的臉上，已出乎意外的堆起了一重濃霜了；一股又痛苦，又悲憤的情緒，從她兩個眸子裏發射出來，一直透進秋海棠的心裏去，使他老大吃了一驚，險些把那頂雨傘也摔掉。

梅寶的身子一半還留在傘的遮蔽之下，一半已淋在雨水裏了。

「怎麼？孩子，你這雙鞋明天就要不能穿啦！」秋海棠還想俯下身去把她抱起來。

「爸爸，慢一些！」梅寶却強得像一頭小牛一樣。一溜小狗子不在這兒，你得聽我說幾句話！待我們把話說完，再回去也不遲呀！」

秋海棠隨便怎樣聰明，也想不到他女兒要跟他的什麼交涉。當然，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把她看得太小了，或者說得更準確一些，他對於她那超特的天資太忽略了，不然他是應該早就準備到會有這麼一天的。

「……………」現在他是只能看著她發呆了。

「爸爸，你不要當我還是個孩子，其實我什麼事都懂得，什麼事都記得。」她昂起着——張小臉，一些不氣餒地說，簡直比去年她在學堂裏開遊藝會時在台上的表演還老練得多。

「去年夏天，不是有一個姓趙的伯父來過嗎？他在我們家裏住了一夜，儘和你說過關於媽的話。他說媽曾經好幾次派人上我們先前的李家莊去找過我們，還在什麼報上發過兩封信，教我們去找她；趙伯伯也說，我們應該趕快去找媽，大家搬進城裏去，快快活活的過日子。可是你再也不聽，一直對他搖頭嘆氣，後來爽快還逼着他把我們住的地名告訴她。你說媽一來，你就逃走，第二天，我跟你一說，你就要我一個人跟趙伯父去找媽，把你和小狗子丟在鄉下，這樣做別說趙伯父不贊成，我也怎麼能依呢……？」

梅寶精神抖擻地說了這一大篇話，倒把秋海棠說得垂着頭，一聲不發的像暈過去一樣了。

「爸爸，我真不懂，你說你和媽爲着一件事大吵了一次架，所以分手了；那末你爲什麼又要時常惦记着她，還一個人偷偷地流淚呢？再聽那個趙伯父說，媽也天天在想我們。這樣說你們原不會吵過什麼架啊！爸爸，對不對？」她一面說，一面用力搖撼着她父親的身體，恨不得教他立刻答覆出來。

但秋海棠卻還像木雞似的呆立着，從他傘上掉下去的水滴，打在梅寶頭上，他也沒有覺察。

「既然不會吵過架，媽回來你爲什麼要逃走啊？爸爸，你爲什麼不許啊？爸爸，你說啊？你快說啊！」她差不多要把個秋棠推倒了。

她的聲音已經喊得很響了，但秋海棠却完全像不聽得一樣。

「爸爸，你怎麼不說啊……？」梅寶爽快噉啾大哭起來了。「你……你別的……待我部好……只是……只是你……不……不……肯把媽……找……找回來……我們還有什麼快活……呢？」

直到梅寶伏在他半腰裏哭了好一會。他的知覺似乎才回復了。

「梅寶，你是不懂得的！」他用一種很低的聲音輕輕地說，完全像說夢話一樣。「我們要真把她找了回來，你果然是快活了，我或許也可以比現在更高興一些，但她自己却再沒

有一些樂趣了！」

他忘記了天空裏還在不斷落下來的大雨，突然把雨傘丟到了路旁去，騰出雙手來，緊緊樓着他女兒；用不到忙們父女倆閉上眼睛，羅湘綺的幻影，已在雨絲裏再沉再浮的湧出來了。

十一 半夜歌聲

「這一學期眼是沒有希望了！」梅寶坐在一具小風爐的前面，用葵扇煽着爐子裏的炭，沒精打采地看着爐子上面攔的一個瓦製的樂罐，心裏暗暗這樣想。

不錯，今天已是十月二十日了，衡水縣立中學是九月一日開學的，爲了秋海棠的病，梅寶已缺課快兩個月了。

十幾年來，秋海棠的確已够勞苦了，體力儘管因爲不斷鍛鍊的緣故，已比他在舞台上賺幾千幾萬的時候壯實了許多，但和一般的農民比較，總還差一些；所以每天操作之後，他總比張小狗子顯得更疲乏。同時他的曲折而淒涼的身世，又像一塊大青石似的終年壓緊在他的心頭上，使他覺得很少有歡喜的日子；到了晚上，什麼都靜下來了，而他的思想却再也不能寧靜，往往擾得他通夜失眠。再加爲了他要省錢，穿的吃的，都非常的苦，慢慢地不覺把病根伏下了。

這一年秋天，梅寶想收拾好東西，滾開學以前趕進城去的時候，——他現在已是初中三年級的學生了——秋海棠突然病了；起初只像是瘧疾的樣子，他照例又固執着不願請醫服藥，待到病勢加重，再把大夫請來，他的病已變成傷寒了。

「孩子，不妨事的，你還是念你的書去吧！」他也知道開學的日子已近，不願妨礙他受女的學業，便再三催促梅寶進城去。「我有小狗子看顧，何必再把你留着呢？」

梅寶當然是捨不得走的，便再三不肯，硬生生地又留了幾天；秋海棠已病得不省人事了，從此梅寶便日夜在他床前服侍着。不覺就在充滿了藥氣的病室裏，度過了四五十天。

現在秋海棠的生命終算是沒有危險了。

「唉！我這一場病真把你害苦了！」每當他女兒把煮好的稀粥，或含有補性的湯藥，捧給他喝的時候，他總是連連的嘆息着。「學堂裏的功課就擱了不算，連你的兩條手臂，也瘦得像烏腿一樣了！唉！真想不到我會生起瘋病來！」

「人怎麼能永遠不生病呢？」梅寶總是堆着笑，竭力安慰他。一念書的事沒有什麼關係的，至多遲一年畢業也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爸爸，你好好地養息吧！我只希望你能够早一天起床好一天。」

「我也是這麼想啊！無奈這一身要命的骨頭，真像在醋鉢裏浸了半個月一樣，再也硬不起來了。一秋海棠用手搓着床沿，自怨自艾地說。

因此，他的熱度雖已退盡了，但梅寶每天煮藥的工作，却還不能就停止，大夫說至少還得喝一二十劑咧！

在秋海棠患病的時期裏，梅寶却多交了一個朋友，那是對門開雜貨舖的孟掌櫃的兒媳。實際上，她們是早就認識了，不過以前見了面，祇是點點頭笑笑就算了，還不够稱得上是朋友。直到秋海棠病了，梅寶天天上他們舖子裏去買東西，或是托帶什麼藥品，孟家的小內掌櫃才和她談起來了；這女人的年紀大概至少要比梅寶大七八歲，可是做人非常熱心，你不去找她，她往往背自己會走來給你幫忙。在秋海棠的病勢最厲害的幾天裏，梅寶和小狗子兩個，倒的確承她給了不少幫助，因此梅寶跟她兩人的友誼，便很自然的狀態下，變得怪親密了。

「妹妹，你爸爸今兒怎麼樣了？晌午吃了些什麼東西？」孟掌櫃的兒媳，輕手輕腳的走進廚房來，把一條手搭在梅寶的肩土問。

「啊！嫂子。一梅寶立刻打斷了自己所想着的心事，旋過頭去陪笑着回答。『多謝您，似乎好些了，今兒倒喝了兩碗麵湯！』

孟家的媳婦很伶俐地替她把藥罐上的蓋子揭開了一些，免得讓滾滾了的藥汁淌出來。

「麵湯可不大好，其實應該喝一些藕粉，才是大病以後最有益處的東西！」她一面在一張竹椅上坐下去，一面很關切地說。

「這東西現在怕不很貴嗎？」梅寶茫無所知地問。

「也並不怎樣貴。」孟家的媳婦放低了聲音說：「妹妹，我說了你可別當我是給咱們家拉賣買，要是想買真藕粉的話，咱們鋪子裏有的是。大概三毛錢一匣也就夠了，這東西對於害過人病的人，好處倒是有的！」

梅寶放下了手裏的葵扇，略略躊躇了一二分鐘。

「咱們先買兩盒試試行不行？」她從右邊的衣袋裏，掏出幾角錢來數着。「勞你先把錢帶去吧！」

孟家的媳婦忙着搖手止住。

「不忙，待我拿了來再算錢吧！」

「那有什麼客氣呢？」梅寶硬生生地把六毛錢塞進了對方的手掌裏去。「可是，好嫂子，回頭您見了我爸爸，可別告訴他這個價錢；他一聽三毛錢一盒，準會心痛得不肯再吃的！」

幾十天來，因為時常在吳家出入的緣故，孟家的媳婦對於秋海棠的不捨得爲自己多化一個錢的怪脾氣，已經也很有些認識了。

「這個我知道。」她微笑着點了點頭。「其實他老人家在錢的上面，何必這樣想不透呢？」

因為年紀一天一天的大起來，梅寶對於他父親的經濟狀況，就漸漸地明白了，從前所有的那種觀念，以為他父親的苦吃用純粹是一個傻子，現在她心裏可再也不這麼想了。

「嫂子，你們是開着舖子做買賣的，錢出去了還可以回來，咱們家的情形可就不同了。」梅寶低下頭，把那藍布短襖上才沾到的灰土用手指彈去了一些。「二年十二個月，祇有兩三個月可以賣掉一些麥子豆子，收進很少的一些錢，餘下的十個月，簡直儘把鈔票送出去。你想那得叫我爸爸不愁呢？」

這一下可又合了孟家媳婦兒的口味了；今天，她家裏本來沒有事，正閒得發慌，特別是那一張最歡喜說話的嘴，教它閉上不動，真比死還難受；現在經不起梅寶跟她一提家務，她的興緻，便立刻湧起來了。

「論理，咱們兩家是大門對大門的近鄰，應該總比別家親熱些；可是說也笑話，咱們當家的跟我公公兩個，一天到晚儘忙着在做買賣，因此一直就不會跟你們爸爸親近過，大家倒像顯得怪生分的……」她那流利清脆的聲音，聽在梅寶的耳朶裏，真像是一頭叫得最煩絮的黃鶯一樣。「難得妹妹你不把我當外人，什麼事都跟我說，那末我也要毫不客氣的問問你了；你們家裏畢竟種着多少田？你爸爸在外面可還有什麼買賣做着沒有？這幾年田裏的收成能不能抵得過一家的吃用？還有，除了這樟樹屯以外，別處你們可再有什麼親戚？」

她問得是這樣的仔細，就差不會教梅寶把家裏的零用賬簿出來給她看。

「田麼……？」梅寶也真想不到她會這樣不客氣的問到人家的根腳上去，但自己當然是不能對她和盤托出的。「大概祇有十畝上下吧？說到做賣買的事，你瞧我爸爸是從來不走出村子的，還有什麼賣買可做呢？記得咱們初來這裏的時候，箱子裏倒還藏着一些現錢，到日前却差不多全化完了。要問咱們的親戚，那就好比什麼人家都少。除掉李家莊的叔公之外，我就不會再見過一個……。」

「那末你的外婆呢？你的舅舅呢？」孟家的兒媳急不及待的插嘴出來問。

「統沒有。媽很早……很早就死啦！」說這句話的時候，梅寶心裏真是萬分的不願意，但幾年來已這樣說慣了，要是突然再改變過來的話，孟家的媳婦也許第一個就會覺得詫異起來。

聽的人很同情地皺了皺眉頭。

「這樣說，你們家的景況也真够苦的了。妹妹，不是我要說你，」說到這一句話，她就把自己坐的竹椅拉得更和梅寶靠近一些，臉上透出了極度機密的神氣，似乎底下的話，簡直有關這一村人的性命一樣。「你爸爸既然沒有錢，你爲什麼還要去念什麼書呢？」本來，在她這樣的鄉村歸女的心理上，念書簡直就是玩兒。「警方說你在家裏幫着做一些針線，多少

也就可以換幾個錢了。又且……」

不待她的話說完，梅寶已搖頭了。

「這樣能賺多少錢呢？好嫂，你要知道，念了書一樣也是可以賺錢的。譬如在咱們這兒的小學堂裏當一個先生，……」

「這樣也能賺多少錢呢！」孟家的媳婦在嘴巴上真是最不肯饒人的。

「但除開這些，你說咱們女孩子家還能幹出什麼事來呢？」梅寶再想說下去的時候，張小狗子已蹣手蹣腳的走進來了，臉上透着一股神氣，好像想跟梅寶說話，但一見孟掌櫃的兒媳，却又噤住了。

這些乖巧梅寶當然還是有的，嘴裏一邊說「大概是有人找我們來啦！對不起，好嫂子，請你幫我把藥汁倒出來了吧！」脚下便一路走，只一霎眼便走到外面堂屋裏去了，而小狗子也就湊勢跟了出來。

孟家的媳婦果然依着她的話，很小心地從爐子上捧下那個瓦罐來，把煮滾了的藥汁，一起傾在一個小碗裏。

正當她心裏在考慮應該就把藥端去給秋海棠喝的時候，梅寶已回進來了，臉上紅了一大塊，彷彿喝過酒的樣子。

「什麼事？」孟掌櫃的媳婦隨口向她這樣問。

「是緊要備辦的。」梅寶爽快老實告訴了她。「本來我們從不會欠過一箇錢，這一次因為爸爸病了，化得很少，再加着幾天前賣掉了三石棒子米，張家一直沒有把錢付下來；此刻爸爸睡得正香，我也不願意爲着他去打開箱子拿錢，倒把爸爸驚醒了。這些人就是會嚇唬人，我出去跟他說了幾句體面話，他倒笑着去了。」她一面這樣說，一面就從桌子橫頭的一個抽屜裏，找出一張白紙來，很熟練地罩到那個樂碗上去。

「你是女學生，說話靈巧，所以人家一聽便嚇得倒退回去啦！」孟家的小內掌櫃站在桌子的橫頭，半像正經，半像打趣似的說。

「小狗子也實在的太沒有用了！」梅寶微笑着回答。

「誰能像你這樣聰明呢？」孟家的女人俯出了上半個身子，半半地看定着梅寶的臉龐，心上陡然想起了箇主意。「妹妹，你的性格既聰明，人又長得這樣俊，光念幾本死書，豈不是大材小用嗎？」

梅寶真想不到她還會掉出一句文言來！

「念書還是大材小用嗎？」梅寶忍着笑問「依你說，像我這麼一個人，怎樣不是大材小用呢？難道也像……」

她原想說難道也像你們家一樣的開一個雜貨舖嗎？但終於忍住了，怕孟家的女人聽了會不高興起來。

「別打混，妹妹，告訴你吧！」孟家的小內掌櫃極度興奮地伸過手來，扳住梅寶的兩個肩膀，好像怕她要逃走似的。「唱戲才是最賺錢的玩意兒呢！」

她這句話才說出來，梅寶的臉龐已漲得通紅了，她真疑心孟家的女人是知道了他父親過去的历史，而故意這樣譏笑她的。

「啊！畢竟還是個孩子家，才提到唱戲，你瞧連你的耳根也紅起來了！」對方却委實沒有這種意思，而且她根本並不知道秋海棠的出身，所以還是很熱烈地儘往下說：「妹妹，你是念過書的人，難道也把唱戲當做是下等的事嗎？現在的時代祇要用力氣掙錢，那一種行業不是人做的，老實告訴你，要是我在沒有出嫁以前就碰到尚家的舅公，我也早去唱戲啦……」

梅寶瞅着她那一份掃堂眉，獅子鼻的扮相，差一些就笑出來。

「……說不定現在已掙下十萬八千了。誰耐煩再在這小鄉莊裏待着啊？」孟家的女人又特別找上了幾句。

「唱戲能掙這麼許多的錢嗎？」梅寶似信非信地問。

「怎麼不能？」孟家的小內掌櫃攬着她那兩片一寸多厚的血紅的嘴唇，毫不猶疑地說：「我還會騙你嗎？」

其實梅實也未嘗不知道這是真話，雖然她小時候在天津的地方過的日子，已經很模糊了，但在李家莊上住的幾年，她的確記得比此刻快活得多。住的是大瓦房，天天吃餃子，炒麵，水菓……還有奶媽子，還有王四……簡直就像個土財主的氣派！現在想起來，這些錢當然都是她爸爸在唱戲時候掙下來的；此刻也就因為他不再唱戲了，大家才苦到這種田地。

孟家的兒媳瞧她低著頭儘出神，便又用力把她兩個肩膀搖撼了幾下。

「妹妹，方才我說起的尙家舅公，他就是一個唱戲的人啊！」

「慢一些，好嫂子，且讓我去瞧瞧爸爸再來和你說話。」梅實突然打斷了她的談鋒，急忙忙地走出廚房去。

但不到兩分鐘她又退了出來。

「好嫂子，我爸爸醒啦！今兒沒有功夫跟你說話了，對不起，咱們回頭再說吧！」她忽地端起藥碗來，先把上面蓋着的紙揭開了一些，用自己的舌尖伸進去舐了舐。一還好沒有涼啦！對不起，好嫂子，我不送你啦！」

孟家的小內掌櫃雖然因為沒有把要說的話一起說完，心裏多少覺得有些不暢快，可是她

委實太歡喜梅寶了，無論如何也不肯惱她；祇藉口說了一聲「好，明兒見吧！」便懷着一般心急的人所常有的那一種爲了沒有很快的把一件事情做好而激起的不快的心理，獨自走過對街去了。

她原來的計劃是想明天一早再去找梅寶說話，可是吃完晚餐，她便忍不住借着送藕粉做題目，又到梅寶家的門首來張望了好幾次。

「沒有事，爸爸已睡了，小狗子在裏面收拾東西，咱們坐下談談吧！」最後一去，她是見到梅寶了，梅寶也就不忍拂她的盛意，忙把她留了下來。

這樣就展開了一次幾乎超過兩小時的長談，使梅寶的一顆心也突然興奮起來了，直到躺上了坑去還是睡不熟。

「反正這個學期是不能再去上學了，一樣在家裏閒着，倒不是依了她的話，學幾個月戲也是好的。」她悄悄地翻了一個身，惟恐驚醒對面鋪上的秋海棠。「憑我這一些聰明，幾個月怕不就學會了嗎……？」

無數幼稚可笑的幻想，霎時全湧上了她的腦神經來。

「唱戲的規矩倒是跟學堂裏全不同的，學的時候竟不用化錢，孟大嫂說。將來唱得好，才要孝敬師傅，」她這樣翻來倒去的想着。「那末唱得不好，或是學會了不唱，師傅大概就

算是白辛苦一場吧……？」

想到這裏，她忽然覺得有些不對。

「這樣說，誰還願意當師傅呢？」她是想了十多分鐘，才勉強想出一個自以爲很滿意的解答。「想必他們收徒弟的時候，一定不是怎樣隨意的，所以教出來的總是好的了。」

對於孟家的小內堂櫃所說的尙家舅公不肯收她做徒弟的一點，梅寶倒一些不担心；雖然她在自己家裏找不到一面鏡子，但在鄰家，學校裏，她至少已把自己的影子照過幾百次了；再加從小就有許多村裏的人，和學堂裏的師友不停的在對她誇獎着，她那有還會不知道自己長得是俊是醜的？何況她念了八九年的書，年年總是考的第一第二，她當然不相信唱戲會比念書更難的。

「別先告訴爸，待我學了十天半月再來唱給他聽，讓他嚇一大跳！」她很天真地這樣想，羞一些就在枕上笑出來。

從第三天起，梅寶是開始學戲了。一個跟她向無關係的中年男子，也因孟大嫂和她公公介紹，像一隻螺蛳釘一樣的開始鑽進她的生命的過程中來，這就是孟家的小內堂櫃所說的尙家舅公了。實際上，他就是孟家堂櫃的大舅子，一個半路出家，而且始終不會在舞臺上紅起來的可憐虫。不錯，他也是一個且角，可是即使全北京唱小段子的角兒全死完了，也輪不到

他在「宇宙鋒」裏去趙高的女兒；對不起，停一會角色派出來，這位仁兄所派到的還是一個嘔奴。他的玩意兒怎麼樣，於此也就不難「思過半矣！」

然而他的玩意兒無論怎樣壞，他的運氣無論怎樣糟，眼睛總是生的；一二十年來，他在戲院裏出出進進的亂轉，不覺就把那些大角兒的起居服食看得太清楚了，因此而激起的那一種羨慕和妒忌的心理，也就與日俱增，如要用文字去形容它，康熙字典上簡直還找不出適當的字。

後來他的年紀漸漸老起來了，「四郎探母」裏的八妹九妹，「二進宮」裏的徐小姐也眼看上去不成了，真要教他搨旗打傘的去充胸籠套，他却不願，沒奈何只得拋棄了這碗飯，跑到鄉下來投奔他的老姊丈。可是每逢人家提起唱戲的事，他總忍不住要狂吹一陣，把自己的玩意兒說得幾乎比梅蘭芳還好，把那些紅角兒的生涯說得幾乎比官紳還闊綽，雖然樟樹屯裏也有幾個曉事的人，暗地裏都揶揄當瘋子看，但大部份的人却個個相信他，都說孟家的舅公尚老二是梨園界中一個時不利分難不濟的老英雄。

他想收一個天資好的徒弟做下半世的依歸的主意，其實他青年的一個同行身上想出來的。那個人姓李，也是一個名藝士「猴」的角兒，上了三十年的舞台，最了不起的一次，就是代替別人唱了一回四夫人。後來不知怎樣，給他取到了一個窮人家的孩子做徒弟，也是他

的老運來了，憑他那份玩意兒，竟沒有把那孩子斷送，一出台就爲長得俊，嗓子響的緣故，突然紅了起來，每次拆到的份子，全歸師傅，凡有請客的，也總得輪到他；孩子的家屬想交涉也不成，因爲當初他們還寫過一張紙咧！

這件事給尙老二知道，他就存下了心啦！無奈找了幾年也找不到質地好的孩子；他見了梅寶倒是一看就中意的，無奈人家已在學堂裏念書，而且老子又是那麼鍾愛，使他一直想不出什麼方法下手。

「要是對門吳家的女孩子肯跟我學戲的話，三年以後梅蘭芳就完啦！」在秋海棠患病的時期裏，他聽他外甥媳婦天天上梅寶家幫忙，知道她們已混得相當的親熱了，他故意一再的誇大着說。

恰好碰到她的外甥媳婦又是這樟樹屯裏第一個「好事之徒」，一經她幾次一撿撥，梅寶上鈎了。

「別忙，拜師的事過幾天再說吧！」尙老二放出了滿面的笑容說：「小姑娘，讓我先試試你的本錢看。」

「啊！……錢……？——梅寶差一些就要嚇得逃出去。」

「不，這話你可不懂了！咱們唱戲的人說本錢，就是嗓子。」尙老二不停的笑，簡直和

氣得不能再和氣了。一嗓子也就是喉嚨，喉嚨喊得響的就是本錢足，喊不響或是喊不出來的，就說沒有本錢。哈哈，你這可明白了嗎？」

尙老二的做工搬到舞台上，去固然吃不到一句采，但用在年紀還小，涉世未深的一個十六歲的小姑娘面前，却已綽乎有餘了。

梅寶璣這位老師那麼和氣，不由也就歡喜得笑起來了。

吊嗓子原不是怎樣複雜的事，梅寶璣着秋海棠，溜到孟家來學着，吸了三四個早晨，她的本錢便給尙老二看得清清楚楚了。

「響堂到是可以響堂的，不過能不能上弦，還得再試幾天才知道咧！」尙老二的心裏實在是完全滿意了，却還故意這樣說。

於是梅寶璣抱着一顆惟恐失敗的心，戰戰兢兢地依着尙老二的指教，跟着胡琴的聲音，一句一句的學起來。

「真好，舅公，你聽，她怎麼一下子就學得這樣好啊？」孟家的那個兒媳忍不住這樣心直口快的說。

恨得尙老二差一些就想把她趕出去。

「梅寶，你要吃這一碗飯指望是有一些了！」他把手裏的胡琴放了下去，竭力忍住了心

頭的歡喜，裝得十分鄭重地說：「不過咱們唱戲的人要想賺大錢，一小半固然靠天分，但一大半還得靠用心學習。你要是真想跟我學習的話，至少必須磨練兩年，那時候才可以一萬八千的向人家開口了。」

兩年？梅寶雖然覺得太久了，可是「一萬八千」這四個字，却已像一針麻醉劑似的打進了她的血管裏去，使她不自覺地把頭連連點了幾下。

她想這幾年來爸爸真是够苦了，吃不飽，穿不暖，有那一天看見他笑過？這一次病了幾個月，請大夫的錢，配藥的錢，以及雇兩個活計幫着小狗子下田去的錢，那一文不是從他臥榻底下的那口舊皮箱裏拿出來的。梅寶每次抽出一張鈔票來的時候，便很清楚地看見她父親臉上的筋在牽動，不用問，就可以知道他心裏怎樣的難受！後來在他病勢沉重，昏迷不醒的幾天裏，還一再模糊糊糊的念着：「一千完了，」「五百完了，」「還有三百不到了」……這一串可痛的囈語。

「就是兩年以後戲學會了，一時賺不到一萬八千，每月只能賺個一千八百，也可以比此刻舒服上幾百倍啦！」她垂下了頭，一面拈弄着自己的衣角，一面這樣想。

「可是有一點，我得先告訴你：」尚老二不停的撓擗着十個給鴉片煙薰得焦黃的手指說，臉上還是透着很溫和的笑容。「學戲的規矩却跟你們學堂裏有些不同，學的時候，我是

一個錢也不要你的，可是在你把戲學會，出去上台之後，我這個老頭子的下半世，就得完全靠你啦！孩子，想一想看，你樂意不樂意？」

差不多沒有等尙老二把話說完，梅寶已搶着回答了。

「這是什麼話！師傅，祇要我把戲學成，這還有什麼說的？」她根本不懂得梨園的規矩，那裏知道尙老二所說的「靠」，其範圍是那樣的廣啊！舞台上正有許多紅角兒，在上場的時候，裝扮得那樣富麗，但到了台下，却終年祇穿一件藍布大褂，身邊甚至一塊錢也掏不出來；都爲他們當初也答應了一聲讓師傅靠老，結果却就成了師傅的搖錢樹！

這種關節，尙老二自己當然是知道得再清楚沒有的，但他也未嘗不察覺梅寶的聰明，深怕條件講得太早，這棵搖錢樹的種子會馬上飛回去。

「不錯，你的良心倒真是好的，這幾天來我已經看得很清楚了！不過規矩是規矩，再隔幾天好歹要請你爸爸寫一張字據，那末彼此也好放心。」他故意不讓他那一張鴉片烟燒得剩了一重皮的臉上，露出絲毫認真的成分來，只裝絕不介意的樣子。

當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梅寶的心裏也未嘗不躊躇一下。儘管她還不能料到一張所謂「字據」的內容究竟如何，但尙老二既說要她爸爸來出面，那末看來這件事就不能不湊早告訴她父親了。

這一點却是她所最感困難的。

「那末，師傅，能不能待他病好了寫呢？」她陪着十二分小心的問。

尙老二真是最懶得「欲擒故縱」的法門的。

「不忙，隨便什麼時候都行！」他還是一路笑，一路輕輕地說：「明天起，咱們先把一齣武家坡學完了再說。」

憑梅寶那樣的天資，書又念到初中快畢業的程度了，學戲倒真像她自己所理想的一樣容易。尙老二嘴裏念出來的似通非通的詞句，她有本領把它們全記下來，逢到字義不明白的，她還可以自己想出一個同音的字來換進去；而且耳音也好，長過門，短過門，聽一遍就記得了。因此她在孟家的堂屋裏，跟尙老二接連學了半個月的戲，一切都順利得像水從高處流往低處去一樣。

但秋海棠的精力却也漸漸復原了，當他起床之後，便察覺到梅寶的行動有些反常，從前她是最不歡喜上鄰舍們家裏去走動的，而現在，她却天天要上街北孟家去。最初，秋海棠還道是因爲自己病着的時候，孟家的小內堂概不時過來照應，慢慢跟梅寶混熟了，大家談得投機，所以每日不能不見面了。可是再察看了幾天，他便覺得這個猜測有些不對。因爲梅寶不僅每天必須跑過去兩次，而且去的時候也有一定，第一次在早上，第二次在午後；要是她去

得遲一些的話，孟家的小內掌櫃便立刻會走過來找她。恰好秋海棠病後不能就上田裏去，天天坐在堂屋裏揀揀豆子，磨磨麥子，所以每次總看得很清楚。

「梅寶，對門的孟大嫂天天找你去幹什麼啊？」這一天早上，他委實不能忍耐了，便在梅寶將要走出門去之前，先向她這樣問。

梅寶差一些就給他問住。

「本來……我……我就要給你說啦！爸爸。」她知道自己的爸爸並不是一個粗笨的莊稼人，要欺騙他是不很容易的；而且她從小到現在，就不曾對他說過一句謊話。除掉這兩點以外，尚老二的一再催問她幾時可以請她爸爸寫那一張投師的字據，也有使他不能不湊早告訴秋海棠的苦衷，於是她就決定說出實話來了。「打上個月起，尚家的舅公就在那裏叫我唱戲啦……。」

簡直不等梅寶把最後一句話說完，秋海棠已打坐着的板棧上跳起來了。

「爲什麼你要學戲啊？」他勉強抑住了滿腔的怒火，用一種極不自然的聲音問。

梅寶原是低着頭，站在紫牆的那一邊，及至她發覺她父親的聲音有些不對，再把腦袋抬起來時，秋海棠的臉色已青得像染上了一重藍靛一樣了；兩個病後失神的眸子裏透著向所未有的凶光，使梅寶見了，不由不害怕得高叫起來。

「爸爸！……爸爸！爲什麼要這樣生氣啊？你自己從前不是也在外面唱戲嗎？」
在她的心裏，自以爲這幾句話是說得很對的；父親從前既然也是一個唱戲的人，那末現在女兒學戲，爲什麼倒要這樣生氣呢？

然而她那裏知道，這兩句話恰好戳在他父親的心的傷痕上。

「胡說！」心火的烈焰，霎時便煮沸了秋海棠混身的血液。

他幾乎忘記站在他面前的是他自己的女兒了，一伸手便打桌子上搗過一柄瓦製的茶壺來，狠命望地下一摔；因爲他是用足氣力摔的緣故，那些打碎了的瓦片，還能從地上迸起來，有好幾塊直飛到梅寶的身上。「咱們的苦還吃得不够嗎？難道你不要我看你長大了再死嗎？告訴我，是誰給你出這一個主意的？快說！還不快說嗎？」

梅寶長了十五年，今兒還是第一次受到她父親的責罵，而最使她覺得困惑的，就是爲什麼一提到唱戲，她父親就會這樣大發雷霆起來。

「難道我所聽見的那些照片和信札都是假的嗎？」她幾乎害怕得發昏了。她想如果父親從前真是一個戲子的話，何至現在會這樣着惱呢？

可是秋海棠的腦神經，已因不勝刺激而進入了半癡狂的狀態，梅寶儘管已嚇得混身發抖，他的一腔怒火却還在心底裏直冒起來。

「怎麼問你還不說嗎？」他把面前的一張白木桌子碰得震天價響。一好，不說我也知道！那一定是孟掌櫃的兒媳在搗鬼！我跟他們拚命去！」

話才說完，他已大踏步的衝出去了。

「爸爸！爸爸！我再也不敢了！你饒了我這一次吧！」還虧梅寶搶在他的面前，立刻跪在地上用力抱住了他那兩條病後始終還不會恢復原形的雙腿，噙着滿眶清淚，一邊哭一邊哀求着。「好爸爸！我真沒有想到會把你氣得這種模樣，你的病還沒有全好，求你別跟我鬧得太認真了！明兒要是我再去學戲，憑你打死我也不怨……。」

梅寶這一陣大哭大喊，才把秋海棠的理智漸漸喚醒過來。

「爸爸，好爸爸，快坐下去歇息一會吧！今天起，我再也不上孟家去了！」梅寶跪在地上，繼續哽咽着說。

理智雖然已漸漸恢復了，但燒過了全身的怒火，一時却還不容易就壓平下去；秋海棠低下頭來，睜大着一雙眸子，看在梅寶那一張涕淚縱橫的臉上，半晌不說一句話。

「爸爸，你還不肯饒我嗎？我的意思原想學會了戲，將來的日子咱們可以過得比較舒服些。既然爸爸不要我去學，那還不是很容易的事，只要我不去就行了！好在師傅要我寫的字據……。」

「寫字據？」秋海棠的眼睛睜得更大了，一種又慌急，又害怕的神情，充分地流露了出來。

「不，爸爸，沒有寫咧！」梅寶一面用衣袖拭去臉上的淚水，一面來不及的回答。「尙家的舅公原說這一張紙必須要你出面寫的，所以一直就擱到現在。」

秋海棠的身子頓時晃了幾晃，彷彿就要暈倒似的，慌得梅寶趕快從地上爬起來，使出了全身的力氣給他攙扶着。

「鬆手，大家坐着說話吧！」秋海棠定了定神，火氣倒比方才退了許多：梅寶却不敢就鬆手，依舊用力攙扶着他，讓他走到一張竹椅邊去坐下，自己忙着蹲下身子，把散滿了一地的瓦片收拾起來。

「謝天謝地，總算你還沒有把那張字據寫給他！」火氣退下去之後，他的精神便顯得很疲乏了，只能用極低的聲音，慢慢地說：「梅寶，唱戲也不是容易賺錢的事。你的年紀太小了，險些着了他們的道兒，從此可別再去啦！一個人什麼飯都可以吃，却千萬不要吃唱戲的飯！」

最後兩句話他簡直是一個字一個字說的，雖然聲音很低，但梅寶也不難聽出他心中的激憤來。

「現在我的病已經好了，小狗子的兄弟也還留在這裏幫忙，家裏我自己能够照料……」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足足停頓了兩三分鐘，才能繼續再往下說：「不管你明年能不能畢業，這半年至少也還有兩個多月剩着，你還是趕快給我進城去吧！」

梅寶把那些較大的碎片拾完之後，因為地上還有許多碎屑和茶葉散在那裏，便隨手取過衲掃帚來掃着。

「祇怕太遲了，白費那麼許多學費也是可惜的！」她一面掃地，一面很委婉地說。

「錢的事倒不用你操心，祇要你……」

秋海棠的話才說到一半，便聽得門外一陣脚步響，一張滾圓的銀盆大臉，已從掩上了一半的那扇大門裏探了進來，連梅寶要向她使眼色也來不及。

「妹妹快跟我過去說幾句話！」快嘴的孟大嫂，連脚步也沒有站定，便急不及待的這樣喊。

「對不起，家裏還有一些兒小事，待……」梅寶還想用別的話來向她支吾，免得大家當場說破了不好意思。

但秋海棠已覺得這件事不能再含糊了。

「大嫂，請坐一會，咱們說幾句話行不行？」他竭力把自己的態度和語氣約束得像平常

一樣的溫和，因為他也很明白孟家的小肉包是一個十足的草包，她把梅實介紹給尙老二學戲，倒真是一片純粹的好心，所以絕對不願遷怒於她。

孟家的兒媳聽秋海棠要跟她說話，便立刻嘻嘻哈哈的在靠近門口的一張方檯上坐了下去，再也不會注意他們父女兩個的顏色。

「吳家伯伯，上次的藕粉吃完了沒有？要不要再給你送幾匣過來？」她自以為很能幹地向秋海棠敷衍着。

「大嫂，我……」梅實放下了掃帚，想插嘴進來說。

「梅實，你到裏頭去把昨天剩的幾個餛飩給我蒸一蒸！」秋海棠却不願意她參加這一次談話，便特地這樣說，想把她支出去。「現在我倒覺得有些餓起來了，所以想馬上吃一些東西下去。」

梅實雖然很擔心他爸爸會跟孟大嫂爭吵起來，但秋海棠既然這樣說了，她也就不敢再倔強，便握着一把冷汗，慢慢地走進灶間裏去。

「爸爸今兒的氣性很不好，要是跟孟大嫂吵鬧起來，往後教我怎樣再有臉見她？」當她從碗櫃裏把一整十幾個餛飩捧出來放到鍋子裏去的時候，心裏還在這樣想：「最好想個法兒把她叫進來，先跟她說明白了那才不致再把事情鬧僵……」

可是有什麼法兒呢？

儘管她很聰明，平時也很會想出種種方法來，但一想到她父親方才暴怒的情形，即使有主意，也就不敢再嘗試了。

「讓他們去鬧吧！」她很不耐煩地一再抬起鍋蓋來，用手指在那幾個餛飩上按捺着，試試看有沒有蒸熟；可是這幾個餛飩好像也故意要跟她爲難，蒸了將近十分鐘，還僅僅熟了一半。「且待晚上讓我自己去一次，祇要答應送幾個錢給師傅，大概他們也不致再生氣了。」

她想父親不是立刻要她上城裏去嗎？去的時候，少不得總要把學膳費交給她，那時候要在這筆數目裏分出五塊錢或十塊錢來給魯老二，倒是絕對不成問題的；而同時她又想：尙老二起祇教了她半個多月的段，大不了送他十塊錢，總可以吧這件來抹過了把？

「就這樣辦吧！」她決定不再管秋海棠此刻在外面跟孟大嫂怎樣說，且等晚上再去向她賠話了。

直到第七次她再把鍋蓋揭開，那十幾個餛飩才算蒸熟了，同時她也察覺鍋子裏的水放得太多了，所以蒸得這樣慢。她急把四個餛飩，裝在一隻小碟子裏，另外酌了一鍾熱茶，做一盤子端出去。

「怎麼？孟大嫂已走了嗎？」她一出去就看見自己的父親一個人坐在堂屋裏，垂着頭，

好像很有心事的样子。

「走了。」

「你告訴她我不去學戲了嗎？她可有什麼話沒有？」梅寶一面把停停和茶放在秋海棠近身的一張桌子上，一面很焦急地問。

秋海棠祇把熱茶取起來喝了一口，並不注意那幾個停停。

「告訴他了。」他沒精打采地回答：「這件事怎麼還能攔下去呢？她聽我一說也就回去了。」

梅寶聽了，還道事情已經結束，不由便從臉上透出了一些安慰的笑容來。

「爸爸，現在你總可以放心了吧？從此我決不再做這樣的傻事，費了力又惹你生氣！」

「怕沒有這樣容易吧？」秋海棠是很知道那個尙老二在平空失去了這顆未來的搖錢樹以後會怎樣着惱的，因此心裏還覺得老大放不下，惟恐停一會孟堂櫃的跟尙老二兩個人要鬧上門來。

梅寶却一些不覺得有什麼可以擔憂的，她很興奮地自料理小狗子兄弟倆的飯食了。——這幾大田裏正在收棉花，他們要吃的東西都得歸她做好了送去。

直到晚上跟秋海棠回進房去休息，她還是一個毫無心事的人。學戲的一件事，好像根本

已經忘掉了。然而人的心有幾個能够像她這樣天真無邪的，不然這世界上委實也要顯得冷靜了！

她才走進孟家便覺得情形有些不對。

「好，你來了嗎？」尙老二蹙着臉，第一個向她這樣說。

梅實知道光是說話一定不成了，便立刻把孟家的小內掌櫃拉到一邊去，輕輕地告訴了她自己打算過幾天送十塊錢給尙老二的計劃；孟大嫂原也是個十足的外行，而且心性粗豪，聽了當然以爲很對。但尙老二却怎肯就把一塊到口的肥肉吐出來呢？

他堅持着不要一個錢，祇用許多極粗暴，極蠻橫的話威迫梅實；——他簡直已變了另一個人——要她繼續跟自己學戲，同時孟老掌櫃的也在旁邊說了許多埋怨梅實的話。梅實雖然很清楚的知道這是毫無憑據的事，而且當初又是孟大嫂起意把她拉過來的；但孟家三四個人都異口同聲的責備她不該毀約，他是一個十六歲的孩子，當然有口難分了。

大家足足議論了一個多鐘頭，梅實擔心他父親也許已醒過來了，祇得向孟大嫂哀求，希望他們過一天再談。

「既然這樣，我也不願故意難爲你。」尙老二忽然又改換了笑容說：「戲是一定要學下去的，可是做師傅的總不能不體恤你一些。那麼這樣吧！過一兩天你就依着你老子的話到城

裏去念書，說不得也祇能辛苦一些，跟你一起去；那邊我也有一個朋友，我就在他家裏待着，咱們天天規定一個時候，你到學堂裏出來找我，這樣你的老子跟前就可以瞞過了。」

「可是……」梅寶突然又想到了尙老二寫的那一張字據。

「這樣你還有什麼說呢？」孟老掌櫃當然還是笑着他大舅子說話的。

「可是那一張紙怎麼樣呢？」梅寶竭力敲着舅子問。

這一問倒把孟老掌櫃父子倆及他的媳婦一起問住了，三個人都默着臉，向尙老二看，大家都明白這一個最重要的關鍵是祇有他自己可以決定的。

可是這件事壓根兒就跟尋常黎園界收徒弟的辦法大不相同，現在更因秋海棠的反對，連一張由父母出面寫的字據也辦不成，這就越發和習慣離得遠了；無論尙老二他的神經給鴉片煎熬得怎樣的刁巧靈活，一時竟也想不出什麼好的計較來。

「這倒不妨，就是遲一些寫也可以。」他皺緊着兩條又細又淡的三角眉慢慢地說：「真的，梅寶，你千萬別聽信別人的話，以爲我要你學戲是完全爲了我自己！好在你過一天就要進城了，城裏的人見得總比莊稼人多，不信你自己打聽打聽，看他們怎麼說。」

梅寶這才相信她父親白天裏所說的「怕沒有這樣容易吧」的一句話，實在不是過慮。

她捏着一顆恐懼的心，悄悄地回到家裏，先在房門口聽了一聽，知道父親並沒有驚醒，

這才略略安定了些，便在黑暗裏爬到了自己的坑上去。

從這一夜起，她自己已是差不多日夜就是了心事，而尙老二跟孟掌櫃的一家，也天天像周密探似的輪流着站在櫃台裏，向對街張望，連張小狗子的行動他們也得注意直到小狗子的兄弟挑着梅寶的行李上路，這一個緊張的局面才得鬆弛下去。

縣立初中的方校長對於梅寶的因不得已而缺課兩個月，倒非常的同情，又因她平時的成績很好，便不忍使她在畢業以前遭到意外的挫折，便毫無留難地答應她一面補課，一面依舊隨班上學。

不過她和尙老二的糾紛，却依舊完全照着尙老二的意思做了；每天她總得假借一個理由，出去就擱一小時或二小時，就在尙老二早年的一個姓劉的同行家裏，繼續學戲。過了幾天，尙老二還自己托人寫了一張字據，教梅寶簽名打手印，梅寶雖然看見上面的條件寫得很兇，差不多一直要到自己唱啞了嗓子的時候才可以和師傅脫離關係；但他終究是一個女孩子，經不起尙老二跟那姓劉的兩個人一再威逼利誘，她便終於依着他們的話，把這一項「賣身投靠」式的手續辦妥了。

但在另一方面，也有兩件事使她多少感到一些快慰：第一是她每次在劉家學戲，所進來走動的人，見了她那樣端秀的臉龐，聽她那樣清脆宛轉的歌聲，簡直沒有一個不滿口讚好，

都說「像這樣一塊好材料，祖師爺準會賞飯吃！」第二，是她在學堂裏問了好幾個到過北京天津那些大地方的同學，她們都很誠懇在告訴她，在大院戲裏唱戲的角兒，行頭是那樣的富麗，名頭又是那樣的大，差不多跟尙老二說的完全相同。

有一個年紀比她大幾歲的同學，還屢次透着很羨慕的神氣說。

「我從小就愛聽戲，要是我也長得像你一樣俊，學到現在，怕不成了第二個新豔秋嗎？至少總比將來上小學堂去充糊塗王好一些！」

因此梅寶終於把這件事瞞着她父親學戲的事看做一個大有希望的計劃，她想祇要自己能够紅起來，一定可以使她父親轉怒爲喜，而尙老二所強逼她訂定的那些苛刻的條件，也不難借若父親和別人的力量重新修改，甚至一起推翻，祇要良心上說得過去就是啦！

她心裏既然存着這種念頭，戲自然學得更勤緊了，逢到禮拜天，她總是整天躲在劉家跟着尙老二念詞兒，排身段；以致到第一學期結束的時候，她僅僅能把學校裏沒有讀的功課補完，勉強考了個及格，使方校長和那些先生們，都覺得很奇怪，以爲像吳梅影這樣又聰明又用功的學生，即使缺了兩個月的課，成績也何致弄得如此糟呢？

但梅寶自己是很明白的，所以這一年冬天回去，她簡直不敢把那一份成績報告單交給秋

海棠。

「先生說我這一學期缺的課還沒有補完，所以不會教我跟大家一起考；」她沒奈何祇得就把預先準備好的一篇謊話背誦出來。「成績單到下學期一起給，但畢業是沒有問題的。」

秋海棠笑着點點頭，旋過臉去，向一個坐在煤爐子旁邊，面龐長得很眼熟的人打趣似的

問：

「二哥，你瞧梅寶這樣不脫孩子氣的人，明年可能上小學堂去當先生嗎？」

那個人不就答話，先用很滑稽的神氣，向梅寶混身打量了一陣。

「怎麼不行啊？她有的是一雙手，只要拿得起戒方，下得很勁打自己不心痛的孩子。當先生有什麼不行呢？」說得梅寶也笑了，同時她已從這個中年人態度滑稽，言語可笑的兩點上，記起他就是三四年前，到樟樹屯來看過他們的那位趙伯父了。

趙伯父似乎已來了好幾天了，這一次居然還帶了許多鄉下買不到的東西，和一大包留着不曾拆開的松子糖，雖然他自己穿的衣服還是像上次一樣的破舊。這一晚，因為梅寶也打破裏帶回了一些食物，再加上一籠新蒸的水餃，和小狗子做的幾個炒菜，所以誰都吃得很高興；秋海棠父女兩個都給趙玉崑灌了好幾杯五茄皮，他自己更和小狗子兩個沒命價的搶着吃，直到「所剩來的最後兩瓶五茄皮也一起喝空，才肯把手裏擎着的杯換放下去。」

「老二，你這樣天賜不問的脾氣，看來是到老也不能改啦！」秋海棠站在靠牆的一邊，

一面看小狗子和梅寶收拾杯盤，一面向玉崐含着笑說。

「這樣不好嗎？不然，我怎麼能天天嘻嘻哈哈的像過新年一樣呢？」玉崐脚步踉蹌地打板棧上站起來。「今晚興緻很好，我還得上村外去繞幾個圈子咧！」

說着他就拉開了一扇小門想跨出去。

「時候已經不早了，還不想睡嗎？」秋海棠望着他的背影說。

「睡不睡倒沒有關係。」玉崐的身子已經在門外了。「今晚你女兒已回來了，我不能再跟你在一個屋子裏睡，回頭叫小狗子給我在地上鋪幾綑麥桿兒，你就不用問我幾時回來。」

他的聲音越說越遠，最後一句話，秋海棠簡直只聽清楚了一半。

玉崐這一次上樟樹屯來，實際上已不願再跟秋海棠提起羅湘綺的事了，但梅寶一見了他，却就禁不住連想起三年前他怎樣到這裏來，勸他父親上北京去和她母親相見的那一番情形了。

因為心裏有着這麼一重心事，上了坑以後，一直睡不熟，但秋海棠問她的關於學堂裏的許多話，她却也是答非所問；秋海棠聽了，還道她太疲倦而就想睡的緣故，便不忍再向她絮聒，忙也靜下心，默默的睡去。

結果倒是老的先睡熟了，小的却還儘在坑上翻身。

「不知道媽現在一個人在那裏？」她閉上眼睛，深深的思索着。趙伯伯總應該是知道的，明兒一定要向他打聽一個明白，即使爸爸不讓我立刻找去見她，可是祇要開了學，我好歹就可以跟她通信了……」

她模模糊糊地好像聽得街上有一條狗在狂吠着。

「也許是趙伯伯回來了。」她想這一猜多分是對的。

但後來却並不聽見有開門和關門的聲音。

「要是媽今兒就能回來，豈不是更好嗎？」她繼續模模糊糊的想。「我學戲的事跟媽去說她一定不會着惱的，說不定她會高興得笑起來呢！」

可是十幾年不見的母親，此刻還能像照片上一般的年輕美態嗎？會不會已經也像她父親一樣的衰老得和從前完全不同了？這是梅寶所絕對想像不出來的。她在枕上打了一個呵欠，身子漸漸感覺困乏了，在她合上了眼皮的三四分鐘以後她彷彿覺得自己已回到了衡水縣立初中的女生宿舍。

「吳小姐，外面有一位太太來找你。」正當她在溫習功課的時候，一個老媽子很興奮地奔進來向她說。

「在那裏？」她也立刻就站起來。

「在會客室裏待着咧！」

只一轉灣她就走到會客室的門口了，那張終年鋪着一條白布的長方桌子的橫頭，坐着一個豐姿秀逸的少婦，一見她便急急把她攔住了。

「梅寶，你怎麼隔了十幾年不來看我一次？」媽紅着眼圈兒問。

她似乎是知道她媽住的地方的，給她這麼一問，心裏便覺得很不好意思。

突然她瞧見牆上掛的鏡框下面，好像還吊着一只胡琴。

「媽，別生氣，我現在已經學會唱戲了！」她伏在媽的膝蓋上說：「祇要我將來能夠紅起來，你和爸爸兩個人一世也吃着不盡了！」

「唱戲，你還會唱戲嗎？」媽顯着很不信的神氣問。

就在這時候，她的師傅尙老二已很湊趣地走進來了，連梅寶也不知道他是打那裏來的。

尙老二的臉上，照例堆着一種很特別的笑容他和梅寶的媽似乎也是相識的，一進來便向她招呼着，然後立刻就打壁上取下那把胡琴來，啾啾哇哇的拉了一段反二黃的過門。

「媽，你還不信嗎？我這就馬上唱一段給你聽！」梅寶興奮得了不得的說。

媽並不說什麼，只笑着點點頭。

「我……這裏，假意見，懶睜杏眼。……」梅寶便使足了勁，就在坑上高唱起來。「搗

搖擺，擺擺搖，扭捏向前……我只得……。

唱不了三四句，便把對面那張榻上的秋海棠驚醒了。

才驚醒的時候，他還不知道唱戲的人就在屋子裏，還道是玉崑喝醉了酒，在外面亂嚷。後來定了一定神，才發覺唱戲的竟就是梅寶。

「幹什麼啊？梅寶！」他咩喝了一聲，便從坑上跳了起來。

「……紅羅帳倒風顛鸞……」梅寶却並沒有醒，居然還在鸞字上要了一個長腔。

這一下可把秋海棠激得怒火沖天了，因為他自己是一個內行，學了幾天和學了幾個月的人唱出來的戲，當然一聽就可分辨出來。

「這孩子真可惡！原來並沒有去念書，不知道躲在什麼地方學了幾個月的戲。」他忘記了寒冷，呆呆地站在梅寶睡的那張炕的前面，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怪不得連分數單也沒有。」

他正想伸手把他的女兒打棉被裏揪起來的時候，梅寶的歌聲却突然停止了，祇在臉上透出了很興奮的笑容，閉着眼睛，輕輕地說：

「媽，你聽我唱得好不好？」

「秋海棠的手不覺就軟了下去。」

「師傅說，至多再學一年就可以上臺了。」她還是不停的呢喃着。「媽，上了臺，第一個月拿到的錢，我就分一半給妳，一半給爸爸……」

秋海棠呆呆地看着他那正在做夢的女兒，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才好；在冬夜裏，混身祇穿了一套大布衫褲，也一些不覺得冷。

「媽，再唱一段三娘教子好不好？」梅寶的右手，從棉被裏伸出來，做了一個喝茶的姿勢，接着果然又唱起來了。

「王春娥，聽一言，喜從天降。原來是，我老爺，轉回家鄉。人人說，我夫君，開封命喪。那有個，人死後，他又能够還鄉？莫不是……，」

秋海棠慢慢地退回自己的坑上去坐着，怒火是完全消失了，反側着臉，靜靜地聽完了梅寶的一大段南梆子。

「可惜字眼和要腔都不對！」他連連搖着頭說。

十二 意外風波

「像你這種膿包，跟你做朋友簡直倒霉！」劉禿子把右腿蹺在一條板櫥上，敞開了一件羊皮大褂的上襟，倒豎着兩條漆黑的濃眉，聲色俱厲的說，差不多就想撲上去跟尙老二打架。

尙老二是才從樟樹屯回來，坐在劉禿子所讓給他的一間不到兩丈大見方的臥房裏，神氣顯得非常沮喪。

「寫的字據可以不算，那末什麼東西才好作準呢？」劉禿子亡命似的接連喊了幾句，不覺把一張上銳下豐的倒圓臉也漲得通紅了；一條又胖又矮的身軀上，裝着這麼一張豬肝色的圓臉，要是人從七八步以外望過去，真像一個已經熟透了的南瓜！

他瞧尙老二還是沉默着不說話，自己的氣便越發往上升起來了。

「他是個什麼東西，難道連理也不講嗎！」在舞台上劉禿子是一個大花臉，到了私底下，他也一直歡喜買弄他那一條粗嗓子。

不管他十年前是一個紅角兒也罷，是一個跑龍套也罷，只要他的女兒跟你磕頭過，學過戲，他自己就管不着，再說字據也寫定了，他那什麼能够反悔啊？這樣的事，真虧你還忍

得住！賤貨！惹得老子動起手來，不打死他也得教他躺上三年兩載……！」

「老兄弟，別這樣毛包脾氣的，你還沒有聽我說到下文咧！」尚老二這才抬起頭來，有氣無力的說。

「下文？還有什麼下文啊！」劉禿子惡狠狠地瞞定着對方問，真像他是在跟尚老二生氣一樣。

但尚老二却是一個天生的慢性人，什麼事情都急不來，在未說下文以前，還得先抽出一支老刀牌來，慢條斯理的擱在大指甲上擰上一陣然而才彎着腰，慢慢地走到一張小桌子邊去，取起一匣火柴來擦火。

劉禿子目不轉睛地望着他，急得心火直冒；那條躡在板檯上的右腿，放了下來又蹣上去，蹣了上去又放下來，倒像是在那裏練工。

「你末了究竟是……？」他終於忍不住向尚老二催問起來。

「告訴你，最沒有辦法的倒是這個小了頭自己！」尚老二衝着那支捲烟，在房裏來來回回的走着，一面怨氣沖天的說：「她簡直死也不願意再跟我學戲了。就是咱們能够把那老的嚇倒，她自己已變了心，還是沒有用的……。」

「那末就把她打死了再說！」在劉禿子的心坎裏，打死人真比打死一頭蒼蠅還容易，彷彿

律法律就是他自己制定的。

「誰跟她低命？這不是笑話嗎！」尙老二很陰沉地說：「我臨走的時候，她老子又打發我的外甥媳婦來說，他們願意先送我一百塊錢，將來要是梅寶跟她老子學會了戲，不論在什麼地方出台，不論掙多少包銀，最初的三年裏，每個月一定再送我一百塊……。」

他的話才說完，劉秃子方才所生的一肚子悶氣，便打鼻孔裏一起溜走了。

「你爲什麼不早說？佔了這樣的上風，你還有什麼不高興呢？」他立刻轉怒爲喜的說，充分顯出了他那粗暴爽直的個性。一早知道這樣，我也不用白白的給你生氣了。」

然而他那裏知道像尙老二這樣一個陰險狠毒的鴉片烟鬼的用心呢？

「我說你毛包，真是一些不錯的。」尙老二吐出了一口濃煙，似笑非笑的嗽定着劉秃子說：「這樣一件大事，咱們就能讓它輕輕地過去嗎？老實說，第一我就不服氣！怎見得她老子教的戲準會比我尙老二好？就算他真有幾分小玩意的話，他的女兒已經跟我磕過了頭，他也不能搶走我的徒弟……。再說他們既然不願跟我學戲，爲什麼不爽爽快快的說，一定要挨過這麼許多時候，說了許多謊，待我自己找上了門去，才肯說實話。這種地方的確太欺人，我要是肯放過他們就決不姓尙！」

儘管尙老二說話的聲音還是非常的低，但其中所含的那一股陰毒之氣，却委實要比劉秃

子的亂跳亂嚷可怕得多了，

「那末你打算怎麼樣呢？」現在劉秃子的腿是放下來了，神氣很平靜地，就在板橋上靠着。

尙老二並不就回答，在屋子裏繼續轉了三四個圈子。

「現在我也並不打算怎麼樣。」他那一張黑灰色的臉龐上，突然透出了一絲笑意來；可是這種笑，無論誰一看，都會覺得有一勺冰水已澆到了自己的脊樑上來。「反正這種事情性急也沒有用，且過幾天等我那個外甥進城來報告了消息再說，隨便怎樣，我不相信她會逃出我的手掌去！」

所謂「她」，「當然就是梅寶了。

那末梅寶畢竟有沒有逃出尙老二的魔掌呢？這就要把半個月以後所發生的事實來證明了。

x

x

x

x

這天是陰曆的元宵節的前一日，衡水縣立初中才開了三四天的學，根本還沒有正式上課，梅寶却已由張小狗子伴送着進城來了。

離開樟樹屯的那天早上，秋海棠特地上了門，送她女兒到屯西的市街口。

「憑你這一份天資，要吃唱戲飯，指望倒真是有的。」將分手時，他一面把自己提的那口小皮箱授給梅寶，一面用着極鄭重的語氣向她說：「不過你要知道，我已經是在這裏頭栽過大跟斗的人了，除非萬不得已的話，我真不願意讓你也踏進這一個頂危險的圈子去……。」

梅寶低下了頭，用手拈弄着左邊的一條短辮，悄沒聲息地傾聽着。

「現在我什麼也不指望，只望你一心好好地念書。這半年結束，有了一個初中畢業的資格，無論上那一個小學堂去混口飯吃，即使苦一些，咱們心裏也要安定得多！」秋海棠把兩手一齊擱在梅寶的肩頭上，繼續一字一頓的說：「孩子，聽我的話，在學堂裏必須用功念書，千萬別把我所教給你的幾齣戲放在心裏，那個虛言假說的話是向來有些瘋瘋顛顛的，你千萬可別當真，反正你將來做了先生，開的時候一定要比現在多，到那時候我再慢慢的教你也還來得及咧……！」

張小狗子挑着一担行李，像跑馬在似的站在旁觀默着，再也猜不透什麼時候秋海棠才能把心裏要說的話說完，便爽快把行李放下來，自己就往地下一蹲，天崩不問的向四周瞭望着，獨自一個人，靜靜地欣賞着前幾天一場大雪所裝點成的野景。

「爸爸，你放心吧，我統統供你。」梅寶整了整今天才穿上身的一件藏青色的棉布旗袍，紅着眼圈說。

「萬」那個姓尙的再到學堂裏來找你，那也不用害怕，你儘管告訴他這件事由我跟孟老掌櫃兩個人解決，他有什麼話，請到樟樹屯來說……。」秋海棠正想先抽身回去的時候，忽然又想到了一件事。「假使他老是跟你纏擾不清，那你爽快就把這件事告訴方校長，她雖然不是個女人，可是我瞧她很有血性，一定可以出來對付他的。」

「爸爸，天冷得很，你還是趕快回去吧！」梅寶提起了那口皮箱，竭力催促秋海棠回去。「咱們再不趕路，遲一些北河鎮那裏就沒有車好雇了！」小狗子也從地上站起來催促着。秋海棠便微笑着向他們點了點頭。

「好，你們這就走吧！小狗子要是想在城裏玩幾天的話，遲一些回來也不要緊，反正家裏也沒有什麼事。」

梅寶是知道她父親的性格的，自己不走，要他先走，就從來沒有一次答應過，便只得勉強裝出笑容來，隨在小狗子的背後，沿着一條泥和煤屑堆築成的小路，一步一步的往西走去。

她照例又回頭去望了幾次，只見她父親穿着一身灰色布的棉襖褲，直挺挺地站在寒風裏，向自己這一邊看着。上幾回梅寶進城，秋海棠也往往站在自家的門口或路的中央，痴痴地望在他女兒的背篋，但平均總着梅寶第四次或第五次旋過頭去時不見了；而這一次，他却不但

一直送到市街口，而且老是呆望着不就走回去。當梅寶走出了四五十丈遠，將要轉灣的時候，還可以遠遠地望見這一條模糊的人影。

「奇督，我進城去念書已有三年了，這一次爸爸爲什麼格外顯得就心起來？」她忍不住輕輕地向小狗子說。

小狗子倒也來得爽快。

「這都是你自己想學唱戲的不好啊！姑娘，往後你千萬別在胡鬧了。我侍候了他七八年工夫，瞧他最疼愛的，就祇一個你，要是真鬧出了什麼事來，不是我要說你……」小狗子原是一直低着頭在前面走，說到這一句，却回過頭來向梅寶右了一看。「姑娘你心上又怎麼對得起他老人家？」

梅寶雖也覺得小狗子的話說得很對，但還不信自己跟尙老二間發生的這麼一件小糾紛，再會牽纏或擴大到何種地步。

「人總是有良心的。」她想自己的爸爸已對尙老二開出了那樣優待的條件，尙老二也是一個人，良心總不致沒有，但能仔細想想，便未必再會找來糾纏了。

×

×

×

×

當陰曆正月十四的一天，她在晌午的時候，跟王金監和三個先到的寄宿生喝了一兩杯

酒，大家不覺都把興致提起來了，王舍監便說：

「反正學堂現在還沒有開課，而且又在犬正月裏，咱們今兒就放肆一下吧！梅影，聽說你唱的戲很好，快唱一段給我們聽聽！」

老師這麼一說，其餘三個學生那還肯讓梅寶推辭呢？

梅寶一來禁不住那三個同學扭糖人兒似的死纏，二來自己也喝了些酒，多少已有四五分醉意，便果然依着她們，不用胡琴，空口乾唱了一段「祭塔。」

唱完之後，大家當然又異口同聲的狂讚了她一陣。

「是誰教給你的？梅影。」方舍監斜乜着一雙老花眼，用一種很模糊的醉音問，平時她那種精明嚴謹的態度已不知丟到那裏去了。

「最初是有一個師傅教的。」提到師傅兩個字，梅寶的心，便不自覺地跳了一跳。「去年冬天回去，我爸爸一時高興，又給我說了好幾齣，他教的倒比師傅教的還好得多。因為……」

梅寶乘着酒興，正想一路敞着嘴，把那些真情全說出來的時候，門房裏的校工陳大突然奔進了膳廳來。

「吳小姐，你家裏來了一個人，說有急事要見你。」他很匆忙地朝着梅寶說。

她才離家不到一個禮拜，父親有什麼急事要派人來呢？這就不由不使梅寶感到極度詫異

了。

「他可會告訴你我家裏出了什麼事嗎？」

「這倒沒有。此刻人還在門房裏，你快些下去吧！」陳大說完這話，自己便旋過身子走了。

王舍監和那三個同學，也就忙着催促梅寶快走。

「總不致爸爸又害了病吧？」她一路飛奔下樓，一路還不斷的在腦海裏左思右想的胡猜。「也許是那個整天喝得醉薰薰的趙老伯已把媽找回來了，所以小狗子急着要來把我找回去。」

可是待她衝進門房，一看來人，却根本不是小狗子。

「姑娘，不好啦！家裏又出了事啦！」梅寶雖不認識這個人，這個人一聽見梅寶，立刻就迎上來，透着極憂急的神氣向她說。

這麼一個陌生人，突然向他說話，梅寶的心裏，當然覺得非常突兀。可是瞧這人的打扮，却完全是一個鄉下的莊稼人，年紀已有四十開外了，而且說話也帶着樟樹屯的土音，神氣又是十分忠厚。

「你是誰啊？」梅寶向他呆着問。

「我就是小狗子的母舅啊。姑娘，你怎麼不認識了？」那個人把頭上的一頂破氈帽揪了下來，似乎奔得很熱很急的樣子，「就為昨天飯後，也裏馬家的兒子跟小狗子爲了賭錢打架，你爸爸做人太好，自己趕去給他們勸解，不料那個該殺的馬老四，反把他老人家打了兩拳，不但都打在前胸上，回來就吐了許多血……」

不等這人把話說完，梅寶已哭得滿面全是淚水了。

「……小狗子也急壞了，便連夜打發我趕進城來接你回去……」那個人却儘自滔滔不絕地說。

梅寶是哭得話也說不出了。

「吳小姐，別哭了！快上樓收拾好東西，早些回去吧！」陳大也在旁邊這樣插嘴着說。不錯，這位大哥說得很對。現在哭也沒有用了！」那個人連連點着頭說：「姑娘，快去回明了先生，隨我走吧！咱們要是走得快一些，明兒清早準可到家了。」

「好，你再等一等！」梅寶哽咽着向那人吩咐了一句，便拚命般的奔回寄宿舍去。正當她在收拾那口小皮箱的時候，靈機突然一動，不由想起了兩個疑點來：第一，他記得很清楚，小狗子是賭賭不惹的人，今年開了年，樟樹屯裏儘管到處都是賭臺，可是小狗子却照例不會下過場，怎麼昨天忽然又變起來呢？第二，小狗子雖然好像還有個母舅，但從不走動，

並且他的兄弟常到自己家裏來的，爲什麼不打發他來呢？……

後來，她覺得自己不能決定了，便走進舍監室去找王舍監。

王舍監今兒的酒，委實喝得太過量了，到這時候，還是紅着兩頰，顯得神智尚未清醒的樣子。她在自己的坑上斜靠着，似笑的聽梅寶把方才那個來人所說的話，和她心裏所懷的疑團一齊說了出來，却半晌不作聲。

「別這樣多疑的！……快些回去，快些出來吧！……！」直到梅寶又催問了她兩次，她才眯着一雙老花眼，模模糊糊的說。

梅寶雖然知道她已喝醉了，可是這位五十多歲的王舍監，平時委實太能幹太精明了，使梅寶不由不勉強放下了心內的疑團。

「賭錢有那一個人不歡喜啊？他平時儘管不賭，逢到有人拉他去的時候，他也就約制不住了……。一梅寶已跨出了舍監室，張舍監還在裏面自言自語的說，使梅寶聽了，更比較安心了許多。

而那個來人的話，也說得非常合理。

一本來他們要打發六老官來的，不巧他這幾天就要定親了，實在分不出身，所以教我老頭子給你們跑一趟。」

他這麼一說，梅寶因小狗子的兄弟不來而引起的一片疑心，也就消釋大半了。

×

×

×

×

一晃眼又是半個月在人們不知不覺的中間溜過去了。這一天午後，王舍監照例又把一大束才打門房裏送進來的郵件逐一湊在太陽光裏驗看着，顯出像檢查案情一樣嚴肅的態度。

在省會這樣一個偏僻的小縣裏，一所女學堂是多少還存着幾分尼姑庵似的氣息的，因此檢查學生郵件的一項工作，便成了王舍監每天必須悉心以赴的大事了。

「菊芳寄……這種巴戲那裏還想瞞得過我！」在她開始執行這件任務的半年裏，「月英」「麗華」「桂貞」「素秋」……這一類純粹女性化的名字的出現在信封上，的確很使王舍監糊塗過，但慢慢終於給她看破了。從此她祇要一看到寄信人有用這種大名的便一定要把信拆開才罷休，然而拆開來證明並非情書的也很多。這一封「菊芳寄」便是一個女學生的真正的表姐寄來的。

於是我們的王舍監，便很失望地皺了皺眉頭，隨用手漿糊把信封好了，還在封口上蓋了一個章。

接着她又驗看了三封信，和一張明信片，都是平凡得絕對引不起她注意的。後來她取起了第六封信，也是忽忽一看便丟過了，直到快看第七封信的時候，她才想起了一件事。

「啊！不對！怎麼吳梅寶回去了兩個禮拜，家裏還有信寄來！」她很詫異地思索着。

王舍監正要把那封信取起來端詳了一遍，上面的信分明就是她老子的筆跡啊！而發信的日期，也是兩天前，這倒真是一個絕大的疑團了。

「要不是吳梅寶在半個月前回去的時候出了什麼事，一定是她在前幾天進城來的路上，遭到了什麼意外，這封信倒是不能不替她拆開的。」王舍監的腦神經才轉了這麼兩轉，便毫不遲疑的把信拆開了。

信的內容倒並不長，她那一對老花眼鏡裏看出來祇四五分鐘便看完了，可是看完之後，却足足使她呆坐了一刻多鐘。

「她父親說許久不見她的信，這分明是在她回去的時候就失蹤的。」出了這樣的事，王舍監當然不能不就去報告方校長：

「那天是正月十四，她家裏突然派人來找她回去，說是她父親給人家打壞了，吳梅寶這孩子到也很仔細，起身以前，還特地來跟我商量，說那來人有一些可疑，不巧，那一天我……」

王舍監說順了嘴，險些把那一天自己喝醉了酒的話也說出來，還虧驚覺得早，便來不及的自己糾正。

「不巧，那一天我有些頭疼，沒精神給她細想，便匆匆准了她的假，讓她回去了。如今看起來，說不定真是一個騙局！」說着，王舍監又忍不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方校長低下頭沉思了好一會。

「吳梅寶家裏也不像是有錢的大戶啊！」她呻吟着說：「這件事，倒真有些詭異！」

「也許不是爲了錢，還有別的原因也說不定。」王舍監看着年紀比她小十來歲的方校長說。

「不錯，這是難說的。」方校長微微把頭一點。「現在我想責任的問題，我們可以完全不負；只是吳梅寶那個孩子，長相既好，人又聰明，三年來的成績，每次總在年紀比她大好幾歲的同學上面，無論她這個人是怎樣丟的，我們也不能不管。」

方校長的話，當天便實現了，她先把那天梅寶怎樣給一個人謊出學堂去的情形寫了一封很詳細的信送給官署和教育局，請求派人查訪，一面又派門房陳大立刻趕到樟樹屯去報告梅寶的父親。

陳大看梅寶念了三年書，那裏會想到她家裏的景況是那樣的寒素，她老子的穿着，又是那樣的破爛，同時他當然再想不到秋海棠對於這一個女兒已經看做是比生命更寶貴的東西了。因此他一找到吳家，便傾筐倒篋的把所有的事全說了出來，竟使海秋棠當着他的面立刻

昏了過去。

「三爺，急也沒有用，我想姑娘是丟不了的。」張小狗子費了許多的手脚，才把他主人救醒過來，一面忙著給他勸解。

「當然丟不了，我會找孟老掌櫃的要人去！」秋海棠緩了一口氣，便立刻站起來怒沖沖地說。

「找啊，三爺說的是，姑娘這一件事，他們準知道！」小狗子也咬牙切齒的說：「爲了想收徒弟不成，竟把人都騙走了，這種事他不怕犯法嗎？可是三爺咱們人少，他們人多，而且真贓實據也不會到手，你現在過去跟他們講理，祇怕要白討一場沒趣吧？」

「依你說，又該怎樣辦呢？」秋海棠雖在盛怒之際，却也不顧一味莽撞，便站住了身子，開始躊躇起來。

蘇立初中派來的校工陳大，倒也是一個熱心人，聽他們說到這裏，便立刻丟掉了手裏的半截烟尾，走到小狗子和秋海棠兩個人的中間來。

「這倒不妨。」他從小狗子的臉上看到秋海棠的臉上。「那一天，他們派來的那個人，我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祇要你們把我帶到有嫌疑的那份人家去瞧一瞧，我是沒有認不出來的。」

秋海棠和小狗子一聽，都覺得這主意很好。

然而他們不會想到無論尙老二和孟老掌櫃那一班人的性情是怎樣的粗忽，也決不致就派他鋪子裏或家裏的人去把梅寶誑出來，因為這樣是梅寶自己第一個會認出來的。當時秋海棠和小狗子陳大三個人却誰也沒有想到這一點，於是結果仍然白跑了一次。陳大在孟掌櫃家裏前前後後的兜了一個圈子，再也不見那天上縣立初中來把梅寶誑出去的中年人。

「我的意思也不一定說是你的令親拐走了我的女兒，只是事情來得太湊巧了，恰好在咱們兩方鬧一些意見的時候丟了人，所以我不得不過來跟你商量商量，最好請派一個人去問了那位舅太爺看，也許是他把梅寶喚去的，那末我也可以放心了。」因為找不到證據，秋海棠就不能不低聲下氣的跟孟老掌櫃磋商。

小狗子和陳大却都忿忿不平地站在一旁。

「好，既然這樣，咱們也是走熟了的老鄰舍那有不肯幫忙之理！——孟老掌櫃竭力隱起了他那一副老奸巨猾的面容，裝得很正經地說：「明天我就叫林生進城去，上他那個姓劉的親友家裏找他。」

秋海棠不等他把話說完，便忙着連連道謝。

「不過依我看，十成倒有八成不會是他吧？」老孟却又特地拖上了一個尾巴，表示不能

負責的意思。

小狗子已經隨在秋海棠的後面，快要跨出靠街而築的那一圍木櫃台了，一聽孟老掌櫃說出這樣的話來，心裏便好生有氣，一時忘了利害，竟回頭去向他冷笑了一笑。

「十成，八成，這倒是神仙也說不定的！」他假裝和同行的陳大說，只是把聲音提得很高，存心想讓後面的人聽見。「不過他們有本領拐人，咱們就有本領找人，且看找到了還有什麼話說？」——

秋海棠忙着回頭來向他使眼色，可是小狗子的話已經出口，再也收不回了。

孟老掌櫃的跟他兒媳在後面聽了，却並不回話。那個什麼事都不憐而偏愛管事的孟大嫂是根本沒有話好說，而那孟老頭兒是故意不願跟小狗子鬥口，他只是銜着一枝旱烟管冷笑。

「憑你這樣一個不會見過世面的莊稼人，想把他找回來，可還差得遠咧！」他把身子靠在櫃台上，望着秋海棠等三個人的背影，暗暗這樣想。

這一想，倒也的確有幾分合理。

儘管小狗子是懷着滿腔的忠心，恨不得拚着自己的性命不要，立刻去把梅寶找回來，然而他的能力和見識畢竟太有限。第二天，他雖然帶着那個縣立初中的校工陳大，在樟樹屯裏亂闖了一天，想把那個睡去梅寶的人先認出來，但事情那裏有這樣容易呢？

當晚他和秋海棠兩個人簡直整整商議了一夜，因為城裏的路畢竟他比秋海棠熟，便決定由他跟了陳大進城，再在城裏用心察訪。

「錢怎能帶得太少呢？」臨動身的時節，秋海棠給了他二十塊錢，他一定祇要五塊錢，秋海棠便自動把其餘的塞進他的衣袋裏去。「小狗子你的忠心我是知道的，可是俗語說得好：天下事無錢不行，你還是一起帶了去吧！祇要能够早些把姑娘找回來，多化幾個錢我也是願意的。」

小狗子漲紅着臉，把四張鈔票藏了起來。

「你放心吧！爺，要是我小狗子不能把姑娘找回，我這一世也不能見你了！」他束緊了腰裏拴的那條布帶，站在寒風裏，身子挺得比竹桿還直，臉上一些笑容也沒有，兩條衣袖撐得高高的，不時把眼睛斜向對門的孟家老舖去，很像馬上要找孟老掌櫃父子廝打的神氣。

「好在學堂裏也有信送給衙門裏去了，或許現在已經找回來了也說不定。」陳大透着很同情的樣子，向秋海棠說：「你老先生好好地在家裏等我們的消息吧！」

秋海棠勉強放出笑容來，向他點了點頭。

「消息，真不知幾時有消息咧！」他關上了門，退回裏面去，沒精打采的坐着。

然而消息倒並不像他理想那樣的來得慢，只是好消息罷了。

小狗子和陳大走後，第二天郵差便寄來了一封快信，是縣立初中的那位方校長寫的，告訴他梅寶並無下落，最末的一段是說。

「……因尙某之友劉某，嫌疑重大，官署曾將其傳訊三次，嚴加究詰，但亦無結果。現尊紀張某暫寓敵校門房內，每日出外追尋，手持令嫖像片，四處訪問，雖猶未釋眉目，其忠義之忱，殊屬難得。或能因此而得令產下落，亦未可知也……。」

秋海棠是從來不信神佛或何種宗教的，但看完這封信，也禁不住對天跪了下去。

「天啊，可憐可憐咱們吧！」他就在磚地上跪着，輕悄悄的禱告起來。——當然他並不會像在舞臺上演戲那樣的先起什麼「叫頭」。小狗子的腿，一定要跑斷了，我的心也快要碎了。可憐我實在並沒有告過什麼大孽，快讓我的女兒平平安安的回來吧……！」

從這天起，他幾乎每天這樣不停的禱告着，然而越禱告，消息却越來得沉悶了。足足有一個禮拜，他不會再從方校長那裏接到什麼信。

假使孟老掌櫃還有一分人心的話，他應該就自動的給秋海棠幫忙了。每天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他從後進的屋裏走到外面的鋪子裏來，把眼睛看向對面去，就可以看見秋海棠獨自掙着一條粉條，垂頭喪氣的坐在大門口，逢到街上有一個人走過，他總是立刻昂起頭來，睜大着一雙眸子，急急向來人打量；及至看明白不是小狗子或是那個他所想望的郵差時，他才

嘆一口氣，又把腦袋垂下去了。像這樣從早到晚的盼望着，簡直連一些東西也不見他吃下去。

「今兒又是沒有，待明天再瞧吧！」郵差先生顯着一種無可奈何的神氣說，半個月來，他已經也習慣了，在經過吳家的門首時，不等秋海棠問他，便往往自動的這樣說，結果當然是又給秋海棠加上了一重愁悶。

愁悶愈壓愈重，不知不覺就把人的精神壓得一天不如一天了。

僅僅隔了二十天不到的工夫，秋海棠在外表上，已比先前顯得老了許多；他這樣整天愁眉不展的神態，雖然打不動那個做了三四年賣買的孟老掌櫃的心，但看在他兒娘的眼裏，却已覺得很不安了。

「你放寬心吧！吳家伯伯，梅寶遲早一定可以回來的。」有一個晚上，她終於悄悄地掩到吳家來，漲紅着臉，向秋海棠說：「現在你憂急也沒有用，她準是好好地在那麼地方留着，不過……不過……」

她原想說「不過暫時還不能就回來，」又怕說得太明顯了，便急着掉過了話鋒。

「不過，你老人家自己的身子是最要緊的，這幾天你已瘦了許多，明兒我再給你送幾匣藕粉來吧！」在孟家這一位小內掌櫃的單純的腦神經裏，藕粉彷彿是一種功效比人參還強的

補藥，因此達到身體不好的人，她總要勸人家吃藕粉。

秋海棠對於她這種無知的好意，也祇能順口道了幾聲謝便完事，實際上，他也未嘗不懷疑這女人對於梅寶失蹤的事，心裏多少有些兒明白，可是他知道她是不敢說的，所以也就懶得問了。

也許就爲他不聽孟家的媳婦的話，沒有吃藕粉，以致他的精神後來是越發衰疲了；儘管他每天還勉強打坑上掙扎起來，但見到他的人，總免不了要大驚小怪的問：

「怎麼，你……又害病了？」

事實上，他的確已經病了，及至方校長的第二封信寄到，他每天所吃的東西，差不多就祇一碗小米粥。

第二封信上的消息，似乎倒比第一封信好些。

方校長告訴他說：小狗子因爲在城裏找了半個多月，始終找不到梅寶這個人，沒奈何祇得依舊去見劉禿子；可是他很聰明，知道官署傳了他去也問不出什麼話來，便決定不再跟他硬挺，只一味向他軟求。不知道他說了些什麼話，竟把那個性格粗魯而並不刁滑的劉禿子感動了，他老老實實的說自己對於這件事委實沒有份，不過據他所知道，人是真給尙老二騙走的，此刻已帶往北京最後，他又給小狗子開了一個不很詳細的地址，因此小狗子已連夜趕上

北京去了。旅費是方校長自己幫助了他十塊錢……。

「好了，三爺，姑娘總算有消息了！」小狗子的兄弟張老六聽到這件事，便忙著再向秋海棠安慰。「憑我哥哥那份死心眼兒的脾氣，找不到人是不會回來的。你老人家還是寬下心，好好地養息養息，等候他們回來吧！」

因為小狗子這樣的忠義，秋海棠的心裏倒也頓時樂觀起來。

「你哥哥真好，但願他能够把梅寶找回來，以後我永遠就當他像兄弟一樣看待！」他很難得地打臉上透出了一絲笑容說。

從此，他果然略略寬心了些，只屈着指頭每天計算小狗子的行程。

「他去了已有二十一天了，京裏的路他也是向來知道的，總該有些消息來啊！」這一天早上，他忍不住又和張老六說，顯得很焦急的樣子。

「這也難說！」張老六雖是個年輕的莊稼人，見到的事甚至比他哥哥小狗子還少，但腦神經的轉動，却相當的快。「就是我哥哥找到了那個姓尙的傢伙，他也不見得就肯放人，少不得還要有些周折啊！」

給他這麼一提，秋海棠也驚覺過來了。

「憑小狗子這麼一個人，那能鬥得過尙老二？——他想了好久，才想起祇有一個趙四，

或許還能帶一些兒忙。

趙四自從在八九年前給他來了一封信，報告袁寶藩叔姪的消息之後，彼此一直沒有來往過；他在箱子裡找了半天，才找到他的地址，然而趙四有沒有跟了人家出去開碼頭，或是根本已經搬了家，他却一無所知。

「這封信寄雖寄出去了，但把握是一些沒有的。」寄掉信回來，他就跟張老六這樣說。

「咱們等着瞧吧！」張老六也就祇能這樣回答了。

等着，等着，眼看一個春天已經很快的等完了！梅寶跟小狗子兩個人簡直一些消息也沒有，連趙四也沒有回信，顯然那封信是沒有寄到。

現在秋海棠是真正的病得不能起床了，張老六雖然賣足了氣力，給他料理田裏的事，但家裏却沒有人照料，獨剩秋海棠一個人病骨支離的躺在炕上，從早到晚的呻吟着。難得孟家的媳婦抽空溜過來跟他說幾句話，或是煮一些湯水給他喝，就是他所能得到的僅有的安慰了。

其實在後來的幾天裏，孟大嫂受了良心的激刺，已經很明白地承認梅寶是給尙老二藏過的，而且他公公也是一個同謀犯，但詳細的地址她也不知道；實際上，她即使能夠說出來，已經也太遲了，因為秋海棠想站起來都不能。那裏還有本北上北京去？

日子過得飛快，一霎眼已快近四月底了，和暖的初夏節的季風，吹得每個人都懶洋洋地像窩了軟骨病一樣；對於一個因心病而變為虛怯症的病人，自然更有極大的影響，秋海棠差不多是整天的昏睡着，不吃，不喝，不說話，慌得張老六連田裏也不敢去，祇能日夜留在家裏守着。

連秋海棠自己也不指望再能活下去了。

「啊！二哥，是你嗎？……你是……幾時來的？」這一天午後，他偶然從昏睡狀態中清醒過來，忽然覺得房裏似乎多了一個人，便竭力睜開倦眼來望着；祇一望便使他立刻興奮了許多，原來在他炕前來來回回的走着的不是別人，就是他二三十年來僅有的一個老朋友——趙玉崐。

玉崐還是很瘦，矮小得像一頭猴子差不多，衣服也是照例很敝舊，但神氣却不像平常那樣的高興；聽秋海棠一招呼他，他也並不說什麼招人發笑的話，只微微點了點頭。

「你家裏的事，小狗子的兄弟方才全告訴我啦！」他繼續不停的在房裏打着圈子。一事情雖然很可惱，你也犯不着氣到這種田地，我既然來了，少不得總要給你出個主義。但最吃緊的還要先顧你這一個老子！方才你睡熟的時候，我瞧你神氣非常不好，回頭等那張老六把焦大夫請來之後，你必須好好地吃幾劑藥，養息養息……」

趙玉崐的話還不會說完，秋海棠已不住的在社上搖起頭來。

「誰……誰要請什麼……什麼大……大……夫……梅寶不……不回來……，我的身子那裏……好得……起來呢……！」

玉崐却不贊成他這種話。

「別這樣婆婆媽媽的！老三，戲不唱了一二十年，你怎麼還是這股勁兒？」他把身子站住了，彷彿很着惱地說：「祇要你肯聽我的話，你女兒的事就算交給我了！」

在這樣憂患交迫的時候，突然來了一個自小在一起長大的好朋友，秋海棠的心裏，當然已把他看得像天上掉下來的救星一樣了。尤其是玉崐這一個人，更和別人不同；單是梅寶出生時的一套巴戲，就完全是他一個人所辦妥的。他的機警和勇敢，差不多可以說是跟他的歡喜喝酒，同樣是尋常人中少見的祇要一想起以往的事，就不由秋海棠不信服他。

後來那個焦大夫給張老六請到了，他是給秋海棠治過上次那場大病的，醫道相當不錯，便照例替他開了一張疏導之中略帶補性的方子。

「現在你再躺一會，待我出去溜上一兩個鐘頭，再回來跟你一塊兒喝小米粥。」玉崐監視着秋海棠把一大碗藥汁喝下之後，便微笑着向他這樣說。末了又特別找上一句：「今兒我還帶來一大塊金華火腿咧！」

他說出去一兩個鐘頭，實際上是直到九點多鐘才回來的。

「怎麼？老三，怪小氣的！五茄皮也不給我買一瓶！」這一次回來，玉崐似乎已不像先前那樣的上心了，眼望著張老六替他蒸下的一小碟火腿，嘴裏便不住的囁着要喝酒。

秋海棠今天因為突然來了這麼一個好友，又喝了一次藥，精神倒委實興奮了許多；當玉崐未回之前，已獨自在坑上靠着喝過半碗小米粥了。

「好，老六，快給二爺去沽四兩五茄皮來！」他在裏面的一間屋子裏笑着這樣喊。

「我說你小氣，還是一些不錯的！四兩酒請誰喝啊？」玉崐一邊說，一邊就丟了一塊錢給張老六。一錢歸我出，喝倒要喝一個痛快！」

待到開始一喝酒之後，玉崐的老脾氣便一古腦兒的全殿出來了。隔着一堵牆壁，秋海棠可以不斷的聽見他在哼着各式各樣的小調，一面還毫無顧忌地和張老六打趣着，從田裏的事一直談到娘兒們的事，什麼話都說得出來。

因為玉崐這樣的悠閑放蕩，越使秋海棠感覺到自己心裏的苦悶。幾年前，在一種極勉強的自制力之下，故意不讓羅湘綺找回來，和他們團聚，對於他，已經是一個不可磨滅的創痛；如今再加上愛女的失蹤，自然更使他覺得毫無生趣了！

玉崐的笑聲越響，便越使秋海棠深深地感到沒有愛，沒有家的自由自在。

然而，現在他再要把所愛的人丟過一邊去，已經是太遲了！

「……你女兒的事就算交給我了……！」玉峴方才跟他說過的這一句話，不住的在他耳朵邊響着，使他後來終於忍不住在坑上高喊起來：

「噲，二哥，酒少喝一些行嗎？咱們還有正經的事要商量咧！」

也不知道是玉峴喝醉了酒，沒有聽到他的話，還是聽到了故意不睬，秋海棠白白地乾嘔了一陣，玉峴還是大說大笑的鬧着，直到瓶裏的十兩五茄皮一氣喝完才歇手。秋海棠睜大着眼睛子在房裏儘等，好容易等到他脚正歪斜的走進房來，滿心想請問他對於梅寶的事究竟有沒有什麼辦法，不料他一進房便望梅寶的小榻上橫了下去，嘴裏模模糊糊的哼了幾聲，便鼾聲大作的睡熟了。

因為這樣，秋海棠幾乎又鬧了一個通夜不睡，直到天色快亮的時候，方始朦朦朧朧的睡了一會；可是待他醒來，一望對面的榻上，玉峴已不知在什麼時候走了。

像這樣神出鬼沒，不遵常軌的行動，在玉峴原是家常便飯；而在過來的二三十年中間，秋海棠也確實瞧够了，祇是這一次因為他已經答應担任找尋梅寶，秋海棠當然不能不希望他正正經經的把這件事上緊幹起來。

「二爺是什麼時候走的？包裹拿去沒有？」待張老六替他端進一碗稀粥來，他便急着這

樣問。希望玉崐已自動趕回北京去了。

「天亮了不久就走的，東西倒沒有拿去。」那個雖沒有小狗子忠實，却也相當服從的年輕人回答。

這就不像是回北京去的樣子。秋海棠的心裏，不覺略略有些失望，可是等到中午的時候，還不見玉崐回來，下半年時辰鐘連續着打過了二下，三下，四下……眼看天就要黑了，他這個人的影子却還不知道在什麼地方；這情形倒又好生蹊蹺，因為在這樟樹屯裏，除了吳家。玉崐就沒有別的熟人，而且村子裏也沒有什麼好玩的所在，如果他不同北京去，這大半天又在什麼地方呢？

事實上是直到上燈之後，他才忽忽地闖回來的。

「老三，事情有一些指望了！」他一走進房門，便蹲在秋海棠的炕前，用極低的聲音說，神氣是非常的興奮。「今兒晚上我還要出去，等一會子要是你們聽見對街孟家老店裏有什麼響動，千萬別出去瞧。記着！你務必叮囑小狗子的兄弟，不要出去，祇當沒有聽見一樣。今晚我就不回來了……！」

他嚥了一口唾沫，也不讓秋海棠有詢問的機會，便又繼續急忙忙地說下去。

「明兒孟家的人要是走過來問你們什麼話，一概都推不知道，讓他們鬧上一天，到後天

我再回來告訴你怎樣對付他們……」

「啊！老二，你想怎樣幹啊？別鬧到不能收拾！」秋海棠很擔心地問，惟恐玉岷要鬧出什麼大禍來。

「沒有你的事！在我身上還你一個女兒就是啦！」玉岷也真古怪，偏不肯對他說明。總之，打今兒起，你給我好好地睡覺，吃藥，至多再隔半個月，梅寶準可以回來了！」

說完這一套話，他又順便向秋海棠做了一個鬼臉。雖然日子已隔了二十多年，可是他的性格竟還像當初在玉振班裏學戲的時候一樣。

秋海棠勉強耐着性兒，躺在炕上，祇聽他在外面的兩間屋子裏忙亂了一陣，便又搶着走了。要不是他以前曾經有過打醫院裏換回梅寶的一件事，秋海棠對他沒有信心，這時候是決不敢讓他走的。

小狗子的兄弟大概已經也給他囑咐過了，待他一走，便提早在前門上了門。

玉岷的所以不先把自己的計畫告訴秋海棠，原也有他的苦衷；可是秋海棠在沒有明瞭他那個葫蘆裏究竟賣些什麼藥之前，心神也委實不能安定。

時辰鐘打過八下，樟樹屯這樣一個小村集，差不多已經完全靜止了。秋海棠和張老六兩個人，不約而同地側着耳朵，分別在左邊的臥室裏，和右邊的堂屋裏危坐着，用心傾聽外面

街上的動靜。

大約九點半鐘模樣，他們突然聽見對街起了一陣打門的聲音，接着是不很清楚的說話聲；漸漸地，聲音擴大了，似乎有好幾個人在爭吵。不多一會，雙方開始打架了，秋海棠和張老六都可以很清楚地聽見孟老掌櫃和另外兩三個人被摔倒在地上的聲響；後來又是一陣極急促的奔跑聲，自南至北，快得像馬一樣，而且還不止是一個人或兩個人的腳聲。

「啊！不好了！他們把林生搶走了……！」立刻，又聽見孟老掌櫃在街上殺豬似的嚎叫着，並且還像有兩個人一先一後的追了下去。

街上便頓時熱鬧起來：先是孟小內掌櫃一邊哭，一邊罵，接着又是左鄰右舍紛紛出來詢問：孟老掌櫃却還在埋怨他的伙計不出力，各人的聲音鬧成了一片。

「這就糟啦！老二真要闖禍了！」憑秋海棠那樣聰明的人，不消聽完這一幕隔壁戲，心裏已有五六分明白了，只是他還想不透玉岷爲什麼要約了人，把孟家的小掌櫃搶走。

可是這一點，到得第二天早上便完全明白了。

「吳大哥，這麼早的時候來打擾你，真對不起！」在早上七點鐘模樣，孟老掌櫃的一家便趕過來了，亂糟糟地站在秋海棠的坑前，顯得非常慌急的樣子。孟老掌櫃便第一個向他拱着雙手，用一種怪可憐的聲音說：「實在因爲昨天晚上來了幾個不相識的人，好像是跟林生

有一些蹩扭，一打開門，便跟咱們爭吵起來。我是上了年紀的人，那兩個伙計又不中用，一動手便給他們打倒了。有一個臉上罩一塊黑布的人最兇，祇一閃眼使用繩子把林生細了個結實，馬上背在身上，一窠風的走了……。本來原不關你府上的事，咱們也不敢來勞動你，只是據那兩個追下去的伙計說，他們那一起人……」

老頭子說得幾乎氣也接不上了，而秋海棠的一顆心，已經也跳得比煮沸的水還快了。

「吳伯伯，他們是這樣說的：」孟家的媳婦原是一張快口，便來不及的插嘴出來。「他們說在這裏跟你老人家有交情，祇要你說一句話，不但人可以放回來，就是以前的事，也不用再計較了。所以咱們特地來求你，請你可憐我公公祇有這麼一條根芽……。」

「吳大哥，咱們是多年的老鄰舍，千萬求你給我幫幫忙，將來一併再謝你！」孟老掌櫃一面說，一面還連連的打躬作揖。

還虧秋海棠原是多病的人，臉色雖有變化，孟老掌櫃等一班人竟還瞧不出來。

「可是，老掌櫃的，」好容易定了定心神，他才能裝得沒事的人一樣地回答。「這件事來得太奇怪了，究竟那幾個人是誰，我連面也沒有見，怎樣好去找他們講情呢？」

聽的人想想倒也很對，但孟老掌櫃還是死命纏着他，要他想想在樟樹屯裏和附近各處，共有幾家熟人，那一家和林生有過仇隙，但秋海棠是已經受過玉峴的囑咐了，當然竭力推

托，始終說想不起來。

「我瞧這樣吧！」大家相持了半天，張老六便出來貢獻了一個折中辦法。「咱們三爺不妨多給孟老爺子想想，看有沒有路可走；一方面孟老爺子也可以趕快派人上四處去找，或是趕快到北河鎮去報告官署，只要大家一齊出力，小掌櫃的遲早總可以找回來。」

孟家的一班人也覺得除此以外，別無他法，便祇能道了謝，快地退回去。

「事情也真巧，咱們的梅寶姑娘還沒有回來，你們倒又丟了一位小掌櫃，這是什麼事！」張老六送他們到門口邊去的時候，忍不住很俏皮地這樣說。

孟老掌櫃的心裏有病，聽了倒不由突然一震。

「哦！這件事情怕有些蹊蹺！」他一路走過街去，心裏暗暗這樣想。

後來他上北河鎮官署裡去報告的時候，便把自己心裏所懷的疑團，也連帶告訴了那一位親友李科長。

「知道了，明兒咱們自會派人去詢問的。」李科長教孟老掌櫃的在一方白紙上寫下了秋海棠的名姓，便這樣的說。

可是不等他們的弟兄下鄉去，趙玉娘已在當晚悄悄地走回來，把自己所做的事全告訴了秋海棠並且還又很詳細地教他見了孟老掌櫃家裏的人應該怎樣說，假使有官署裡來人詢問又

應該怎樣回答，因此他簡直是早在家裏候着了。

第三天晚上，北河鎮官署果然派了三位官吏趕到槐樹屯來了，他們第一就找到秋海棠家裏去，現出嚴重的神氣，盤問了許多話。

秋海棠的精神這兩天已好得多了。

「三位先生，現在我要向你們幾位說幾句話。」他坐在坑上很謹慎地答復了他們許多問話以後，便突然放大了膽，把玉峴教他的話一齊背誦了出來。「他們孟家丟人的事，我有病在家，實在一些不知情。不過，我可以另外報告你們一件事，那就是我的女兒已在三個多月前給孟家的一個親戚拐走了……。」

「你怎麼沒有……？」那官吏很敏捷地反駁着。

「這是有憑證的，縣裏的官署和教育局都知道有這件事！」秋海棠透着很理直氣壯的樣子說：「因為我女兒是縣立初中的學生，她給姓尙的一拐走，校裏的方校長便立刻去報告官署，後來官署還把姓尙的一個朋友帶進去問過三次。你們不信，今天就可以去問！」

這倒不是那幾位官吏所能預料的了！他不會想到像這樣一個衣衫破舊，家業蕭條的莊稼人的女兒，會上縣立初中去念書。

「原來還有這樣的事。」他們想縣立初中也是一個官立學校，況且官署已經有過案子，

因此態度便馬上變得溫和起來。

「他們丟了一個兒子，平白地就會找到了人家身上來，我的女兒清清楚楚給他小舅子拐到了北京去，難道他反充不知道嗎？你們不信，馬上就可以去問他自己！」秋海棠繼續氣憤憤的說。

「我哥哥到此刻還在京裏找那姓尙的傢伙咧！」張老六也在旁邊補充了一句。

「好，既然這樣，待咱們回去報告了再說吧！」那三位官吏說着便就走了。

張老六坐在堂屋裏，看他們一齊走過對街去，給孟老掌櫃的像接上司一樣的迎進裏面去，直到兩點多鐘才出來。

「老孟這樣的神情，不要行出旁的花樣來！」張老六很擔心地跟他主人討論着。

秋海棠聽了，倒也很焦急，但玉峴却並不會再回來，使他要找他商量也不能。

幸而天可憐他，這一重心事也並沒有讓他耽得怎樣久，當晚九點鐘，老孟便帶着他的兒媳悄悄地走過來了。

「吳大哥還沒有安息嗎？」他一走進房，便堆着滿臉的笑向秋海棠招呼着。

秋海棠當然也不便冷淡他，彼此便很親熱地寒暄了一陣。

「我想跟你說幾句心腹話，吳大哥，請你教張小狗子的兄弟出去坐一會行不行？」孟老

頭兒特地從一張椅子上站起來，移到秋海棠的坑上去坐着，神氣倒相當的誠懇。

不等秋海棠說話，張老六一聽，便自動走了出去，孟家的小內掌櫃還特地把房門也推上了。

「大哥，咱們是多年的老隣舍，一切總要求你海量包涵！」孟老掌櫃的透着怪可憐的樣子說：「以前的事，實在都是我那害人的舅老爺不好，總得請你瞧在兄弟面上，多多原諒，明兒我一定就上北京去找他，多則一個月，少則二十天，準可以把梅寶姑娘接回來。」

老孟說到這裏，差一些就把秋海棠逗得笑出來。

「可是，吳大哥，」他說話的神氣是越來越誠懇了。「千萬求你幫一個忙，給我想法子也把林生找了回來吧！我不敢求你在我沒有動身以前先把他找回來，也許你還不能相信我；但望你過了三四天，就能使他回來，一來因為我祇生一個兒子，老了不能沒有依靠，二來待我明兒一出門，家裏就沒有照應，所以委實不能再遲了！」

這一着當然也是玉崑所預料到的，不過沒有想到老孟會覺悟得這樣快。

「真正的多謝你，孟老爺子！」秋海棠也忙着向他拱了拱手說：「你這樣的好心，兄弟真是非常的感激。小女的事就算拜托你了！既然你老人家這樣給我出力，小掌櫃的事，我還能推託嗎？不過……」

他還沒有「不過」下去，孟家的兒媳已再也不能忍耐了。

「好了，吳伯伯！這裏樟樹屯一帶，誰不知道你是一個好人，祇要你想得出是誰作弄林生的，走去說一句話，人還會不跟着你回來嗎？」

她這樣一說，秋海棠便祇能跟着孟老掌櫃的一起打哈哈了。

雙方後來又談了許多的話，孟老掌櫃的却始終用軟功，連秋海棠想拿出五十塊錢來給他，作為梅實回家的旅費，他也死命的拒絕不受。儘說：

「這都是尙老二的不是，怎樣還能教你化錢？」

在過度興奮的情緒下，秋海棠竟掙扎着從坑上爬了下來，親自送孟家翁媳倆走出去。

「如今是好了！一張老六幫秋海棠關上了大門，差一些拍手笑出來。一趙二爺的計策真教人佩服！要是不把他們的林生搶去做押頭，咱們的姑娘怎麼能回來呢？」

十三 流浪到上海

「老三，當初三國裏的趙四子龍在長坂坡，在長江裏，三番兩次的把阿斗救回來，提起來人人敬仰，爲了你女兒的事，我也曾立過兩次汗馬功勳，你瞧，我這個姓趙的總不致再丟祖宗的臉吧？」玉崑嬉皮笑臉的坐在桌子的一角上，瞧着秋海棠父女倆說。

梅實是今天才隨着孟掌櫃的回家的，連小狗子也一起來了。

「老大哥，且慢一些誇口！」秋海棠捧着一杯茶，站在門口邊說：「昨天晚上我仔細想想，梅實雖然是給你救回了，但從此我又添了一個對頭，這裏恐怕不能再住下去。」

秋海棠的病雖已好了二十多天，但身體尙未全部復原，在大六月裏，他還得披上兩件大布褂子，才敢走到有風的所在去。

「爲什麼啊？」玉崑用手搔着自己的光頭，彷彿真像一些不明白的問。

「就爲你用的方法雖巧，只是做得太兇了一些，別說尙老二恨我切骨，便是孟掌櫃的一家，待你一走，說不定也就要找上門來了！」秋海棠憂容滿面的說。

「可是，爸爸……」梅實想插嘴出來說，但立刻給玉崑揮一揮手止住了。

「怕他們什麼！難道他們還會殺人放火嗎？」他簡直是存心想讓秋海棠乾急一陣。「就

是這兒住不下去，你不能再搬到別處去住嗎？」

「哎呀！老大哥你知道什麼？」秋海棠放下了茶杯，連連的搖着腦袋說：「你是一個光棍，當然什麼都不怕！今天高興上天津，就上天津，明天想下江南，就下江南。可是我們就成啊！再說我如今是一個莊稼人，除了種田就沒有飯吃，怎能比你？」

玉岷聽他急得已經差不多了，這才撲的打桌子上跳了下來，透着比較正經一些的神氣說：「好兄弟，忙什麼！我也是吃了三十多年老米飯的人，隨便怎樣沒腦子，也決不肯再給你留下什麼禍根。」說着，他又用手向對街一指。「你瞧，孟家的小兩口子這幾天來對你怎麼樣？心也就可以放下了！老實說，這件事動手的時候，雖有三個北河鎮的潑皮幫着我幹，可是爲了什麼要搶人，所搶的又是誰，他們都不知道；一到廟裏，我就給了一個人十塊錢，把他們打發走了。跟着，我又學張翼德張三太爺的樣，親自和林生他賠禮；後來在那廟裏住了十多天，那一天不用好肉好酒管待？時常還把你的苦處，和那尙老二做事的不照規矩，解說給他聽，連他也口口聲聲的說一切都是尙老二的不對。往後他要是再跟你記仇，這小子也不像個人了！」

這一長篇的說明，果然很有效地除去了秋海棠一大半的心事。

「爸爸，真的，我在跟孟老掌櫃的起身的時候，就是那個尙老二的神氣也比先前好得多

了！」趙玉崑在燃旺一支香燭的時候，梅實終於忍不住插進了幾句話來。

「這又爲什麼啊？」秋海棠的不明白倒是一些不假的，他覺得事情委實太蹊蹺了。

「這就是我做二哥的給你辦事不肯有一些含糊的好處！」他把一支捲烟夾在右手的指縫裏，透着相當得意的神氣說：「尙老二的所以敢那樣胡來，無非爲了兩件事：第一，因爲他窮，一個人窮透了頂，就免不得要想方設法弄錢；第二，他祇知道你也是一個吃過戲飯的人，却不知道咱們是玉振班的學生。憑咱們玉振班那麼許多的師兄弟，他能對付得了嗎？所以，老孟動身的一天，我就立刻請着你寫了一封信給唐振祥——就是咱們下一科裏唱老生唱得挺紅的一個。教他派人去找尙老二，先送兩百塊錢給他，一面老實告訴他梅實的老子是誰，教他別讓脂油騰了心，往後到處不能吃飯！小唐當日也受過我的好處，而且跟你也一起搭過幾次班，接到了信還有不盡心辦的嗎？我一瞧梅實還小狗子回來，便知道尙老二那邊已沒有事了。不然，單讓孟老頭兒一個人去。事情能了得那樣快嗎？」

聽了他這一席話，真使秋海棠感激得不知怎樣才好。

「二哥，你的恩情梅實將來是一定要報答你的！」他把兩條手交叉在胸前，原想給玉崑作揖，轉念一想，却又覺得自己人不敢太生分，也許作了這個揖，玉崑反要不快，便忙着着止住了。

玉崑把手裏的一個烟尾像飛鏢似的打秋海棠的頭上丟過去，嗤的一聲，正好掉在癩孟裏。

「這話是多說的！」他把身上披的一件夏布短褂的衣袖拉起來，在臉上抹了一陣。「你們父女倆總算已團圓了，我在這兒也住得膩了。張老六，你把我的幾件破衣服包一包，咱們冬天再見吧！」

秋海棠梅實和小狗子弟兄兩個，雖然都不肯讓他走得這樣匆忙；但玉崑是天生的一個怪物，說走就走，說住就住，誰也留不了他。

「這些客套也是多餘的！」他不但拒絕了他們的挽留，而且還堅持着不要一個人送他出村。「祇望你們太太平平的住在這裏，不管什麼時候，我都可以來的。誰要你們像唱『連環套』那樣的排隊相送啊？」

秋海棠的一家便祇得笑着把他送出大門，呆呆地望到他那矮小的身影，在淡黃色的夕陽光裏慢慢地消失掉。

當晚，玉崑的話果然又應驗了，孟家父子倆特地走進來，跟秋海棠們一塊擦天；孟大嫂還把涼透了的酸梅湯端過四碗來，請他們喝，大家少不得又說了許多互相安慰，互相道謝的話。事實上，秋海棠固然怕招怨家，免得在樹屯住不下去，孟老掌櫃的也何嘗不是如此？

所謂「安土重遷」，這都是鄉下人的本性，簡直很少有例外的。

然而這件事結束了不到兩個月，某一個晚上，在樟樹屯的屯子外面，忽然起了一陣搶聲，繼續便聽得村子裏的人佈着騷亂的狀態，更聽到了喊着胡匪進屯子來了의 呼聲，無論秋海棠和孟老掌櫃一家怎樣的不願意離開樟樹屯，終於也無法安居了。

梅寶和秋海棠都站在孟家舖的子外面，很不安地望着打昨夜起，就在街上不斷地走過的許多從任邱一帶逃下來的人。

「爸！怎麼辦呢？」梅寶也不由皺起眉毛急問道。

「孩子，別性急，真到不能再待的時候，我還怕不想走嗎？實在因為咱們是莊稼人，離開了田地就不能生活，所以還想多挨一時好一時。」

但不久，就有無數遭匪難的經驗，從別的屯子逃來的人底嘴裏說出來了，使聽的人都像見了魔鬼一樣的害怕，特別是家裏還有年輕婦女的更寒心。

孟老掌櫃的望着他那長得像肥豬似的兒媳連連的嘆氣。

「要免得丟臉，當然祇能走啊！」他是躊躇了一個上午。「不過我老頭子是不走的，咱們父子相傳的老店，怎能白白的撒下呢？林生，還是你帶着你老婆先走吧，什麼地方都行，祇要不讓他們年輕的媳婦兒吃眼前虧，我老頭子便算對得起祖宗了！」

因為他們這麼一發動，忠心耿耿的小狗子知道了，便來不及的回家報告，並且像一個說教的牧師一樣的委委轉轉地向秋海棠說。

「湊現在村裏那些大戶還沒有走空之前，三爺，你不妨把家裏能夠換錢的東西一起賣掉了，合成一個數目，快帶着姑娘逃走吧！這幾間屋子和幾畝田，就算交給我小狗子了，不管胡匪來也好，不來也好，我總給你死守在這裏；祇要我小狗子不死，你老人家三年五載回來，保你一根草也不少！因為你……」

小狗子的話才說到一半，秋海棠已連連的頓着右足無可奈何的長嘆起來。

「我那裏是爲了這幾間破屋子發愁，實在是不知道應該逃到什麼地方去才好。因為我的錢已經剩得很少了，再想上別處去生活很感困難，所以直到現在還打不定走的主意。」

「爸爸，這倒不妨。」梅寶呆在旁邊聽他們說了半晌，忍不住便插嘴上來說：「我現在已不是小孩子了，書也多少念了幾年，不論上什麼地方去，好歹總可以做一些事，幫你老人家一起過活。大概天要餓死咱們是不成的了！」

「三爺，真的，不但梅寶姑娘念了這麼幾年的書，出去多少總可以賺幾個錢，就是你老人家自己不是還會唱戲嗎？就算年紀大了，自己唱不成，給人家說戲或是拉拉胡琴，不也就能吃飯了嗎？」小狗子萬分熱心地說。

秋海棠却還是搖頭。

「你們那裏知道！如今到天津去的話，今年春季將遭遇水災，市面很清淡，掙錢都不容易，誰還有心思聽戲？」

「不，爸爸，例外的也有！」梅寶昂起着頭，想了一想。「去年我還聽一位先生說，上海地方真是天堂，租界地要比天津的租界大幾十倍，到處是大茶館、戲院子；那裏市面非常的繁華，一些不必顧慮祇要有錢，什麼事情都可以辦到！咱們如果祇想暫避一時，不問其他的話，上海倒是一條出路。」

「上海，……不錯，上海真是一個好地方！」他用很低的聲音說：「路遠一些，倒也不妨，我……我去過兩次，路還認得；只是對於……你這樣一個年輕的女孩子，實在太危險了！……」

然而話雖如此，他心裏也未嘗分不出緩急輕重，上海儘管是陷人坑，比起留在家鄉總還好一些。

於是逃難的計劃便決定了。梅寶再上孟家去一問，湊巧林生兩夫婦也打算走這一條路；——孟小掌櫃的娘家就在南京，經過幾小時的商討之後，大家便在第二天清早，忍痛別過了孟老頭兒和小狗子兩個，隨着不敢再在家鄉耽擱的一羣，像失去了老窠的烏鴉一樣的開始流

浪起來。

沿途因爲恐遭匪劫之禍的緣故，火車汽車都擠得了不得，他們這一個小團體中，除了林生是一個年輕小伙子以外，兩個是女人，一個是未老先衰的中年人，行李却又帶得不少，因此一路真是非常的困苦，才到徐州，秋海棠便第一個病倒了。

「大哥，大嫂，看來祇能請你們先走了！」梅寶因爲父親病了四五天還不見好，林生夫妻兩個伴着他們，已經顯出很焦急的神氣；便不願使他們再就待，這一天就自動的催促他們。「你們湊早先上南京去吧！祇要爸爸一好，咱們就跟上來找你們。」

林生皺着眉頭，並不就回答。

「好，既然妹妹這樣說，咱們就祇能先走一步了。」孟大嫂漲紅着一張肥臉說：「不是我等不及，實在是怕家裏的爹媽要盼得心焦，我想公公的信他們一定已收到了，咱們再不去，兩位老人家的心裏是不安的。妹妹，那末咱們在南京再見吧……！」

秋海棠和梅寶的心裏也實在不願再牽累他們，便讓林生先自結清旅館裏的帳目走了。

孟家小兩口子動身以後，總算秋海棠的運氣還不十分壞，祇在床上繼續躺了三天，病便去了十之八九。

「孩子，南京固然也是好地方，但比起上海來，終究還差一些。咱們別再三心兩意啦。」

因為梅寶想在到達南京以後，找一個給人家做女傭的職業，能够暫時維持生活再說，但秋海棠却認為不怎樣妥當，便在離開徐州以前，又再三的向她解說。

自從出了尙老二的那件事，梅寶對於她父親便格外老順了，聽他這樣說她便這樣做，所以便不留在南京。

「祇要爸爸願意去，我總跟着你走！」

「我想上海那邊不比南京，多少我還有幾個熟人，也並不是我一定歡喜那個地方。」秋海棠想起了從前那些遺老名士的拚命給自己捧場，心裏多少兜起了一些希望；當然，他並不希望人家再像從前那樣的送行頭，送鑽戒，寫稿子狂捧，甚至把自己的照片嵌在鑲亮裏藏着，可是他想祇要這中間有一個人，能够把從前那樣的好意再用出百分之一分來，那末他和梅寶的生活就不成問題了。

人要找生活總是條容易的路走的，真像飛蛾一定要望亮處撲一樣。

隔不到半個月，秋海棠父女倆便流浪到這一個世界聞名的大都市來了，但秋海棠的衣袋裏，却已僅僅的剩了十一塊錢。

十四 打英雄的生活

當秋海棠握緊着兩張十塊錢的鈔票，窘得像犯了什麼罪一樣的溜出合大典當的時候，至少有兩串熱淚是給他硬生生地和着一股酸味嚥下肚子去的。

他到上海後的第二天，便接連在東方銀行的鄒行長那裏和巨箱達路張公館的張三爺那裏碰了兩個軟釘子，前者簡直不見，後者雖然勉強見了，但他一瞧見秋海棠那一副尊容，和他身上所穿的破爛不堪的衣服，臉色便立刻變得像幾個月不曾吃過熟米煮的飯一樣。秋海棠固然還是從前的秋海棠，但當初的那個把秋海棠捧上三十三天去的張三爺，却彷彿已經死了。

第三天，他幾乎沒有勇氣再去找尋那餘下的幾個熟人，但父女倆總不能等着餓死，因此他終於硬起頭皮，找到了一個姓侯的戲迷家裏去。

這位侯先生是一個潮州人，家裏開着幾個當舖，即使算不上巨富，至少三四十萬的家產是有的；因為生活優游，便在「心廣體肥」的公律下，變成了一個重約一百九十多磅的大胖子。可是他歡喜聽戲，尤其愛聽小嗓子的戲，後來終於不顧了許多至親好友的苦諫，自己也學起青衣戲來。

十多年前，秋海棠最後一次到上海，他老先生便托了許多人介紹，硬要拜秋海棠做老師；可是秋海棠一見他那麼一塊大材料，便抵死不敢承當，祇充做個朋友，隨時指點指點。但就是這樣，這位姓侯的名票已經也很滿足了；逢到人，總得把那兩尺圓圓的頭頸一扭，翹着大拇指，笑得眼睛沒了縫的說：

「我這個腔都是秋海棠說的啊！」

因此，秋海棠在窮途末路的時候，第三個便想到了他。不料走了三家典當，好容易把他找到，這位先生却馬指着壁上掛的一張程視秋的照片說：

「我現在已改學程腔了，咱們過一天有空再談吧！」

直到秋海棠垂頭喪氣的起身告辭，他才勉強遞過了兩張十塊錢的鈔票來。

可是秋海棠住在那一家旅館裏，他却始終沒有問，因為他心裏很清楚，這一次秋海棠來，當然決不會再在滄州飯店或一品香打公館了。

秋海棠原是不想接受他這一些好意的，可是在未來以前，他認得很清楚，那個小女棧裏的女掌櫃的又堆着滿臉的假笑，走進房來東混過一陣了。

「可惜你們的姑娘不會說南方話，不然像他這樣的長租，還怕沒有飯吃嗎？」那一位三姑六婆式的老闖娘，已會三番兩次的這樣說。

秋海棠自己也是一個久闖江湖的人，怎不懂得她說這一串話的意思？因此他決心讓自己竭力負起維持生活的重擔，不願使那女掌櫃的有機會誘惑他的女兒，所以他對侯老朋友的贈銀二十元，心裏儘管覺得萬分不滿，結果仍不能不勉強收起來。

然而二十塊錢能夠對付幾天呢？

「爸爸，我瞧報紙上有招請女職員的，回頭我去試試行不行？」梅寶把才借來的一張申報攤放在膝蓋上，透着很興奮的神氣說。

秋海棠最初還是竭力反對，因為他把上海這個地方看得太可怕了，簡直不願讓他女兒獨自走出去跟上海的空氣接觸。後來梅寶很堅決的說：

「與其坐家裏死守，還不是出去冒險試一試，也不見得上海人個個都是壞蛋！」

最後，秋海棠便接受了梅寶的建議，一起整整衣服，趕到那一家登報的公司去。這家公司倒是很正式的，然而來應徵的人却太多了；而且他們所規定的最起碼的資格是初中畢業生，這一點梅寶就不及格。雖然主考的人允許通融，但上海這地方是要活潑會說各地的話語，商業場中尤其注意，梅寶從小在北方受教育，一派還是女學生的態度，關於社會的接近還沒相當領教過，何況其他？

「本來這個時候上海的高店生意也不見得很好，那裏還能上那裏去找飯吃？」小客棧的

老闆娘知道了這件事，便又在當晚走進秋海棠的房裏來，發揮了一篇高論。「可是姑娘們容易討俏的地方也有，祇要你們把心思放得開一些，別把從前人所說的幾句老話看得太認真了，要知道現在是什麼社會？」

梅寶抵下了頭，坐在一張已脫了筓的假紅木椅子上，靜着一句話也不說。多

「多謝你好心，太太，咱們在這兒是外路人，一切總得請你們指教！」秋海棠用着富於外交氣味的語調回答，但心裏却儘在盤算明兒怎樣再去找另外幾個熟人的事。

這一會他的眼光總算沒有看錯，找到了一位在報館裏當編輯的錢先生，這位先生以前雖和秋海棠並沒有怎樣深的交情，但爲人却非常豪爽，而且最肯帮助别人；祇聽秋海棠說了三四句話，便立刻打座位上跳起來，一面取下嘴角上所銜的那支老球牌雪茄烟，一面極度興奮地說：

「那還有什麼說的？自然趕快想法子搭班啊！」

秋海棠正想插話，這位錢老先生却來不及的搖手止住。

「當然你現在是不能再唱衫子的了！」他重複取起那支雪茄烟來呼了幾口。「不過你畢竟是科班出身，大概要唱老生，老旦，或是小花臉總不成問題吧？」

「老生老旦還行！小花臉就不成，因爲我這個人一生就不會開玩笑！」說着，秋海棠忍

不住又把自己領下所留的約摸寸許長的短髮撫摸了一下。「可惜我的年紀已大了一些，不然充個二路武生也還對付得了！記得咱們在班子裏的時候，我二哥趙玉崑是武功最好的一個，他瞧我身子太瘦弱，便天天逼着我一起練功，所以後來逢到唱反串戲的日子，我也漏過幾次四杰村，花蝴蝶這一類短打戲。長……」

「行啦！」錢先生不等他把話說完，便馬上拉着他一起往外走去。「你有這三行可以對付便沒有問題了！此刻在紅舞台當後台經理的蕭吉清也是我多年的朋友，讓我先帶你去見見他，不管是掃邊老生也好，二路武生也好，暫時且唱幾個月，慢慢兒大家再想方法。」

對於這位先生的熱心援助，秋海棠自然是感激涕零的；而對於他所說的「便沒有問題了」的一句話，一時也覺得很對。

原來他自己和這姓錢的人同樣忽略了一點，——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一點；直到他們走近紅舞台的賬房，見到了那位姓蕭的後台經理，這一個漏洞才被發現出來。

「老哥的事情當然是應該遵從的。而且在十七八年前，誰不知吳老板的大名？可是，……可是，」蕭吉清聽錢先生說明了來意之後，便把兩條手插在西裝褲袋裏還不住的揣摩着，彷彿顯得很爲難的神氣；同時還從一架光度很深的近視眼鏡裏面，轉動着兩顆不很大的眼珠，頻頻向秋海棠臉上瞧看。「可是，……可是，請吳老板不要生氣，此刻你臉上了這麼

深，這麼大的兩條傷痕，別說唱衫子已不成，便是老生，老旦，武生，大凡不開臉的，恐怕都不成了。無論粉塗得這樣厚，也不見得能够掩得過。」

這真是旁觀者清了！

經他一說破，那位錢先生再望秋海棠臉上一看，也就不由皺起眉頭來了。

然而他們怎會想到如此一說，秋海棠心裏是何等的難受啊？他真恨不得立刻逃出去，因為這不但是他身體外表上的一個致命傷，而且還是他的心上的一個致命傷。

最近幾個月來都爲忙着逃難，忙着找生活，心裏才略略把過去的事忘記了一些。不料到這樣緊要的時候，竟會突然給一個陌生人提醒起來，他如何能不面紅耳赤，以至於傷心得幾乎吊下眼淚來呢？

「兩位先生，……多謝你……你……們……的好……意，這件事就不……不必再談……了！」他勉強從喉管裏掙出一種很枯啞的聲音說。

姓錢的聽了，自然也覺得很難受，忙一面勸住他，一面堆着笑向那蕭吉清說：

「那末場面上可有什麼辦法嗎？這位吳老板拉的吹的都來得，反正他祇想找一個事情維持生活的，薪水多少，當然不計較。吉清兄，看在老朋友的份上，能特別替他找一個方法不能嗎？」

姓蕭的聽了這一篇話，便接連把頭點了幾點。

「好，既然這樣，請你們暫且等一等吧！」他抬起頭，望壁上的時鐘看了一眼。「讓我上後台去跟那兩個管事商量一下，好歹總給你定一個辦法。」

秋海棠的嘴裏雖然也學着姓錢的樣，不迭聲的向這位後台經理道謝，但心裏恰真比死還難受。僅僅隔了一二十個年頭，情形便完全相反了！十八年前的自己，真和一块金銅鑽一樣，到處搶着有人要；到了此刻，竟連一塊破銅都不如，想充個班底還得經過這許多麻煩。

「吳老板，想開一些吧，人老珠黃不值錢，那一個唱戲的不是這樣啊？」那位錢先生倒真是一個很難得的熱心人，看了他那一副難受的神氣，便忙着多方勸慰。「別說是你們唱戲的人，就是吃報飯的，一過五十歲也就不行啦！現在你愁也沒有用，但願時局將來你們父女兩位，……」

說到這一句話，他突然嚥住了，昂着頭略略想了一想。

「啊！吳老板，你那令愛今年總有十多歲了吧？方才我還沒有請問過她能不能……」不等錢若默再說下去，秋海棠也就明白了。

「你問她能不能出台嗎？現在祇怕還不能。」提到他的愛女，秋海棠的精神就振作起來了。「即使能的話，不瞞你錢先生說，他是我心裏最疼愛的人，也決不願意讓她隨隨便便的

出台。」

「這樣說，她戲是一定會唱的了！」錢若默把右手上一條給雪茄烟薰得像蠟一樣黃的雞指豎起來，胡亂向西邊一指。「可是這紅舞台也不是一個小地方，要是第一次就在這兒漏臉，將來倒是很有希望的。」

「錢先生，你的好意我真不知怎樣感謝才好。」秋海棠旋過頭去，看着那個抽雪茄烟的大作家說：「不過這個孩子實在是我生命，要是她能出台的話，我就不願意讓她掛二牌！此刻別說她的能耐不能夠，我的面子太小，就是這兩件事不成問題，我也沒有這麼許多的錢給她製行頭；要是行頭沒有，頭牌還是掛不成。我自己少說也唱過十多年的戲，裏頭的情形大略還都知道一些，憑我那孩子目前的幾分玩藝兒，以及我自己的一些老面子，大不了在這兒掛個九牌十牌已經是借你先生的光了！但像這樣不上不下的角兒，私房行頭也不能沒有，兩個和三個伙計又是不能少的；這些本錢就不是我這個窮光蛋可以想法的了，何況化了這些本錢也未必紅得起來。所以，錢先生，暫時我絕對不打算教她上台！」

姓錢的聽了他這一大篇很古怪的理論，一時倒也想不出什麼話再好駁倒他。

正在這時候，蕭吉清已笑嘻嘻的走回來了。

「吳老板，本來咱們這兒是絕對沒有辦法的；現在既然是錢先生的面子，祇要吳老板不

嫌委屈，那麼現在有兩個機會，就憑你自己挑吧！」

機會一來就有兩個，倒真是秋海棠沒有想到的，連錢若默也笑得險些把半殺雪茄打他自己的嘴裏邊掉下去了。

「那麼請問是那一行呢？」秋海棠低聲下氣的問。

「當然都是很委屈的，」蕭吉清雖然是個開戲館的人，但心地倒還相當忠厚，明知直截了當的說出來，秋海棠一定要覺得很難堪，便故意打着圈子繞過去。「不過，常言說得好，大丈夫能屈能伸，吳老板假使心裏能够明白現在的情形，兄弟才好老老實實的告訴你們。」——聽這幾句話，錢若默就知道事情有些不妙了，可是秋海棠倒還竭力忍耐着。

「蕭先生的話不錯祇要你肯賞飯吃，什麼我都幹！」

「我先說場面上，官中的一堂裏，人是早就齊啦！但要勉強加一個打大鑼或小鑼的，倒還可以想法，祇是工錢很少，每個月不過二十四塊錢。」蕭吉清的話說到這裏，秋海棠和錢若默的心便不由同時一冷。「但據那個武行頭說，前天武行裏面倒是新走了一個下手；吳老板也是科班出身，翻翻打打的玩意兒，大概總還來得。他們的份子，可就比場面大一些，再有我跟錢先生的面子，當然更可以比別人優待；要是能充下手的話，一個月四十二塊錢，萬一祇能充上手，那末三十四塊錢也是一定有的，不過……」

「不過……」蕭吉清要說的話，也正是錢若默所想的。「不過吳老板是已經過了四十的人了，天天大棒大打，身體可能支持得下嗎？」

當蕭吉清在說話的時候，秋海棠的心裏已默默地在盤算着了。

「能！要吃飯怎麼不能？」他也忍不住苦笑了一笑。「此刻我住在一家小客棧裏，每個月的房錢是十塊錢，加上兩份客飯，一起大約四十塊錢。這樣也就可以對付了！」

「好，那麼我就叫他們給你補一個下手吧！」蕭吉清的年紀儘管還不到三十，可是當初秋海棠紅極一時的盛況，腦海裏多少也還有些印像，現在眼看他這樣潦倒，不由也激起了一片同情心。「祇要再過一兩個月，我決定囑咐那文管事的給你設法補一個副淨，或小花面的缺，好歹總要把份子湊滿一百，我才對得起你。」

「好說，好說！就是這樣，你老人家的恩典，已經報不盡了！」秋海棠又特地向他作了一個大揖。

蕭吉清少不得也向他謙遜了幾句。雙方當時便決定讓秋海棠從第二天起，就上戲館來；臨走時錢若默又從旁一再囑托，希望蕭吉清轉囑後台幾個管事的對秋海棠格外優待些。

「吳老板，我看這些事情不大妥當！」走出紅舞台，錢若默便在人行道上站住了，透着一股爲難的神氣說：「憑你從前的名頭，如今無論怎樣困難，吃武行飯似乎總不大好。」

「這倒不妨，小丹鳳在老年的時候還跑過龍套咧！」秋海棠低着頭，苦笑了一笑。「反正一樣是出力氣換錢，也算不得什麼丟人……倒是我們的老大劉玉華，此刻不知道在上海搭班？假使還在上海的話，咱們父女兩個找去，他想必總能照顧……」

「別說了！」不等他的話說完，錢若默已連連搖頭了。「他在上海這幾年功夫，簡直拼命的拍大烟。近來嗓子也沒有了，白麵也吸上了，如今說不定已做了癮三，那裏還能照顧你？」

這倒又是一個意外的刺激，使秋海棠越發感覺到前途茫茫，不知道救星在那裏了。

「本來我還可以給你在票房裏想個法兒，」錢若默一路說，一路又把他嘴裏衝着的半截煙滅。許久的雪茄烟燃旺了。「無奈那些有錢的大爺們，現在都不大十分嬉好了，所以……」

秋海棠站在一盞街燈下面望着馬路上稀稀落落的幾條人影出神了好半晌。

「這個，錢先生，我倒不想！」他聽錢若默的話說完了，才用很平靜的聲音回答。「要我去伺候那些有錢的大爺們，根本就不行，倒不如混在戲院子裏好。」

「既然你願意受一些委屈，那末祇能混幾時再說吧！」

錢若默便首先移動脚步走過對街去，秋海棠默默地隨在他身後。

「不過，我總怕你的身子會受不住。」

「才上去的幾天也許要特別辛苦一些，慢慢兒就會慣了！」對於秋海棠，今天的事，真像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情景，所以他自己的心裏頭，倒已覺得很滿足，絕對沒有再想挑剔的意思。

聽他這麼一說，錢若獸也祇能微笑不語了。

「可是，錢先生，下次你要是上我住的那家小客寓來，見了我女兒，却千萬告訴她不得！」兩個人走到分路的時候，秋海棠突然又想到了這件事，便忙着先向錢若獸叮嚀，因為他知道梅寶是決不肯讓自己進紅舞台去充「打英雄」的。

所以這一晚他自己回去，便說了一天篇的慌話。

「噢！……想不到姓蕭的做人那麼好，竟能馬上給你補一個二路老生。這樣說，爸爸，咱們的運氣倒還不錯咧！」梅寶聽了他那一篇謊話，禁不住望着她父親那一張幾乎常年貼着雙刀牌臭藥水廣告的怪臉端相了好一會，心裏真覺萬分可疑；然而她是深知秋海棠的隱痛的，自然不願輕易把他逗得傷心起來。

同時，這一天梅寶自己也險些瞞着她父親鑄下了一個大錯。

因為她的年歲畢竟小，人世間的罪惡見到的實在不多，一方面心裏又急着想找生活，不忍讓她父親一個人去奔波；這天下午，秋海棠出去以後，她便自己去找那小客棧的老闆娘。

「太太，我聽你好幾次提到什麼嚮導社，多爲我爸爸的性子太固執，沒有讓你我荐去。可是我仔細想想，既然你說只是伴着外路來的人買買東西，逛逛公園的事，實在沒有什麼大關係，可惜我自己也是才到上海的鄉下人，不然真想請你把我荐去試試看。」

那個十足白相人嫂嫂式的女人聽了她這篇話，幾乎歡喜得連鼻子也笑起來。便說祇要你字識得多，上海的路是最容易找的，當下也來不及再和梅實說別的話，便忙着催促她梳洗起來，趕到一家所謂融融嚮導社去。

還虧梅實非常機智，一瞧那間小小的亭子間裏坐滿了許多濃裝豔抹的女人，和幾個滑頭式的男人，心裏便恍然大悟，忙在那個老闖娘不會達到出賣她的目的以前，急急忙忙的逃了回來。

因爲有了這件事，她對於謀生的不易，不覺也有了相當認識，同時還知道女人家的出路的确比男人更困難，所以秋海棠回家來說的一篇話，她聽了心裏儘管覺得很可疑，却也沒有勇氣再追問。

秋海棠見女兒已經相信，便越發放下心腸，竭力裝出歡天喜地的樣子。

照他自己想，反正這一次進紅舞台去錢若默已知照蕭吉清不要說起自己從前的事，後台祇用一個吳三喜的假名；到得出台的時候，臉上總得抹彩，無論記心怎樣好，眼力怎樣尖的

看客，也決不會想到自己就是秋海棠。這樣在面子上的一點上，是不成問題了！再說第二件體力問題。他記得從前也有好幾個師兄因為搭不到班子，漸漸淪為武行，看他們樣子，也並不怎樣累；一天至多有兩齣武戲，而且並不是每一齣武戲裏都要大開打，有時候僅僅扎幾鎗，使幾刀。算了，自己的功夫雖然已荒了幾年，不見得連這一些也對付不了。

可是第二天晚上，他上紅舞台一試，便險些累得連走回家來的力氣也沒有。

因為是第一天上台，他當然格外巴結，在六點五十分的時候便趕到後台了，那個武管事的見了他也非常客氣，而且因為隔夜蕭吉清已特別囑咐過的緣故，還親自領着他在後台兜了一個圈子，所有管事的人和班底裏的一班二三路角色，也替他逐一引見。

秋海棠的個性本來就很謙和，現在到了無路可走，不得不在上海充「劬斗虫」過活的日子，見了人當然越發小心了。那武管事的雖不知道他的來歷，可是瞧在小老板面上，介紹的時候，不致還給他吹了幾句；同時秋海棠自己也抱拳作揖的說了許多內行話，因此這個圈子兜完，印象便非常的好，人人都跟他很說得合，一些沒有輕視的意思。

然而，事實上，人和人中間的關係那有如此簡單呢？

「請你把衣服丟到那邊去，咱們當武行的總得守一些當武行的規矩！」他把外面一件破舊不堪的夾袍子脫了下來，才想掛到靠板壁釘的一排衣鈎上去的時候，突然有一條很粗大的

身子，在他身後這樣擰着。

他一面來不及的把手收回來，一面很惶恐地旋過頭去。

不料站在他面前的竟就是方才經那武管事的特別替他介紹，再三請求照應的那個武行頭。這位先生的身材，大概至少要比秋海棠高出一個腦袋；倒圓臉，掃堂眉，再加上一對突出在眼皮以外大約有三四分光景的金魚眼，這一付生相已經很够教人害怕了，何況這時候，他的臉上又顯着一種無從描繪的怪態，自然更使秋海棠慌得手足無措了。

「對不起請你老人家原諒！」他捧着那件破夾袍子，戰戰兢兢的說：「我因為是第一天來，實在不知道，請……」

那個人瞧他小心得可憐，便微微冷笑了一笑，昂起着頭走向別處去了。

「唉——」秋海棠禁不住悄悄地嘆了一口氣。他想從前自己上後台的時候，不論在北方也好，在南方也好，總有一間特備的化妝室，像這種衣鈎上，真也不願把衣服掛上去咧！再說一個武行頭有什麼了不起呢？當初就是他們要跟自己說話也不配，怎敢擺出如此兇惡的眉眼來？

其實這一位武行頭的所以要對他擺出如此凶惡的眉眼，原不是爲了他本人，而是爲了那個武管事的緣故。

這位武行頭的大名喚做張銀財，玩藝兒很不錯，只是脾氣太壞，班子裏跟他相好的人很少，當了七八年的武行頭，始終輪不到他做武管事；最近又因金錢上的爭執，跟那武管事鬧翻了臉。

今天秋海棠進來，他瞧那武管事的如此招待，心裏便起了誤會，還當秋海棠是那武管事的親戚或朋友，因此存心挑眼，而使秋海棠做了一個不知情的犧牲者。

不久，台上打起鬧場鼓了，後台頓時忙亂起來。

秋海棠便不住堆着笑，跟武行中的幾個同事敷衍着；在他總以為是很講得過去了，可是偷眼瞧那幾個人的臉，却個個都透着很冷淡的神氣，彷彿對自己極不高興的樣子。

「這是什麼意思啊？」他一路穿衣抹彩，一路這樣怙愾着。

他想同事的感情是最要緊的，慢慢地必須設法聯絡，幸而聽武管事的說，這裏因為唱的是本戲，打武每天祇有一場，不比唱老戲的館子裏，武行往往要出台三四次，比較上想必總要省力許多。

那知事實偏偏和他的理想相反。

大開打在北方的戲院子裏，祇有很少的幾齣武戲才用得到，平常的戲都不十分認真；但在上海這一幕却是大部份觀衆的趣味的集中點，無論那一本連環本戲，總得來上一場大開

打。所謂「開打殺搏」等等的形容詞，也往往在廣告裏登得非常的人。所以儘管每天祇打一場，而在演出的時候，却總是特別認真；主角配角，至少要打到三四十分鐘以上才能歇手，不然有許多客人是準會請求退票的。

對於這種情形，秋海棠怎麼會知道呢？雖然他在上海曾經搭過幾次班子，但無論他怎樣愛管閑事，當初也決不會留心到本戲裏的武場上去。

約摸十點鐘光景，終於輪到大開打了。

「吳三哥，今兒情形有些不對，你得分外留些神兒！」將上場前，那武管事的也看破了張銀財的心事，便急急走過來，悄悄地向秋海棠叮嚀了幾句。

秋海棠這一晚去的是四本西遊記裏黑風怪手下的一個小妖，上場已有四次了，因為祇是跟着老妖上場下場，所以還不會看出那幾個同行準備怎樣作弄他；待到武管事的跟他一說，他心裏才有些焦急了。

一陣大鑼大鼓之後，秋海棠們所扮的四個小妖和孫行者手下的四個「小天神」便一齊在上場門的門上等候着。

他排在第五個位置上，腰裏插着一柄單刀，眼睜睜地瞞着前面的二妖二神，心跳得比二十多年前在科班裏第一次上台的時候還厲害。

「好啊！——再來一個，……好啊……！」掌聲和叫好聲出乎意外的鑽進了他的耳朵來，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幾個「勦斗虫」出場，在上海也有人叫好，而且叫得竟有滿堂好一樣的響。

因為心裏覺得奇怪，當第三個人出去的時候，他便特別留心的瞧着，這一位恰好又是一個年輕好勝的傢伙，他瞧前面兩個人已得了采，自然不肯讓人，再加今晚他們又受了武行頭張銀財的囑咐，存心要使秋海棠難堪，翻的時候便越發賣力，一路空心勦斗，直翻到台口相近才止，少說也有十六七個，跟着台下便起了一陣怪叫；這傢伙心裏一高興，竟又沿着台口，從右至左的翻了一串「寒鴨赴水。」接着，第四個出場，當然也翻得同樣火爆，使秋海棠看在眼里，好生懊悔自己太猛浪，不該不自量力的混進紅舞台來吃這一碗武行飯了。

可是來是已經來了，而且人已到了上場門口，他總不能臨時退下去啊！

還虧他以前常跟趙玉峴在一起，虎跳翻得很好，當時便一發狠，咬着牙齒，一路翻出去，最初五六個，果然翻得很快很闊，差不多跟風車一樣，台下也有不少人叫好。

無奈這一張台的面積太大了，而他自己的年齡和體格，也真不宜再使這樣的猛勁，好容易翻到台口邊，一個頭暈，便在地毯上蹣了一交。不用說，台下自然是一陣餿好，還夾着許多極難聽的喧笑聲，要不是他臉上抹着彩，真可以使他沒有勇氣再從地上爬起來。

因為作弄他的目的已經達到，而他的「真才實學」也已清清楚楚的試出來了，台上的幾個武行和張銀財自己，見了他便個個向他歪嘴吐舌的做鬼臉；在用傢伙對打的時候，他的背上和腿上，至少給他們用力戳了幾十下。

汗像夏天的雨一樣地傾瀉下來，秋海棠卸裝的時候，差不多混身全濕透了。

「老王，你瞧新來的那個傢伙多可憐，給你們今兒這麼一撥弄；你瞧，哭得到此刻臉上的眼淚還不會乾咧！」一個唱小花臉的坐在大衣箱上，悄悄地向站在他旁邊的一個武行說。

那武行却只是乾笑了一笑。

秋海棠聽在耳朵裏，倒覺得很奇怪，他記得自己並沒有哭過，臉上淌的應該全是汗水，怎麼人家會當是眼淚呢？他一面這樣想着，一面便暗暗舉起手來在眼凹裏摸了一下，不料睫毛上果然也是濕的，且教他自己也分不清楚是汗還是淚了！

但當他回到了所住的那家小客棧以後，他却絕對沒有再淌過一滴淚水，反裝着歡天喜地的模樣，把梅寶替他預備下的一碗湯麵做三四口吃了下去。

「我的人緣倒還不錯，同行對我都挺和氣的，很願意照應。」他把身子歪在榻上，聽着正在收拾碗碗的梅寶說：「只是在上海唱戲的人，出了台都愛冒上，我荒了這麼十多年工夫，第一天上去，不免覺得格外累一些。」

「希望過幾天就會好起來。」梅實隨口這樣說。

「祇怕不容易吧！」未來的隱憂，深深地埋藏在秋海棠的心頭上，他嘴裏儘管不肯這樣說，腦子裏却不由不立刻如此想。

這一想當然很對！第二天晚上和第三天晚上的情形，一些也沒有好轉，同行的侮辱和打武的太劇烈，差一些就使秋海棠病倒下去。

幸而那武管事的在第三天上便看破了張銀財的心意，知道他已錯認秋海棠是自己介紹的人，所以存心這樣搗亂。然而他自己總究是武管事，張銀財不過是一個武行頭，彼此向來又有一些怨仇，他當然不能爲了秋海棠而直接向他去說好話。

這一晚，他祇得先把蕭吉清第一天所囑咐的話，以及這三天來那些武行如何玩弄秋海棠的情形，一起去說給紅舞台的一位正樑武生聽；他知道這個人的資格很老，在上海又有相當勢力，張銀財平日那樣兇橫，見了他也不由不低頭，只消他肯說一句話，這重誤會便立刻可以解除，而秋海棠也就不致再夾在裏頭受許多悶氣了。

那人聽了這武管事的話，果然也很不平，當晚散戲的時候，便着實數說了張銀財幾句。

這樣張銀財才明白秋海棠是小老板介紹的人，心裏也不由十分後悔，從此對待秋海棠便和氣了許多；他手下的那些武行不用說，都是看着他的顏色行事的，他跟秋海棠一和氣，別

人也就不再侮辱他了。

可是這一來，也僅僅解除了秋海棠一半的痛苦，對於每天大摔大打的一場，他的體力却還是不濟，尤其是打到結束的時候，全體武行照例要翻一套「扒虎船」二三十個人像滾元寶似的在台上翻着，擰着，動作都非常的快，稍微遲一些，便容易壓到別人身上去，或者給別人壓住，而且祇要一個人出了岔子，其餘的人馬上都要受到影響，跟着台下就有一陣震天價的倒好起來了。

「四哥，對不起，請你多照應！……」王老板，是我的不好，你老千萬別生氣！……」每天晚上，秋海棠幾乎總要向各人賠小心，認不是，有時候還得把自己的點心錢省下三四天來，買些糕餅香烟分給他那些同行們吃，藉以表示他心裏的感激。

然而這些人也祇能做到不傾軋他的地步，此外便愛莫能助了！

霎眼又逢到禮拜天了，禮拜天，戲院子裏是照例要唱日夜兩場的，雖然白天唱的是老戲，武場沒有像本戲那樣的劇烈；但不巧得很。這紅舞台裏除了那正樑武生以外，還有三四個很有名的武生，所以唱老戲的日子，武戲至少總要排三齣或四齣，經不起中間加一齣「拿登高」或「惡虎村」一類的重頭戲，當武行的人也够累了。

「張老板，今兒想懇求你幫一個忙！」日戲停鑼的時候，秋海棠獨自走到張銀財面前

去，小心下氣的說：「方才唱到四杰村的時候，我就覺得有些頭暈，晚上能不能告一天假讓我回去歇息歇息？」

張銀財的一對金魚眼先在他臉上掃了一掃。

「瞧你這模樣也真可憐，不過今晚太湊巧，已有兩個人告了假，你要休息也祇能等到明天了！」他一面打牆上取下一頂呢帽來，向自己頭上套去一面又特別找上了一句好話。「既然這樣，回頭翻扒虎船的時候，你別上去就是啦！」

這當然已算得是天大的恩典了。

秋海棠一面連連的點頭，一面却又禁不住咳嗽大作起來。

這幾天，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天又不冷，晚上又不曾受過寒，忽然平白咳嗽起來；而自咳得很兇，晚上從戲院子裏回去，頭才靠到枕上，喉嚨裏的氣使不順了，至少要咳半個多鐘頭，才能勉強睡熟。但睡到早上八九點鐘，又得給氣支管裏悶着的那股濁氣鬧醒了，他使喚得在牀上躺不住，無論精神是怎樣的疲倦，也不能不掙扎着爬起來。

「爸爸，還是找個大夫瞧瞧吧！」梅寶已不知道對他說過幾次了，而且還聽着別的同居人的指導，給她父親做過幾次杏酪湯和冰糖燉生梨一類的止咳藥物，只是秋海棠吃了下去，並沒有發生作用。

「不妨事的，過幾天就會慢慢的好了！」秋海棠總是這樣回答。「像這種生活困難的時候，沒有錢的人連飯也沒有吃，咱們倒還想吃藥？梅賢，咳嗽是小病，你不用給我操心！」

在普通一般沒有醫學常識的人總是把咳嗽認做流行性感胃的，直到咳的時間太長久了，病人的精神一天一天的萎頓下去，大家才說「這是癆病；」起初的時候，簡直沒有人注意。

現在，秋海棠也就犯了這個毛病，他雖然覺得咳嗽的時候非常吃力，而且體溫似乎比平常高一些，都是以前因受感冒而咳嗽的時候所沒有的症象；但爲了生活的壓迫，和經濟的困難，使他實在不敢貿貿然的踏進醫生家的大門去。

幾天來，他總在嘴裏銜着一塊冰糖，因爲唯有這個方法，可以使他咳嗽得好一些。

這天傍晚，他向張銀財告假沒有邀准以後，便勉強曳着疲倦的身子，沿着長濱路，一步一步的走回去；快要走到一個轉角上的時候，突然迎面來了兩個人，一路扭打，一路追逐，誰也沒有留神到他，待他自己想避讓已經來不及了。

那第一個人側着臉，亡命的奔，心完全注意在後面那個人的身上，一下正好和秋海棠撞個結實；那第二個人也沒有注意到他所追逐的人的背後還有一個不相干的旁人，瞧他脚步一慢，便立刻撲上來扭打，任憑秋海棠閃躲得怎樣快，終于被撞得仰面摔了一交。

這一交在平時原不妨，但今天他已在舞台上累得筋疲力竭了，同時喉嚨裏還在不停的咳

嗽；一摔下去，他就覺得腰間和胸口都痛得非常難受，足足費了四五分鐘的工夫才能爬起來。

那兩個闖禍的傢伙，却還在人行道上扭打着，秋海棠只能苦着臉，看了他們一眼，自知挨不起他們的老拳，祇能默默地走了。

回到家裏，梅寶已給他端整下一餐比較豐盛的晚飯了。

「爸爸，你的臉色很不好，今兒大概太累了？」梅寶聽他神氣非常疲乏，咳嗽又加重了許多，吃東西一些不上勁，心裏便老大焦慮起來。

秋海棠喝着碗裏的湯微微向她點了點頭。

「那末告一天假吧，晚上不要去了！」梅寶哽咽說着。

「不妨事的，」秋海棠在他女兒面前，差不多每次總要這一句口頭禪。「令兒那個武行頭……，」說到這裏，他知道已錯了詞句，便來不及的改正。「……那個管事的已經答應我祇唱一場戲，不到十點鐘就可以回來了。」

「聽得梅寶沒有正式踏進過戲院子，不懂得這些名稱，因此竟沒有聽出他話裏的漏洞來。」

「難道不去就不成嗎？」

「不妨事的，唱一場總還對付得過去。」他不住的咳着說：「好在明兒就可以休息

依他自己想，祇要不加入最後一場的「填虎船」總還不致就妨事，所以不但他一再告訴梅寶不妨事，連他自己心裏也以爲不妨事。

那知後來竟然妨事了！

大鬧打一起手，他們八個武行，照例總得打上場門裏翻出去。現在那幾個同行儘管不再嗜他了，可是規矩上不能少的一些交代，大家却也不能爲了他而特別減省；每個人出去還是大翻小翻，前提後提，很認真的表演了一大套。

秋海棠含着兩塊冰糖，站在第四個人的背後，心出乎意外的狂跳起來，而且咳嗽還是不停，冰糖已例外的失了功效。

他也開始憂慮今兒自己的體力要不濟了。

輪到他出去，他原想多奔幾步，再來一個空心跟斗，這樣至少可以省些力氣；不料心一慌，主意亂了，一出去就用猛勁，身子足足翻了兩三尺高，一交摔下來，眼前立刻就變成漆黑，舌根上也忽然嘗到了一種向所未有的甜味，跟着人便昏過去了。

後來他們是怎樣把他扶下台來。以至送他回家，使他像死人一樣的躺到榻上的情形，他大概都不知道；祇是在他重復睜開一雙倦眼的時候，看見梅寶哭得像淚人一樣的站在床前，

右手托着一鐘藥，抖得比害寒熱病還厲害，

「唉！」他毫無聲息地嘆了一口氣。

十五 爸爸，賣唱去吧！

秋海棠受傷以後第一個到他所作的小客寓來探望他的人，倒真不是他自己所能料想到的。

「爸爸，班子裏有一位張先生臨你來啦！」正當秋海棠合上着眼皮，不住的顫在榻上呻吟的時候，梅寶輕輕地走近前去，揭開了半邊的帳子，向他這樣通報着。

隔了好半晌，秋海棠才勉強抬起眼皮來，向梅寶的身後看去。

「啊……，」一看可把他慌壞了，想不到來的竟是張銀財。

張銀財在紅舞台雖然祇是個武行頭，可是天所給予他的好勇鬥狠的稟賦却特別的厚，差不多像一頭螳螂一樣；對於他，打架鬪禍，簡直比吐痰放屁還平常。幾年來，憑着自己的兩個拳頭和他手下幾個沒腦子的小徒弟，已在馬立斯一帶樹下很深的基礎了，紅舞台的幾個巨頭，從後台經理起，到文武管事，誰都不在他眼裏，因此秋海棠一瞧見他，真覺得比後台經理的光臨還來得突兀不覺萬分惶恐起來。

「老吳，別忙，你還是躺着養息吧！」秋海棠幾乎就想掙扎起來，却給張銀財伸過一條大手來用力按住了。

「那末，……梅寶，……快把……把那柄椅子拉過來……快斟茶……！」平日秋海棠對於這一位頂頭上司的威風實在領教得太够了，漸漸地養成了一種恐懼心，今天他的顏色儘管特別溫和，說話儘管特別親切，可是秋海棠的心裏，總覺得像見了一個邪神一樣的害怕，便來不及的催促梅寶看坐獻茶。

梅寶是不知道內中的底細的，倒始終很鎮靜，一面走去斟茶，一面還說：「張先生，這兒地方太小，就請你在那張方檯上坐一下吧！」

張銀財瞧她這樣活潑伶俐，竟一些不惱，反裂開了一張大嘴，笑着向秋海棠說：

「老吳，這是你女兒嗎？真好福氣！」

秋海棠也不由不忍着痛，向他苦笑了一笑。

「昨晚我就把你摔壞的事告訴了後台的周先生，他答應給你告半個月的假。」張銀財一路說，一路又打自己的衣袋裏掏出一隻又胖又大，跟他自己的身子成正比例的皮夾來。「我瞧你吐得很多，所以忙着給你送這一包藥來，趕快吞下去吧！咱們每次打壞人，凡有見紅的，就吃這個藥，保管馬上止住！」

這個人的脾氣倒真是又急又躁，話說到這裏，便立刻立起身來，托着梅寶遞給他的一杯茶，馬上解開那包傷藥，就要親自給秋海棠灌下去；虧得梅寶靈巧，忙搶上來接了過去，同

時陪着滿臉的笑說：

「是傷藥嗎？張先生，吞傷藥是要用酒的，不然怕沒有功效吧？」

「啊！不錯，我倒是昏啦！」張銀財的半紫石像似的身軀，這才重復縮了回來。「那末停一會讓這位姑娘侍候你服下去吧！」

這一來秋海棠的一顆心才又略略安定了些。

「老吳，這兒我有二十塊錢，不算什麼，祇當給你買一些下飯吃，好讓你的身子容易復原起來！」說着，他就把四張很敝舊的鈔票望秋海棠的枕角裏塞了進去。

「啊！張老板，——不能讓你……化錢……」

「這有什麼能不能呢？我姓張的隨便怎樣不講理，將來也決不向你討還半個子，你放心收着吧！」他隨手拿起那杯茶來喝了一大口，便打方檯上站了起來，做出馬上要走的樣子。

「梅寶快向張老……板磕……一個……頭吧……！」秋海棠竭力提高了聲音說。

梅寶便深深地向張銀財鞠了一個躬，又着實向他稱謝了幾句。

「別太客氣了！」張銀財也笑着向梅寶抱了一抱拳，他臉上那一對金魚眼，今天似乎也不像往常那樣的可怕了。「老吳，你安心歇息吧！我這個人就是性子躁，說話粗，心裏却也懂得好壞；你是個好人，現在更是非常可憐，祇要有什麼事可以給你幫忙的，我決不推托，

連這樣跟我客氣也是多餘的！」

秋海棠聽他這麼一說，不由連帶想到了幾個月前，自己才進紅舞台時，張銀財那一副盛氣相向的情形，禁不住就在枕上好笑起來。

「可是，老吳，你這是內傷，武行飯千萬不能再吃，過一天快托人向小老板提一提吧！」當他低下了頭，快將跨出門去的時候，又特別找上了幾句。

這幾話在張銀財原是好意，但秋海棠聽了，却老大不快；他知道張銀財今兒這麼一來，自己向梅寶編的一篇謊話便全部拆穿了。

他這一料當然沒有料錯，但梅寶的聰明却不僅能够從這幾句話裏，斷定秋海棠向日所說唱掃邊老生的話是假的，實際上是在那裏充武行，而且她還明白她父親爲什麼要這樣誣她的理由，主要的一條，當然就是爲了生活。所以她在張銀財走後，並沒有向秋海棠揭破，祇當不會聽見一樣。

可是從這一天起，梅寶心裏的苦悶，便越發加深了，一方面她要盡心竭力的侍候她父親，希望他早日復原，一方面她還得不露聲色的種種作佈置，預先設法解決未來的生活，免得她父親病好以後，再回紅舞台去充打英雄。

錢若默是來過一次了，梅寶還在一路送他出去的時候，切實向他請求過，希望他能想出

一條好的計較來，替她父女倆解決一個大問題。

「照你父親近來的體格看，要吃戲飯是不成的了！」錢若默先把半截雪茄烟很熟練地移到了左邊的嘴角上去，然後回頭來很沉着的向梅寶說：「你這樣年輕，又有相當學識，在平時，要找一個位置本來很容易；但現在上海的市面太壞了，而且人情也太不故了，我又怎麼能把你胡亂介紹出去呢？」

「這樣的境况畢竟到什麼時候才能變好呢？」梅寶仰望着這位大編輯的臉，愁眉不展的問。

錢若默足足躊躇了四五分鐘才回答。

「這是很難說的。」他吐出了一口濃烟，側着頭，望陰霾籠罩的天空看了一看。「祇有大家吃一些苦了！」

上海生活的情形，梅寶原也有些明白，但究竟怎樣環境却直到此刻見了錢若默的顏色才知道。

不幸得很，這種情形竟一天一天的下去，及至秋海棠病愈起床，上海的生活更加上了幾倍。錢若默是走了，臨動身前，給他們送來了五十塊錢，和一張短短的字條，說明自己因職務關係，調遣他處希望梅寶父女倆也能慢慢地設法到別處去。

張銀財也來過幾次，還告訴秋海棠說，他已轉入新開的榮舞台充武管事，祇要秋海棠的嗓子够得上，他可以替他幫忙弄一個裏子老生幹幹。

但這一次梅寶却不再放他父親出去耍老骨頭了。

「爸爸，如果你還當我是你的女兒的話，這一行生意請你千萬不要再幹了！」她用極堅決的態度表示反對。

「不吃這一行飯，咱們難道專喝西北風嗎？」秋海棠攏着雙手，顯得一無辦法。

「地間那也不至於，」梅寶放下了手裏正在綴補着的一件青布大褂，透出很正經的神氣說；「我總算也是念過七八年書的人，多少還有幾分混飯的本領，隨便怎樣，也不致於眼睜睜的瞧着咱們爺兒倆餓死。」

秋海棠低着頭，坐在炕沿上，聽了他女兒這幾句乾脆利落的話，真覺得萬分的難受。至多不過十五六年前，羅湘綺也常用這種口吻，和他商量家事，而現在是一些音訊也沒有了！「上兩三個月，爲了咱們爺兒倆的生活，已把你老人家累到這種地步了，我再不做事也不能儘讓你一個人出去辛苦了！」梅寶緊皺着雙眉，十分沉痛地說。

「可是上海這地方太可怕了！讓你這麼一個女孩子出去廝混，我心裏委實放不下。」秋海棠慢慢地把頭抬起來，看着梅寶，愁眉苦臉的說。

電燈光照在他臉上，祇見一張薄薄的結實的皮。

「我也知道你的心事，」梅寶點點頭，顯得很能了解她父親底苦衷的神氣。「本來，咱們在這兒是人地生疏，當小學教員原是最好的一件事，但沒有人給我介紹；這條路根本已走不通！別的事呢，不用說，爸爸，你放心不下，就是我自己也覺得非常危險。這幾天，我簡直日夜在打算，主意倒已有了一個，只不知道爸爸你的意思怎麼樣？」

「有什麼好的主意呢？」秋海棠顯得很困惑地問。

錢若默是走了，劉玉華的墮落的消息也已一再由張銀財等證實了；……除此以外，上海雖大，秋海棠簡直想不起再有一個人可以幫助他的。不料自己的女兒梅寶居然會想出什麼主意來，這如何能使他不感覺困惑呢？

梅寶因為聽他在說話的時候，又連續的咳了幾次嗽，便不就忙着回答他的問句，先自站起身來，把煮就的紅棗湯斟了一碗出來，端給她父親喝。

「爸爸，我不是還能唱戲嗎……」

「不行！」她才說了兩句，秋海棠便已截斷了她。「我現在還不能讓你去出台，這件事不用提！」

「那末，爸爸，咱們還是賣唱去吧！」梅寶透着一絲微笑，挨在她父親身旁，輕輕地說。

「賣唱，什麼叫賣唱？去賣給誰啊？」秋海棠張大着兩個失神的眸子，極度懷疑地問。

「這是我幾天前才想起來的，祇有這一行生意，爸爸，咱們爺兒倆可以一起出去，而且又不必掛什麼牌子，咱們不告訴人家，誰也不會知道咱們的來歷；再說這也是一行最自由的生意，今天高興，多唱幾次，要是身子覺得累了，便少唱幾次，甚至不出去唱也行。」梅寶却不先說明賣唱是什麼一會事，儘把自己所發現的優點逐一講給她父親聽。

「那末，畢竟是怎樣的賣法呢？」秋海棠聽了這三種優點，心裏雖也有了幾分活動，但在正式表示同意以前，仍覺必須先把「賣」的方式問個明白才好。

「要給你說明這一點，我先得把樓下十七號裏那份山東人家的事告訴你。」她一面說，一面就把秋海棠手裏的那個瓷碗接過去，放回靠門的一張小桌子上，自己仍在原坐的椅子上坐定了。

頭。
「是不是有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太太的那份人家」秋海棠不很確定地問。梅寶立刻點了點

「正是他家！」她把身子略略移動了一些，聚精會神地說：「他們也是打北方逃荒來的，一家四口，除了那位老太太和一對中年夫婦以外，也有一個女兒，比我也許還大一歲。到上海大概比我們早，初來時也因人地生疏，生活十分困難。但上個月裏，正當你傷得很重

的那些日子，我在大門口不時進出，瞧他們身上都穿得齊整了許多，臉上也有了活色，後來我又聽見他們房裏有唱戲的聲音。前幾天，這兒的老板娘又跟我撩天，我偶爾問起樓下這份人家的事，她便一古腦兒的告訴了我。……」

秋海棠很出神地傾聽着，但同時又若斷若續地乾咳了一陣。

「原來他們姓韓，那位姑娘的爸爸向來歡喜聽戲在山東的時候，也時常玩票，慢慢地教得那姑娘也會了。這次到上海以後，也像咱們一樣的無路可走，後來碰到了一個同鄉，教他弄一把胡琴，每天帶着他姑娘上酒館裏去賣唱；唱一段規定是一塊錢，但也有給兩塊的，除掉館子裏的茶房多少要分幾文以外，逢到好的日子，也能掙上七八塊錢。昨夜我也偷偷地聽她唱過，實在並不比我好。所以要是咱們也走這一條路的話，說不定比他們還可以掙得多咧！」

梅寶很興奮地說完了這一長篇話，便牢牢地瞞定着她父親，靜待他的答覆。

然而秋海棠一時却真不知道應該怎樣答覆才好。

對於這一種行業他雖沒有親身經歷過，但就梅寶嘴裏所說的判斷起來，已可知道有一個極大的缺點，那就是形式太不雅，很有幾分像妓女出局的氣派，這是使他極不願意的；但要講到賺錢的話，這倒不失爲是一種最簡便，又無需下什麼資本的行業。

「爸爸，要是怕賣唱的時候客人會囉嗦，那個全在我自己！」梅寶也很明白她父親所以躊躇不語的原故。「這幾天晚上，我已經仔細想過了。祇要咱們不貪小利，見了人，我自己也知道莊重，那是沒有什麼可慮的！常言說得好，蒼蠅不鑽沒縫的蛋，咱們怕什麼呢？」

「只是……」秋海棠真不知道下什麼判斷才好。

「何況，爸爸還有你常在一起呢！」梅寶倒又找上一句來了。

「既然你這樣說，咱們眼前又無別法，祇得試上一試，可是……」他仰着頭，足足想了十數分鐘。自己的體力不濟，劉玉華的山名角淪爲鶻三，錢若默的離開上海，以及張銀財的性變變遷而究不足恃，幾乎全想到了。「可是，在別人跟前，最好少提。這終究不是體面的事！」

「我去吹給誰聽啊？」梅寶反笑起來了。

於是經過了這家小客棧的老板娘的拉攏，梅寶便和樓下十七號裏那個姓韓的姑娘上緊親熱起來；第二天，又把那位韓老先生拉上樓去，跟秋海棠一起吃了一餐飯，大家便在同病相憐的情況下，議定了合作的辦法。梅寶的唱工比那位韓家姑娘雖也高明得多，但讓外行聽了，還不容易就辨別出來；倒是那姓韓的山東人的一支胡琴拉得太糟了，四個人一經試演之下，便決定在出去賣唱的時候，完全讓秋海棠操琴，姓韓的祇用一把二胡陪襯陪襯。

但秋海棠也並不吃虧，因為老韓的同鄉很多，在街上混混的馬路英雄認識得也不少，這一點對於他們的營業，當然大有幫助；所以合作開始以後，一切都順利，僅僅有一件事永遠使秋海棠覺得非常不快，那就是聽客們對梅寶的態度。

「想不到咱們會弄到這般地步！」他時常這般唉聲嘆氣的說。

梅寶除了竭力給他斃解以外，自己也總是分外的謹慎，無論什麼日子，總不穿鮮艷的衣服，外面永遠罩一件藍布大褂；粉和胭脂已從她開始出去賣唱的一天起，跟她完全絕緣了。在客人面前唱戲的時候，雖然並不把臉板得像跟人家生氣一樣，但也決不輕易嬉笑，客人問什麼話，總讓韓家的那個姑娘去應付，她只是靜靜地站在一邊。

「那個小的一個女孩子長得真好看，可惜不肯說話，像個泥美人一樣。」因為梅寶不開口，客人便往往這樣議論着。

聽在秋海棠的耳朵裏，當然覺得非常可惱，其實像這樣文文靜靜的說幾句話，打趣的範圍，僅僅以品頭評足為限，還算是好客人咧！有的簡直把她們當妓女看，拉手的拉手，灌酒的灌酒，要不是每次都虧韓家父女挺在頭裏，秋海棠準會每天跟人家打架，而他們所湊的幾個錢也祇够買些橡皮膏和藥水棉花用了，了。

這一種刺激之外，每晚出去，當他們走過四馬路上某一條小弄口的時候，秋海棠的內心

上，又不免要泛起另一重不可告人的隱痛。

那是在他們開始賣唱大約有兩個多月以後的一個晚上，秋海棠走在頭裏，第一個跨出大華西菜館，其時石階上正有一個囚首垢面，上身只披着一口麻袋的叫化在向兩位女客要錢，秋海棠原是不會去注意他的，可是一聽他說的滿口北京話，心便劇烈地跳動了，湊着韓家父女和梅寶還沒有出來的機會，忙鼓足勇氣，利掉這家大菜館門前的強烈的燈光打斜刺裏，向那一張又黑又瘦，半像人半像鬼的臉龐看了兩眼，因為終究是從小在一塊的人，僅僅看兩眼已經也認出來了。

「簡直要氣死人！」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暗暗這樣咬牙切齒的說。

他的話雖沒有說出來，可是那一聲長嘆却已把墮落爲癩三的劉玉華驚動了，他真想不到這一個提着一把京胡出來賣唱的醜老頭兒爲什麼要望着他嘆氣，便也旋過臉來，很注意地向秋海棠看着。

秋海棠實在不願也不忍和他說話，便來不及的提起脚步準備朝西走，恰好梅寶和韓家父母倆也從裏面退出來了，四個人便依舊合做一堆。

「梅寶，丟一塊錢給那個叫化子！」大家一起走了三四步，秋海棠突然這樣悄悄地說，一面還用右手向後指了一指。

「爲什麼……？」梅實可最莫名其妙了，她想我們又不曾發財，爲什麼要如此慷慨的捨施呢？

「不用多問，叫你這樣做，你就這樣做！」秋海棠勉強壓低着聲音，憤憤地說。

梅實陪了她父親二三十年，對於他脾氣的古怪當然已有相當認識，便不再堅持的從衣袋裏檢出了一張一塊錢的鈔票來，回去丟給那正在石階上蹲着的叫化，這一來，不但那叫化詫異得彷彿睡在床上做夢一樣，便是韓家父女倆也幾乎疑秋海棠已經發瘋了。

「吳兄，你和他相識嗎？」大家拐過了一個灣，韓老頭子的心裏才略略的猜到了一些，便挨在秋海棠身旁，輕輕地向他問。

秋海棠很遲緩地把腦袋點了一點，並不說什麼。

十來天之後，他在白天裏獨自走過四馬路，又發現劉玉華像死人一樣的躺在一條小弄口，旁邊還坐着兩三個同樣抽白麵的叫化。

從此他每次走過那裏，心頭便禁不住要泛起一重隱痛；後來他雖然又給玉華一塊錢，但眼睛並沒有向他看，倒是那受過他兩次特別救濟的人却把兩道視線，牢牢地釘住在他和梅實的后影上，一直望到不見。

但有一個晚上，他們在賣唱的時候，竟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

大約在十點鐘光景，他們一起四個人，正打壽榮華川菜館的九號雅座裏退出來，每個人的心裏都覺得很高興，因為有一位年輕的客人，聽一段戲就付了十塊錢，而且一些不囉嗦，什麼話也沒有問；秋海棠和姓韓的都向他接連道了三四次謝，祇有梅寶自己很清楚地覺得這個學生模樣的年輕人曾經帶着一種少男所常有的羞澀，偷偷地看過她幾眼。

「慢一些，隔壁八號裏的客人也要叫你們進去咧！」才到走廊裏，一個茶房便把他們喚住了。

做生意當然是沒有理由推。却的但一跨進門，梅寶第一個就有些後悔，原來這一間雅座裏的兩個客人，已經喝得都有些醉了；他們的年紀大約在三十上下，西裝穿得倒是十分講究，祇是顏色和式樣都太花俏，教人一看，就覺得對方是兩個花花公子哥兒。

「巧得很。小李，她們也是兩個！」第一個開口的是一個腦後兒顫的小胖子，一對充滿着邪意的眼睛，儘在梅寶和韓家姑娘的臉上打盤旋。

「快坐到這裏來，檯上空得很咧！」那個被叫做小李的人用着模糊不清的酒音說，一面便去拉開自己身旁的椅子。

老韓知道情形不大好，便忙着搶前一步，向他們笑了一笑，用很勉強的上海話說：

「二位先生愛聽什麼戲？」他把一本戲摺子遞到了桌子上去。

「別囂，揀好的先唱一段起來！」那醉得最厲害的傢伙說，同時他還側過臉去，向那正對梅寶看得出了神的腦後見額的小胖子說：「喂！胖哥，對不對？……」

小胖子糊裡糊塗的把頭一點，眼睛依舊死釘着梅寶不放。

「韓家姑娘先唱一段汾河灣吧！」秋海棠鐵青着臉，開始把胡琴拉起來。

當韓家姑娘在唱的時候，這兩個客人簡直一句也沒有聽，始終嬉皮笑臉的看着梅寶，一面還用上海很下流的市語，打趣着彷彿已經瘋魔了。

「現在，你再唱一段我一定加倍給錢！」小胖子指着梅寶說。

不，胖哥我出二十塊錢，帶她回棧房裏去慢慢的唱吧……」那小李歪斜着脚步，從座位上走出來，右手伸在衣袋裏，裝出掏錢的模樣。

梅寶將來不及的往後退了兩步，同時堆着極莊重的神氣說：

「對不起，我們祇會唱戲，不能跟着客人上棧房去。」

姓韓的性格很靈巧，知道再耽擱下去事情一定要鬧僵，便立刻向梅寶和他自己的女兒丟了一個眼色，急急扶起秋海棠，大家準備給這兩個酒鬼一走了事。

「別裝什麼腔啦！咱們有的是錢，二十塊錢不成，三十塊錢總沒有問題了吧？」小胖子

提高着嗓子喊。

秋海棠的臉色已氣得鐵青了。

「慢些，……四十塊！……別走！……四十塊！」醉的程度比小胖子更深幾分的小李，竟踉蹌着脚步追了上來。

「放屁！你們把我女兒當做什麼人看待？」秋海棠委實不能再忍耐了，突然回過身去，聲色俱厲的怒喝着。

小李已經走得距離他們不到兩三步了。

「爸爸，咱們回去吧！別跟喝醉酒的人計較！」梅實深恐她父親會吃虧，忙用力拉着他的胳膊，勸他快走；那韓家的姑娘也在旁邊幫着婉勸。

「……別走！……我出……五……五十塊！……」那叫小李的人實在已經喝得很醉，竟沒有聽見秋海棠的話。

倒是那個腦後見頸的小胖子，實際上祇喝了三分酒，醺醉的程度還遠；他聽秋海棠這麼一喝，便透着很好惡的神氣，冷笑了一笑，一面也打座位上站了起來。

「量你們也不過是幾個窮光蛋，怎麼先開口罵人？」

「先生並不是咱們要罵人，實在是你們自己說得太難聽了！」老韓忙把手裏的一架二胡

授給了他女兒，急急回轉身來，把那已經衝到跟前的小李搖了一搖，意思是想攙扶着他，送回到他原來的座位上去。

不料那個腦後見頭的小胖子倒真是個壞蛋。

「好，你們還想打人們嗎？」他猛可跳上來，用力扭住了老韓的前胸，同時還向小李大聲吶喊：「胖哥，別放走他們，你去跟那個老黨八動手！」

萬幸了酒的人教他斷禍，還不高興嗎？便立刻像瘋虎似的跳過來，覷定秋海棠，右手和右腿同時進攻，要不是秋海棠閃得快，準要挨上了。

「先生，別動手，咱們有話好講！」老韓雖給那小胖子一把扭住了前胸，却不敢跟他掙扎；他陪着笑臉，假應酬地說：「有話好講，有話好講！」梅實是慌得連命也不要了，爽快放下了她父親，自己擡上前去，和那喝得爛醉了的小李扭做一團。秋海棠當然更看不過，便竭力掙脫了韓家姑娘的臂膀，衝上去，奮力扳住了那小李的肩膀，一拖；他的意思原是想把小李和梅實分開，那知用力太重，小李是大醉之後，腳下已失了重心，怎禁得他一拖，便立刻五岳朝天的跌倒了。

「好，你們幾個人動手打他一頓，還說不是打人嗎？」那小胖子一面大聲吶喊，一面便掙了韓老頭兒一記耳光。

秋海棠眼看着已闖了禍，便也沉下臉，怒氣沖沖地說：

「你這也不是打人嗎？」

待到那小胖子想打第二下時老韓已有了準備，忙用一手隔過了，這樣雙方的動作便漸漸進入認真打架的地步。

小李也從地上爬起來了，這一次他當然更不肯饒人，很快的就和秋海棠父兩女打成了一團；那韓家姑娘雙手提著兩把胡琴跌在門口邊，不知怎樣才好。

幸而外面的茶房已聽見了聲音，三四個 người 一起擁進來，分頭解勸。

「不行！他們出來做生意的竟敢打人，非講理去不可！」那小胖子圍在門口邊，惡狠狠地說，同時那小李便把桌子上安著的碗碟亂丟亂砸起來。

事情眼看要鬧大了。

梅寶又不敢埋怨她父親，祇得硬着頭皮和他們爭論。

「你們既是上等人，在先就不該那樣的胡說亂道，而且打人也是你們先動手！」

那幾個茶房倒弄得不知怎樣解勸才好了。

正在這時候，唱戲又走進了三個人來；小李和那小胖子都不認得，但梅寶問四個人是相識的，一見便鬆了大半心事。原來這三位不是別人，就是方才在九號裏聽他們唱過戲的客

「兩位朋友餓過了他們吧他們爲了混飯吃出來唱戲，也是怪可憐的。」三位中比較最年長的一個，首先向小李和那位小胖子陪着笑臉說。

同時，方才聽一齣戲付十塊錢的學生模樣的青年便來不及的催促秋海棠等四個人快走，嘴裏還不迭聲的說：

「這兒的事有我們擔當，你們快回去吧！」

梅寶等也懂得他是好意，忙依着他忽忽溜出房去。

「怎樣？你敢放他們走嗎！」正當姓韓的在向那青年人道謝的時候，裏面那個小胖子已經發現了，便大聲呼喝起來。

「別忙，一切事都算在我身上！」那青年人一聽，便忙着旋過身子去，用相當強硬的語氣回答：「誰愛去講理去，咱們馬上就去！……」

梅寶扶着她父親，一面急忙忙的打過道裏走出去，一面還在留心傾聽房裏頭雙方的爭論，心上不知怎樣，覺得非常不安。她憂慮那三位替他們解圍的客人會和那一對醉鬼衝突起來特別是那一位年紀最輕的學生模樣的人，她更不忍教他吃虧。可是這時候，她第一還得先伴着她父親脫離這是非窩，當然不能獨自再退回去。

「今兒真虧了那三位客人！」一剎間，韓家姑娘便喜形於色的向秋海棠和梅寶這樣說。

秋海棠只是默然不語。

「但願別連累了人家！」梅寶用極低的聲音回答。她彷彿看見那個學生模樣的青年人的腦袋，已給小胖子丟過一個菜盆來，破了。

十六 青春之火

讀者對於本書中的另一主角，——繡湘綺，——大概總還沒有忘記吧？

十七年前她是在風狂雨驟一樣的情勢下，跟她情人和女兒分離的；當時她委實不準備再活下去，但袁寶藩偏不讓她死；甚至忘掉了做人應有的羞恥向她說：

「從前的事譬如沒有一樣。祇要你不記我的仇，我還是一樣的侍你！」

後來袁紹文又偷偷地安慰了她一番，告訴她秋海棠並沒有死，只僅僅受了一些輕傷，並且已逃到南方去了。湘綺雖不敢問他梅寶怎麼樣，可是她想秋海棠既能逃走，當然是決不會把梅寶丟下的，這樣她的心裏才略略安慰了一些。祇是不久，她又聽說紹文突然用手鎗打死了季兆雄，袁家別的人都以為是季兆雄性氣不好，推撞了七爺的緣故；但湘綺却非常懷疑，她擔憂秋海棠父女倆已給季兆雄一齊害死了，所以紹文要打死他，替朋友報仇。然而困難的是湘綺自己無法出去打聽。自從袁寶藩把她帶回北京以後，雖然並沒有限制她，但行動已非常的不便，每次出去，總有二姨太伴着她，或是袁寶藩自己跟她一路走，使她永遠沒有機會分出身子去，找尋趙玉崐以及秋海棠許多別的同行人。

那幾年的日子真是很不容易挨過去的，她像一個失去了魂靈的人一樣，每年隨着大家起

身，吃飯，穿衣，睡覺；有時候連自己也不知道今天的天氣是冷還是暖。

她父親和哥哥那邊倒時常還有信來，也祇有在她接到他們來信的時候，心裏還覺得有幾分踴意，特別是父親來信上所說的哥哥的身體已完全康復，在上海開一家小綢莊，生意十分順手的幾句話，使她覺得最高興。

「最好是讓我回去瞧瞧爸爸和哥哥，心裏也許會爽快起來。」有一次，她湊袁寶藩曲意向她溫存的時候，提出了這一個請求來。

可是老袁畢竟不是個小孩子，怎麼肯放她走呢？他知道湘綺一離開他就曾去找秋海棠，所謂探望父親和哥哥，祇是一個推托而已。

「慢慢再商量吧！有機會咱們一塊兒去。」他這樣很乖巧地回答。

湘綺也就知道沒有希望了，她忽除掉袁寶藩能够死得比她早幾年以外，她這一生中，間，休說不能再見到秋海棠父女，便是要探問到他們的下落，也不可能了。而老袁的身子是那樣的壯健啊？簡直像永遠不會死的樣子！

但命運所給她安排下的遭遇，倒還並不像她自己所懸想的那樣的慘痛；過了三年幾個月，天津的地方，忽然遭了水災，這時正巧老袁在天津的寓所，雖然當時逃出劫數，而不久終於得了急病竟與世永別了，可憐紹文是一個忠於朋友而含有熱情的少年，竟不幸在同一年

間和着這位作惡多端的袁寶藩先後的作了故人。

這消息一傳到北京不用說，樹倒猢猻散，袁寶藩的髮妻本來早已死去，家裏所剩祇有三個妾和和許多「飢則想就，飽則遠颺」的親眷，大家聽到消息，便來不及的替老袁幫忙，各人盡量捲起一份細軟，輕悄悄的溜出門去，不到七天堂堂的袁公館，便祇剩一所空房子。老袁半生的積聚，總算沒有一個錢白糟掉！

湘綺走出袁家，先在一个相熟的同學家裏住了半年，天天用盡方法，在梨園界中打聽秋海棠父女的下落，好容易問到他們已回李家莊去的消息，急急派人下鄉送信，不料秋海棠已經搬走了。第二次，湘綺那個同學的兄弟親身給她趕到滄縣去，見了秋海棠的叔父，一問果然已經走了，據說是上濟南跟一個朋友開舖子去的；湘綺便找到了濟南，足足在旅館裏住了三個月，可是走遍濟南城，也問不到秋海棠的下落。

後來她便擬好了幾條啓事，交給濟南，天津，北京，甚至南方各地的報紙去登載，希望秋海棠會看到，她自己便重返北京一個人借了一所小屋子悶悶不樂的住着。她哥哥知道老袁身死的消息，連來三四封信，催她上南方去同住，她也始終拒絕。

「他們父女倆一定在北方我情願守一輩子也要找到他們！」她往往這樣的自語着。

事實上她真是一天也不休息的在找尋她所痴戀的丈夫和她親生的女兒，精神和金錢的耗

費，可說都已到了頂點，無奈消息還是一些沒有。

有一天，趙玉崐突然出乎意外的找到了她家裏來，湘綺便來不及的備起酒菜，請他喝了個半醉，臨別再三請求他幫忙，務必不辭勞苦，代她上四處八方去找尋。

「嫂子，你放心吧，總在我身上！」玉崐似乎大有把握地說。

那知他這一走，也就失了蹤跡，湘綺等了他一年多，還是音信杳然。她本來是決心不回南方去的，但這一年夏天，他哥哥終於來了個急電，告訴她父親病危，千萬在一星期內，趕到上海去。雖然她心裏還疑惑這是她哥哥弄的機關，存心要驅她回去；可是她想自己已訪尋了三年多，秋海棠父女倆還是一些消息也沒有，而且她和她父親哥哥兩個人，也的確已分別得很久了，照理應該去望望他們，不管父親是否真正有病，走一趟總是應該的。

於是她便從北京匆匆趕到了上海。她哥哥裕華特地上車站來候她，兄妹倆一見面，彼此都幾乎不相識；因為湘綺已比十年前憔悴了許多，而裕華反因事業順利，調養得法的緣故，變成了一個小胖子，完全不是從前那種痲病鬼式的姿態了。

「你來得好，爸爸也許還能和你說兩句話咧！」才走出車站，裕華便皺着眉頭向她說。

湘綺這才知道所謂父親病危的話，實在不是她哥哥所捏造的，心裏不覺又是一陣傷痛；可惜她自己不是一個起死回生的仙人，雖然已到了老父的跟前，也沒法挽救他的生命，不到

兩天，繼老先生便故世了。

依湘綺自己的主張，原想仍回北京去，但她哥哥裕華却執意不放。

「二妹，現在爸爸已故世了，咱們一家人就剩下我跟你兩個，爲什麼大家一定還要分離呢？」裕華很沉痛地說，臉上充分流露着一種尋常生意人所罕有的熱情。

同時，裕華的妻子近玉也例外的賢德，在她身上竟絲毫找不到普通一般老板娘所常有的氣派；她和湘綺雖還是初會，但同處了幾天之後，便親熱得了不得，一聽湘綺要回去，真比裕華還難受，忙使盡種種方法挽留。

湘綺本來也是一個富於情感的人，經不起他們賢伉儷三番兩次的竭誠挽留，便祇得答應了；三四十天以後，裕華所派的一個夥計已從北京回來，給湘綺把所有的東西全收拾好運回，並且還帶給她好幾封熟人所寫的信。但不幸的是在這些信裏頭，依舊看不到一些關於秋海棠父女倆的消息。

「除非在夢裏再能見到他們了！」湘綺握着一顆破碎的心，暗暗這樣想。

然而她哥哥款待她真不錯，一方面裕華所做的買賣也一天好似一天，到得上海的地方，他已是一個攤資數十萬的大商人了。在他所蓋的那幢小洋房裏，湘綺也佔到了一間面積很寬大，陳設很富麗的屋子；每個下人都姑太太長，姑太太短的侍奉着她，連裕華的兒子少華，

也給他父親教導得對湘綺恭敬萬分，無論什麼時候打外面回來，第一個總是先叫「姑媽。」

這幾年工夫裏，湘綺在物質上是得到了和袁家不相上下的享受，而在精神上，更得到了失去情人愛女以後所久未獲得的慰藉，不知不覺間，到使湘綺的身子比先前康健了許多。

因為閒的時候太多，而她自己又沒有興趣走出去找什麼消遣，所以打她到上海的第一年起，便自動把督教少華的責任，代替她哥嫂肩負了起來。

少華是裕華在婚後第一年中便生下的獨生子，夫婦倆當然都很鍾愛，但幸運的是這孩子的本性非常忠厚，父母儘管鍾愛，家裏的境況儘管一天天的富麗起來，他倒還不會變到一個繡花枕頭的境地。湘綺一看見他便覺得並不可厭，雖然他長得並不像上海一般標準小白臉那樣的嬌嫩，但眉目間却自有一種英秀之氣；他在學堂裏雖然並不能考到第一第二，可是分數平均總在及格以上。當湘綺指導着他在家里溫習功課的時候，還發覺他的悟性非常的高，任何一種東西，教一遍便立刻就能領會了；因此，從初中一年級起，直至高中畢業，湘綺一直很認真地，很愉快地做着他的家庭教師。

「下半年你要進大學去了，以後的功課我可不會教了！」某一天晚上，湘綺在進晚餐的時候，看着這一個逐年長大，幾乎長得已比她自己高的青年人，這樣很隨便地說。

「不，我還是每天要向姑媽求教的！」少華顯出怪依戀的樣子說。

不等湘綺再說什麼話，裕華的妻子已插嘴上了。

「二妹快別嘔他了！這孩子的心眼裏，簡直把你看得比他老子還高咧！」她一路說，一路便仰起着頭，格格地笑着；胖胖的圓臉上，每一方肌肉都笑得皺起來了。「可惜咱們就生他一個，不然我早就打算把他送給你當兒子了！」

說得裕華和湘綺也一齊笑出來了。

但湘綺是只笑了一笑便收住的，因為她馬上就連想到了自己的愛女——梅寶。

「假使他父女倆都在這兒的話，我們一家的快樂，也就不輸如他們一家了！」她暗暗這樣想，於是臉上的笑容便完全消失了。

「姑媽，你看我應該讀工科呢，還是讀法科的好？」少華一瞧見湘綺的臉色，便很乖巧地想出了別一個問題來，打算把湘綺的心事逗開去；因為湘綺南來以後，雖然從不會把自己心裏的苦悶告訴過誰，但少華從她平日的神態上觀察，已發覺他這一位姑母的內心上，必有極大的隱痛深深地埋藏着。

「那要問你爸爸，」湘綺勉強堆出笑回答。

「快別問我！」裕華放下了手裏的飯碗說：「我對於學堂裏的事一些都不知道。二妹，還是你替他決定吧！縱然他不能給你當兒子，至少已經跟乾兒子一樣了！」

桌子上又是一陣鬨笑。

但湘綺倒並不願意把少華當乾兒子，她想把他當做另外一種最親熟的小輩。……少華是僅僅比梅寶小一歲啊！

「假使我能够把梅寶找回來的話，這裏一家的人有誰會不愛她啊？也許哥哥和嫂嫂在第二天上就要提出他們的要求來了，那時……」一種中年婦人所常有的幻想，不時在湘綺的腦海裏浮沉着，然而可憐的是她自己還始終不知道梅寶在何處咧！

因為梅寶沒有着落，她那一個幻想的發展便在無可如何的狀態下完全停頓了，只是她對於少華的一切，却依舊非常關心；雖然大學裏的功課已不是她所能指導的了，但逢到少華在家的時候，她總得跟他有一搭，沒一搭的講論學校裏的事。而少華也因自己的父親太過市儈氣，全不懂得學問是那麽一回事的緣故，覺得一到家裏，就祇有他姑母一個人還可以談談，因此不懂湘綺所詢問的一切，他總肯從實回答，便是湘綺所沒有問到的事，他也往往自動的會告訴她。例如他跟那一個同學最知己，上禮拜天在那一家影戲院裏看戲等等，都會一古腦兒的說出來，絕對不像在父母跟前那樣的隱諱。

湘綺瞧他的性格太爽直，太毛燥，有時候也順勢利導的勸告幾句，但說得總是很溫婉，使少華聽了，倒比受他老子拍檯拍凳的大罵更願意接受。

日子像水一般的流過去，不覺又是春天了。

繁華的上海有許多學堂都進入了畸形狀態，小小一座校舍，往往是兩三家聯合使用的，地點則十九在鬧市中心，跟交易所或商場做貼鄰。學生上課的時間，普通都分爲上下午，平均每星期上不到三天課，閑的時候倒占了大半；而同時，娛樂事業却在上海大大的興旺起來，幾乎已到三步一酒樓，五步一舞場的境地。在這種特殊的情勢下，便有許多青年人不期然而然的在求學之外，得到了另外一項兼差，——高等游士！

這些游士們凡在上午有課的，便在下午換着洋裝書，走進舞場或電影院去，假使不幸而課程恰好排在下午的話，那末玩的時間就不得不移到晚上，好在第二天早上，儘可高臥，家庭方面雖然看了多少覺得有些不順眼，可是老爺太太都忙着他們的事，孩子的事怎麼會有工夫去顧問？反正橫財發得像沈萬山一樣，兒女讀書不讀書有什麼關係呢？

這種風氣很快地就像傳染病似的散播開來了，羅少華也是一個血氣未定的青年，環境既不允許他和其餘的一般人隔離，最後當然也同流合污了。

只是他的頭腦倒還清楚，玩儘管玩，迷戀却還不會迷戀，直到他在錦榮華川菜館裏遇見梅寶的一晚，心才開始有些醉了。

他每次在舞場裏看到那些腰細得像水蛇一樣，眼媚得像千年狐狸一樣的舞女時，心也未

嘗不上上下的狂躁着，但那祇是一種慾；當他一走出舞場的大門，吸到了一口新鮮空氣之後，心便立刻寧靜了。

「這是一種醜，瓶上標得很清楚，怎麼可以不顧一切的喝下去呢？」他往往這樣自己警告着。

但他一瞧見梅寶，却就覺得這決不是一瓶毒酒了。她的樸素的服裝，天然秀麗的面貌，溫文而莊重的舉止，沒有一點不使少華心醉的，如果要把她譬做酒的話，那末除掉真正的香檳，便沒有別的可以比擬了！

最奇怪的是他覺得這一個賣唱的女孩子的相貌，何以很有幾分像他自己家裏的姑媽？

然而他回家之後，當然不敢就向湘綺說。只在暗地裏特別多看了她幾眼，結果是越看越像。於是他心裏便覺得格外的興奮了。

他記得很清楚，父親曾經在閑談的時候說過幾次。他姑媽是從前天津女子師範的一朵校花，長得又好看，讀書又一聰明，真不知道有多少人追求她；最後爲了要救他父親的癆病起見；看在錢的份上，才一了一位劣紳後來幾乎個個人都替她惋惜。

「假使我能够得到一個長得像姑媽一樣好看的女子做終身伴侶，爸爸跟媽媽真不知道要怎樣歡喜呢？而姑媽也必然免不掉要嚇一大跳，她做夢也不會想到天下有長得跟她如此相像

的人！」打壽榮華菜館裏回來的一晚，少華足足在枕上胡思亂想的鬧了半夜。

照他自己的打算，他跟兩個同學既替那賣唱的少女解過一次圍，多少有些恩德；待第二遭相見時，必然就能很容易地親熱起來了。

那知他獨自上壽榮華去遠等了兩晚，都不會等到梅實的影子，別的賣唱的姑娘儘有，却始終不見那兩老兩小的一羣；他的臉又嫩，幾次想向那些茶房詢問，總是話到嘴邊又縮了回去。

「先生你要等什麼人嗎？」倒是有了一個茶房先忍不住了，他瞧這個小夥子接連兩晚，打扮得齊齊整整的上這兒來，獨自一個人佔了一間雅座，定吃定喝的，真不知道是什麼玩意兒，便自動蹣過來向他詢問着。

少華被他這麼一問，臉馬上漲紅了，心裏真懊悔不該瞞過了那兩個同學，獨自出來做這種勾當。

「我不等……」他囁嚅了好一會，最後才決定爽此直截爽快的問個明白。「不錯，我想問你一件事。前天晚上，我們在這兒喝酒，看見有四個賣唱的人，兩老兩小，怎麼昨天和今晚都不見？」

「噢！你先生問的是韓老頭子一家嗎？」茶房的臉上，立刻透出了會心的微笑來，憑他

那樣的老子世故，祇聽少華一開口，便明白他是什麼意思了。

「正是，正是。」少華但裝很在行地回答。

「那你還是上別家酒館裏去等他們吧！」茶房悄悄地說。

「爲什麼呢？」這倒使我們這一位二十歲未滿的青年人覺得茫然不解了。

「他們賣唱的人，原是家家館子都要走進去的，」那茶房對於少華的年輕無知，差一些就笑出來。「可是從那一晚，他們跟八號裏的客人鬧過一場之後，心裏多少有些胆怯，惟恐有人會在這裏等他們，所以這兩日獨獨不上這兒來。

「啊！……少華這才恍然大悟，便來不及的賞了那茶房一塊錢，匆匆會過賬奔出去。

然而事情真不巧，他在第二家很大的菜館裏一直候到十點鐘，還是不見梅寶們四個人的蹤跡，連別的賣唱的姑娘也沒有；倒是這酒館的茶房，一次兩次三次的探進頭來，向他很懷疑地張望着，最後，他祇能快快地算清帳走出來。

第三第四天偏逢裕謙生日，他家裏不斷的請客，使他無法再溜出來進行這一件事。

「這孩子的神氣很古怪，倒像有什麼心事呢！」湘綺旁觀者清看了少華在招待客人時那種心神不定的情態，便和他母親暗暗議論。

「我是沒有心思再去管他了！」近玉倒真是個放縱的母親。「男孩子家長到這麼大，總

像一頭野馬一樣，這兩天老是關在家裏，他自然要覺得坐立不安了！」

湘綺勉強把頭點了一點，心裏實在不敢贊同她嫂嫂的說法，因為她知道少華往常雖也愛玩，但到了家裏，從不會像這樣心昏意亂的彷彿在外面闖了什麼大禍一樣。可是少華畢竟還祇是她的一個內姪，她的神情上雖已有了可疑之點，但他父母既不問，湘綺當然不便去干涉他，何況少華也祇是神態可疑，行動上根本還沒有什麼反常的表示咧！

但反常的行動終於給她發現了，因為從裕華生日過後的第二晚起，接連有三天，少華都不曾回家吃晚飯，總得遲到湘綺快要回房休息之前，才瞧見他很興奮地走進來。

裕華是照例忙着在外面應酬，近玉也只專心一志的在打牌，兩個人誰也沒有工夫去注意他們的兒子，於是湘綺不得不越俎代庖了。

「少華你這幾天在外面忙些什麼事啊？」她悄悄地走到少華的屋子外面去，站在門框下很溫和地問。

其時這個年輕人正在吹着口哨，一路換衣服，一路默默地癡笑。

「噢！……」直到湘綺開口，他才從幻想中驚覺過來。

「什麼事值得這樣高興？」湘綺慢慢地走進去，站在距離他不到三尺的一張小桌子旁邊。少華的臉上，突然起了一陣紅暈。

「有三個四個朋友在一起打兵兵，誰也打不過我。」他略略躊躇一下，便立刻編出一段說話來了。一那是在一位姓余的同學家裏，他們很有錢，最歡喜我們去玩，飯菜備得非常好的。今兒還有香酥鴨咧！」

「明兒你還要去嗎？」湘綺向他微微一笑。

「當然要去的，」少華一面把解下的領帶掛進櫃裏去，一面裝得怪正經地說「姑媽你不知道一個年輕人是最需要運動的。此刻在上海的學校多數注重室外運動，然而不能不做些室內運動了，而打兵兵便是最適宜的一種室內運動。姑媽，你在學堂裏的時候難道沒有玩過嗎？」

「當然也玩過，只是不像你這樣的儘揀晚上玩。」

少華的臉上不覺又是一紅。

「而且家裏的地方也很大，你何不把他們請到這兒來呢？」湘綺的視線像兩支針一樣的戳定在少華的臉上。「你天天去打擾人家，難道不覺得過意不去嗎？」

「這件事媽媽也許不贊成，她是最怕我們在家裏吵鬧的。」少華勉強想出了一個理由來辯駁。「而且，姑媽，告訴你，我那姓余的同學家裏還有一位才從北方回來的表妹，說得好一口京話，我們幾個人都想順便跟她學習學習……。」

不等少華的話說完，湘綺便笑起來了。

「原來還有這個緣故！那位小姐此刻大概有多少年紀了？」

少華知道說謊已說出了毛病，險些答得回答不出來。

「這個……這個我倒沒有問過……」

湘綺也滿心以能少華的祕密已給自己完全盤問出來了，便不再追究下去，祇向他淡淡地警告了一句：

「小心，不要爲了學京話，反把其他的功課全拋棄了！」

少華漲紅着臉，不知怎樣回答才好。可是經此一度謊騙以後，他的行動便格外自由了；因爲在湘綺的心裏，總以爲他所說的打兵兵是假話，跟那姓余的同學的表妹戀愛是真話，反正年輕人總免不掉要有這一個過程的，所以便不再顧問他的事了。

這樣約模又過了二十多天，這一晚，大約十點鐘光景，湘綺已獨自回到房裏去安歇了，突然聽得二樓那一間坐憩室裏起了一陣吵鬧聲，有人在拍檯的大罵，有人在哭泣，還有人在勸解，足足鬧了半個多鐘頭才安靜。

第二天，她首先發現少華改兩眼有些紅腫，神氣非常的苦悶，而裕華的臉上，却兀自帶着隔夜的餘怒。

「二妹，告訴你吧！少華近來大大的變了！」吃過早飯，近玉便悄悄地告訴湘綺：「這半個多月來，他天天在外面胡鬧，非到十點鐘從不回家，我們因為事情忙，也沒有注意他。直到昨兒晚上，你哥哥回來得早一些，恰好在門口碰見少華，心裏已有些不快，後來又發現他手上戴的一個金戒指跟一只金錶都不見了，再查他自己的零用錢，已經也化得一文不剩了。問他在什麼地方化掉的，他又抵死也不肯說，惹得你哥哥惱起來，便打了他一頓，從此不許他再晚上走出去。」

湘綺聽了這一篇話，才知道上次少華跟她說的簡直全是謊話，因為在同學家裏結識一個正正經經的女朋友是無論怎樣不會化掉這許多錢的。

「既然這樣，讓我好好地勸勸他吧！」

當湘綺走進少華臥室的時候，他正像一個失意的英雄一樣的坐在空窗的一把椅子上，滿面都是憂鬱。

「孩子，不要這樣，你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應該知道自己的錯誤。」湘綺走過去，用一隻手搭在他的肩頭上，輕輕地撫拍着。「古聖賢說得好，誰能無過，祇要有過而能改，便依舊是一個好孩子。」

少華低着頭，一聲不發。

「你是不是在外面賭錢？這種……」

湘綺的話還沒有說完，少華已不住的搖起頭來了。

「那末總是常進跳舞場吧？」

少華還是搖頭。

「難道說打兵兵會打掉這許多錢的？」湘綺改換了一種譏刺的口吻問。「再不然難道那位教你京話的小姐每天要收你幾十塊錢的學費嗎？」

少華的答覆依舊是搖頭，不過這一次搖頭的時候，臉上已漲得緋紅了。

「少華！」湘綺突然在他對面坐了下去，用着相當嚴肅的神氣說：「你的事我已經明白了，一個青年人需要愛是沒有人可以禁止的，可是有兩點你必須認清楚：第一金錢決不是愛的東西；第二，對方如其過分的奢侈驕縱，那也決不是你的幸福。」因為少華的頭又開始在搖動了，湘綺便爽快更找上兩句。「假使對方並不是一個奢侈驕縱的姑娘，怎會認你在短短的二十多天裏，化掉這幾百塊錢？」

不料這個青年人的腦袋竟搖得更厲害了。

「少華，不要執迷不悟了！你到現在還是一個學生，自己並不會賺過半個錢，二十多天裏化了兩三百元，難道還不算多嗎？」湘綺很有力地說。

這一次少華不再搖頭了，但依舊靜默着不說一句話。

湘綺的目光在屋子的四周打了一個圈子，接着便深深地嘆了口氣。

「我和你爸爸在小的時候，那兒有這樣的舒服啊？」她從椅子上站起來，開始想走出去。「孩子，好好地留在家裏溫習溫習功課吧！」

她已經走到門框下了，突然，少華從後面追了上來。

「姑媽，」他哽咽着喊，同時就直挺挺地跪倒在地板上。「你可以幫我一次忙嗎？」

湘綺極度詫異地旋過頭去，發現少華的臉上已滴滿了熱淚。

「怎麼！你難道還拖欠別人的錢嗎？」

「不，姑媽，」少華爽快張開雙手，拖住了湘綺的衣角。「我要求你給我爸爸說一聲，

今天晚上再允許我出去一次……。」

湘綺看了他這樣熱烈悲切的情態，真猜不透究竟是什麼一會事。

「事有話站起來講，你這樣給下人瞧見了豈不笑話？」她隨手把房門掩上了一些。

「姑媽，那末你究竟肯不肯給我講呢？」少華張大着一雙淚眼，慢慢從地上站起來。

「那你必須先把真話告訴我！」

少華大約祇躊躇了一分鐘光景，便很堅決地把頭一點。

「姑媽，我認識了一個賣唱的姑娘，——」

「哼，這種女人怎會有好的？」不等少華說完，湘綺便很生氣地駁斥着。

「不，人家半個月來連一句笑話也沒有跟我說過。」少華用一條手帕拭去了臉上的淚水，怪忠厚地說。

「人家連笑話也沒有跟你說，已累你化了這麼許多的錢，要是再跟你親熱一些，那還了得？」湘綺就在少華原坐的一張旋轉的靠背上靠着，接連冷笑了幾笑。

「不，姑媽，你別誤會，這些錢都是我自願送給她的！」少華來不及的說明。「爲的是她有一個爸爸病得很厲害。」

湘綺還是透着十分不信的神氣，微微冷笑着。

「而且她每次總竭力拒絕，總得由我先交給她的一個堂房姊姊或是她的叔父之後再轉給她。」少華怪正經地說，無論誰見了，都可以立刻相信地說的是真話。

「出來賣唱的姑娘還有這許多人跟着嗎？」湘綺好奇地問。

「他們一起有四個人，兩老兩小，但那個拉京胡的醜老頭兒，我祇見了他一次，後來聽他就病了。第二次以後，便由原來拉二胡的老頭兒補缺，據他告訴我，他們姓韓山東人，那個比較長得高一些的姑娘便是他的女兒，另一個是他的姪女，年紀更小一些，唱得反比大的

好，人也非常的貞靜，從不輕易說一句話，相貌可真好，並且聽說還念過書——。」少華似乎越說越興奮了。「她的父親這幾天病得很厲害，我給她的錢剛够一天的醫藥費；因爲這樣，今天晚上我必須再去走一次！」

湘綺看了他這種天真憨直的個性，忍不住真的笑起來了。

「瞧你不出，居然倒還有幾分俠氣。可是人家住在什麼地方呢？」

「不知道。每晚我總在大地春京菜館等他們。」少華毫不思索地回答。

湘綺一聽，越發覺得可笑起來。

「怪不得你要化掉這許多錢，痴孩子！」她略略頓了一頓。「好你先把那的姑娘的照片給我瞧瞧再說！」

「沒有啊！」少華攤開了雙手，很真誠地說：「她每次見了我，總是規規矩矩地連一句笑話也不說，我怎麼敢問她要照片呢？」

「那末她叫什麼名字你總知道的了！」湘綺勉強忍着笑，用打趣的神氣說。

「他們都叫她梅寶。」

「啊！梅寶？」湘綺像突然觸電一樣，瞪着雙眼，看定了少華，笑意立刻一齊消失了。

「是的，梅花的梅，寶貝的寶。」少華彷彿覺得怪有滋味地念着。「而且，姑媽，你不

用着她的照片，就可以知道她長得怎樣美麗了！可是我說了出來，你千萬不要生氣。」

「不生氣，快說！快說！」湘綺的呼吸差不多要停止了。

「她跟你長得非常相像，祇要看了那你照相簿裏貼着的幾張年輕時候的照。……」少華正說得高興的當兒，突然發覺他姑母的臉色已變成了灰白，似乎馬上就要暈過去的樣子。

「姑媽！姑媽！」少華慌得來不及的高喊起來。

「少華，他們真姓韓嗎？——」湘綺竭力掙扎出力氣來問。

「這是那個老頭兒親口告訴我的，而且茶館裏的茶房也叫他韓老頭子！」這兩句話一說，湘綺的神氣才稍稍好轉了些。

「姑媽，你的臉色很難看，好像有病的樣子，要不要讓我扶你回房去安息？」少華帶着萬分的款意問。

「少華，」湘綺張大了雙眼，用着一種怪不自然的聲音說：「今晚我跟你一塊兒去！」

十七 也是一段叫關

即使是一條魚，一條毫無性靈的魚，要是原在江海中優游自在的，突然被環境所迫，入水到了廣不滿一丈的泥沼中去，而同時又不免爲癩蝦蟆蝌蚪之流所擲掄：在這種環境裏，它大概也不能很長久地活下去吧？

何況秋海棠是一個人！

自從他在譚榮華川菜館裏受了兩個標準上海滑頭少年的折辱以後，回去便吐了一次血，連帶還勾起了上年冬天的舊傷。梅寶當然急得了不得，忙央那姓韓的出去請了一位醫生來，急急煮了一帖代價將到十元的漢藥，服侍他喝下去。

無如秋海棠的身子，幾年來早已弄得糟透了，尤其是在輾轉流離的奔到上海以後，環境更惡劣，刺激更多，因此體力的衰退也更甚。最近四五個月，雖因跟着韓家父女倆天天出去賣唱的緣故，收入略有增加，吃的穿的似乎都比先前完備了些，可是每逢聽客們向梅寶或韓家姑娘肆意調笑的時候，他心裏總覺得萬分難受，因此精神一直很鬱悶，就是不受這一番刺激，他的身子也要支持不住了。

「韓家伯伯，我爸爸今兒又吐了兩口血，並且寒熱也不見退下去，真要把我急死了！」

在第三天的早上，梅寶因為她父親連服了三劑藥仍未見效，便忙著又跟那韓老頭子商量。

但韓老頭子自己也是一個才到上海不久的鄉曲，委實不知道應該請那一位醫生才好；後來他去跟這一家小客棧的老闆娘商量之後，才由她介紹了一位西醫。

「可是，梅寶姑娘，請了西醫大夫來就得打針，所費的錢是很多的，你們別捨不得！」醫生未來之前，老闆娘就極度爽直地向梅寶這樣說。

「祇要醫好我爸爸，那有捨不得化錢之理？」梅寶不加思索地回答。

然而，那位洋裝革履，鼻架金絲眼鏡的大夫來過兩次以後，梅寶就覺得捨得或捨不得化錢固然是個問題，而要想法子去弄這些錢來却是另一個更困難的問題。

當她第二次把三張十塊錢的鈔票交給那位大醫生的時候，手委實抖得很厲害，自己竟無法控制。

「這是肺病，一兩天是不容易好的。」醫生偏又擺出了極大的架子的說：「要是能够化錢的話，應該趕快進醫院，要是不能……」

雖然承他的情，並沒有不留餘地的把下文一起說出來，但憑梅寶那樣伶俐的性格，還會不懂得他的意思嗎？

秋海棠的神志從第二天起就漸漸清楚了，他自己當然也知道家裏還剩幾個錢，便再三勸

慰梅寶，教她不要忙亂請醫生。照他的意思，簡直還想抄襲自己在檣樹屯時的老方法，拼着二十四根肋骨硬挺。

他咬緊着牙齒去忍受混身的酸痛，輕易不哼一聲，咳嗽也非到無可遏制的時候，不咳出來，一心想把很沉重的病勢，裝得像尋常的感冒一樣。

但梅寶已經不是一個小孩子了，眼看他飲食不進，寒熱不退，早晚時常咯血，怎會給他連掩過去呢？

「吳兄，你這一次的病委實很不輕，大夫是不能不請的。」韓老頭兒倒也是一個怪有義氣的人，便寫着梅寶向秋海棠勸說：「咱們雖是萍水相逢，並不沾親帶故，却還算是患難之交，目前說不得先把小弟的錢化起來再說，祇望你平安無事，將來總可以算賬的。」

說着，他女兒便馬上遞了一疊鈔票給梅寶，雖然祇是五十塊錢，可是十元票，五元票，一元票已經全有了，很明顯地可以知道這是硬湊起來的。

「不行，老哥，你也不是……不是寬……寬裕……的……」秋海棠對於老韓的境況也知道得很清楚，便抵死不肯接受。

大家推讓了半天，最後還是由梅寶提出一個折中辦法來才得解決。

「我不跟韓家伯伯和大姐姐客氣，」梅寶侃侃地說，那一種篤爽而果斷的神氣，真和十

數年前，羅湘綺在天津租界裏的屋子裏，跟秋海棠討論家務時的情形一般無二。

「你們也是靠着每天賺到的錢支持一家的，咱們怎好意思問你們挪借？可是我爸爸照此刻的病委實很不輕，我瞧那位大夫的針多少還有一些功效，無論怎樣我一定要給爸爸打完十針再說。因此，韓家伯伯這五十塊錢我是不能不暫領了。只是你們也依我一件事，就從今晚起，儘由我隨着韓家伯伯出去。咱們是自己人，不說客氣話，我唱得略略比大姐好一些，客人也往往愛點我的戲，這幾個月來爸爸和韓家伯伯都知道，所以爲着要多做一些生意起見，我願意常隨韓家伯伯出去，唱到的錢兩家對分，一面再在我應得的一半裏，每天扣掉幾塊錢還給韓家伯伯。可是在晚上兩三個鐘頭裏，却祇能委屈大姐姐來照看我爸爸了。」

梅寶所說的倒全是事實，這三天來，梅寶沒有出去，韓家父女倆統共就不會做滿十塊錢的生意，因此她這一個主張便立刻獲得了韓老頭兒的贊同；秋海棠心裏雖還有些不願，但經不起梅寶和韓家父女再三解釋，也就只得答應了。

第一晚，梅寶的成績並不好，闖了七八家酒菜館，祇做到八塊錢的生意，使她心裏非常憂鬱。

但第二天晚上回去，秋海棠的一雙失了神的眸子裏，就突然發現他女兒的臉上，有着一種怪不平常的興奮的神態，連韓老頭子也笑容可掬的再三向秋海棠說：

「今兒的生意真不錯，吳兄，要是天天像這樣的話，你還愁什麼呢？」

秋海棠聽了，心也就略略寬放了一些。

幾天以後，那位醫生的診費，也經梅寶轉求這小客棧的老闆娘講情，作爲老主顧看待，特別打一個六折，每天減爲十八元。

這樣便在比較安靜的情況下，度過了一二十天。

「爸爸，天無絕人之路，但願就在這個月裏，你的病可以好起來，錢是一定不成問題的。」這一晚梅寶在將要隨着韓家父女倆出去以前，蹣跚到床邊來看定了秋海棠的瘦骨嶙峋的臉，輕悄悄地說，心頭交織着悲痛和焦慮的感覺。

秋海棠微微把頭一點，勉強從嘴角上透出了一絲苦笑來。

韓老頭兒也是飽經憂患的人，一瞧就知道秋海棠所以點頭微笑的目的，無非爲了要安慰梅寶。害肺病害到這樣程度，別說十天半月絕對不能好，即使再拖三四個月，也不見得就有希望。秋海棠自己怎麼會不明白呢？

「湊着那老的還活着的時候，我必須給小的幫一些忙……如果那一件事真能拉攏成功的話，倒真是再好沒有的事……！」老韓瞧定着秋海棠父女倆，開始在心裏盤算起來。

因爲這幾天來少華對梅寶的一往情深，他已經看得很清楚了，尤其是少華在和梅寶兜搭

的時候，說的話雖然很多，却沒有一句是含着邪氣的；像這樣熱情而不輕薄的青年人，老韓自到上海以後，委實很少見，所以他對少華倒真是非常的器重。再加少華每天四十五十的拿出來，使他不用多猜，就知道是有錢人家的子弟。這一種人，却正是梅寶父女倆目前所最需要的。因此他早有意給他們從中拉攏，並且已在兩三天前的一個下午，把大概的情形告訴過秋海棠，瞧他的神氣，很有幾分默許的樣子，只是他跟羅少華也是向不相識的陌路人，委實不便冒冒失失的發動。現在他瞧秋海棠的病已一天一天的沉重了，但決定不避冒昧的就在今天晚上向少華探問，希望在秋海棠囑氣以前，憑自己這一些小小的力量，替他了却一重心願。

可是他們三個人一走進大地春京菜館的六號雅座，老韓便第一個呆住了。因為往常總是少華一個人在雅座裏等候着他們，連一個朋友也沒有見他帶過；而今天，座上却突然添了兩個人，又且是兩位年在四十五左右的中年女客。

當老韓在發呆的時候，屋子裏還有兩個人也同樣的在發呆，而且臉色都變得非常慘白難看。第一個就是那兩位女客中的瘦而美的一位，第二個便是梅寶。她對於坐在上首的那個長得又胖又高的女客倒並不注意，使她大吃一驚的乃是坐在左首和少華對面的那個慈祥而清秀的女太太，並且那一張臉龐，又是十二分的眼熟，使她一見心就酸得幾乎馬上哭出來。

「姑媽，媽，就是小的那一位……！」少華很興奮地指着梅寶，向羅湘綺和他母親說。今晚他的確是應該興奮的，湘綺不但自己同意跟他同來看他的意中人，而且還把他母親也一起拖出來了；這樣對於少華當然是極有利的，至少可以省却他將來再向父親懇說的一番麻煩。

然而湘綺真不知道用了多少力氣，才把自己的情感遏止住，勉強發出顫抖的聲音說：

「姑娘，走過來！」她向梅寶招了招手。「你難道真姓韓嗎？」

梅寶失魂落魄似的點了點頭，因為這幾個月來，她在外面見了人，總是承認跟老韓父女倆一樣姓韓，不覺已成了習慣了。

也虧她這麼一點頭，湘綺的臉色才略略變得好看了一些。

「坐下來吧，小姑娘。」少華的母親見了梅寶的容顏舉止，顯然也很中意，便堆着滿臉的笑，向她這樣說。

於是梅寶和韓家姑娘便在湘綺身後合佔了一張圓椅，韓老頭兒還是照例坐得更遠一些。

「先生，今兒想聽一段什麼？」老韓照着賣唱的人的規矩，半欠着身子，陪笑向興奮得異乎尋常的少華問。

「姑媽，你歡喜聽什麼，叫她們先唱一段好不好？」少華便忙着請問湘綺。

但湘綺此刻的心思真比亂麻還亂上幾百倍，那兒還有什麼精神點戲，她只能低着頭，眼暗看定了桌上的檯布，用盡所有的腦力思索，究竟世界上有沒有名字相同，面貌又極酷肖的人。

梅實也是許久不能恢復常態，差不多每隔三秒鐘，就要偷眼去向湘綺的背影望一望，只是她始終沒有勇氣敢請問人家的姓名。

屋子裏比較最鎮靜的就是少華的母親和韓家姑娘兩個人。

「孩子，唱戲有什麼意思，反正我們已經見到了，還是坐着談一會吧！」近玉瞧湘綺聽了少華的話，半晌不回答，總以為她不常外出，一出來又厭煩絮了，便主張不必唱戲，打算只問問梅實的身世便算了。

「……」處世毫無經驗的少華，聽她母親這麼一說，倒不知道應該怎樣發放韓家父女和梅實三個人了。

「承這位太太的好意。教咱們今兒不用唱，真是非常感激的。您有什麼話要問，我老頭子準可以一件件的告訴您。」韓老頭兒看了今天這情形，心裏也明白這是帶着一種「相親」的作用的，恰好和自己的原意不謀而合，似乎反比自己先向少華探問的好，便決定順着對方的意思湊上去。——可憐竟忽略了一點，就是沒有注意湘綺和梅實兩個人的神氣，否則他一

定會有更多一些的發現了。

近玉聽了老韓的話，也覺得他很知趣，便含笑看了梅實一眼，毫不驕矜地問：

「你們三位是一家子嗎？」

「不錯，正是一家，但……」老韓原想把他們三個人中間的真正的關係說出來，可是他至今還不會忘記秋海棠在答應共同合作的時候，第一件就聲明不能對客人說出真名姓。——事實上老韓自己也祇知道她姓吳，別的始終很模糊。——此刻他人雖然不在這裏，也未便就違反他的意思；況且他想內裏的底細，一到親事成功，秋海棠父女倆必然自會說出來的，何必急在一時呢？因此他的話到了嘴邊，又嚥回去了。「但那個年紀小一些的是我的姪女，直到山東鬧荒咱們才從山東流落下來的。」

這時湘綺也和近玉一樣的很注意地在傾聽着，只是不敢再回頭去向梅實打量，惟惡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那末怎麼會出來吃這一行飯的呢？」少華的母親更進一步問。

「不瞞太太說，咱們原來也是做上等買賣的人，無奈到了這兒，一無親，二無故，逃難的本錢又化完了，虧得俺兄弟倆向來歡喜聽戲，連女孩子們也會隨便哼幾句，這才不得已帶起這行買賣來。」老韓把平日編就的一套托詞，半字不漏的念了一遍，但心裏總是覺得有

些不受，便另外特別找上了一句。「可是這中間也還有許多隱情咧！」

近玉和少華母子倆聽了他最後的一句話，只是不很注意地點了點頭，但湘綺那一顆勉強抑住的心却又禁不住劇震了一下。

「你們都是一塊兒打山東來的嗎？」她立刻插嘴出來問。

韓家姑娘在她後面輕輕地應了一聲是。

「本來在濟南嗎？」湘綺接着問，但頭並沒有旋過去。

「不，咱們是打濰縣來的。」

梅寶當着人本來就是不多說話的，今兒見湘綺的臉龐，心已彷彿飛出了腔子去。再加少華的母親又攤出了滿臉「相親」的神氣，不停的向自己看，便趁發使她沒有勇氣插嘴出來了。

湘綺聽了幾聲兩個字，又是一陣失望，情不自禁的取起面前的酒杯來喝了一大口，再也
不願往下問了。

倒是少華看出了梅寶的窘態，不忍讓她多留，忙昂起頭來，透着怪天真的神氣向他母親

說：

「媽，你既然不要她們唱戲，就讓她們先回去吧！」

「也好，不過那一位老……」這玉覺得讓兩個小的先回去，單留下老的再細細詢問，的確比較好一些，便立刻表示許可。

不料湘綺却突然用着怪不自然的聲音，仰起臉來說：

「慢一些，我倒願意聽她們唱一段，祇要請那個叫梅寶的姑娘唱。」

因為她覺得今天的這一個疑團實在太不容易打破了。世界上名字相同的人本不是希罕，面貌酷肖的也還很多，但名字既同，面貌又像的人却就太少了，無奈他們口口聲聲的說一家都姓韓，並且是一起打山東德州來的，這就絕對不像是秋海棠父女倆了。因此她想祇有教這個姑娘唱一段聽聽，或者可以再分辨得清楚一些。

羅家母子倆雖然覺得湘綺此舉很突兀，但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她會有如此深長的用意，總道她很歡喜梅寶，所以向來不愛聽戲的也居然要聽一段了。

少華當然更巴不得這樣，好讓他母親和姑媽也知道他意中人的多才多藝。

於是老韓便立刻把胡琴拉起來，教梅寶唱了一段「虹霓關」。

但梅寶今兒的唱，却至少已打了六折，不但少華的母親聽着覺得很平常，連少華和韓家父女倆也奇怪她何以會唱得如此糟。

湘綺對於唱戲，原也是一個十足的外行，無論她怎樣用心傾聽，也聽不出其中有沒有含

着秋海棠的氣味，她正想不顧了自己的面子，爽快問她是不是姓吳，父親是不是叫秋海棠，又叫吳玉琴？突然靈機一動，給她想起了十八九年前在糶米街上的一幕。

「姑娘，你還能唱小生戲嗎？」

梅寶怪可憐地望了她一眼，點點頭應了一聲「能。」

「好，那末你再唱一段小生戲給我聽聽。」湘綺簡直不敢讓自己的視線和梅寶的視線接觸，一接觸她就幾乎忍不住哭出來，忙依舊低下了頭去，眼睛看着檯布。

梅寶先走到老韓身邊去，向他低低的說了幾句話。

這一次梅寶的嗓子，突然響得多了，雖是老韓對於這一段戲太生疏，胡琴拉得很糟，但屋子裏的人聽梅寶唱出了這麼高的音調，精神已完全給她吸引住了，胡琴的聲音差不多沒有人注意，少華更是得意忘形的張大了嘴，望着她儘笑。

「……耳邊麻，又聽得，鸞鈴振。……」

其實不等梅寶唱到這三句，湘綺的心已經粉碎了。

這是一段「羅成叫關」，正是當年她和秋海棠定情之夕，她在糶米街上聽他唱過的；一樣激昂的詞句，一樣嘹亮的嗓音，使她再不能有一些懷疑了！

幸而屋子裏的人這時候都注意在梅寶一個人身上，她才能很敏捷的取出手帕來拭了臉上

的淚珠同時更用極大的毅力來控制自己的情感。因為她當初和秋海棠所發生的那此牽纏，她哥哥和嫂嫂是完全不知道的，現在事隔十餘年，再要自己當着這些人的面招認出案，即使沒有人譏笑，自己和梅寶兩個人的臉上也太難堪了，所以她決定暫時耐一耐，待天明再想法子和梅寶見面。

梅寶這一段叫關是秋海棠當初特地叫她的，因為他也同樣不能忘記糶米街上定情的一夜，所以對於這一齣小生戲不覺有了一種特殊的好感；那一年暑假裏，他親自教梅寶唱戲，除了十來齣青衣戲之外，便也把這齣「叫關」用用心的教梅寶學了梅寶自己也特別歡喜這齣戲的唱詞的激昂慷慨，閑的時候，往往獨自輕輕地哼着。今晚湘綺突然點她唱小生戲，她雖不知道點的人是什麼用意，但在唱的時候，却委實絲毫不苟，一段娃娃調足足唱了二十分鐘，使屋子裏的人，都聽得非常酣暢。

可是在這二十分鐘之間，湘綺却有幾次險些馬上暈過去。

「唱得真好！二妹，你說怎……啊！你怎麼啦？」梅寶唱完之後，少華的母親一面贊好，一面回過頭去，想問湘綺，可是一瞧見湘綺的灰白色的臉，便不由慌慌了。「二妹，天氣太熱，恐怕你要害病吧？」

少華也慌得來不及的打座位上站起來，想給湘綺倒茶。

「不妨……你先打發他們走吧！」湘綺勉強裝得很鎮靜地說。

少華便依着她的話，先把五張十塊錢的鈔票授給老韓，叫他們自己回去。

今天梅寶雖是依舊第一個掀開簾子走出去，但到了過道裏便忍不住哭起來了，而且竟哭得出了聲，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心裏頭爲什麼突然這樣悲苦。

「妹妹，什麼事又委屈了？」韓家姑娘慌得來不及的用一隻手挽住了她，急急走下樓去。「可是在這裏不能哭，給館子裏的人聽見了是要罵的。」

梅寶忙用一條手帕把自己的嘴和鼻孔一起緊緊堵住了。

韓老頭兒隨在她們後面，心裏充滿着疑團，他覺得方才那一位中年女人的臉色慘變，和梅寶今天的突然在外面啼哭，其中必然有着相連的關係，只是暫且無從猜度，非等回去之後細細訊問，決不能知道。

就在這時候，少華突然也打後面追上來了。

「韓老先生！」他顯得很氣急地說，眼睛望着正低下了頭在揩拭眼淚的梅寶。「明天隨便什麼時候請你們梅寶姑娘上蒲石路六百二十號我們家裏來一次，「這是我姑媽的意思。」

「噢……」老韓呻吟着說：「可是她父親正在害病，白天恐……」

他的話還不會說完，梅寶就走過來了。

「好的，我一定來！請你給我一張名片，把地址寫明白了。」她毫不遲疑的說。

「名片我沒有，讓我就在這一張紙上給你寫下來吧！」少華一路說，一路便打衣袋裏取出一枝鉛筆和一小方白紙來，就在人行道上，匆匆地寫出了自己家裏的地址。

「那麼明天我們一準在家裏候你，或者……或者請你告訴我你們府上的地址，待我自己……」

「不要，不要！有了地址，我自己一定會找得到的。」梅寶接過了少華寫的地址，很乾脆地說；可是她的臉却一直不敢抬起來，惟恐給少華見了，知道自己才哭泣過。

「好，那末明天見吧！」少華向韓家父女倆和梅寶依次點了點頭以後，便匆匆退回樓上去了。

現在，韓老頭子是無論怎樣也忍不住了。

「梅寶姑娘，你跟羅少爺的那一位姑媽大概準是熟人吧？」他走在梅寶的右首，一路回去，一路竭力壓低著聲音問。

梅寶仍和韓家姑娘手挽手的走在一起，但心裏是越發的慌亂了。

「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祇是一瞥見她，便覺得很熟的样子。」梅寶輕輕地回答。這倒是真話！因為十幾年來秋海棠始終沒有把羅湘綺的名字告訴梅寶；她所知道的，僅僅媽長得很好看，而且還是一個女學生，後來不知怎樣突然和爸爸分離了。所以直到此刻，她祇覺得方

才見到的那個中年女人，面龐很有幾分像自己在照片上所見到的母親，一些也不敢懷疑她就是媽，她想至多不過是媽的姊妹或親戚而已。

「可是我看她那個樣子，十分倒有九分是認識你的！」老韓猜測着。

梅寶默默地點了點頭。

「明兒他們叫你去，想必總有一些好處的。」韓家姑娘用一種帶有鼓勵的語氣說。

「但願如此。」想到了在家裏害着重病的父親，梅寶不由也勾起了一種渴望人家幫助的心理。

三個人一路走，一路議論，不覺已走到了四馬路的盡頭，正當他們要轉灣過去的時候，黑暗裏突然閃出了三四條人影來。

「哈！你們還認識我嗎？」第一個人先走上來，用手在老韓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大聲地問。

韓老頭子忙着抬頭一看，不料竟是那天在壽榮華川菜館裏欺侮過他們的那個腦後見頸的小李，旁邊就是那個小胖子，只是今晚他們都沒有喝醉，而且身後還帶着兩三個人。

梅寶一見他們，便慌得就想逃走，可是那小胖子和另外一個人已繞過來，在她前面堵住

了。

「噢……！原來是兩位大爺……！」老韓硬着頭皮，堆出怪不自然的笑，向他們招呼。

「那一天太便宜你們啦！今兒別的不用說，叫你兩個姑娘隨我們去玩玩！」小胖子粗聲粗氣的說，一些顧忌也沒有。

「這……這……」老韓可真不知道怎樣對付了。

梅寶見不是路，忙咬一咬牙齒，拉着韓家姑娘，想望斜刺裏衝出去。

無奈她們脚下走得太慢，才奔出三四步路，便給小胖子和另外一個人追上來拖住了，同時那個名叫小李的傢伙，也不再和老韓說話了，三四個人一齊圍住了梅寶和韓家姑娘，竟想用暴力把她們硬生生地拉走。

「你們是強盜嗎？」梅寶便第一個高喊起來。韓家父女倆也忙着向四周張望，想找一個崗警來幫忙；無奈這時候四圍竟不見有一個崗警的影子，所有過路的人，又十九怕事，不敢冒冒失失的走上來詢問。

正鬧得很混亂的當兒，路邊一條小弄堂裏突然走出了一個衣衫襤褸的叫化，他祇向那一堆人定睛一望，便出其不意的衝了過來，用一只要飯的鐵罐颯正了拉住梅寶的人擲去，一下正好擲在那小胖子的腦袋上；當其餘幾個人還不會望清楚這是一件什麼法寶以前，那叫化已舞動一根竹桿，向他們劈面打來了。

李鶴有了這一枝救兵，老韓才能死命推開了一個和他扭打的人，帶着他女兒和梅實一起逃出去。

他們這麼一走，那小李和他的同伴，便把心裏的銀毒一齊移到了那叫化的身上去，尤其是那個小胖子，已給那叫化所擲過來的鐵罐把腦袋也砸破了。

「打死這個臭賊！混蛋，干你什麼事？」「打死他……！」「臭叫化……！」

梅寶們逃出重圍以後，還可以聽到那四五個流氓在攢毆那叫化的聲音。

「這就是我父親周濟過他兩塊錢的人哪！想不到他真有良心！」梅實一路奔，一路很感動地說。

「可是這個吸白麵的鴉片鬼的性命恐怕要保不住了！」韓老頭兒收住了腳步氣咻咻地說，同時還回過頭去向來路上望了一望。

梅實和韓家姑娘的臉上，不由一齊透出了怪難受的神氣來。

十八 歸 宿

秋海棠獨自躺在一張很零亂的小榻上，在一盞十六支光的燈泡所發出來的昏黃的光芒下，睜開着一雙怪疲倦的眸子，望着那扇半開半掩的小門，一心在等候梅寶回來。

打上個月底起，他心裏就有許多話想告訴梅寶，想問梅寶，但他却一句也沒有說，一句也沒有問；一大半的原因，固然是由於他的精神不濟，沒有氣力够說話，而其餘的一半原因，則是他自己不願意說。

他更告訴梅寶的是自己的病情。梅寶希望他在一個月裏就能好起來，這一點他自己很清楚地知道是不可能的，因為那個大夫所替他打的葡萄糖和鈣質，僅僅祇能使他的肺部不致迅速潰爛，同時稍稍刺激食慾而已。根本他的寒熱並沒有退下去，咯血也不會停止，只是每次咯出來的血，秋海棠都吐在一張張的碎紙裏，捏成一團，丟往床下去，每晚在梅寶出去以後，他才假說是吐的痰，請鄰家那位姑娘替他掃出去，因此梅寶一直沒有知道，總以為他的咯血已經止住了。同時秋海棠的失眠症也從病後起格外加重，往往一日夜二十四小時裏，睡不到兩個鐘頭，這一點他自己也知道是足以致命的大患，然而他從沒有跟梅寶說過，並且永遠不預備說。

至於他想詢問梅寶的是什麼呢？第一是這十數天來的生意何以如此好，梅寶往往在八九點鐘才跟韓老頭兒出去，不到十點半鐘便已匆匆趕回了，問她唱到多少錢，却每天總是三四十，這種情況實在很反常。秋海棠是一個患肺病的人，心裏永遠很清明，當然要覺得詫異起來。第二是最近幾天來，他偷看梅寶的神情雖然似乎很興奮，但突然又借了一重推，託在每晚出去的時候，硬生生地把韓家姑娘拉了同走，而讓韓老太太上樓來照看自己。這兩點都同樣的使他很疑惑。可是他向來知道梅寶的性格，這些錢絕對不會是打歪裏來的，而梅寶的拉着要韓家姑娘一起出去，也必然有着她的理由，所以他還是忍耐着不問。

但是眼又過了六七天，這兩個癡團還是不會打破，梅寶自己既沒有說明，韓老頭兒的話又非常模糊，這就使他覺得不能再忍耐了；而且他自己很清楚地知道天氣越熱，氣喘得越厲害，精神已一天不似一天，假使不快一些開個明白，也許他要沒有機會知道了！

因此有一天下午，他故意把梅寶打發到遠在西區靜安寺附近的一家書舖裏去，詢問上個月委託他們代替賣出的一冊「臉譜」，有了主顧沒有。待梅寶走後，他就立刻要求韓家姑娘去請她的爸爸來。

他讓韓老頭兒坐在自己的床沿上，伸出一只瘦得像雞爪似的右手，握住了韓老頭兒的手，毫不隱諱地告訴了他自己心裏所懷着的兩個疑點，並且請求他解釋。

韓老頭兒先打了一個哈哈，馬上笑容滿面的向他作了一個揖。

「提起這件事，我先得向老兄道一個喜！」他這麼一說，秋海棠弄得更莫明其妙了。但韓家姑娘却已站在門邊，隨着她父親格格地大笑起來。

「這是……是什麼……意……意思啊？」秋海棠差一些就要當他父女倆在那裏發瘋了。

「吳兄，你所不明白的兩件事實在就是一件事。」韓老頭子斂住了笑容，很正經地說：「本來照小弟的意思，原是早想告訴你了，多爲梅寶姑娘怕你知道了要猜到別的地方去，所以咱們一直沒有說。」

「到……到底……是什麼……事……呢？」秋海棠的心跳得加快了一倍，擔憂他們所說的不是一件好事。

「其實說穿了，我想你也決不會疑心的。」韓老頭兒竭力壓低了聲音，裝得很平淡的說：「你可記得那一天，在壽榮華川菜館九號裏聽咱們唱一段戲就付十塊錢，後來又帶着兩個朋友上八號裏來給咱們勸架的那個年輕人嗎？」

秋海棠閉著眼，想了一會。

「不……不大……清楚……了」

「那倒真是一個很至誠的小伙子！」韓老頭兒把一個禿了頂的腦袋連連點了幾下。「在

上海，委實不太多見。……」

「究竟……」秋海棠已經很不耐了。

「別急，吳兄，告訴你吧！後來咱們又在別處見到了他，他雖你不在，便急着詢問，是我一時口快，就老實告訴了他，這位少爺也真慷慨，便馬上給了五十塊錢；梅寶姑娘原是不肯收的，後來他再三的向我們說，在這種困難的時候，同是人類都應該彼此幫忙，區區幾十塊錢，何必跟他客氣……。」韓老頭兒說到這裏，因為瞧秋海棠又咯了一口血，便不由打斷了話鋒，皺着雙眉，搖了一陣頭。「老哥你的病怎麼更厲害了？」

「別……別管這個……！」秋海棠用力掙扎出聲音來說：「快說……說你……的！」

「我因為看他年紀雖輕，人品倒非常端正，從不毛手毛腳的胡鬧，連調笑的話也沒有；就是跟我說話，也往往漲紅了臉，顯得很老誠的樣子，可以教人信得過決沒有什麼壞心腸，便再三道謝，把錢收了下來。」韓老頭兒說完這一大篇話，才把他女兒替他酌上來的茶呷了一口。

「那末，……那末，……這幾十……幾天來，……難道，……道都是……」秋海棠想了一想，便又發出斷斷續續的聲音來問。

「不錯，都是他！所以咱們出去得遲，回來得反早了。」韓老頭兒一路說，一路還偷瞧

秋海棠的臉色，因此忙又急不及待的追加說明。「可是天地良心，那位大少爺從來沒有囑咐，我女兒也是看見的。要是我騙了你，我就是老混蛋！」

秋海棠倒被他逗得笑起來了。

「而且，吳兄，他每次付錢總是先交給我，或交給我女兒。問出來的話也總是正經的多。憑他這樣斯文，你們梅寶姑娘還放心不下，這幾天一定要把我女兒牽了一起去。這件事，大哥，我真要佩服你！」韓老頭兒說到這裏，不由習慣地翹起了一隻大姆指來。「憑你從前也是唱戲出身，不料你的家教竟這樣的好，而你家梅寶姑娘又是如此聽話，真教人羨慕！」

韓老頭兒這麼一說，秋海棠的心裏才高興了些，臉上的不快的神色也消去了一大半。

「這……就是……是你所說……說……的喜事嗎？」

韓家姑娘禁不住哈哈地笑起來了。

「我的話還沒有完咧！」韓老頭兒忙著向他女兒使了一個眼色，自己也把態度變得格外莊重起來。「咱們現在是差不多同弟兄一樣了，你今兒既然把這件事問我，我就不能不把所知道的一齊告訴你。要說那位大少爺的人品，可真是再端正沒有，心地又熱；可是話又得說回來，無論他人品怎樣端正，心地怎樣熱，假使不打什麼主意的話，他對咱們也決不會這樣

好。大哥，你是明白人，我當然不能騙你，看他那個樣子，委實是在第一次上就把梅寶看中的，不過……」

秋海棠簡直是聚集了全部僅餘的精神在傾聽着，一張刀痕宛然，枯黃如蠟的瘦臉上，透出了一種向所未有的神態。

「不過，他那種做法，却很對我老頭子的脾胃，反正家裏生了女兒總是要嫁的，只要人家不小看咱們，一切都按着禮數走，像這樣的事，依我兄弟看，平常人家也許連求不到咧！」韓老頭兒言下，倒大有可惜人家不會向他女兒追求的意思。

床上的病人，緊閉着雙眼，大約靜默了四五分鐘。

「年……年……紀……這……這麼小……小的人……，」秋海棠很困苦地翻了半個身，把臉向着床外，用一種低得僅僅可以使韓家父女倆聽清楚的聲音說：「就……就每天……出來……來胡……鬧，還算……算得是……一……一……一個好……好……好孩子嗎？」

說着他又微微把頭一搖，表示很不滿的意思。

「男孩子家到了這般年紀，那個不想出來玩玩呢？」老韓倒是個怪開通的傢伙。「像這樣斯斯文文的小夥子已經很少見了。」

秋海棠依舊很不以爲然的搖頭。

「這原是隨便給你談談的，我並不想做媒人，且待你自己的身子大好以後再說吧！」
韓老頭兒又輕描淡寫地補上了幾句，一面便站起身來，打算告辭下樓。

「你可……可知道……知道……他還是在……在念書……還是在……做什麼？」他顯然已給老韓說得有些心動了。

韓老頭子也懂得他這時候已有幾分默許了。

「據他告訴我，目下還在大學堂裏念書，老子是開綢緞舖的。」他笑着回答。

秋海棠聽了半晌不語。

但當老韓寬慰了他幾句之後，旋過身子，慢慢走出門去的時候，隱約又聽他在床上斷斷續續地說。

「今晚起，……還是……不……不不讓……梅寶……出……去……的好。」

然而那天晚上，他並沒有真的攔阻梅寶，連白天他從老韓那裏問到的話，也不會再向梅寶提起，僅僅在梅寶換好衣服，將要出門以前，用一隻發抖的右手，在她手上，臉上，身上撫摩了好一會，同時梅寶也從電燈光下發現有兩顆黃豆大的淚珠，正打她父親的眼角上滾出來。

「爸爸，這幾天好像你的胃口又不好了，你覺得那兒不舒服，快告訴我！好爸爸，明兒

早上我會給那大夫說的！」梅寶苦着臉，站在床前問。

秋海棠搖搖頭，嘆了一口長氣。

「我……我的病……是……不……」

「別這樣說，爸爸！」梅寶蹲下身去，把臉貼在她父親的棉被上，兩個眼圈全紅了。

「祇要你把心放寬一些，病怎麼不會好呢？」

秋海棠心裏真有說不盡的話想對梅寶說，可是一看見她對自己這樣的依戀，心便酸得再也不能說話了，父女倆足足靜默了十多分鐘，及至梅寶開口說話，韓老太太已上樓來了。

梅寶斜眼過去，向桌子上的一架檯鐘瞧了一瞧，知道時候已經很遲，便忙着站起來。

「伯母，請坐，咱們回頭見吧！」她先向韓老太太笑着敷衍兩句，然後又向躺在床上的人點了一點頭。「爸爸，快安心睡覺吧！不到一個鐘頭我就可以回來了。」

秋海棠祇低低的呻吟了一下，便把臉旋向裏床去，假裝要睡的樣子。

其實他那裏能睡得熟？往日尚且不能，何況今天韓老頭兒又告訴了他這樣一件使他憂喜交集的大事！只是往日，他躺在床上，還能很清楚地聽見韓老太太在一張靠椅上打呵欠發出來的齜齜聲，今兒他是什麼都不聽見了，腦海裏所浮動的幾乎全是梅寶的影子；從住天津的那些日子起，一直到日前跟着他流浪在上海做歌女。他覺得這個女孩子的遭遇簡直是一年年

如一年！

「但願老韓的眼睛沒有看錯，讓她早日有一個歸宿，往後可以過些比較安樂的日子。」他也知道自己是不能再讓她女兒得到什麼快樂了。「只是最穩妥的辦法，還得讓我自己先瞧瞧那個男孩子看，別糊裏糊塗的上了人家的當。」

然而他的病早已就進入不能起床的階段了。

「憑什麼好把人家叫到這兒來呢？」這一個問題，他接連患了兩三夜仍不能解決，可是那些比毒蛇還兇的肺癆菌，已在他體內一天猖獗一天了；咳嗽日夜不停，呼吸漸漸短促，別說那個大夫已知道他最多只能再活十天或半個月，便是梅實和韓老頭兒一家，也很清楚地看到他的「生命之燈」也快要一些一些熄滅下去了。

「這……有什麼……麼悲傷的？……世……界上……的……人，——那……一個……不死？」因為梅實整天哭得像淚人一樣，他便故意用着極達觀的話勸慰她。「死……死也是……一種歸……宿。……記得……記得……文……七爺從……從前……給……我說過，……無……無論是富……人或……或窮人，……最後祇……祇有……一個……宿。……那……那就是死！」

梅實除了痛哭以外，真不知道應該再說什麼話了。

「我……已經……很……很需要……有一個永……永久……的歸宿……歸宿了！」秋海棠的聲音是低得像耳語一樣。「孩子，……我所……所放心不下……下……的就是……你還沒……沒有……一……一……一個暫時的……歸宿……」

說着，他就從枕頭下面慢慢地抽出一張照片來。

「對於你，……」他用一雙毫無精神的眼珠，看着這一張十幾年來從沒有同他離開過的照片，斷斷續續的說：「我……我也是……覺得……覺得很……很對不起……的。當初，……我原……是……是爲了……不願……讓……你……你看見我……我這一張……醜……臉，……又不……不願使……使你……你隨着……我……吃苦，……才硬……硬生生地……避……避開了你……你。現在……現在是……懊悔……也來不及了。」

梅寶看他說得很吃力，忙酌了半杯開水，和着那個大夫所留下的止喘藥，收住眼淚，走上去喂給他吃，一面還把他手裏所捧着的那張照片接了過去。

「爸爸，歇息歇息吧！明兒咱們一定再去換請一個更好的大夫來，隨便怎樣，總要把你的病看好。」梅寶很理氣地說。

憑梅寶這樣一個二十歲未滿的女孩子，對於人的生老病死當然是不會有怎樣深的認識的；她對於秋海棠的病，總以爲只是錢的問題，有了錢可以請醫服藥，便決不會再壞事了。

因此這一晚她和少華約定明天前去會晤以後，心裏的確就浮起了一個很可鄙的希望，想從那個面龐怪相熟的中年女人那裏得到一筆周濟，用以治好她父親的病。

「梅寶姑娘，」老韓也在扶梯口向她叮嚀着。「羅家少爺的事，前幾天因為你爸爸盤問得緊，所以我早就告訴他了。今晚的事，就由你自己再詳細的對她說吧！不用害怕！」雖然這樣，梅寶到了自己房裏，却還不好意思就提羅少華這件事。

「爸爸，你怎麼還沒有睡？想吃什麼東西嗎？」她照例很親切地先向秋海棠這樣問。

秋海棠就在枕上把頭搖了幾下。

「怎……怎麼？你的頭……頭髮……也亂了，衣服又……又這……這樣纏？……」他向梅寶身上望了一望，突然發現了一個疑點，便急不及待的質問起來。

梅寶原是不想告訴他的，但又不知怎樣推托才好。

「啊！爸爸今天真虧了那個叫化子！」沒奈何她只得說出了實話來。

秋海棠一聽便越發駭然了，於是梅寶便把路上碰到小李和小胖子等一般人，幾乎給他們拖走，多虧那吸白麵的叫化子出來，拚命搶救，才得脫身的情形，細細告訴了他。

「可是他們三四個人攆打他一個，據韓家伯父說，恐怕那叫化自己的命性倒要保不住了！」最後，梅寶又不厭求詳地加上了這幾句按語，意思是想讓秋海棠知道他所周濟過的人

是怎樣的有良心，有血氣，也好使他自己覺得高興。

不料她說出了這三句話以後所發生的結果，恰好和她的預料相反，秋海棠竟立刻昏倒了過去，急得梅實大哭大喊，直到韓家全家的人也趕了上來，才把他救醒。

「不……不瞞……你……你們說，」他這才向各人說明真相。「他……他……他不是別……別人，……就是我……我的把……兄，一向……向自己……己不學好，……抽上……上了大烟，弄得……戲也唱……唱……唱不成，……做了……乞……丐。那……那裏知道……他……他的……眼力……竟……竟還是這樣……樣好……好，我周濟……濟了……他兩次，想必……想必就……就給他……他認……認出來了……所以……今晚……如此不……不……要……要命的救……救你們！……」

老韓和梅實這才恍然大悟。

「可是吳家伯伯，這件事雖然很傷心，但今晚另有一件可喜的事，不知道妹妹告訴了你沒有？」韓家姑娘爲了想減少秋海棠心裏的不快，便從旁邊插嘴出來問。

「沒……沒有啊！……梅實？……」秋海棠有氣無力的回答。

韓老頭兒很抱怨地看了梅實一眼，心裏也怪他爲什麼不先說好的事，反說着講不好的事，險些把她自己的老子也斷送掉。

「吳兄，讓我告訴你吧！這倒真是一件很有希望的事！」他便當在梅寶頭裏，自動把當晚在大地春裏所演出的一幕，半字不漏的說了出來。

秋海棠聽了這一件事，心裏的歡喜真不是別人可以猜想到的，他差一些就要打床上爬起來對天叩謝了。

「梅寶！」熱淚雖已打他眼眶裏滾出來了，但精神倒比先前好了許多。「你的……的……運氣……氣……還……還不壞，……你可以得到一個歸……歸宿了！」

梅寶總道她父親所說的歸宿，乃是暗指婚事而言，便羞得立刻俯下了頭去。

「很好！很好！」老韓心裏倒很有幾分明白了，至少限度，他想像海棠一定是認識這家親戚的，便忙着從旁湊趣起來。「明天說不得讓我陪着你姑娘回去走一遭吧！有這種好人肯幫忙，你們的事還愁什麼呢？」

秋海棠含笑點了點頭。

「只是……只是明兒，……明兒的事，必須……讓……讓她……一個人……人去，……連我也……也去不得。」他很神秘的說。

「現在你老人家身子不好，所以去不得，將來總是要走動的。」韓老的妻子也插嘴出來打趣了。

他們一家四個人，便在一陣哈哈聲裏陸續下樓去了。

「爸爸，咱們跟他們姓羅的究竟是熟人不是哪？」梅寶看秋海棠的神氣，分明對羅家的事知道得很清楚可是他偏不肯說，因此在臨睡以前，又忍不住向他探問着。

秋海棠却還是不願就跟她說明。

「孩子，……你……你不用……用多問，明……明天去……去了，保你……有……有……你……你的好處！」

給他怎麼一說，梅寶也就不能再問了；她想好在祇要再忍耐一晚，明兒一到羅家去，少不得總可以明白了。

可是這一晚她躺在床上竟再也睡不熟，而秋海棠也是徹夜的咳嗽，顯然沒有一分鐘閉上眼睛。

第二天起來，父女倆的神氣都顯得非常疲乏。

「好孩子，……你……快……快些……去吧！」秋海棠伸出一條手來，在梅寶的頭上身上輕輕撫摩着，堆出一種怪特殊的神氣，很依戀地看着她，從頭頂直到腳尖。

「我還是待醫生來了再去，現在恐怕太早。」梅寶柔聲地回答。

「不……不，你還是……還是早……早一些……去吧！」秋海棠却竭力催促他。

梅寶略略想了一想，覺得早去早回也是一個辦法，而且這一個疑團自己也的確急於想打破。

她匆匆梳洗了一會，正想站起來換衣服，忽然發覺她父親的視線一直集中在自己身上，半晌沒有移動，而且神氣很慘淡，昨晚曾經一度顯出來過的興奮的神態今兒已完全沒有了。「爸爸，你今天覺得怎麼樣？心裏難受不難受？我還是待大夫來過再去吧！」她忙着湊上去問。

但秋海棠還是很固執地要她快些上羅家去，後來梅寶拗不過他，終於換了一件衣服決定走了。

「梅……梅寶，」她才跨出房門，秋海棠却又說起話來了。「你……你見了那……那……一位……」

梅寶以為他總有什麼話要說，忙又奔回來站在床上等候着。

「沒……有什麼，你……走吧！」她候了四五分鐘，秋海棠的主意忽又改變了；他並不再說什麼話，只重複伸出一條手來，用勁把梅寶的右手緊握了一下。

隔了半小時模樣，正當梅寶快要找到蒲石路六百廿號的時候，秋海棠已打床上拚命掙扎起來了。

在老醜貧病交迫之下，經過了整整一夜的考慮，已使他決定自己所應尋求的歸宿了。

實際上，湘綺昨夜也是通宵未眠，雖然她已造出了一段很巧妙的謊話，把羅家夫婦父子三個全騙信了，但過度的刺激，已使她平靜了多年的腦神經興奮得無法控制，而對其以來的生活，她當然也得先在事前仔細打算，因此當梅寶未來以前，她的心思委實不會有過一絲絲的安定。

梅寶是由少華引到湘綺房裏來的。

「少華，請你先去告訴爸爸，今兒我也許要借用他的汽車，第一不能讓寶生走出去！」湘綺先不向梅寶說話，第一她要把少華調出去。「你自己也在外面等一會，我有許多話要問這位姑娘咧！」

她這樣一吩咐，少華當然立刻乖乖地退出去了。

湘綺還是不開口，先走過去，把房門推上了。

「太太！……」梅寶看了她這種奇特的舉止，一顆心不覺又狂跳起來，雖然智慧告訴她這位中年婦人對她決無惡意，可是她的用心何在，却委實太不容易猜測了。

但湘綺已根本不要讓她猜測了。

「梅寶，我的好孩子！」門一掩上，她便搶上幾步緊緊摟住了梅寶，用極低的聲音，哽咽着說：「孩子，你難道連媽也不認識了！」

梅寶掙着一雙淚眼，僅僅再向湘綺端相了一秒鐘，便也張開雙臂，緊緊把湘綺抱住了。

「媽！媽！你把我想死了！」

「孩子，好梅寶，苦命的孩子！」

母女倆像磁和鐵一樣的緊緊貼住着，一路哭，一路互相叫喚；只是聲音都竭力壓得非常低，湘綺是存心不使她哥嫂知道，梅寶是看了她媽那樣謹慎的態度以後，自己警覺而勉強抑制的。

像這樣彼此對泣了一刻鐘光景，湘綺因為恐怕少華或是他的母親會闖進來，忙先停止了。

「孩子，看你現在這種情形，不用問我也知道你們父女倆這十幾年來一定是苦够了！」她把梅寶按在床沿口坐着，自己就站在她面前。「這件事，說來都是咱們一家的命運太不好，否則就決不會分離得這樣久……可是，這些年來，難道你們一直在賣唱過日子嗎？」

梅寶這才忍住了哭，把以往十數年中的情形仔細說出來，但在一路說的時候，又禁不住

哭了幾次。

步華和他父母居然一直都沒有進來，讓湘綺從頭至尾的聽完了梅寶的訴說，最後又相對痛哭了一番。

「只是聽你說，你爸爸的病，那樣子真不輕，必須待我先把他送進醫院去。」梅寶是小孩子，不懂得害肺病的人的危險，湘綺終究已是四十以上的了，一聽秋海棠的病狀，便知道這是已經快要絕望的肺病，而在這樣熱的夏天，尤其危險便決定先把秋海棠送進醫院去。

她就在自己房裏替梅寶洗了一個臉，便一起匆匆下樓，借着裕華的汽車，趕往東新橋去；連她原定要把梅寶充做自己最知己的同學的愛女，介紹給裕華夫婦相見的計劃，也沒有實行。

「爸爸見了媽，真不知道要怎樣歡喜咧！他儘管不肯來找你，但從家鄉到這兒，有那一天放下過媽的照片？」在汽車裏梅寶又湊在湘綺耳朵上這樣說。

她們那裏知道已經太遲了！

車子開到他們所住的那家小客寓門首，隔着車窗，湘綺就看見有一輛公立醫院派出來的病車，正緩緩地向西駛去，梅寶也發覺客棧前面，竟例外地擠着許多閒人，水門汀上又有一灘鮮血。

她才隨着湘綺跨出車廂，突然就有了一個人撲了過來。

「妹妹！妹妹！」這是韓家姑娘，渾身發抖，臉色已嚇成灰白。「你爸爸打樓上掉下來死了！」

（全書完）

